

卷大

你不该翻看的X罪案

在自毁者眼中：杀人，是一门技艺！
如果你看了三分之一，以为自己能洞穿真相，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最可怕的，其实才刚刚开始！

借佛献花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你不该翻看的X罪案

借佛献花

著



中国图书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不该翻看的 X 罪案/借佛献花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80220-569-7

I. 你… II. 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9531 号

上架建议:畅销书 | 长篇小说

作 者:借佛献花

特约编辑:困于 1984

封面设计:尚 书 堂

版式设计:利 锐

你不该翻看的 X 罪案

出 版 人:田 辉

责任编辑:齐丽华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8)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68469781(发行部)、

88417417(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ncos.com>

电子信箱:cpph1985@126.com

印 刷: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14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569-7

定 价: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引子 / 005

一、尸臭 / 005

二、无人认领的女尸 / 008

三、神秘祭台 / 010

第一部 女尸复仇 / 013

一、郊外焚尸 / 014

二、打车的白鹭 / 016

三、邪门女尸 / 017

四、离奇双命案 / 021

五、不翼而飞的照片 / 025

六、喝血的毛笔 / 029

七、白衣人 / 031

八、焦尸 / 035

九、死亡短信 / 038

十、失传绝技 / 041

十一、魔鬼之夜 / 042

十二、老大的愤怒 / 046

十三、被打伤的动作导演 / 049

十四、监狱重生 / 053

十五、还魂奇术 / 054

十六、复活 / 057

十七、“宝马”的意外收获 / 061

十八、云南生死较量 / 066

你不该翻看的 X 罪案

◎目 录

.....◎目 录

- 十九、三岔口 / 070
二十、鬼杀道之一：庙里的邪恶 / 071
二十一：鬼杀道之二：夜里的陌生人 / 074
二十二、鬼杀道之三：冰河 / 079
二十三、鬼杀道之四：萧 / 082
二十四、鬼杀道之五：血染冰河 / 084
二十五、鬼杀鬼之一拨开迷雾 / 086
二十六、鬼杀鬼之一拨开迷雾 / 088
二十七、鬼杀鬼之三：还魂师哥 / 091
二十八、鬼杀鬼之四：箫声再起 / 096
二十九、鬼杀鬼之五：鬼杀鬼 / 098
三十、尸骨无存 / 100
三十一、奇人之死 / 104
三十二、尾声：焚尸骑马之迷 / 112

第二部 怪婴 / 115

- 一、灭门惨案 / 116
二、光头客 / 119
三、婴儿的眼神 / 122
四、被割断脖子的司机 / 125
五、血墙 / 127

- 六、池底的人 / 131
- 七、满月 / 134
- 八、校花之死 / 138
- 九、酒后吐真言 / 142
- 十、胃里的电话卡 / 145
- 十一、刘军的恐惧 / 150
- 十二、“公子”被杀迷案 / 152
- 十三、稻草人 / 157
- 十四、奇观又现 / 165
- 十五、医院惊魂 / 173
- 十六、谁是内奸? / 178
- 十七、杀破天之：神秘笑脸 / 182
- 十八、杀破天之：死亡约会 / 184
- 十九、笑脸重现 / 185
- 二十、谁是死人 / 187
- 二十一、惊魂一刻 / 191
- 二十二、沸腾的池水 / 193
- 二十三、“爸爸” / 197
- 二十四、画皮脸 / 200
- 二十五、吊死鬼 / 207
- 二十六、全家福 / 210
- 二十七、池满月光 / 222

你不该翻看的 X 罪案



一、尸臭

我是看着那具腐尸被挖出来的。

几乎在腐尸“出土”的那一刻我就断定是具女尸，后来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当时，我拎着 ED(当年最 NB 的数码相机)的手不断地颤抖，根本无法聚焦。我强努着又往前靠了靠，把镜头对准“出土文物”。天哪！我在镜头里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一张还挂着几缕腐肉的“脸”！她的嘴巴极其夸张地张开，头颅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向后仰着，两截僵硬的手臂弯曲着，双拳紧攥，看起来就像是在冲天怒吼！我的手无法控制地抖起来，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过这么丢人的事，我的后面就是电视台扛着摄像机的强哥，周围的人一定都在盯着我，包括对面那张女人“脸”上一双空洞的“大眼睛”。一刹那我的大脑像气球般肿起，我竟然想起一首歌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这可能就是大脑缺氧导致的吧？别紧张，这大热天的，很正常。”我一边安慰着自己一边干了件让我后悔好几年的事：深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事，就非常简单了。我扶着树把胃里的东西一点不剩地倒了出来。事后听刑警梁子说，当时我“哦噎”之声不绝于耳。即使这样，也无法压住我心中的恶感，我真觉得自己闻到的那股子味儿是不是全被脑里的海绵体吸收了，以至于我接下来的一个月不能吃肉，一个星期内不能听到“肉、头、脸、骨头”等器官名称及容易联想起器官的敏感字眼。

“你丫现在是一名合格的政法记者了。”我现在还记得强哥当时一本正经地拍着我肩膀的模样。

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我第一次到起尸现场，第一次闻到能刺入人心底的“尸臭”。以后，我又多次荣幸地闻到这种无法形容的气味，每一次都让

我恶心很多天吃不下饭。

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有机会跟着刑警去案发现场，警方发布某一个案件时，无一例外的都是在案件侦破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案情越是重大，记者越难跟。我之所以有这个“特权”，是凭着我们领导与警方不一般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个人的努力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代价是除了吃不下饭（节省粮食尤其是肉制品）之外，我还把第一次去“起尸”现场穿的衣服，奉献给了我们家楼下的垃圾车。因为，“尸臭”能如蛆附骨般沾在你的衣服上，无论你怎么洗，都无法去掉半分！就连皮肤上都一直有股子味儿，洗澡洗破了皮儿都没用。

“我是不是有心理疾病啊？”我用崩溃的眼神看着梁子说。梁子当年刚刚从分局刑警队调到市大队来，是凶杀案组的副组长，那时还不到30岁。他在分局时就屡破大案，可以说是市局重点培养对象。起尸那天，梁子和两位保安一起把腐烂的女尸挖出来并抬上了车，而市局五处（此处隐去真实名称）的几位刑警只负责勘查现场，没有参与起尸的活儿。这累活脏活一般都是保安来负责，当时我以为梁子这么做是新人初来乍到想表现一下，后来才知道远不是这么回事。

“你没病，不吐才有病！真的。”梁子说这话的时候嬉皮笑脸的。“我就觉得我浑身都不自在，我这两天都睡地板上，我怕把被子床单什么的都传上这味儿！”我一脸沮丧：“连内裤我都扔了，我真怀疑自己心理有病。”我说这话的时候，梁子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你知道什么叫尸臭吗？”他问我。“知道啊，我昨天直接问了咱们的刘哥（法医），他跟我说，尸体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在……”“我不是问你这个，”梁子打断了我的话：“尸臭是死者冤魂的味道，她等着你给她申冤哪！什么时候她的仇报了，臭味自然就没了。”

当时，正值北京盛夏的中午，我和梁子在五处所在的四合院里的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底下说着话，他的话音刚落，我分明感到一股凉风扑面而来，浑身打了一个冷颤！

“据说，冤死者会把灵魂传给他出土后看见的第一个人。”

我多希望梁子说完这句话后哈哈大笑，说是在和我开玩笑，哪怕是嘲笑我当时僵硬的表情也好。可我看到梁子的表情非常平静，他的眼神有一种我从来

没见过的光芒。我费了很大劲才问出一句话，声音小得像是从地底下钻上来的：“你是说，她看见的第一个人是……我吗？”

“不是你，是我。”梁子说完这句话后，就被人叫走开会去了。可能是发现我呆头呆脑的样子有点担心，他在南屋的大会议室门口对我说“案子快破了”，然后就转身推门进屋了。

北京人为什么要在四合院里种上一棵大槐树哪？“槐”乃木中之鬼也。这种树本就阴气很重，但传说槐树在树界掌管“金银”，能招财，所以栽到了北京人的屋前。但据懂风水的人讲，屋后不宜种槐，槐树一旦枯死要赶紧移走，否则易聚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南柯太守传》中那位叫淳于棼的太守不就是醉睡在大槐树下，做了那著名的“南柯一梦”么？看来槐树这东西确有灵性，不知道日本的名侦探“柯南”与槐树或是“南柯”有无关联？而且据记载“国槐”确为从日本引进的树种……我脑子里一片混乱。

“吱嘎、吱嘎”，我头顶在风中舞动的槐树枝似乎想告诉我什么秘密，而一股股凉意正从我心底涌上来。

二、无人认领的女尸

案子在 10 天后告破，凶手是北京一家很有名、规模很大的出租车公司的一位的哥。审讯非常顺利，案犯被抓的当天就全撸了。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我的心理作用，抓到凶手当天在我身上“寄生”的尸臭突然消失了。

那的哥共杀了 6 个女孩。死者都是在饭店里做色情行业的所谓“高级小姐”。我不愿意称她们为“小姐”，因为我并不认为她们比别人卑贱，更重要的是，要永远尊重死亡，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明白“活”的意义。那的哥杀死这 6 位女孩前，都曾花钱和她们上过床，或是就在他的车后座上草草了事，最便宜的价钱是一次 800 元。我能想象这些女孩把 800 元放到钱包里后，是怀着怎样的不屑完事的，她们哪里知道自己年轻的生命，将被趴在自己身上的这个冷血动物划上句号，而且如此悲惨。

我在预审时曾见过那凶手一面，说实话有点失望。那家伙略有发福、寸头、中等个儿，放人堆里根本找不着。我怎么也无法把这么一位平常的中年男人与连环杀手、冷血杀手联系到一起。我暂称他为“中年的哥”吧。案情非常简单，这位“中年的哥”经常到北京东边的几家大酒店趴活，客人中不乏衣着光鲜的小姐。一来二去，“中年的哥”从对女孩的好奇心最终转为“试一把”的行动，有天和坐出租的一位女孩谈好了价，一起去了自己的家。完事后，女孩拿钱走人了（这也是唯一没被他杀的女孩）。中年的哥觉得自己辛辛苦苦跑了一个星期的收入，这么一下子就全没了，实在太亏！他心想她们这钱挣得也太容易了。

觉得这些小姐一定很有钱，又都是外地人，何不对她们下手？于是就有了6条冤死的生命。

案子的细节就不在这里说了，我们那天起尸的那个女孩是第6个被害人，是那凶手在家中用铁锤砸死后又捆绑完事，再开车到郊外的小树林边上给埋的。或许，是他人杀多了有点掉以轻心，尸体埋得并不深。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期间遭遇一场大雨，死者一只袒着白骨的胳膊居然露出了地面，被一对“扎小树林”的情侣发现后报了警。

案件侦破后，我见到过其中几位女孩生前的照片，都挺漂亮，但唯独没有被我们挖出来的那位女孩，据“中年的哥”说，她的衣服和证件都给烧了。

这个案件当年曾轰动京城，但由于警方的要求，发出来的内容都给过滤掉了。“中年的哥”对每一处埋尸地点都记得特别清楚，所以起尸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其中有两次起尸时我在现场，尸体挖出时，我都是低着头好像是在为死者默哀，其实我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6个女孩的尸体最终只找到了5具，有一个女孩的埋尸地点已经被房地产开发商盖了商品房，但据开发商说挖地基时从没发现过尸体，可又有谁能说自己盖楼时挖到了尸骨？又有谁敢买这样的凶宅？

而最后发现的那个女尸最终也没有人认领。一个外地赴京做这种事的女孩，有谁会知道她的出处呢？她的“姐妹”又有谁会主动寻找她的下落？她在北京是否还有朋友、亲戚？这一切都成了永远的谜。至于她的尸体是怎么处理的，我没有再打听，也不想再问。

三、神秘祭台

由于案件侦破时间快、效率高，梁子他们组可大大地露了回脸。在后来的庆功会上，来了几位市局大领导和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家都喝了不少酒。我还算有点酒量，所以，喝到最后，还属于少数能自己站着的。

“梁子，你跟我说实话，这案子是怎么破的？我总觉得有点邪乎。”

我们那桌上，就我和梁子还算是比较清醒的，我早瞄好了桌子上的两盒大中华，一盒已经报销了，我边说边顺手把剩下的半盒掖进自己兜里。“你不是都知道了吗？名记。”梁子的脸红得直放光，他的酒量真让人“恐怖”，这么多人轮着敬他，愣没把他放倒。

“就咱们挖出来的那位，不是说是绑着埋的吗？可她身上根本没有绳子，她当时的姿势是那样的。”我边说边比划。“行，老白，你没白跟我们这么长时间，你真是块当警察的料。”梁子说，“今晚上到我那，咱们喝茶慢聊。”“靠！你不是兔子吧？”“兔子”是警察说男同性恋的代称。

梁子居然自己住一套两室两厅，足有130多平，家里非常干净，而且装修得很有品位。其中一间小厅被改造成了茶室，里面茶叶、茶壶、茶碗等等一应俱全。“没想到一个穷警察住得这么宽敞吧？”他可能看出来我的吃惊。

原来，梁子家过去在东城有一套四合院，后来拆迁补偿了一大笔钱，还分了两处房子，他自己住一套，父母住一套。

“你是我见过的最有钱的警察。这么好的条件你当什么警察？侠肝义胆，

除暴安良？”在梁子找“观音王”的时候，我因为喝了酒的原因尿急找厕所，晕头转向地摸着一扇门就进去了，打开灯一看，我差点尿了裤子。

这是一个不到3平方米的房间，没有窗户，本是做贮藏间用的，却被梁子改造了。门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些我根本没见过甚至想都想不出来的东西，红的、绿的各种符号，有点像蜡染的布。房间内的灯光是暗红色的，让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洗胶卷的暗房。墙下一张方桌像是古董，桌子正中摆着一件怪模怪样的器皿，造型古朴厚重，一看就是个古东西，有点像铜鼎，它边上还有一个小号的香炉，里面积着厚厚的香灰却没有燃香。桌子上还展开了一张北京行政地图大小的黄黄的纸，上面是空白的，却放着一枝毛笔，与一般的毛笔大小相仿，这样的笔在那个“铜鼎”中还有两枝。由于房间小且没有窗户，有一股混杂着香灰的味道，房间内的景象与这套房子的装修形成强烈的反差，显得怪诞无比，我感觉突然间从现代社会一步迈回了远古，令我惊悚不安。

“你在这里干吗？”我打了一个冷战，转过头我看见梁子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什么家伙什儿，由于外边的灯光亮，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的表情他一定看得很清楚：见了鬼了！

15分钟以后，我和梁子已经坐“茶室”的藤椅上喝铁观音了。当然，我换上了梁子的大裤衩，我那条裤子已经在他家洗衣机里在转了。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尿了裤子。

“那个女孩当时并没有死。”梁子一边忙着把涮茶杯的水倒掉，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随便得就像是在说一部电影的情节。“她当时被打晕后，脸冲下被埋了。后来她醒过来了就拼命挣脱绳索往外爬……”

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女孩是怀着怎样惊恐的心情想重返人间的。可拼命的挣扎加剧了呼吸困难和失血，最终她的生命在距地面十几公分厚的地方终止了，以于一场不太大的降雨就让她的手臂露了出来。

“我在她的身下发现了绳索，当时你正抱着树亲嘴哪。”梁子为我续了一杯茶。“怎么样？味道不错吧？是我一个福建朋友送的，真正的武夷岩茶。”

“能告诉我刚才看到的是怎么回事吗？”上好的武夷岩茶此刻在我嘴里就如同一杯白开水。

“我知道你一定会问的，其实，这也是公开的秘密，许多刑警都有烧香拜佛的习惯，图个吉利，也是让自己心里平静一些。”梁子的回答让我一点都不吃惊，干他们这一行的经常见血腥和杀戮，有这个习惯我早就了解。

“要是把我当朋友就跟我说真的，要不就什么都别说，谢谢你的茶。”我把梁子给我倒茶的手挡了回去。

“呦，还真生气了？”梁子笑咪咪的一点都不往心里去。“只有朋友才能到我家里来喝茶，就冲你尿了裤子的份上，我也得告诉你啊，得了，得了，我说错话了，没人尿裤子。”

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梁子正是因为我“记者”的身份才有所顾忌，直到我发誓绝不写出来他才对我讲了实话。

这一听就是整整一夜。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该听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在某年某月的某一个夏天的晚上到过梁子家，或者那根本就是我醉酒后做的一个梦？几年过去了，国家档案还有保密期哪，现在梁子应该不会怪我把这些曾让我失眠几个月的“X案件”说出去吧？况且我也早不是记者了。

“看到那三枝笔了吗？那是用三个人的毛发做的，我们从第一枝笔讲起吧。”梁子的话似乎具有强烈的催眠作用，好像每一个字都在暗示着什么，我的身体和我的意识从那一刻起就飘在了半空中，直到今天都没能下来。

你不该翻看的
X 罪案

——女尸复仇



一、郊外焚尸▶

“开门，警察！”随着“咣”的一声，简易房的门被一脚踹开了，几个膀大腰圆的壮汉迅速冲进房间，将还躺在被窝里的家伙按在了地上。

“说！你叫什么？”

“我叫高峰！”

“操！我还是那英哪！再说一遍？”

“大哥，我真叫高峰！”

“谁他×是你大哥呀！”

凌晨1点30分，在京城西北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平房区内，一场打击某一涉黑犯罪团伙的抓捕行动正在进行中。行动并不顺利，之前摸好点的团伙头目没有出现，抓到的都是一些小喽啰。后来才知道团伙的老大老二就在距离抓捕地不足百米的洗浴中心。两人侥幸逃过一劫后，当晚就跑回了老家，直到两个月后才被抓获归案。

那是一次失败的行动。当时，由于案情涉黑，梁子作为分局刑警队的副队长分管这事，他让分局的几个刑警配合市刑警大队进行抓捕，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踩点摸清团伙成员的住宿地。结果就是这个环节出了漏洞，两条“大鱼”逃了，大大增加了抓捕成本，这是刑警中相当忌讳的。在凌晨冲进房间的人群中就有梁子，身材有些单薄的他混在几个壮汉背后毫不起眼。

那是一个郁闷的夜晚，虽说这事和梁子没直接关系，但还是让他有点抬不

起头来。

晚上，梁子没回家，他和几个值班的刑警在局里打牌。大约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雨，还罕见地打了一阵响雷，值班室里开着两台电暖气还是有点冷。眼瞧着天都亮了，孙队满脸横肉地推门进来了：“带上家伙，跟我走，110刚转来一案子。”说完转身就出去了。梁子和石头、大刚蹭一下就蹦起来了。“什么案子啊？孙队亲自出马。”石头使劲揉着眼睛说。石头大名石磊，到刑警队已快5年了。大刚大名秦志刚，到刑警队两年了，名字曾被人以痔疮的“痔”、肛门的“肛”调侃过；最后一个跑出值班室的是刘军，是刑警队不到一年的“雏儿”。此时，孙队自己驾车已经出了刑警队大门，大刚正发动着那辆白色捷达。“快点！就差你了，老比别人慢半拍。”刘军的车门还没关上，那辆民用牌照的捷达已经吼着冲了出去，将地下厚厚的落叶带起老高，好像在告诉人们：秋已深，北京的清晨寒气逼人。

20分钟后，刘军已经拿着相机在案发现场拍照了。从孙队紧锁的眉头上不难看出，这又是一起恶性案件。

案发现场在距城区30公里的一片小树林里。由于郊区比城里冷，这里满山的树叶已落了大半，没落的树叶都已经泛黄，没精打采地挂在树上。远远看去就像是一幅掉了色的油画。昨晚山里的一场雨夹雪，让脚下的落叶湿滑滑地粘鞋，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别的焦糊味。

出现在梁子他们眼前的是一具已经焚毁了大半的女尸。她“躺”在一个低洼之处，除左腿、左手臂及胸部外已全被烧焦，面部已无法辨认。在“焚尸”现场进行勘察，对久经沙场的刑警们来说并不是新鲜事。焚尸者无非想毁尸灭迹，通常不是把犯罪现场付之一炬，就是把尸体转移到荒郊野外泼上汽油焚烧。死者几乎都被烧成焦炭状甚至完全碳化了，焚尸现场无一不是惨烈的。可眼下这一幕依旧让几位大老爷们目瞪口呆。

死者是一位年轻女性，这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在以往的焚尸案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死者以斜卧的姿势躺在一个很浅的坑里，身体离一棵粗壮的银杏树仅3米远，头向西北方向，可以看到身下压着还未被燃尽的裹尸的布块，尸体周围形成一块近3平米大小的焦土。可令人惊异的是，死者的左腿几乎完

整地保留了下来，雪白的大腿完全伸展着，笔直修长，毫无血色，与烧黑的其他部分形成强烈的反差。死者左手臂也是这样向上伸着，手指纤细，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一侧丰满的乳房沾满了泥土，就连乳头竟然也是白色的，血液好像已被大火蒸发了。

梁子无法形容出现在自己眼前的这种惨烈而又怪诞的场景，他甚至不受控制地想象着死者生前裸体的样子。后来，梁子为自己这个“变态”的念头自责了好几天，直到石头说自己的第一反应居然和他一样时，他才开始恢复正常。“多惨的咱们没见过？可惨到这样美的从没见过！”

“如果她身上有一对翅膀的话，那一定会是个天使。”梁子想，也许天使在穿越大气层的时候被烧成这样了吧？那岂不成了烤翅？

他看了看手表上的日历才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周六，下午的约会恐怕是泡汤了。

郊外焚尸的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梁子心里，从看到女尸的那一刻起，他就强烈地感觉到这个案子非比寻常。但他根本料不到此案会和自己扯到一起，以至于他今后的人生彻底发生了改变。

二、打车的白鹭▶

秋风起，落叶飘，五颜六色的秋天是京城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北京某著名高校的大门外，三三两两的年轻女孩正走出校门。这些女孩都像从一个模子中刻出来的，挽着高高的发髻，大大的眼睛，身材高挑挺拔，两条笔直的长腿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似乎在她们腿上没有叫“膝盖”的组织，这让人联想起一种叫白鹭的鸟。耸立在她们身后高大而神秘的教学楼是名副其实的艺术殿堂，没有人数得清从这儿走出过多少名字响当当的艺术家。在路人眼中，这里的每一个女孩都像天使般神秘而美丽，你只可以站在远处静静地欣赏，哪怕有一点点的非分之想，都是对“纯洁”的亵渎。

18点30分，天色开始暗下来，学校的自动门已经关闭，只留下旁边一个小门供人通行。周末思家心切的学生们早已走光，回不了家的也同学结伴去逛街了，学校俨然成了一座空城。

这时，一只全副武装的“白鹭”从校园“飞”了出来，她一身“户外”打扮，几年前这样的装扮并不多见。她肩上大大的双肩背包鼓鼓囊囊的，脚下是登山靴，头上还戴着一顶冲锋帽，要是肩上再斜挎一款M16，就活脱脱一个刚从战场下来的美军。这身行头令身材修长的她透着一股子帅气。

“白鹭”站在马路边上左右张望像是要打车。这时一辆银灰色“宝马”停在了她身边，开车的中年男人打开车窗冲着她说着什么，但“白鹭”冲他摇了摇头，“宝马”依依不舍地开走了。

两分钟后，“白鹭”上了一辆红色出租车，昏黄的路灯下，红出租向东快速驶去，离身后的晚霞越来越远。

而这个时间，梁子正在刑警队开会布置当晚涉黑团伙的抓捕计划。

三、邪门女尸▶

“当时我差点被吓死！”最早发现尸体的是一对退休老夫妻，笔录是石头做的，他问得非常细，梁子一言不发地在旁边听着。惊魂未定的老两口报警后一直坐在案发不远处等到警察的出现，实际上他们也无法再骑自行车回去了。老两口是坐孙队的车回到局里的，大刚给他们买的早点，笔录就在孙队的办公室里完成的。

“石头先说说吧，笔录是你做的。”在当天下午1点的碰头会上，主持会议的孙队点上一根“大中华”，表情凝重。会是在二楼小会议室里开的，共有七八个人，除了上午出现场的人外，还有做会议记录的李梅和刑警队的另外几个成员。

“我先说，不全的地方梁副队长他们补充。发现焚尸现场的过程非常简单，

这老两口有常年到郊外登山锻炼身体的习惯，几乎每个周末都来附近的凤凰岭爬山，可以说是风雨无阻。今天清晨6点，他们在骑车路过一片野山的时候，老头子因为有前列腺的毛病突然尿急，就跑到路边山上的小树林里解决，没想到闻到了怪味，这老爷子非常有责任心，怕是有人吸烟引起山火，就往上爬了一段，撞上了焚尸现场，他们是用儿子给买的手机报的警。”

石头说完后，接着就是大刚和刘军汇报现场勘验的初步情况。“现场留下的车辙已经提取了样本，结果还没出来，不过，据我判断应该是一辆捷达。”听到这里，梁子心里不禁一沉。虽然，大刚和他此前的判断完全一致，但这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结果。“捷达”几乎是这个城市私家车的代名词，也是出租车的主力车型，要想揪出一辆就好比是大海捞针！虽然正式的勘验报告还没出来，但是梁子心里非常明白：大刚的判断等于给下了定论。大刚曾经练过赛车，在全市刑警大比武中拿过追逐赛的第一名，是有名的飞车王，对车比对自己儿子都熟。

“我推断焚尸是在昨晚或者是今天凌晨的3点至4点之间。”刘军是警察学院的高材生，他平时看上去性格内向甚至有点木讷，但他思维缜密，对犯罪现场的检验可谓滴水不漏。“这和昨晚的降雨紧密相关。”刘军已经和气象部门及当地的居民核实过，昨晚准确的降雨时间是凌晨3点40分，比城里的普遍降雨时间要早10分钟左右，且在焚尸地有雨夹雪的情况，气温极低。“这是气象局的记录，最低气温是零下3.8摄氏度，创下了历史最低记录。”孙队接过刘军递过来的报表，认真看了一下说：“还不到11月份，就零下了，这场雨夹雪下得有点邪门，你接着说吧！”这时候他已经点上第三根大中华了。

“通过现场勘查，基本排除了第一犯罪现场的可能，这一点我和梁子、大刚已初步交换过意见，他们也同意我这个判断。”刘军说，如果假定是移尸现场的话，到达焚尸现场的时间应该是在3点到3点15分，焚尸者是开一辆捷达轿车到达盘山路上，而且至少需要两个人将死尸抬到山坡上的小树林里，并浇上汽油焚烧，这大约需要10至20分钟的时间……

漆黑的山路上，两束惨白的车灯孤独地照向树林的深处，寂静的山坡上，汽车发动机发出的声响惊醒了一些正在熟睡的小动物，它们慌张地向树林更密

处窜去，身体飞快地划过厚厚的落叶，发出诡异的声音。一只蹲在大叶杨粗壮的树枝上的猫头鹰，警惕地盯着树下的两个黑影，看他们抬着什么重物蹒跚地向树林深处走去，他们急促而粗重的喘息声在树林中回响。“呼！”猫头鹰突然展翅冲天而起！伸展开双翅的长度远远超过一个成年男人的身高。猫头鹰从两个人头上一掠而过，惊得成群的山喜鹊和麻雀尖叫着在树林上空盘旋。“我的妈呀！”后边的那个人影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重重跌倒在地，“扑通”一声，抬着重物也随之摔在地上。“你他妈想吓死我呀！瞧你那怂样！”前面的那个高大的人影显然也受到了惊吓，声音颤抖着四下张望着。掉落在地下的包裹里伸出一只毫无血色的手臂，这时天空响起了滚滚雷声……

“梁子？梁子！孙队叫你继续哪。”如梦方醒的梁子赶紧清了清嗓子说：“对不起，我有点走神儿。”梁子接着说：“这个案子就像孙队说过的，有点邪门儿。”梁子话音刚落，在座的几位都有点愣神儿，连一直低头记录的李梅也抬起头看着梁子，一时间小会议室内鸦雀无声。

“我说过邪门这话吗？”孙队有点茫然地说。

“您刚才不是说这天气挺邪门吗？”

“哦……好，那你就说说这个案子怎么邪门吧！”

“第一个邪门的地方，就是焚尸地点。”梁子边说边站起来在会议室的白板上画个圈。“一般来说，作案者选择移尸地点不是远，就是险，无非是让人找不到尸体，即使找到了也难以搜集有效证据。可本案的焚尸地点首先是不险，也就是说不够隐蔽，以至于让人撒泡尿的工夫就找到了；再有就是不够远，我同意刚才刘军关于焚尸时间的判断，大家想想后半夜的时候，开车完全可以把尸体拉到更远的郊区去。”

梁子一口气说完，看在座的都听得很认真，于是接着说：“第二个邪门的地方就是焚尸并不彻底，这一点大家亲眼所见，各位都到过焚尸现场，没见过这样的？大刚、石头你们说。”见大家纷纷摇头，梁子说：“既然焚尸肯定是要将线索消灭得一干二净，可本案却留下这么多零碎儿，实在是不合常理。”梁子坐下后说：“对我刚才的分析有什么疑问，大家随便问。”

“我有一个问题。”刘军看梁子冲他点头后说：“焚尸地点的选择是不是说

明作案者是雏儿？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一点基本可以排除，刘军问得非常好。”刘军话音刚落，梁子紧接着说：“焚尸现场是选择在山阴面，也就是背对居民区的方向，还有就是为了不引发山火，作案者特意挖了坑，这都不可能是新手所为。另外还有一点更重要。”梁子顿了一下说，“焚尸这种事，绝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这帮孙子是狠角色！”

“今天上午我在回队里的路上就接到了赵局的电话，要求咱们全力以赴，尽快破案。”孙队的总结发言把每一个字都说得很重，“大家都知道，现在全市正在进行除恶打黑的专项整治行动，我们分局是市里重点之一，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排查，有几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在市局都是挂了牌的，正在进入收网阶段，现在全局的警力都扑进来还不够，我们队又是这次行动中的重要力量，现在偏偏赶上这么个恶性案件。”孙队把第N支大中华摺在烟缸里说：“我宣布布局里的决定，今天起正式成立1028专案小组，梁子任组长，辖区派出所会全力配合你们侦破此案！”孙队从屁股底下变魔术似地摸出一条大中华，往会议桌上一扔：“这是你们的了。”以石头为首的几个人扑了上去。

会后，孙队把梁子单独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这案子已经惊动了市局，要不是刘秃子他们忙得揭不开锅，肯定就接手了，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兄弟，就看你的了！”“刘秃子”是市刑警大队的大队长，京城警界响当当的人物。

从孙队的办公室出来后，梁子伸了个懒腰，看见大刚叼着大中华正要发动车出去，梁子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说：“排查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先回家睡一会儿去。”大刚指了指自己脑袋说：“那女孩被烧的那惨样，一直在我脑子里蹦跶，不是我不想睡，我是根本睡不着！”

看着大刚的车轮子底下冒着烟，“吱吱”地叫着开出大院，梁子站在院子里又陷入了沉思。突然，只见梁子腰往下一沉，手往身后一伸一带，腿向侧面一滑，随着“哎哟”一声惨叫，一个黑影直摔了出去！要不是梁子最后一刻收了力，背后的人一定会摔个半死。“我叫你不要在梁子身后玩这个，你不听算你倒霉。”石头一脸坏笑地站在台阶上。“不是你说能在背后拍梁子一下，就输我一盒大中华的吗？！你这小人！”刘军揉着被梁子捏疼的手腕从地上跳起来，石头一溜烟就不见了。“我操！好身手啊警官！”一位刚被刑警从警车上反绑

着双手押下车的男青年正好目睹了这一幕，竟然脱口叫好。“好吧，一会儿就让这位警官亲自审你！低头赶紧走！”押着他的刑警一边摁着男青年的脖子进了边上一间小屋，一边冲梁子伸出大拇指。

“没事吧？”梁子赶紧把刘军身上的土掸掉。“没事，没事，梁队你这身功夫可不像是警队里学的。”“没事就好，咱俩赶紧奔法医那去。”梁子钻进了一辆普桑警车。

在开往东郊法医鉴定中心的路上，刘军在副驾驶位上一点睡意也没有，好像在专注地听着收音机调频节目放着的流行歌曲。前面路口红灯，车子停了下来。“梁子，我觉得你刚才在会上有话没说完。”刘军把收音机音量调低了问道。“是吗？”梁子看了他一眼：“有什么话直说。”

“就是你说的那几个邪门的地方，我敢肯定你还有更邪的没说。”

“是吗？你小子观察力的确过人，我是有话没说，因为现在还不是说的時候。”

“那什么时候能说？”

梁子把收音机调到了戏曲频段，一阵丝竹之声飘飘荡荡而来，“你爱听京剧吗？”

“不爱听。”

“那你见过猫头鹰吗？”

“猫头鹰？！”要不是有车顶挡着，刘军差点就从座位上跳到马路上去。

此时，路口绿灯放行，一辆“普桑”警车快速往东驶去。车外秋高气爽，缤纷的树叶在阳光下变得透明起来，就像是学生时代少女日记本中夹着的书签。

四、离奇双命案▶

“今儿就喝到这了，明儿还得出车哪，拜拜了。”老王走出烤串店大门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半了，他背后的门关上的一瞬间，还听到里面两个开出

租车的伙计嘲笑他的声音：“谁不出车呀？是怕老婆不给开门吧？哈哈哈。”

老王心里想：“无所谓，就怕老婆怎么了？谁叫你们老婆没我老婆漂亮哪！”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走。深秋的晚上已颇有些凉意，大街上空无一人。老王横跨过一条马路，再往前穿过一段100多米的胡同就到自己家了。“孩子早睡了，老婆还等着我交份钱哪，今儿净挣了300多，回家得先喝口热茶，再泡泡脚。”想到这儿，老王心头一热，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他抬头向家的方向望去，眼前出现的一幕令他瞠目结舌：一轮明月当空，一个黑影正从半空中缓缓飘落下来，裙带飞舞间，长发飘飘，黑影从他们家房顶上飞过，向对面的院子里滑去。

老王呆呆地愣在原地，下巴差点砸在脚面上，他仰头望着半空中飞过的影子。而此时，“黑影”似乎发现了老王，猛然扭头向老王这个方向“俯瞰”过来。这一看不要紧，老王分明瞥到一张惨白惨白的脸……“鬼啊！！！”他两腿丝毫不能挪动半分，张开的嘴竟说不出一个字，他在心里大喊了一声，突然嗓子眼一甜，“哇”地吐了一地后，一头栽倒在墙角不动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老王被人叫醒，他睁开眼看到老婆焦急的眼神。“你可算醒了，我以为你喝死了哪！”老王伸手摸了摸身上的被子和身下的床，张了张嘴说：“我见了鬼了！老婆！”

第二天上午10点，老王家对面那所写着大大的拆字的院墙下，停了三四辆警车，院子被拉起的警戒线围了起来，身穿警服和便衣的警察进进出出。周围的居民远远地围着看热闹。

梁子站在院子中北房的门口瞧着石头等几个人忙着，这是一间早已沦为大杂院的四合院，因为拆迁的关系，大杂院内破落的几间房已经人去屋空，只有北屋还住着人。据街道的工作人员说，这片儿年底要拆迁了，大部分的住户已搬走，这院子里只剩下这一家还坚持着，据说是嫌分房太远非要在城里再要一间两居室，“这不是正僵持着吗？你瞧瞧非不搬走不是。”说这话的是街道的一位老大妈。

此刻，北屋的地下横着一男一女两具尸体，男的面朝南僵直着倒在地上，双目夸张地瞪着，眼角处似有血迹，嘴半张着，脸部表情极其扭曲而痛苦。梁

子顺着死者的视线看到已经破损的南窗，其中有两块窗户框子连同玻璃像是被什么东西撞碎了，玻璃碴子撒在窗口下面的床上。

“我从没见过这么恐怖的死法。”刘军凑上来说，“尸体是被今天早上来进行拆迁动员工作的两个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发现的，现在俩人都在医院观察室里了，据说吓得都不会走路了。初步判断这位中年男子是从床上直接摔在地上，头部着地，头下有明显血迹，但并不致命。”“那致命的是什么？”梁子问。“这还要近一步地……”“我让你现在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梁子盯着刘军的眼睛说。刘军低下头说：“我觉得他是被什么东西活活吓死的，可能是我恐怖小说看多了吧。”“他就是被吓死的！”梁子说。“梁队，我觉得现在下结论太早了，必须要在尸体解剖报告出来后再说。”刘军说。“是吗？那我们永远走在凶手的后面，他们杀人时从不需要先等什么报告，好了，现在说说那女的是怎么回事？”梁子走出了房间来到院子里。

“女死者的头撞在了墙角的老柜子上，头骨破裂失血过多而死，这伤是致命的，这老家具可真够硬的。”刘军跟着梁子来到院里。“她也是睁着双眼，他们俩的表情都像是见了鬼似的，这案子有意思。”

“今儿是几号了？”梁子停下脚步问刘军。“11月1日，俗称小光棍节，11月11日是正式的光棍节。”梁子被刘军给说乐了：“把石头和大刚叫出来，我有事说。”刘军答应一声跑屋里叫人去了。

“看了现场后大家什么感觉？”梁子、石头、大刚和刘军四个人在院子里找了一个不碍事的地方站成个圈，周围不时有警察进进出出。

“梁子，有句话我得提醒你。”石头点着一根烟说。

“有话你直说。”

“这活儿很有可能是齐队他们组负责，咱们插一手合适吗？”石头的目光转向正在屋里屋外忙活的几个警察。

“我知道。”梁子拍了拍石头肩膀说：“这个问题交给我来解决，我现在只想问大伙一句话，看了现场你们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邪门！”大刚说道。

“我也是这感觉，不是一般的邪！”刘军附和。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三天前的焚尸案。”石头说完后，四个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明白了。”石头边说边点头。

“大刚你先说说捷达车查得怎么样了？”梁子问。

“我们动用了所有技术手段，通过交管这边把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的监控录像全调出来了，这个路口是由南北两个方向往西边山区必过的路口，通过排查28号0点至5点的捷达车，共有174辆。其中有16辆号牌不清，7辆车根本没号牌，现在正逐一排查。”

“车的事说完了，那个女孩对上人了吗？刘军说说。”听到梁子问自己，刘军把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掏了出来：“是这样，就像你说的，那个女孩很有可能是专业的芭蕾舞演员，我昨天和舞团联系上了，他们团确实有个女演员下落不明。据团队介绍，他们团是4天前、也就是27号的下午从外地演出回京的，按团里的计划，全体演员要休整三天后返团，有一个女演员昨天联系不上了，打手机老关机。但现在还无法证实是否就是她。”刘军的话让大家竖起了耳朵，就连石头也把烟掐了。“那个跳舞的女孩叫什么名字？”梁子问。“叫姚阳。”“姚阳……”梁子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怎么查到的？这么快？”面对大刚和石头的好奇，刘军侃侃而谈：“梁子神了，那天我俩去尸检那儿，梁子就让法医重点查了女尸的脚趾，证实死者生前患有慢性趾沟炎，这是芭蕾舞演员的职业病。”刘军一边核对这几天报失的人口，一边与京城的各大舞蹈院校团体取得联系，终于发现了宝贵的线索。刘军的话听得石头和大刚频频点头。

“别听他说得那么神，这也是碰巧了，去年我跟过一个舞蹈学院的一个案子，听一位老师讲的，没想到这个案子就用上了。”梁子和刘军说：“你一会儿跟团里的领导打个电话，我们下午走一趟，大刚、石头你们接着排查车。”

“梁队长，这都中午饭点了，咱们得吃点再干呀！是不是石头？刘军？”大刚此言一出，几个人纷纷表示“天儿冷想吃涮肉了”。梁子看看表才11点10分，时间来得及。“得，中午我请客，东来顺！”

梁子他们4人走出院门，只见院墙外靠着几辆私家车，其中排头的是一辆

红色捷达出租车，梁子前前后后认真地看了个遍后问刘军：“这车是死者的吗？”“不知道哪，一会儿我问一下片警和周围邻居。”“现在就去问！要不你就别吃了。”梁子转过头来问大刚：“174 辆车里头共有多少辆出租车？”“有 53 辆”。大刚马上回答。“那就先查出租车，一会儿就从这辆车开始！”

就在梁子和刘军几个人站在院外说话的时候，背后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人一直睁着惊恐的双眼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他就是的哥老王。本来在床上躺着一动不动的他，听到老婆说对面院子“一下子来了好多警察，可能出事了”后蹭地就从床上坐起来了，把他老婆吓了一大跳。

“是不是中了煤气了，这两天晚上够冷的，听说两口子都死了。”“不应该是中煤气，您没看这么多警察吗？”有几位围观的老头老太太在小声嘀咕着。“是让鬼把魂儿勾走了，是被鬼杀死的！”老王的话惊得他边上的几位老太太直瞪他：“你这是什么素质呀？都什么年月了还老闹这封建迷信。”老王一下子急了：“我昨晚上亲眼看见的！有一个女鬼从天上直接飞他们家院子里去了！”

五、不翼而飞的照片▶

梁子和刘军到了团里的时候已是下午 2 点多了，他们先是到团长办公室详细了解了失踪女演员的情况。团长姓杨，是一位 40 多岁的中年人，精明干练，腰板倍儿直，声音洪亮，一看就知道以前也是跳舞这行儿出来的。

“我这两天就没睡着过觉。”杨团队亲自给梁子他们倒上茶，眼睛里红红的还有血丝，“姚阳是我们团一线的演员，在国际比赛中拿过奖，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这孩子人缘特别好，大家都很喜欢她。”

“您也别太着急，现在还不能确认就是咱们团的演员，我们今天来一是了解下情况，再有就是我们要查看一下她的私人物品，能到她的宿舍最好，因为我们要取样本进行 DNA 比对。”梁子一边安慰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我这不是

让人家又抱有新的希望吗？真要证实了又得受打击！”

据团队说，他们团的部分演员到外地排练演出了近一个月才回来，10月27日到团的里，团长决定给大家放三天假。“我看见姚阳往团外跑还问过她这么着急干吗去，她说要去他们学校一趟。”杨团长说着说着眼泪差点流下来：“姚阳是他们家的独生女，父母岁数都不小了，这孩子还特别孝顺，我现在还瞒着他父母哪，她妈两天前给团里打电话问姚阳演出回来没有，我才意识可能出事了，当时我脑子一动说他们演出还没回来哪，真要出了事，我怎么向孩子父母交代呀！”

杨团长亲自带路去往姚阳宿舍，在空空的走廊里梁子和刘军都一言不发。他们仨人首先来到排练厅，这里存放着姚阳的衣物等私人物品。

杨团队推开了排练厅大门，里面大约有20来个人，一字排开，正进行形体训练。无论男女都穿着紧绷绷的练功服，尤其把女孩子修长的身材勾勒得凹凸有致。梁子看见刘军眼睛圆睁，张着大嘴就差流口水了！梁子赶紧用脚碰了他一下，刘军这才恢复常态。“真便宜了这帮男的了！”刘军贴着梁子耳朵嘀咕了一句。

杨团长等到钢琴的伴奏声停止后，才过去低声和女老师说了些什么。梁子他俩为了不引人注意一直溜边站着，可即使这样还是有许多人纷纷扭头看了过来。这让梁子和刘军相当窘迫，都不知道怎么站着才算正常，俩人的脸都涨红了，仿佛自己是火星人。

过了一会儿，杨团长领着一个身穿黑色紧身衣的女孩走了过来。“这二位是公安局的同志，这位是崔菲，她和姚阳是最好的朋友，在团里住一个宿舍。小崔你先领两位同志去一下女更衣室，查看一下姚阳的东西。”

梁子和刘军紧跟着崔菲进了女更衣室，梁子在她后面目测了一下，这女孩约有1.7米高，脚上是一双薄得不能再薄的练功鞋，高高挽起的发髻更加衬托出她修长细腻的脖颈和柔润的双肩。看着她背后的练功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块，闻着她身上一股混着汗味的奇怪气息，梁子突然发现：原来女人的背影竟然可以这么美。

“这就是姚阳的衣柜，我这有她的一把钥匙，现在可以打开吗？”崔菲停

下来，大眼睛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梁子和刘军，她说话时下巴总是微微抬起，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感。梁子和刘军浑身不自在起来，仿佛身上没穿衣服似的。“打开吧，你最好就在现场，谢谢！”梁子听到自己的声音还算镇静。

女更衣室不大，分里外两间，里面是洗澡的地方，外面一排排铁皮衣柜整齐地排列开，非常干净，略显潮湿的空气有股淡淡的洗发水的香味儿。姚阳的衣柜里非常简单，除了几瓶洗发水、洗面奶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在他们有点失望之时，突然梁子发现在更衣柜最下面有一个白色的物件，他赶紧弯腰去看，原来是一只白色的练功鞋。“27号你们回到团里后到这里洗澡了吗？”梁子问站在身边的崔菲。“当然了，那天我们是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回来的，到团里把包往宿舍一扔，就洗澡来了。”梁子小心翼翼地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把那只练功鞋放进包里。“姚阳是出事了吗？”崔菲突然的问话，令梁子一时无言。“现在还不能确认，我们需要一些姚阳的私人物品，比如说头发什么的，一会儿你还得带我们去宿舍看看。”“是要做DNA检测吗？你们发现什么了吗？”崔菲的提问让梁子心里一惊，他心想：“这小丫头片子真够精的！”“现在还没有，我们只是走正常的程序。”

梁子和刘军看着崔菲把更衣柜的门重新锁上，她又熟练地打开了边上的一个柜门，然后挑战似的看着梁子他们说：“我换衣服也要检查吗？”她边说边动手脱上身的黑色练功服，梁子和刘军已清楚地看到她腹部雪白的肌肤！俩人狼狈地逃出了女更衣室。

“这丫头真够疯的！分明是看不起咱们。”站在楼道里的刘军边抽烟边死盯着女更衣室的大门，好像要把门板看透似的。“人家整天和男演员搂在一起跳来跳去的，可能就是观念开放，说白了根本没把咱俩当男人，我看看你是男的吗？”梁子把手伸向刘军身下，刘军蹭地一下跳开了，嘴上还说道：“还说我哪，我看你一直弯着腰站不直，是不是有的地方站直了？！”正在这时，女更衣室的大门打开了，崔菲看见眼前一幕怔在门口。梁子赶紧收住笑容，故作镇定地说：“我俩呆得难受活动一下。”“你们警察就是这么练功的？”崔菲有点不屑地转身走了。

在他们快走出练功楼大门时，梁子突然站住了，呆呆地往墙壁上看着。正

紧跟着崔菲后面的刘军发现后，赶紧折了回来。只见墙上的一面玻璃橱窗内三个大红字“光荣榜”，透过玻璃，刘军清楚地看到在贴满照片的光荣榜的某张照片下，写着“姚阳”的名字。照片大概5寸大小，只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生活照，可这丝毫没能掩盖照片中女孩儿的天生丽质。“宿舍里有她的照片。”崔菲有点不耐烦地催促着。

崔菲和姚阳的宿舍非常干净，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宿舍里的摆设也非常简单，两张单人床，各有一个床头柜，一张共用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张套着天蓝色沙发套的双人沙发悄悄地靠在墙边。这里的一切都和平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原本放有姚阳照片的镜框里空空如也，她的照片不见了。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崔菲脸上错愕的表情替代了之前的不动声色，“回来那天我还看见照片在那！”崔菲的话里已经带着哭音儿了：“她的镜框一直是放在床头柜的第一个抽屉里的。”梁子迅速和刘军交换了一下眼神，刘军点了点头开始四下仔细搜寻，梁子赶紧安慰情绪有点失控的崔菲，让她在沙发上坐下。

10分钟后，刘军已经把空镜框收好，并在一些重点部位提取了指纹。崔菲已按梁子的要求查看房间里丢失了哪些物品，结果是除了照片外完好无损。在详细询问了姚阳27号的情况后梁子说：“你应该有最近和姚阳的合影，能给我们一两张吗？”“都是电子版的还没洗哪。”崔菲说。“没关系，我带着U盘哪，你一会儿给我存一份。”梁子从姚阳床头柜的抽屉中拿出一把沾着头发的梳子问崔菲：“这是姚阳的吗？”在得到确认后把木梳交给刘军。存完照片，梁子对崔菲说：“今天的事不要和任何人提起，知道吗？”看到崔菲红着眼睛的样子，梁子在出门前又补上一句：“有什么新线索或是又想起什么来，可以给我打电话。另外，我建议你可以回家住或是搬到别人宿舍住。”就在梁子和刘军快要走出宿舍门时，崔菲突然问梁子：“你还没给我你的手机号哪！”

六、喝血的毛笔▶

就在梁子他们在芭蕾舞团为姚阳照片的神秘消失感到困惑时，有一个男人正拿着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仔细端详着：那高高挽起的长发，清澈的眼睛和笑起来略显俏皮的嘴巴。这张照片三天前还在芭蕾舞团的宿舍里，没错，这正是姚阳的照片。

这个男人年纪不大，白皙而清瘦的脸，一双朗目此刻在挺拔的鼻梁下显得多少有些凹陷，紧闭的嘴角因为发干的缘故泛起一丝白印儿。

谁也不知道这个青年男子盯着这张照片有多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眼睛从没有离开照片哪怕是一分钟，仿佛被人施了魔法。

“笃笃笃、笃笃”三长两短的敲门声传来，此人迅速把照片揣进衣服，与此同时身体从椅子中弹了起来，转眼来到窗户边上，揭开窗帘一角瞟了一眼，这才滑到门前把门锁打开，这一系列动作不但没发出一丁点的声音，甚至连地下的尘土都未带起分毫。

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钻进房门，迅速把门关上，不等坐下就拉着青年男子说：“大哥，出事了！”壮汉的声音因为恐慌，明显有些发颤：“老徐两口子挂了，今天上午雷子都去他们家了！”“坐下再说，你怕什么？死人最安全，你还担心死人供出你来？”男青年将壮汉让进里屋。壮汉进屋后显得心神不宁，似乎有话想说却欲言又止。“上回的买卖做得非常干净，不会有麻烦的，你放心！别怕。”青年男子已看出壮汉的不安，想安慰他。“不是买卖这事，大哥。”壮汉咬了咬牙，下定决心般说：“大哥，不怕你笑话，我不是怕买卖的事，大不了跟他们磕了，我是怕……怕鬼！”青年男子一听不禁乐了：“你真有出息，都三十岁的人了，站起来一米八几，老三，看恐怖片看傻了？别说没鬼，就是有鬼也找不到你头上，这么多贪官都没得报应，且轮不到你亏心哪！”

“不是这么回事，大哥，现在小院那边都在传老徐两口子是被鬼吓死的，说有人亲眼看到有个女鬼飞到他们家院子里的。”壮汉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嘘……”青年男子示意他放低音量。“实话跟你讲吧，大哥，上次我们做的那个女孩有问题，我和老徐在山里烧尸首的时候，就挺邪的，她烧着烧

着竟动起来了，把我和老徐差点给吓死！那件事之后，我总觉着干什么事都别扭，这次老徐出事，我真觉得和那女孩有关！”听到这里，青年男子的眼中闪过一道精光，脸色也猛然黯淡下来。“还有脸跟我说上回你们干的畜生事！这就叫报应！”壮汉垂下头：“大哥，你是能耐人，阴阳八卦的都明白，哥几个都服你，替我想想办法能不能化解一下？你知道兄弟我不是怕死之辈，这两年跟着大哥趟船砸柳子（卖白粉），都是掉脑袋的活，我怵过没有？可这回挺他妈邪门儿，不瞒你说，这两天我出门都掖着家伙哪！”壮汉说着掀开外套，只见腰间别着一把“老五四式”。

青年男子沉吟了一会儿，伸手开始掐算着，嘴里念念有词。壮汉的眼睛紧盯着青年男子的一举一动，此刻，那些他根本听不懂的天书，简直比流行歌曲都动听。青年男子突然停了下来，一皱眉头摇了摇头。“怎么样大哥？还有救吗？”壮汉神情顿时紧张起来。“有点麻烦。”青年男子说：“你们在最不应该的地点干了最不该干的事，尸首是在极阴之地遭雪雨雷击，既没燃尽又未入土，暴尸荒野，难入轮回，人鬼不安哪，怪不得要找你报仇！”青年男子一席话让壮汉惊出一身冷汗：“大哥真神了，你说，难道这世界上真他妈的有鬼吗？！”青年男子反问：“你觉得这世界有神吗有上帝吗？”壮汉使劲地点了点头说：“可能大概应该有吧？”“有神就有鬼，虽说神高高在上鬼深埋地下，你我这样的凡人活在天地之间，可不管天有多高地有多远……”青年男子用手指着壮汉的心口说：“神也好鬼也罢都在这里装着哪。”壮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大哥，我觉得你就不是凡人，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等鬼来找我报仇？”青年男子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诡异笑容。“三弟，现在只有一种法子了。”壮汉闻言就像抓住救命稻草的溺水者一样，迫不及待地问：“什么办法？”青年男子说：“你不要在现在的地方住了，马上搬到西边的那套一居室，记住，不许带一点东西走，衣服要崭新的，尤其不要随身带铁器，否则会引鬼上身。”壮汉显然对青年男子的话深信不疑，他如获至宝般连连点头，“大哥，那我这就准备搬过去住。”“先别急。”青年男子一摆手说：“我算过时辰了，今晚11点到新地方最合适，而且要自己走过去！”

壮汉转身正要出门，青年男子拉住他说道：“老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壮汉一愣，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待他的身影走出院子后，青年男子转身来到边上一间不起眼儿的小屋门前。这间小屋看起来就像后搭建的，这在北京的大杂院中非常普遍，通常是住户存放过冬蜂窝煤用的，也有人用来储藏大白菜或是用做自家的土暖气的“锅炉房”。

青年男子打开门锁闪身而入，屋里光线昏暗，却收拾得非常干净，正对门一张方桌上摆着一个怪模怪样的“香炉”，青年男子燃起一炷香，插在香炉中，口中念念有词。只见他把上衣脱掉，裸露的上身几乎没有一丝脂肪，肌肉线条如大理石般流畅。青年男子双手合十，两眼紧闭如老僧入定一般。在他左手臂臂弯处有一块类似文身的图案，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一炷香刚刚燃尽，青年男子缓缓睁开双眼，他手中不知何时竟多出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只见手起刀落，鲜血从他的臂弯处滴出。青年男子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仿佛血不是从自己身上流下来的一样。鲜血并没有滴落在地面上，而是流入那只怪怪的香炉中，原来这香炉竟和鸳鸯火锅一般一分为二，一半上香，另一半里面放着一枝“毛笔”。

此时，这枝喝饱了人血的毛笔就像有了生命一样，在黑暗中发出圆润的光芒。

七、白衣人▶

“10点半，得快点了。”在西三环辅路的人行道上，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在昏黄的路灯下急匆匆地走着，他习惯性地抬手想看一下手腕上的“劳力士”，这才发现手腕上的“铁器”没戴，只好看手机了。此时，路上的行人已非常少，偶尔冒出的一两个人，也是神色匆匆一晃而过。路旁大树稀疏的顶部和脚下北风卷起的落叶，好像在向这个城市宣布：漫长的冬季就要到了。

前面再穿过一段胡同就快到了，想到这儿壮汉不禁松了一口气，把大衣的扣子松了一个，他可一点都不冷，两个多钟头的急行军让他身上直冒汗。眼下

这个地方自己并不陌生，实际上这两年做上“粉儿”的生意后，他从没有在任何地方住时间超过一个月，这是大哥定的死规矩，按大哥的话讲是“狡兔三窟”。

说是“大哥”，其实论岁数壮汉比大哥还要大几岁。别看这位大哥年纪轻轻，可绝非一般人。他脑子里的零件都和自己不一样，想的做的都让人捉摸不透，做买卖就从没出过一丝一毫偏差。“犯错误就意味着掉脑袋”。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另一层含意就是“谁要是犯错误就要谁的脑袋”！大哥绝对是说到做到，去年在云南走的那单生意出了点毛病，小毛的尸骨就永远埋在了那个地方。还有就是大哥的身手简直是深不可测。别看他身高不过1.75米，体重连70公斤都不到，可动起手来，摆平自己这样的不会超过10秒钟。“杀人用一秒钟足够了”。大哥这句话绝不是开玩笑，因为自己是亲身领教过也亲眼见过大哥出手。也就是在那以后，他才知道所谓功夫电影只是游戏而已。你说他这么年轻怎么就练成这么一身功夫，难道是从娘胎里就开练啦？

想着想着，壮汉就走到了“胡同”口。说是胡同，其实就是两面墙壁隔开的一段狭长的小路，既没有住家也没个名字。一面墙的里边是一所民办大学，而另一面墙里边好像是一个临时堆放建材的库房。两面墙都修得很高，墙垛上还拉了铁丝网，插着无数碎玻璃碴。这条小路只有熟知此地的人才知道，它虽然不是连通居民区和主要大街的唯一通道，但是不走这段路，就要从南侧多绕行近一站地的路程。所以白天时常有人从此经过，但一到晚上，这里仅有的几盏路灯也保不齐会亮，没有胆子的人往往不敢单独穿行或是干脆绕远。

每一座大城市里都有这样的角落，它们静静地呆在高楼大厦或是嘈杂闹市的旁边，城市的繁华与它们擦肩而过，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都未曾改变，这个“胡同”就是这样一个角落。如果此时你能跃上半空俯瞰这个地方的话，会发现在灯火通明的立交桥和稠密的居民区包围圈中有一片黑暗地带，其中一条足有几百米的狭长小路，宛如一条张着大口的巨蛇蜿蜒盘旋着。

壮汉现在就站在了“蛇口”处，他能感受到对面吹来的阵阵寒风，他稍显犹豫后就迈步进了胡同。“操！我是流氓我怕谁呀？”他甚至一边走还一边哼

上了歌儿。而他身后的入口处，不知何时已横上一块牌子，上面写到：前面施工危险请绕行。牌子上还有红色警示灯不停闪着。

壮汉走了一会儿，突然发现前面拐弯处好像有人影。“可能也是赶夜路的吧？”他边走边想。等他走到拐弯处时，人影早已不见了，他刚要继续走，却发现脚下“哗哗”直响，他低头一看，竟然被一条白色的纸带绊住了脚，纸带蜿蜒至前方三四十米远的一个拐弯处不见了。“谁他娘来了月经，没收好手纸呀？！”

壮汉低声骂了句接着往前走。等到了第二个拐弯处，他看到纸带还远远地伸展到前面，似乎看不到尽头，他不禁放慢了脚步向身后看去，发现地下的纸带不知道何时已有四五条，在漆黑的深夜白得惨人。此时一阵寒风刮过，纸带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就像脚下有个巨人在咧开大嘴惨笑，露出满口白牙……壮汉心里不由一惊，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加快脚步继续往前走。

身后纸带的“笑声”越来越大，眼前的纸带竟越来越多，就像铺了一条厚厚的白地毯，不知道通往何处。壮汉感觉这条路比平常长了许多，似乎无法走到尽头。他突然想起昨天从大哥那出来时，大哥拉住自己说的那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莫非是在暗示我什么？！

壮汉停了下来，就在他准备转身原路返回之时，突然怔在原地一动不动，他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从背后传来，这种感觉曾在去年到云南“跑路”时出现过，那时他的后脑勺被人用手枪顶着，随时都可能被打出脑浆子，后来他发过毒誓，不再让这种恐怖的“感觉”回到自己身上，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滋味儿，如芒在背，浑身发紧，正如自己现在的感觉一样。

四周突然间安静下来，静得能听到冷汗从壮汉头上滚落砸在地下的声音，他缓缓转过身来，只见身后拐弯处站着一个“白衣人”。

说是“人”，其实是一个人形的白色物体，由于天黑的原因，壮汉只看到一个白色的轮廓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已经站了很久。壮汉下意识地伸手摸向腰间，当然是空空如也。一阵寒风刮过，白衣人的衣衫和地面的白纸一齐随风飞舞，发出哗哗的响声。

壮汉撒腿向前就跑，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再拐过一个弯就出胡同到大街

上了，到了大街上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壮汉发现前面有浑浊的灯光透了过来：“是路灯！”看到了光明的壮汉拼命地向前跑。此时，有不少白纸条被风吹起来，挂在墙头的铁丝网上，扑在壮汉的脸上，他不顾一切往前狂奔，路灯越来越近了，柔和的灯光刺破了无边的黑暗，让他燃起了强烈的求生本能。

“啊！”就在距离路灯仅几米之遥时，壮汉突然脚下一空！他惨叫一声，双手在空中乱抓，可这丝毫没能阻止他沉重的身体急速下落。咚的一声过后，壮汉左小腿部位传来一阵剧痛，五脏六腑都被震移了位，大脑嗡嗡直犯晕。他赶紧用手四下乱摸，发现自己竟然掉进了一个大坑里。他用手擦了擦嘴角流下的鲜血，咬牙扶着坑壁站了起来，抬头一看，坑口处可见路灯隐约的灯光，这个坑可真够深的！四壁如刀削一般垂直，即使自己没受伤也很难爬上去。

“有人吗？救命啊！”壮汉喊了起来，回应他的是一片寂静。突然，他听到坑口处传来沙沙的响声。“是不是有行人经过呀？”壮汉憋足一口气正要喊出声，却看到白色的纸带从上面源源不断地流到坑里，像是瀑布一般。

只一会儿工夫，壮汉就被纸带埋过了小腿。他呆呆地仰头看着上面的纸带“断流”，四周又恢复了一片沉寂。“唉……”一声女人的叹息！声音轻柔中透着哀婉和悲凉，在寒风中一吹而散，但这声音却如千斤重锤敲在壮汉心中！他扑通一声坐在坑底。“谁？你是谁？！”壮汉感觉自己的声音因恐惧而颤抖。“老子不怕你！这世界上就他妈没有鬼！”一片片纸钱从空中飘落下来，如雪花般落在壮汉的身上头上，如冰雪般透骨。这感觉竟和那晚在山林中焚尸时的场景一样，他和老徐在冰冷的雪雨中，惊恐地看着那个赤裸雪白的女人身体在蓝色火焰中燃烧着，一声响雷在头顶炸开，燃烧的女尸忽然动了起来……

壮汉仰起头，不过几米高的坑口就如在天边般遥不可及。一个白衣人就立在昏黄的路灯下“看”着他。

“你他妈的到底是人是鬼？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有胆子把你头上的裹脚布拿开！我不信这世界上有他妈的鬼！！”壮汉挣扎着站了起来，声音嘶哑着冲上方喊着。

白衣人动了一下，头上的白布慢慢松开，壮汉瞪大双眼盯着那张缓缓露出

的脸。突然，他如遭雷击似的愣在那里，停止了咆哮，眼神中惊异无比！这时，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正迅速弥漫开来。“是汽油！”壮汉绝望地冲天喊了一声：“报应啊……”一团火光冲天而起，在这个深秋的夜晚分外耀眼。

八、焦尸▶

孙队的眉头几乎拧成了一个疙瘩，紧紧抿起的嘴唇让他本来就有些耷拉的嘴看上去就像一个“八”字。看到孙队这一副表情，石头、大刚这两个老刑警都乖乖地不敢说话：在刑警队这些年了从没见过孙队这模样，辖区内不到一周三起恶性案件，4条人命！这正赶上全市打压刑事案件的节骨眼上，搁谁这日子也不好过呀！

孙队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眼前的大土坑，这土坑其实说是“火坑”更准确些。坑内四周已被烧成了焦土，坑底如黑锅底般丑陋，一具焦尸以麻花状在坑底“拧”着，露出头骨的脑袋上大大张开的嘴，似乎在告诉人们他所经历的巨大痛苦！“是被活活烧死的，活活烧死的。”孙队接连嘟哝了几句，不知道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对边上的石头说。

“嘿，又烧死一个？咱们区快改八宝山了！”刘军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挤到坑口往里瞧。石头使劲拉了他一把，眼睛一个劲往孙队那里斜。“怎么了？中风了？！”刘军不解地大声问。孙队瞪了刘军一眼问：“你们队长哪？怎么这么慢！”

此时，梁子正开车往这边赶。一个小时前，他还在派出所里和的哥老王谈“闹鬼”的事。当地辖区派出所的片警赵东国是他一起在警院同居4年的“舍友”，早上8点多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梁子，我们这片正闹着鬼哪！这边有一的哥散布流言，被我们街道的干部给举报了，我寻思这事可能和前两天的案子有关系，你过来看看？”

梁子在派出所的小会议室里见到了“的哥”老王。陪他一起来的有他的

漂亮老婆和街道刘大妈。“就是他！警察同志你得好好教育教育他！”梁子两天前见过刘大妈，其实她岁数并不一定到了“大妈”级，看上去连50岁都没有，此时她正咬牙切齿地指着老王说：“整天价到处嚷嚷闹鬼的事，弄得我们这儿一过7点都没人敢出门！”老王低着头站在一边一言不发，拉着老婆的手在不断颤抖。“这位是咱们局里的刑警队长，专门找你了解情况的，有什么话都说出来！”赵东国边说边赶紧把刘大妈请出了会议室，出门时梁子和他点了点头。

“坐吧，别紧张。”梁子拉过一把椅子让老王坐下。“不坐不坐，站着挺好，我一定向政府老实交代！”老王抖得更厉害了。

在来派出所的路上，梁子就已听赵东国说过，这个老王有“前科”。早在10多年前的一次严打中，老王（那时候还是小王）他11点多下夜班时没赶上地铁末班车，就在公主坟环岛（那时候还没修立交桥）随便撬开一辆自行车骑回了家。第二天小王骑回公主坟还车的时候，被报警的车主和警察当场人赃俱获，结果被劳教两年！

“这严打的有坏人进去了，也有被冤枉的！”赵东国的话一直绕在梁子耳边。10多年前，梁子和赵东国这代人还在上小学，他们对那段历史并不了解，但他也确实听说过不少像老王这样的案例：一次本可以原谅的过错被扭曲了，许多人的一生因此发生了改变。

梁子完全可以想象，10多年前，当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推着自行车被押上警车时的情景，他一定大声喊着：“我是来还车的，我不是小偷！”

不过，老王的运气还不错，劳教回家后自己青梅竹马的女友排除家人的阻挠与他成了家，老王后来开上了出租，还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想到这，梁子把手轻轻按在老王的肩头说：“王哥，什么事都没有，咱们坐下好好聊，嫂子您也坐下。”听到这两句话的老王两口子一下子怔住了，俩人互相看了看后乖乖地坐了下来。

老王把那天晚上自己看到的情景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我要是说了一句假话，我就不是人，我就对不起你叫我的一声哥！”老王的眼泪从憔悴的脸上淌了下来，他老婆已在一旁泣不成声。梁子的眼圈一热，竟然差点流出泪来！他

深吸一口气，努力平息了自己的情绪说：“我相信你说的，但是这事就不要和别人再说了，另外我告诉你们两口子，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是邪不压正，只要咱心里没鬼就什么都不怕！”

“出事那天下午有一个大高个敲我家门，问我看见鬼的事来着。”梁子一边开着车，脑子里却想着的哥老王的话。当时老王在老婆的搀扶下已经走出了大门，又突然返回来告诉梁子——在案发当天下午，有一个高个子男人找过他问“鬼”的事，老王把事情经过详细地跟他讲了一遍（老王那时已成祥林嫂了，不说出来他自己心里难受）。还是老王的老婆主动过来说老王可能是“喝多了酒说的醉话”把那人打发走了。“你们没问那人是干什么的？”梁子问。“ he 说是出租车公司的，死的那个男的跟我一样也是的哥。”

梁子赶到现场的时候，尸体已经抬上车了。看着眼前的“火坑”，梁子问刘军：“是活活烧死的？”“是，死得非常惨！”刘军告诉梁子，孙队已经被局里叫走了，还留下话，让他下午主动给孙队打个电话。

警车里，梁子、大刚、石头和刘军 4 个大男人挤得满满的。“DNA 结果最快也要后下午才能出来。”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刘军头一个汇报工作。“真他妈慢！”石头埋怨着：“不就查个头发丝吗？这么磨蹭！”“其实基本可以认定 10.28 焚尸案的死者就是姚阳。”刘军说。

三个人都点头，梁子说：“我那天看了姚阳落在更衣室的那只鞋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因为那只鞋的尺码和死者一样，大刚，那辆红出租查得怎样了？”大刚说：“车我已经从头到尾地筛了一遍，虽然没有重大发现，但有几个疑点。”看着梁子他们都竖着耳朵在听，大刚接着说：“第一是车后备箱中有个空油筒，第二是车很有可能清洗过，实在是太干净了！第三，从录像资料看，那天晚上通行路口的出租车中没有这一辆。”“完了？！”刘军问。“完了。”大刚回答。“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刘军气得把头扭回去了。“什么就跟没说一样啊！你以为凶手藏在后备箱等你出来抓哪！”大刚也有点急了。

“打住，打住，二位！你们俩怎么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石头赶紧出来劝架。“我知道大家压力都特别大，都想尽快把案子破了，别急，只要是做过必留下痕迹，我们一定会找出漏洞。”梁子出来打圆场。

“说实话，梁子，焚尸案的时候我还没觉得这个案子有多难。”石头说，“你看，尸体留下不少线索，到现在确实也基本查实了，现场又有明显的车痕，只要费点工夫，也应该能查到。”石头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可是接下来的事就越来越玄了，这么短的时间一下子这么多起邪门的案子，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三起案子有联系，但到底联系在哪？我不知道。我这两天睡不着觉一直在想，只有一个逻辑关系说得通。”“什么逻辑关系？”刘军问。“那就是这个凶手根本就不是人！”石头说完后，车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刘军使劲咽了口唾沫说：“看来真是见了鬼了。”

“我们回到原点。”梁子说：“芭蕾女孩被杀是出于劫色还是劫财？或是仇恨？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姚阳的社会关系是很单纯的，所以我判断她的死可能是出于意外。”看到大家频频点头，梁子接着说：“我们要想再深入了解姚阳的社会背景，就必须从她的家庭入手，不能再等了。”梁子接着说：“刘军，咱俩今天下午要到姚阳家走一趟。”

“还有，”梁子说：“今天这个大坑是谁挖的？难道是鬼挖的？你们见过用铲子的鬼吗？”梁子足足看了三个人一圈后说：“石头，你辛苦点，到附近的建筑工地查查。”“明白。”

九、死亡短信 ▶

向被害家属说明死者遇害情况是最令人头疼的一件事，何况梁子和刘军还是“违规操作”。

为避免引起不好的影响，梁子他们把警车停在了离住宅小区稍远的地方。

就在他们快进小区大门的时候，梁子突然站在了门口一动不动。已走进小区的刘军回头叫：“梁子，你可不能让我一个人冲上去呀！”梁子回过头往小区对面看去。这座住宅小区不临街，相对安静，小区内基本都是6层的板楼，里面整洁有序。小区大门正对着的有一个小超市和两家小饭馆。现在还远不到

下班高峰时间，超市和饭馆内的人都不多。

“你看什么哪？有熟人？”刘军跑到梁子身边。只见梁子表情十分严肃，专注的眼神中竟透出一股杀气！刘军顿时吃了一惊！不敢再乱讲话。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这时，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让刘军悬着的心差点从嘴里蹦出来。“喂，是你？你再说一遍！好，我知道了，你在原地等着我，我现在就过去！”梁子拉了刘军一把，就往停车的地方跑去。

“打电话的是崔菲，她刚才收到了姚阳发来的一条短信！”梁子说这句话时，车速已加到了90公里。“我没听错吧！那个崔菲没被吓死？！”坐在后座的刘军显然有点幸灾乐祸。“准确地说，是姚阳手机发出来的短信，谁发的就不知道了。”

车子刚一停在芭蕾舞团的门口，梁子就钻出了车门。而此时，一个高挑女孩的身影从大门传达室处迎着梁子飞奔而来。女孩差点就扑进梁子的怀里，梁子几乎是把她架到了副驾驶座上。

“你要多保重。我报仇后就会离开。”短信的来电显示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姚阳”，时间是11月3日下午2点10分。梁子和刘军对视了一下。“你给这个号码打电话了吗？”梁子看到崔菲软在座位上无力地摇了摇头。梁子用崔菲手机立刻把电话反拨回去。一段优美的舞曲响起，电话打通了！梁子向刘军示意电话通了，刘军的表情马上紧张起来。舞曲结束，无人接听。梁子再打，电话打不通了。“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听到手机中不断传出的提示音。刘军骂起来：“这属于中国阴曹地府移×管还是阴曹地府联×管？”梁子瞪了他一眼，因为崔菲已是面无人色了。

在咖啡厅里喝了两杯柠檬水又呆了20分钟后，崔菲的脸色终于恢复正常。“现在能说了吗？”崔菲点点头。“姚阳是被人害死的，是吗？”崔菲问梁子。梁子看着她，轻轻点了点头。崔菲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还伴随着抽泣声，邻座的人纷纷向他们这里投过关切的目光。这下子梁子和刘军都慌了，两人跟坐着火炭似的，不知道如何是好。还是梁子手忙脚乱地从桌子上拿出一张纸巾递了过去，“我知道你很难过，咱能克制一下吗？”

“我当时正在宿舍换衣服，突然短信提示音响了。”崔菲像平常一样拿过手

机，这一看不要紧，她差点坐在地上。这几天团里都在传姚阳遇害的消息，虽然警方要求团里保密，但这反而引起人们各种版本的猜测。

“不要和任何人讲这件事，知道吗？”梁子一再叮嘱崔菲，“还有，再碰到这种情况，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崔菲一个劲儿点头后说：“你能送我回团里吗？”“当然行。”“你能给我在团外边找个地方住吗？我实在不想再住那间宿舍了！”这下梁子和刘军有点傻了，这么大一美女往哪儿安排呀？“你不能先住朋友家吗？”梁子问。“我在北京就姚阳一个女朋友，我没地方住，你们警方有责任保护我的安全！”崔菲又哭了起来。

梁子把车开到芭蕾舞团时，已经6点20了，比崔菲和他约定的时间晚了10分钟。当他敲开崔菲宿舍门的时候，崔菲瞪着眼说：“你是第一个约会让我等的男人！”梁子心中咯噔一声：“我们这算是约会吗？”这时他才发现，崔菲宿舍的地上放着三四个大包！

晚饭是在梁子家楼下的家常菜吃的。当然是梁子请客，这是为了表达迟到10分钟的歉意。他和崔菲刚一走进餐馆，就引起了服务员的注意，这让梁子很是别扭。因为他经常来这里吃饭，和这里的服务员都认识，现在突然和一位大美女共进晚餐，这无疑让店员们有了谈资。

“你可真能吃！”梁子由衷地对着崔菲说。她已经把第四碗疙瘩汤喝进肚里，这还不算她吃光的一大碗饭和一盘宫爆鸡丁和酸辣土豆丝。“不懂了吧！”崔菲把筷子一放说：“我们舞蹈演员一天的运动量超过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不能吃哪行啊？走吧，上楼。”

等崔菲收拾好行礼后，梁子把一把房钥匙交给她说：“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还有地方睡。”“这哪行啊！”崔菲一听就急了：“你要负责我的安全，你不许走。”

晚上，梁子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今天下午在住宅小区门口的一幕一直出现在他脑海里。他当时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压迫感从背后而来。梁子自幼习武，得高人真传，对危险的直觉极其准确，这在以往的办案过程中已屡次应验。他对今天感受到的危险气息十分熟悉！这是一年多前去云南办案时感受过的压迫感。那次也是他从警经历中唯一的一场败仗，至今他的后背还留有疤痕，那是

被一个蒙面人用刀划的，他也给对方的左手臂留下了永久纪念。“难道是他来了？”想到这，梁子背后的伤疤似乎又疼了起来。

十、失传绝技▶

昏黄的灯光下，香炉里的一炷香即将燃尽，青年男子的双眼突然睁开，最后一丝香火熄灭，一缕青烟缓缓升起，

“还欠你一炷香了，放心吧，我一定还给你！”青年男子似在自言自语，只见他将容器中的一枝毛笔浸在自己流下的血中。那笔毛本就是人之毛发，如今“喝”了人血就如同恢复了生命力，仿佛连毛发的主人一起重生了一般。

那毛笔是用人的毛发做成的，毛发的主人就是——姚阳。

8天前，一个还鲜活美丽的生命，如今除了未燃尽的焦尸躺在冰冷的冰柜里，就只剩下这些毛发。

青年男子轻手轻脚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没开灯，和衣躺在床上。他从怀里摸出一件白色的东西，贴在自己的心口。那是一只白色的练功鞋。

几天前，当青年男子从老徐的怀里搜出来这只鞋时，老徐的身体还是温热的，而当时他的心血管已经碎裂，心脏停止了跳动，生命迅速离开了他的身体。

而此时，青年男子冰冷眼神中竟然有一丝温情闪过，就如同流星划过寂寞的长夜一样短暂，之后又是无边的黑暗。他昨晚亲手烧死了“老三”，一个为自己效命了三年的忠实兄弟。

“我曾经给你过你唯一的机会。”青年男子曾在事发前一天告诉老三“回头是岸”，“如果老三真的往回跑，我会放过他吗？”青年男子自己也回答不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三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他在临死前也不明白是谁杀了他！

“真是我杀的老三？杀的老徐和他老婆？”想到这里，青年男子自己也恍惚起来。因为当他用那枝喝了人血的毛笔在自己脸上勾画的时候，分明感到一

个不属于自己的力量，悄悄钻入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这时，你一定要彻底放松，放松你的肌肉、你的心跳、你的每一根神经和你的灵魂！不然你自己也会发狂的！”师父的话句句刻在他的心里。

“师父，我不知道是否能把你这本已失传的绝技再传授下去，我自己的命不知道是否能保住。”青年男子望向窗外，路灯把在北风中摇曳的树枝印在窗帘上，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妖怪。

当梁子和刘军出现在姚阳父母所住小区大门口时，青年男子就在对面的超市里。一看见梁子走过来，他的左胳膊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他的眼神在瞬间涨满了杀气，与此同时，他看见梁子的身体突然僵住了。他知道梁子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他清楚自己对面是一个可怕的手，一个唯一能在自己身上留下伤痕的对手。

从口袋里打开了姚阳的手机，他把一条早就编好的短信发给了姚阳的好友。然后，他躲在货架的后面看着梁子转身一步一步走过来，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调动起身体的每一根神经，就如同一只伺机猎食的豹子，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出手置对手于死地，面对这样的对手，只有一次机会。

当梁子接了电话走掉以后，他才放松下来，嘴角泛起得意的微笑。“哎哟！你这是怎么搞的？”超市大姐的一声惊呼着实把青年男子吓了一跳！他顺着大姐的手指低头一看：原来是自己在全神贯注备战之时，把超市货架的铁护栏生生卷成了麻花！他连说“对不起”，赔了人家100元钱才逃了出来。“有劲回家使去，跑这撒什么野呀！”身后传来大姐不依不饶的骂声。“这大姐比那个叫梁长坤的警察还让人头疼！”

十一、魔鬼之夜▶

高楼林立，霓虹闪烁，无数辆轿车在高架桥上飞驰而过。如果上帝此时能把埋藏于城市繁华角落的音量调大的话，那一定是一部精彩绝伦的人间广播剧：

有推杯换盏豪饮的碰撞声；有声嘶力竭的“K歌”声；有情人间的调笑声；有失恋者的痛哭声；有失意者的哀叹声；还有醉酒者的呕吐声……

就在这活色人间无比混杂的声音剧场中，一个女孩无比绝望的呻吟声被埋没了。

一个破旧的四合院，一间紧闭的房间，屋内3个男人已脱得赤条条。他们的眼中似乎要喷出火来。在他们对面的床上，一个同样赤条条的年轻女孩用哀求的目光看着他们。

一小时以前，老徐和老三驾车在第二天要接货的地点沿路踩点。这是他们每次交接货之前必做的功课，也是老大下的死命令。老徐的正式身份就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哥”满大街拉活是天经地义的事，不会引起别人的丝毫怀疑。当然，老徐做一次“活”的所得，够他交几年“份儿钱”的，所以他从来不像其他“的哥”那么没日没夜地奔“份儿钱”，但交的钱从来没少过没晚过，这让同一个出租公司的同行羡慕不已，也让老徐被评上了“的士之星”。

现在“的士之星”正拉着老三踩点。“差不多咱就回去吧？”身高体壮的老三有点不耐烦了。老徐知道老三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每次接活的头一天，老三必找女人。按老三的话说是“放松放松”。其实，每一个人在接活前都很紧张，这是掉脑袋的差事，不知哪一次接活就成了最后一次。所以，老徐也理解老三排解紧张情绪的方式。“再开过前面这条街咱们就回去。”老徐把车拐上了往东去的大街。

“停车，停车！”老三在后座叫着老徐。其实老徐已经看见了一个女孩在伸手拦自己车，他想，女孩可能有急事，也没看这车上有没有人，“空驶”灯亮没亮。他正打算直接开过去，却被老三叫住了。他下意识地踩刹车站住了。还没等他回头问老三，那个打车的女孩已经拉开车门上了后座。“有人啊？对不起。”女孩正要出去，却被老三一句话拦住了：“没事，没事，我是接他车的，您去哪？”“××小区。”

“正好顺道，再往前开一段他就交车，我带您去，这段路不收您钱！”看女孩还在犹豫，老三又说：“上来吧，外面这么大的风，现在这个点不好打车。”女孩终于坐上了出租车——一辆通往死亡之路的出租车。

“那我就先来了啊！”老三顾不上老徐和“薛道长”是否同意，第一个向赤裸的女孩扑了上去。女孩拼命地挣扎，但无奈嘴被胶带封住，双手被反绑，虽然两条长腿是自由的，但根本无法抵抗身强体壮的老三。不绑上腿是老三的主意：“这么美的腿绑上多可惜？这样才够刺激！”老三已变成一条十足的饿狼！

女孩在意识到受骗时曾疯狂反抗过，但根本不是三个大男人的对手。当自己的衣衫就要被剥下的时候，她也曾苦苦哀求过。“求求叔叔，大哥放过我吧，我保证不把今天的事说出去！求求你们了！！”可当她看到这三位“叔叔”和大哥看到自己衣服被剥光时的眼神，就知道自己今天恐怕在劫难逃，但她没放弃最后一丝挣扎：嘴已被封上的她一直双腿跪在床上，给她面前的三个男人磕头！！

她哪里知道，一个天使般的女孩被捆绑后的样子，更会让面前的男人发疯。

女孩彻底绝望了！她的身体被压得动弹不得，那个强壮的男人已经强行侵了上来。正当这时，她听到了女人说话的声音！此刻，这声音对她无疑像天籁一般。壮汉果然停止了动作，女孩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走进了屋门。“哎哟！你们干什么缺德事哪！”

走进屋来的正是老徐的老婆，她看到这个场景顿时一惊。“大姐，这个跳芭蕾舞的女孩自己送上门来了，我们尝尝鲜儿，你们家老徐也有份儿，你可别吃醋！”床上的老三说完后，屋里的三个男人一阵坏笑。

“是个跳舞的？还是芭蕾？”中年妇女好奇地挤到床前。“真是哎，你看这身条儿，这大腿，你说人家是怎么长的呀？”她说居然伸出手使劲摸了摸女孩赤裸的前身：“真有弹性！人长这么瘦发育还很好，我以为是假的，原来是真货！”中年女人感叹道：“这些跳舞的都是×货！尤其是那个芭蕾，穿那么短一裙子扭来扭去的不就是让男人看的吗？使劲弄她，让她们×！”

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女孩美目中奔涌而出，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她与其说是对这个中年女人彻底绝望了，不如说是对人性的彻底绝望。她一定到死都不明白，同为女人，竟然可以说出如此齷齪之词。她放弃了所有抵抗……

“老大来了！”听到这句话，老徐第一个成了“萎哥”。而此时，最壮的老三也赤身坐在沙发里休息。让老三意外的就是“薛道长”的体力真是充沛，已年近中年的他居然还在折腾。

老大阴沉的脸色，令满屋春光烟消云散。“想玩女人去外边找去！”老大往里间屋瞄了一眼，只见“道长”白白的身子抖动着，再过去是一双修长的大腿，其中一只脚上还穿着白色练功鞋。

“你们手里的钱玩他 × 一个排都够了，非得糟蹋良家妇女是不是？”老大说话的口气愈发严厉：“知道我们明天要干吗？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吗？明天的事取消！”“别啊老大。”老三刚一开口就被噎了回去。“先把你的裤子穿上！不取消等着掉脑袋啊？你们坏了规矩知道吗？”老三和老徐低下了头。

“老大息怒，息怒，先坐下再说。”薛道长此时已穿好衣裳“道貌岸然”地从里间屋出来了。“这事还真不能全怪他们俩。”老徐点上一根烟，心满意足地吸了一口，表情就像一个刚刚办完事的嫖客。“真是这个女孩自己撞在枪口上的，不是他们自己要坏规矩。这么着，老大，这事您就交给我办，一定滴水不漏。”

“薛道长”可不是外号，他大名叫什么或者真名叫什么没人知道，他的确在什么协会里任个常务理事的职。此人除了“琴”不行，棋、书、画这几方面都有一定造诣。“审美是相通的”，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此人城府颇深，社会背景复杂，更令人恐怖的是，他这人做好事是谨小慎微，做坏事时却胆大包天！

有一回赶上全市拉网夜查，薛道长半夜 11 点多正往自己的小庙里赶路，在路过一个交叉路口时被人拦住了：“这位同志您停一下，请出示一下身份证。”几位辖区派出所的警察和防暴警走了过来。“我没身份证。”薛道长连眼皮都没抬。“丢哪去了？”警察问。“上回去洗浴中心拿错了，我把你们副局长的给拿过来了，你要不要看看。”说着他就真把一张身份证给掏了出来！

几位警察一惊，其中一位拿过来一看，还真是他们副局的。（这位副局专管文化娱乐）“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薛道长走之前拍着一位警察的肩膀说：“我是神学人士，最好你还是别查，咱们的工作差不多，你们捉坏人我捉鬼！”说

完扬长而去，弄得几位警察直犯晕。后来，不管白天还是晚上，这几位警察见着他远远过来直躲！所以，在这个团伙里面，薛道长是二号人物，可谓举足轻重。

“她没气了！”老徐老婆在里间屋的一声惊呼，让所有人都跑了进来。只见女孩两眼发直，一动不动。薛道长上去一摸一探，心跳、脉搏全无！“可能是窒息，这倒省了咱们事了，这个丫头肯定不能留。”他安排老徐和老三拿床单毯子把女孩的尸体卷起来。“一会儿就拉她去西边山上给烧了，然后再深埋！一定不能留下一点痕迹。”

“您放心吧，就是有点可惜了。”老三恋恋不舍地看着眼前女孩赤裸的身体，然后和老徐两口子打扫战场。

老大一人在外间屋坐着，他抬头看了看挂在墙壁上的钟表，已经11点多了，这帮畜生竟然折腾了这女孩近4个小时！能不死吗？他看着他们忙着把女孩的尸体抬出来，放在红出租的后备箱里。就在快合上箱盖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老徐顺手把女孩脚上的鞋脱下来揣进怀里。“这个变态的老东西，居然喜欢女人的鞋。”

老徐和老三发动车子一溜烟地走了。薛道长也披上一袭道袍、头戴道冠出了院。临走前还冲老大摆摆手说：“知道吗？这就叫道貌岸然！”

十二、老大的愤怒▶

老徐老婆在里间屋收拾残局，老大的目光无意看到了扔在地上的一个双肩背的大书包，书包的拉锁上还别着小玩具类的饰品。这显然属于那个死去女孩。“一会儿找个地方把这个烧了！”他冲着里间屋说。

老徐老婆知道老大的厉害，不敢怠慢，赶紧跑过来捡起地上的双肩背包。由于紧张，这一提拉不要紧，里面的东西“哗啦”撒了一地。“你瞧我这手笨得跟猪蹄子似的！”她赶紧蹲在地上收拾。“等等。”老大突然制止了她。

就在一堆化妆品、书本当中老大一眼发现了一个证件模样的东西，他一把

将证件攥在手里。这是一张单位的出入证，做得很精致，证件末端还吊着一根蓝色的带子。此刻，二寸彩色照片上的漂亮女孩正冲着“老大”灿烂地微笑着，照片下边一行小字：姓名：姚阳，年龄：24岁……老大脑袋嗡的一声。

“姚阳、姚阳……”他嘴里反复念叨着这个似曾相识的名字，他的大脑在记忆库中快速搜索着。“是她！真的是她！”老大这时的表情一定骇到极点。老徐老婆不知道何时吓得跑到里间屋，再也不敢发出一点动静。

他又仔细看了看证件上的女孩，反复核算了一下年龄，“没错，比自己小3岁，她从小就爱跳舞。”虽说女大十八变，但姚阳那双清澈的大眼睛和嘴角边隐约可见的一颗“痞子”还和小时候一样。

“我这个叫食痞，就是说我这人特有口福！”姚阳曾很自豪地告诉过他，那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他们曾代表同一所学校参加过演出。老大本以为早已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没想到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如洪水般汹涌而来。

“姚阳，那是他曾深爱过的女孩，也是他的初恋对象！”老大的心一瞬间被抽空了，胸口传来一阵阵剧痛，他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就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雄狮。

二环主路，年夜12点半，一辆高速行驶的白色捷达轰鸣着由西向北飞驰而去。车内，驾车的青年男子面无表情，他消瘦的脸颊抽动着，泪水从他脸上无声地划过。他不知道自己在二环路上要转多少圈，似乎这样就可以让时光倒流。

突然，一阵陌生的音乐声传来，青年男子从兜里摸出一部小巧的手机，手机外壳上还贴着各色的漂亮贴纸。姚阳被劫持后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青年男子在上车前才开机，屏幕上有姚阳和另一个漂亮女孩的合影，他想，那一定是她在团里的好友。

此时，手机屏幕来电显示“妈妈”的字样，铃声一直在不停地响着。青年男子开始大声哽咽起来，哭声完全盖过了手机的铃声。泪水让他的视线模糊起来，

车速也明显放慢。这时，唰的一声，一辆白色 BMW740 几乎贴着白捷达从内侧车道超了过去。驾车的青年男子一惊，车头一歪，险些撞上中间的隔离护栏。

“你妈的！老子就拿你出出气！”青年男子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脚底下一加油，白捷达窜了出去。

前面的 BMW 越来越近了，“宝马”也察觉到了后面追上来的捷达不是善茬儿，也加快了速度。两辆车一前一后在二环路上狂飙起来。要论车捷达不是宝马的对手，但这也要看开车的人怎么样。

就在南二环附近一个上下坡的大弯道上，宝马开始减速慢了下来，青年男子知道机会来了，弯道加速直接从内侧超了过去，将宝马别停在了马路边上。

青年男子打开车门走了下来，宝马车从后座上骂骂咧咧下来一高一矮两个男的。青年男子目测高个男约在 1.82 米左右，走路直发飘，矮个男虽然身材不高但非常壮实，脚下有根，一看就是练家子。

“你丫活腻了，开一破捷达也敢别宝马，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厉害！”高个男见捷达车下来这位比自己矮半头，身材看上去也挺单薄，一下子脾气就上来了。他暗想：“今儿算是我捞着了，在老板面前露一手！”

高个男冲上去居高临下一掌就削向青年男子的左脖颈：“找削吧你！”青年男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在他眼里高个男的动作就如同电影慢动作重放。眼看着手掌快到了，青年男子左手攥着高个男的无名指和食指往外一掰，右拳直接砸在高个男的面门上！“啊”的一声惨叫过后，高个男倒在路旁哼哼着爬不起来了。

“矮个男”见同伙这么快就给撂倒了，多少有点意外。一边上下打量着青年男子，一边往前靠近：“行啊，小子你身手够利索的。”话未说完，矮个男已一个健步冲到青年男子面前，伸手抓向青年男子面部，青年不但未躲，反而迎着矮个男猛地跃起，单膝直接撞在矮个男的下巴上！

矮个男跪在地上大声咳嗽着，鲜血混着被撞掉的牙往外直淌。

青年男子盯着那辆宝马 740 驾驶位看了看，见没有什么动静，转身开车走了。

这场战斗（如果算得上战斗的话），从开始到结束只有短短的两分钟，青

年男子始终一字未说。

附近，一个进行非现场执法的雷达测速“探头”无意中拍下了全过程。

在从大院出来的时候，青年男子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要杀掉所有参与糟蹋姚阳的人。杀死他们对于他这位老大来说，本是举手之劳，而“死亡”对这帮亡命徒来讲只是一次解脱，根本算不上惩罚。这一点他非常清楚，“死亡”本就是每一个人的归宿，只是早晚不同而已，所以，必须把他们从精神到肉体上彻底消灭，那就是让“姚阳”杀死他们！让那个已经死去的女孩回到人间为自己复仇！

姚阳的书包就放在他的车后座上，那里面放着复仇行动的重要物品：死者的毛发。

这还要感谢那个变态的薛道长，他在糟蹋姚阳时居然剃光了她的体毛，而且床上有许多姚阳掉落的头发，这两样本就缺一不可。

复仇可以开始了，那么，第一个应该被消灭的就是老徐两口子。姚阳就是被老徐的车拉回来，在他们家被害的，那么，就从他俩开始吧！

青年男子的眼神变得冷酷起来。

十三、被打伤的动作导演▶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刮起了一股新武侠电影热。许多金庸、梁羽生老掉牙的武侠小说又被改编成了新剧本，重新搬到了电影院。而那个时候，内地能拍现代武侠电影的人才极少，于是那几年有大量香港的导演、创作人员到内地淘金。

现在就有这么一个剧组，他们正在城郊的一个电影制片厂的4号摄影棚内搭景拍戏。

这是一部典型的“老店新开式”的功夫电影。剧中主要人物都是由当时著名的功夫巨星所扮演，电影票房全靠他们的人气拉动。而片子中需要相当多的

替身演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替那些“腕”们做一些特别危险的动作，或是充当大场面打斗戏的陪衬。所以，要求这些替身都要会功夫能吃苦。这些“演员”无一不是内地的，一天管吃住最多100元，低了50元，可谓“物”美价廉。而当时这份收入足够吸引大批的应征者。

在被聘用的武行中，有一个18岁的小男孩。他叫周则唐，长得面目清秀，跟头也翻得又高又飘。这一点非常重要，功夫导演只要看你能翻跟头就喜欢。

电影拍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从外景地拍摄再回到摄影棚拍内景，周则唐一直跟着摄制组。他干净利索的身手和特别能吃苦的优秀表现颇得大家的好感。

“靓仔，跟我回香港拍片子好了，你一定能红！”香港导演使劲拍着他的肩头说。周则唐冲着导演笑笑，又帮着照明组搬灯竿去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心里头非常高兴。这位香港导演当年也是红极一时的动作明星，年纪大了就转行做了导演，拍过不少卖座的功夫电影，能得到他的赏识当然让他美滋滋的。不过，他心里也很明白，别太把这些话当真，这其实只是导演对自己的一种肯定而已。

“开饭了！大家到棚口领盒饭。”又到午饭时间了。说是午饭，其实已经下午1点半了，刚才有一个打斗镜头反复拍了N遍耽误了吃饭时间，这在剧组非常正常。

“操，这帮港怂不拿我们当人看，天天自己吃小灶。”一位内地同行坐在地上边吃盒饭边骂。只见十几位香港人说着满嘴“鸟语”互相开着玩笑，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吃饭。周则唐并不这么认为，其实大家吃的都是盒饭，香港人吃的不一样也能理解，钱是人家出的，另外，口味也不一样，自己有吃有喝就挺好。

一个小时后，周则唐已经一身古装站在摄影棚搭建的6米多高的溶洞峭壁上了。这是今天最难的一个镜头，大约十几个人在峭壁上打斗，几招之后，十几个武士被大侠挑落，直摔到地下，大侠最后和一个高手过招后双双掉落。这是多机拍摄，一个摄影师在棚顶拍，一个吊在峭壁上，地面还有一架摄影机。

6米，从地下看并不太高，可从上面看就是另一回事了。唯一的保护措施就是在地下铺了几层棉布，上面洒满了土和落叶。上面的人要直接掉下来，摔在地上。

周则唐是作为本片主人公的替身出场，这也是替身最大的荣誉。他要在完成一连串打斗动作后，与那个高手在扭打中从空中跌落，最后背部着地。这是很容易受伤的动作戏，主角当然不会亲自出场，剧组也不会让主角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临上场前，导演一再叮嘱周则唐要注意动作要领和人身安全。因为这部戏开拍以来，已经有两个摔断了胳膊，一个摔断了腿，“挂花”的事几乎天天都有。

“Action！”导演一声“开拍”，三架摄影机同时发出“滋滋”过胶片的声音，这也是周则唐一个多月来最熟悉的声音。

十几个武士纷纷掉下，大侠和高手从高空摔下，两人掉在地上砰的一声，激起很多尘土。

导演拍了拍手，让大家再来一遍。

三遍过后，十几个人都是气喘吁吁了。有一个武行还摔破了鼻子直流鼻血。

大家都在看着导演和摄影在监控器前面看回放，看导演频频点头的意思这条应该是过了。大家正要缓一口气的时候，有一个带着花头巾的男子凑过去和导演低声说着什么。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这位花头巾就是本片的动作导演，一位让全剧组最不待见的一个人。

“那傻 × 又出什么坏主意哪？”高手的替身就是那个吃饭时发牢骚的小伙子，他已经和周则唐连摔了三回了。刚才那一下有点伤了腰，现在正扶着腰盯着花头巾，眼睛快要喷出火来。其余的几个人也在小声地骂。周则唐也特别烦这位花头巾，平时说话时眼珠子就没在眼睛中间待过，一副上等人的模样，另外，这主还打过替身，前面摔伤的几个人都和他要加拍有关。但这主和导演关系特别铁，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都是敢怒不敢言。

果然，导演又让再来一条。因为花头巾又临时给加了动作，他让武行们要更注重空中姿态，还要求有转体动作。“你和你”他特别指着“大侠”和“高手”说：“你们摔得太难看，要有大侠风范，不能直直摔下去，在空中要有挣扎动作！”

十几个人又重新站在山顶上了。“还他娘转体？你大爷的，当这是高台跳水哪？！人家下面是水，我们这是什么地儿？”几个人开始骂：“等过两年回归了看我怎么收拾他！”骂归骂，该摔还得摔。

结果又摔了两回，还是没过。周则唐看见“高手”的替身已经有点撑不住了。“能挺住吗？”“高手”冲周则唐点了点头。

砰的一声后，尘土飞起老高。可“高手”咬了半天牙也没爬起来。周则唐几个人赶紧把他扶起来，导演也过来关切地询问，只有花头巾站在一边斜眼看着。

这条终于过了，周则唐搀着“高手”往布景区外面走。路过花头巾时，他冲“高手”说：“今天便宜了你，你们这帮人真没职业精神！”

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的“高手”一下子爆发了：“我抽你丫的！”他挣开周则唐，伸手就往花头巾脸上扇去。花头巾也是武行出身，身手还真不含糊，一侧身躲过一掌，反手就给了“高手”一个大耳光！

“高手”本来腰就有伤，这一下出手很重，差点被打倒坐在地上。“高手”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哪受过这气，瞪起眼睛冲花头巾就扑上来了，花头巾早就知道他来这一手，身体跳到一边抬腿就给“高手”腰上一脚，“高手”这下疼得够呛！他从地上爬起来还要往上冲。周则唐一开始被这突然的变化弄懵了，缓过神来赶紧上前拦在俩人中间。

景区里的人听到外面有动静，也都跑了出来。“兄弟你冷静点！”周则唐搂住“高手”的腰，花头巾一个健步上来就要打“高手”，周则唐一看“高手”被自己搂住这招挨上肯定不轻，下意识地就抬手把花头巾的手给挡了回去。花头巾张口冲周则唐骂了一句广东话，大概意思是你还敢来帮忙，我连你这个人渣一块打，伸手就给了周则唐一巴掌！

周则唐完全没有准备，这一下正打在他嘴上，当时血就下来了。

他终于急了。

刚满18岁，在周则唐这个年纪的人中，他已经算是非常沉稳的了，可毕竟还是血性青年，加上刚才也受了一肚子气，这会儿血往上一顶，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上去一伸手就把“花头巾”的得意装备给扯了下来，一头乱发散开来。花头巾突然就觉得头上一凉，他抬手往头顶上一摸——头巾没了！只见周则唐把手里的头巾扔在了地上。

花头巾气得大叫一声，冲着周则唐就来了。周则唐要的就是他这样，习武

之人如遇强敌就怕乱了方寸。当然花头巾也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所以花头巾一定会付出代价。

结果就是花头巾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和碎掉了两颗门牙。

十四、监狱重生▶

周则唐永远无法忘记母亲那绝望的眼神。

那时，他已经在看守所里蹲了三个多月了，他以前认为，人要是犯了法，肯定就得直接进监狱。原来不是这样，刑事案件是国家公诉，他要等到调查取证等等法律程序后，才能等到判决，判决生效后，才有资格进监狱。判决之前都被羁押在看守所。

刚来看看守所的时候，他连死的心都有，盼着有朝一日能走出这鬼地方，回到那本来属于自己的自由世界。可后来他开始盼着早日开庭判了赶紧进监狱。

因为，看守所真他×不是人呆的地方。好人也给呆坏了。

“这孩子连香港人都敢打？我真是服了他了！”孙律师是周则唐父亲的前好友，当母亲找到他为儿子打官司时，孙律师一口就答应了。可等他看完案宗后，嘴都快撇到后脑勺了。当他看到孩子母亲那焦急的眼神时，孙律师咬着后槽牙才接了这个案子。“不是说香港人打不得，香港也有好人坏人，关键现在离回归越来越近了，实在太敏感。”孙律师是警察出身，后来觉得警察太清贫就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没想到还真通过了，于是干脆就脱了警服干了律师。凭着他在警察这圈里有熟人和自己的勤奋，日子过得还不错。“案情我基本上搞明白了，不是说没得打，小嫂子我跟你把话讲清楚，最坏就是故意伤害罪，有可能入狱三年，这孙子打人在先，咱们是防卫过当的话即使承担刑事责任也会轻得多，甚至可以缓刑，但民事赔偿恐怕跑不了。”

周则唐在看守所见到母亲时，发现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当时几乎哭出声来，虽然咬牙忍住了，但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直到判决下来，母

亲都没有在周则唐面前掉过一滴泪，没有说一句责怪他的话，只是问他能不能吃饱，告诉他遇事要像个男子汉那样扛得住。

“都怪我没听你爸的话，还是让你习武了。”母亲只是在说这句话时，眼圈红了一下。那一刻，母亲的眼神如匕首般刺进周则唐的心脏！

事后，周则唐才知道母亲在那个时候承担了多么大的压力。因为除了刑事责任外，剧组还要求10万元人民币的民事赔偿责任。“10万元”在那个时候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底来讲无疑是天文数字。据孙律师讲，母亲曾找过剧组给那个导演和那个“花头巾”当面下跪！求他们放过儿子一马。以母亲如此清高的性格，居然跪倒在别人面前——周则唐有时会在深夜中被噩梦惊醒。

梦中母亲认罪般低头跪倒着，而站在母亲对面的是周则唐自己。

判决终于下来了：3年有期徒刑。除去在看守所的3个多月，周则唐还要在监狱里呆上2年多。他反而松了一口气。

十五、还魂奇术▶

“又是这老头！居然真关到一起了。”周则唐看到272号时不由得一愣。

272号是囚服的编码，而穿着这件囚服的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瘦老头。他看上去说是60岁也成说是80岁也有人信，老的是那张又黑又皱的脸，可当他咧嘴一笑时，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小白牙，笑容中居然还显出一丝童真似的顽皮。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顽童”。

在看守所的时候他们就关一个号里，当时号里已经押着11个人，他来了正好凑成一打，那时候老顽童已经在那里蹲了4个多月了。号里都忌讳叫真名字，也没人跟你打听，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号里的名字，于是周则唐就有了一个新名字——一打子。他开始特别抵触这个“号名”：“跟要入侵中原大好河山的番邦似的。”可后来他慢慢接受了，这里叫什么都不奇怪。

周则唐在看守所的那三个月特别老实，就是号里的人有时欺侮他，他也绝

不还击，听尔任尔。一则，他心里跟这帮“社会人渣”们划着一条非常清晰的界线，犯不着跟他们一般见识；二则，他那时候每天都在痛恨自己“动手”的事，不想再出一点意外。

老顽童在周则唐进来两个月时判的，刑期好像还很长。“真不知道这么个小老头能犯了什么罪？”周则唐想。“小伙子好好保重，我们还会见面的！”老顽童临走时的那句话曾让周则唐使劲白了他一眼：“还有这么说话的？这辈子也不想和你再见了。”

不幸的是，他们真的在狱里“再见”了，而且他们还关在一个号里。

到了狱里，周则唐才发现这里的生活水平比看守所有明显改善：人均“住房”面积大了，伙食居然能吃着肉了，关键是自己心情已经完全平静了。

他想起所长的话：“3年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什么事都不耽误！对了，你会唱京剧吧？”

所长的话让周则唐一愣，心想到这儿来了恐怕是没什么隐私可谈了。“报告，会点。”

“别谦虚，梨园之家，你父母都是名角，你可不是会点儿，这么着，下个月市局组织全系统的文艺汇演，你可得露一手！”

就这么着，周则唐还没背会“监规”就给安排每周两次的排练。这一排练他才知道，这监狱里边能人可真多，可以说是卧虎藏龙！这老顽童就是其中一个。

其实，周则唐一进来就发现，老顽童是号里的“红人”。原来这糟老头子会猜字算命外带中医，整个一位江湖隐士。

据说，狱警老刘偏头疼6年多了，上医院看是什么神经衰弱外带植物神经紊乱，总之这是慢性病没什么特效药。老顽童知道了主动给搭脉看病，开了几副药下去，居然不疼了。于是“老刘的偏头疼给治好了”在号内外传为佳话。

所以，当周则唐在排练的那个小剧场中见到老顽童时一点都没吃惊。这老顽童不但写得一手好字，居然也会表演川剧中的绝活儿：变脸。这倒让周则唐吃惊不小：“这小老头真是深不可测。”

“你给我看看手相吧。”周则唐这回是主动把手伸到老顽童跟前。排演期间，

看手相快成了老顽童的专业了，甚至有狱警偷偷找他看。听着他上阳下阴山南海北的在那胡侃，周则唐成心想难为他一下：“我就不信你能说得对，说不对我就当众让你好看。”

老顽童笑咪咪地接过他的手，好像知道周则唐的小心机。只见他不慌不忙地端着手看了起来。“看出什么来了？”周则唐问道。老顽童摇摇头说：“不好说。”“有什么不好说的，是说不出来了吧？我问你我们家几口人？”周则唐不怀好意地问。此话一出，边上看热闹的都盯住老顽童。“四口人。”此言一出，周则唐正中下怀，他笑着问：“是吗？我都不知道我家有四口人。”边上有人开始窃笑。“你真要我说吗？”老顽童一点都不生气。“说说吧？”周则唐说。

“你本是双胞胎，但另一胎生下来就死了。你父亲早亡，现在你和母亲相依为命！”

此言一出，周则唐脸色大变。

演出当晚，大家都非常卖力气（这次演出有大领导参加，还邀请了在京的部分外国媒体，系统上下非常重视）。周则唐的节目排在最后一个，他早早到后台化妆，却见老顽童一个人在对着桌子发愣。“还不赶紧扮上，省得一会儿人都回来了闹得慌！”周则唐主动上去打招呼。自从上次看手相之后，他对老顽童的看法发生了很大转变，同时也产生了很大兴趣。

“我今天晚上演不了了！”老顽童此言一出，周则唐勾脸的笔差点掉在地上。“你可别犯傻呀，这是什么时候？关键时刻别掉链子！”老顽童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根本就没打算演什么节目。”

周则唐听后赶紧四下紧张地看了看，确认化妆室里的确没人才低声说：“你老糊涂了，你这不是拿领导开涮吗？”

“我来这不是为了演出，就是为了见你！”老顽童说完扭过头来正和周则唐打了个脸对脸。周则唐蹭地一下子从座位上蹿了起来，失声叫道：“你是谁？！”



十六、复活▶

出现在周则唐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或者说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这一下太出乎意料，不由得他大惊失色。

他竟然吓得倒退一步，要不是有后面的桌子挡着，他可能会坐在地上！好在他是习武之人，虽说年纪不大但胆色过人，很快恢复了些平静，“你是什么人？”他声音颤抖地问。

“唉……”对面的陌生人发出了一声长叹。这声叹息周则唐似曾听过。“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孩子。”接下来这句话令他浑身打了一个冷战，眼珠子差点掉在地上。这绝不是老顽童平时说话的声音，倒是像极了一个人，但这绝不可能！

“是我呀，儿子！”陌生人的一句话令周则唐汗毛倒竖，浑身发冷。“你骗人！”周则唐指着陌生人说，“老顽童这是故意整人，故意作弄我是不是，你要是再这样装神弄鬼，别怪我不客气了！”周则唐说着把拳头握了起来。

“唉！”又是一声长叹。周则唐这才回想起这叹息为什么那么耳熟，那是父亲摔坏了脚以后，在家喝闷酒时经常发出的感叹声。这叹息曾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烙下深深的痕迹。他稍稍平静了一下情绪，这才仔细端详起眼前这张面孔：这张脸淡淡地涂上了一层白色的底彩，就如同在一张白纸上重新画了一张新面孔一般，似曾相识，只是刚才的变故太过惊人，让周则唐根本无法冷静观察眼前发生的一切。这一细看不要紧，周则唐发现这张脸确实和家中老相册中父亲的模样很接近！父亲去世已经快10年了，那年他只有9岁，在周则唐记忆中父亲的影像总是模模糊糊的。

“想起来了么？孩子？”陌生人说话时眼睛半睁半闭，显得很虚弱的样子。“你小时候最爱炒鸡蛋里放醋，每次考试得了100分，你妈都要给你做。”陌生人低沉的声音犹如重锤砸在周则唐心头：“真是您？！爸爸？”听到周则唐叫“爸爸”，陌生人竟然落下眼泪来，“孩子我对不住你和你妈。我是要告诉你，你出生时，曾有一个算命先生说你天生异骨，本是练武奇才，但命中注定有三大劫难。”陌生人说到此处声音已非常低，只见他停了一下接着说：“第一劫是你出

生时本是双胞胎，但你命硬，另个孩子出生时就未成人形，第二劫是你恐有牢狱之灾，与你会武有关，所以我才不愿让你习武！”陌生人说到这时已气若游丝，身体直往椅子下滑。周则唐下意识地去搀扶他，但始终未敢接触他。“第三劫是你，是你……”陌生人的眼睛用力睁了一下就合上，身体也一动不动了，最后一句竟未说完。

“老顽童准备好了吗？待会该你上场了！”一阵喧闹声传来，一位狱警开门走了进来，帽子上的国徽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在那次演出中，周则唐的一段老生武家坡选段唱得古腔古韵颇见功力，而且还临时加演了一段。他心里明白这也是顶老顽童的场。老顽童因突然病倒被送到了医院抢救。周则唐还记得狱警看自己时咄咄逼人的目光。事后他也被审过，他说老顽童正上妆时好像不行了，还没等他叫人警察就进来了。

所长开始有点将信将疑，但后来也没看出有什么阴谋来，也就没追究什么。“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间顶多不超过两分钟，我在门口抽了一口烟就回来了，我保证！”周则唐听到那位监控他们的狱警跟所长汇报，当然狱警也是想推卸责任。不过他事后计算了一下时间，从自己进去化妆到狱警进来，确实只有短短几分钟。而他当时感觉就如同呆了一年那么久。“难道我那时候不在人间？”周则唐回想起来，仍然浑身起鸡皮疙瘩。

事后，周则唐进行过无数次的推理和判断。“这老顽童本来就诡计多端，他那天可能就是想借演出装病，好到医院里享清福去！最好弄个保外就医。”可他转念一想：“这老东西身上一直有股子邪气儿，他装病就装吧，没事吓唬我干吗？”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老顽童可能认识自己的父亲，知道自己家里的一些事，所以才说得那么清楚！他决定在探监日那天好好问问母亲。“这探监的时间怎么还不到啊？”

终于等到探监这天，周则唐早早就准备好了，这在以往可不多见。刚进来时，他每天盼着母亲来，可时间长了，他反而不希望母亲老跑这么远来看他一眼，而且看到母亲憔悴的样子，他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又会起波澜。

“316号，该你去了。”听到狱警的指令，周则唐赶紧进了接见室。

那个时候探监的接见室不像现在这样先进，还有接见电话啥的，就有个玻璃板隔开，母亲正坐在凳子上焦急地等着。

“妈，你知道老顽童吗？”

“什么老顽童？”母亲一下子给问糊涂了。

“不是不是，你瞧我这脑子。这么说吧，我生的时候是找算命先生算过命吗？”

母亲愣了一下：“你是听谁说的这事？”

“妈，听说谁的不重要，您告诉我是不是有这回事？”

“算不上什么算命先生，是你爸爸的一个朋友。怎么了？”

“算命的是说我有牢狱之灾吗？”

“你怎么知道的？！”

母亲吃惊的表情已经告诉了周则唐答案。他有点泄气，多希望这事是假的。

“孩子你别迷信这东西，说实话你刚出事的时候，我也吓得够呛，我曾听你爸爸念叨过这事，可我根本没往心里去。”

“您告诉我，算命先生是不是还说过别的什么？”

“这我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我在医院躺着哪，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不过你爸爸倒说过3什么之类的？”

“3什么？”周则唐着急地问。

“3个9，说是拆你的生辰八字得来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也不信这个。”

“3个9？”周则唐回到号里一直反复琢磨着，“39胃泰？我以后去那上班去？”他把头快想破了也没想清楚，干脆就不想了。

一周以后，老顽童回来了。除了脸色略显苍白外，精神头看上去还不错。“老顽童你还没死啊？”号里的人都拿他开玩笑。老顽童咧嘴一笑，露出他标志性的小白牙。

周则唐几次想找个机会和老顽童说说那天的事，可老顽童就跟从没发生过这回事似的，没理他的话茬儿。周则唐心想：“你越这样越说明你心里有鬼。”直到有一天放风的时候，老顽童突然出现在周则唐身后，把他吓了一跳：“你

怎么跟鬼魂似的，走路连一点声都没有？”

老顽童一笑说：“你怎么知道鬼魂会走路？”周则唐指指他说：“我看你就是。”老顽童脸色一正说：“孩子，我认识你爸爸，按辈分排，我是你师大爷，咱爷俩能在这里碰上那是命中注定哪！”

周则唐一怔，他曾听父亲说过他学徒时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师哥，没想到在大牢里白拣了一个大爷：“怪不得你对我们家的事知道那么清楚哪！”周则唐心里开始坚信那天撞鬼的事是这位送上门的“师大爷”耍的花活。

老顽童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孩子，有些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他接着说：“我在看守所就看你面熟，你的模样身量和你爸爸年轻时非常像，当我知道你姓周以后，就断定是你。”老顽童闭起眼说道：“真是天不绝我呀！”周则唐看他的样子神神道道的，不知道自己应该说点什么。

“孩子咱们闲话少说，我想把我身上的本事传给你，你愿意吗？”老顽童话音刚落，周则唐坚决地摇了摇头。老顽童见他不愿意，一脸的焦急。周则唐还从没见过他这副表情。

“有些事，有些话不可说呀。”老顽童低下头下了决心般说道：“那天晚上的事你都见过了，想不想我把这本事传给你！”

“不就是跳大神吗？我不学那个。”周则唐一脸的不屑。

老顽童脸憋得通红，一副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样子。周则唐看他那窘迫的样子，有点过意不去：“老顽童，不，那个师大爷，你装神弄鬼的本事，干吗非找我呀？您找个人传下去不就得了吗？”

“这不是是个人就能传的。”老顽童的口气缓和了一些，“孩子，知道我为什么要参加那个什么演出吗？”周则唐摇摇头。

“就是找个机会能拿着我的法器，才得以让你们父子见面。”周则唐问：“什么法器？是禅杖还是鼓什么的？”“是一杆笔。”老顽童低沉的声音说，“只有参加演出，帮着写大字，我才能申请拿到我的笔，你知道这里面根本不让带着这玩意儿。”

“是毛笔吗？我那儿也有好几个法器哪，您说一声我借您不就得了！”周则唐成心拿老顽童开涮。

“你的笔？”老顽童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你的笔是用人的毛发做的吗？”此言一出，周则唐愣住了：“什么毛？你再说一遍？！”

“人的毛发，七阳三阴，而且是你爸爸的毛发做的！”老顽童话声不高，可字字如惊雷般在周则唐的心里炸开！

十七、“宝马”的意外收获▶

梁子抬手看了看表：零点40分，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天12点以后回家了。要按过去，他有可能就单位里猫一宿或是去跟哥几个喝完酒再说了。可现在不行了，因为家里还睡着一位自投罗网的“美人鱼”哪。

“梁子，你这么着急回去干吗呀？”石头明知故问。“英雄难过美人关啊，我非常理解你梁长坤警官，赶紧回自己的家，让别人眼红去吧！”大刚拍着梁子的肩膀看着刘军说。“我是羡慕、嫉妒、恨都有！”刘军的眼睛不知是熬夜闹的还是真的眼红：“梁子真是走了桃花运哪。”“你们不知道这位大小姐有多难伺候，我现在是司机加厨师还外加保镖，累死我了！”梁子的话还没说完刘军就接了过来：“我愿意！我还可以加保姆！”看着包括梁子在内的三个人都看着他，刘军有点脸红：“你们两位是没见过这位崔菲有多漂亮！”

想到昨晚吵醒崔菲的后果，梁子轻手轻脚地打开防盗门，又慢慢地转身关上。他提起一口气正要穿过客厅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客厅里的落地灯突然亮了。只见崔菲盘腿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正怒视着他。

“你怎么还没睡哪，赶紧回屋睡觉，都快1点了。”梁子说完转身要走。“站住！”崔菲说道：“你过来。”梁子来到沙发边上站着。“你坐过来。”梁子远远坐在沙发一边。“你坐过来！”崔菲急了。梁子只好离她20公分远的地方坐下。崔菲一把搂住梁子哭道：“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给吓醒了。”梁子有点不知所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崔菲边哭边说：“我梦见姚阳身上有火苗看着我，说我疼我疼！我想扑灭她身上的火，可总是找不到水！”崔菲哭得更凶了，双手死

死搂住梁子。“别怕，我在这哪，别怕。”梁子忽然心里一热，伸出双手把崔菲搂住。

半个多小时以后，崔菲已经在床上睡着了。白皙的脸上还挂有泪痕。看着她熟睡的样子，梁子费了很大劲才止住想去亲她一口的冲动。此刻，她的手还紧紧握着梁子的手，梁子几次想抽出手来，都怕惊醒她，于是他干脆靠在床头，今天的一幕幕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

“这是我们的监控探头在28号的凌晨拍到的画面。”这短短的95秒，梁子反复看了几十遍。两面中一个身穿皮夹克的青年男子背对着镜头方向，两次出手，两条大汉应声倒地。皮夹克在回到捷达车上时是一个侧面的镜头，虽然经过放大处理，但无奈距离较远，又在夜里，所以很难看清他的五官。

“捷达车的号牌我们已经查过了，车主是一个叫郭辉的人，照片已经调出来了。”梁子、刘军他们通过电脑比对发现，这个“郭辉”比监控录像中的皮夹克明显要高要壮，基本可以排除。“马上找到这个叫郭辉的，另外，把那辆宝马车的车主找过来。”

“这个郭辉是本市无业人员，30岁，曾于1994年至2000年因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服过刑，登记的家庭住址是在西三环附近的小区里。”刘军接着说：“宝马的车主是本市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叫胡波，我们已经电话通知他本人今天下午到刑警队来。”“通过地方派出所了解一下这个郭辉的情况，然后叫石头他们摸一趟。”梁子说。

这时，梁子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石头：“我们查到了三个包工队的民工，他们在2号下午也就是焚尸案的前一天，曾被一个男青年以每人200元的价钱雇到那条路上挖的坑。”“好！请这几位民工兄弟到刑警队走一趟吧！”

梁子有点兴奋起来，案件经过不断地努力，终于有眉目了，更重要的是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那个烧焦的男尸身份查清楚了吗？”梁子问刘军。“没有，除了知道他是男的，别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刘军说：“那个1号死在家里的两口子已经查明身份，男死者叫徐国庆，46岁，出租车司机，女死者叫王红，40岁，无业，

两人是夫妻但没有子女，死亡原因：男方系心脏病突发猝死，女方头骨破裂致死。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有治疗心脏病的药物，经查，男方有心脏病史。这等于证实了你的判断，男方是被吓死的，而女方因惊吓过度自己撞死的。”

梁子有点无奈地看着眼前蹲在地上的三位穿着厚棉衣的民工。此时，这仨人都一口咬定没有收任何人一分钱，更没有挖过什么坑。“挖坑的人找我们报案了，说你们敲诈他多收钱来着！”石头非常严肃地说。“他狗日的胡说，明明是他主动找的我们给我们钱的嘛！”一位民工站起来大声喊冤，但看见梁子和石头翘着二郎腿瞧他，才明白自己说漏了嘴。三个人一看瞒不住就全招了。

原来，那天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一位穿着黑棉服头戴运动式绒线帽戴着大墨镜的男青年主动到工地上找他们，以每人200元的价格让挖一个深坑，并叮嘱他们别跟任何人讲这件事。仨人一听满口答应，这钱来得太容易，这坑还不好挖，老子就是挖坑的！虽说天有点冷但地还没上冻，于是仨人满口答应。事后，有一个人在喝酒的时候吹牛把这事说了出来，结果就把哥仨一块吹到了刑警队。

“警察大哥，我们把钱还了不就完了吗？还要判几年啊？”民工中岁数最大的一位拉着石头直往他手里塞钱。“本来没你们什么事，可这贿赂执法人员可够你进局子了。”石头把三位请出了房间，告诉他们有新情况赶紧汇报，仨人一溜烟就见不着了。

刚吃过午饭，刘军从屋外请进一位“小分头”来。此人看上去30出头，身材瘦高，头发梳得纹丝不乱，戴个金边眼镜，手腕上勒着块金表，穿着一件浅格子西服，脚上皮鞋锃亮能照出人影来。此人一进梁子办公室就先双手抱拳和梁子打招呼：“警官大哥，午饭您吃了吗？没吃我请客。”梁子心想这都21世纪了怎么这暴发户的口味还这么差呀？一点都不知道与时俱进！

胡老板后面还跟着一个高个男子，右手打着吊带，脸上戴一个大墨镜。见着梁子忙点头说：“警官，我脸上有伤，打死我也不敢在这里装黑社会！”

“这个是胡老板，这是我们梁副队长。”刘军给做的介绍。梁子虽然瞧着他别扭，但这个案子还需要人家配合，面子上还要过得去。

坐下后，梁子直入主题：“胡老板，今天把你请来，原因想必你一定知道了。”“小分头”连忙点头说：“知道，知道，那位刘警官已经跟我说了，我一定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您问吧！”

“好。”梁子问，“您还记得27号晚上——也就是28号凌晨，那个打伤你的人长什么样儿吗？”

“那小子真他妈的狠！”小分头还没说话，后面站着的大高个先说上了：“我在医院躺了5天，您看。”大高个把眼镜摘了下来：“鼻梁子和两根手指头都给打断了，手腕子也伤了，我们另一个兄弟还在医院躺着哪，他满嘴牙没剩几颗了！”看到他那副倒霉相儿，刘军在边上差点乐出声来。

“还好意思说你俩那丢人事！”小分头扭头斜了他一眼，大高个这才把嘴闭上。“警官别听他的，谁让他俩先动手哪，这是碰上高手了，活该他俩倒霉！”梁子和刘军对视了一眼，没想到这小分头还是个痛快人，梁子对他的看法稍有改变。“那就说说他长什么样吧。”

“大黑天的，我也没瞧清楚，就是小平头，个子大约有一米七多吧，看上去挺瘦，但一看就是练家子，这俩小子不识货。”小分头说完差点没把梁子气死。“没了？”“没了！”梁子转向大高个说：“你说说吧，那天你离他那么近，你看到他的脸了吧？”大高个犹豫地看了看小分头。“警官让你说你就说，你瞧我干啥？”

“那孙子的样我他妈一辈子都忘不了！”大高个说，“他眼睛有点往里眊着，应该是双眼皮，鼻子很挺，长方脸吧，有点瘦。”大高个边说边比划。“这样，咱们到旁边那屋，你慢慢说，我来画个像。”

刘军带大高个出去了。小分头坐在沙发里有点不自在。梁子说：“想抽烟你自己点，我不抽。”“我已经戒了，谢谢！”小分头说。“是这么回事，我这里不是交管局，酒后驾车、超速什么的不归我管，我也没兴趣管，我甚至还可以和交管那边的朋友说说，你知道酒后超速驾车是有可能吊扣驾照甚至拘留的！我只想知道，那天晚上，开捷达的那个男青年为什么要别你的车？”

小分头一听梁子这么说，立刻明白了：“不是不想告诉您，真是不太不好意思说。”他低头喝了一口水说：“那天我确实心情很不好，喝了点酒，不多，还

不到一瓶。”“啤酒？”梁子问。“是五粮液。”

小分头接着讲：“我车开得是有点猛，可能是先别了人家了，后来那小子追我把我别在路边上了。那小子的模样我是真没看清楚，你们问那俩小子就行了，我的意思也别追究人家了，人被打我认了，医药费我自己出。”梁子一听这小分头还挺讲义气。

“警官看您也是性情中人，我给你多说两句。”小分头话匣子打开了：“说出来有点丢人，这么大岁数还失恋，那天心情非常不好，这才多喝了点。您看我长得挺俗的吧，我这个人还不爱听二人转，我还就爱个高雅艺术！”小分头的单眼皮小眼睛在镜片后面直闪光：“比如说交响乐、芭蕾舞什么的，不瞒你说，我追的那个女孩就是个跳芭蕾的。”本来心不在焉的梁子现在一听到“芭蕾”俩字，耳朵一下子就竖起来了：“跳芭蕾舞的女孩？”小分头一看梁子说话更来劲了：“你还不信是吧？他们团就在咱们区，我追了人家小半年，献花几百束总有了，最后还是被坚绝地拒绝了。”

“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梁子问。

“说出来也不丢人，叫姚阳。”

闻听此言，梁子的嘴半天没合上。

一个狂追姚阳的暴发户和一个10年前曾深爱过她的初恋男人，就以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在不同寻常的地点，在她悲惨死去的那一夜不可思议地碰面了。

不知道冥冥中是谁在安排？

原来，就在姚阳演出归来后，胡波一直追到学校门口并一直等到她出来，姚阳再次郑重地告诉他：别浪费时间了，我们没有可能！胡波终于失望地离开了。“我现在就回家，我要给我爸妈一个惊喜！”这是姚阳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难受的胡波并没有把车开远，而是停在附近，直到他看到姚阳打车走远，他甚至还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正是老徐的那辆红色捷达出租车。

“这段时间我给她打电话她老关机，发短信也不回，我对她已经彻底死了心了！”胡波说。“想明白就好。”梁子附和着。“不过，姚阳有一个好朋友叫崔菲，那女孩也不错，那天还是她告诉我姚阳去学校办事去了。而且这女孩性格开朗，

估计比较容易搞定！”胡波说得正起劲，他没注意梁警官的脸青一阵白一阵，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胡波提供的线索可谓价值连城，为这个杀人迷案指明了方向。这一步至关重要。

画像已经出来了，大高个说已经非常像了。梁子用一张纸挡在了画像中那个男青年的脸上，只留下一双眼睛，久久对视着。

十八、云南生死较量▶

这双眼睛将梁子带回到一年多以前，那时候梁子还是一员普通刑警。

公安部为期近半年的在全国范围内的对贩毒、吸毒持续打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批毒枭和毒品贩子在这名为“天网”的专项行动中落网。这使以往四通八达的贩毒网络出现了断裂。北京的涉毒案件也明显减少，曾经交易活跃的各大娱乐场所，也见不到那些转悠着走毒的小喽啰和吸毒客了。物以稀为贵，白粉的价格飞涨。这也让很多没落网的毒贩铤而走险，甚至直接到云南边境等地进货。

梁子他们接到线报，最近有人到云南接一批货（“无间道”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在电影中被戏剧化了，而且有的吸毒者就是警方沉在水里的饵，专等大鱼来咬钩）。队长孙又德亲自挂帅，带着梁子、石头、另外一位刑警赵小凯到云南出了一趟差。

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由于涉毒案件的特殊性，辖区的刑警一般都是抓中下游的毒品案件，总之你到这一亩三分地上贩毒，我抓个人赃俱获。至于毒品上游的情况，就不是他们能管的事了。而这次不同，一是有内线可靠情报，二是想借这个专项打击的机会打掉上游的毒源。

从机场出来后，梁子一行顾不上欣赏秀丽的山水，马上与当地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接上了头（之前早已联系）。

与此同时，周则唐正带着老三和小毛在云南边陲一个镇子的家庭旅馆中刚刚住下。他们并不是梁子此行的目标，实际上周则唐到云南来也是迫不得已，由于“严打”，他们的供货链断了，现在要急于接上线，打通渠道。

就在距此十几里外的山寨（这可是真正的山寨版），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寨子中有近一半的人涉毒，不是吸就是贩，大多都是“以贩养吸”。他们是当地庞大贩毒网的一部分，毒品就这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通过网络流向全国各地。

梁子他们是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这个边陲小镇的，有意思的是，与他们同住在一个小镇上的周则唐一行，也是一身“游客”的装扮。夕阳西下，云南古镇在袅袅炊烟中如同一幅山水丹青，然而，谁知道就在这如画美景中又暗藏着多少杀机？

一周的时间过去了，周则唐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他们已打算预订第二天下午返京的机票。就在这时，周则唐突然改变了主意，推迟了回京时间，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人：孙又德——孙队长。周则唐认识孙队长，而孙队长根本不认识周则唐。

周则唐甚至就在离孙又德不到5米远的地方晃了好几回，可在孙又德眼里，一个骑着租来的山地车、戴着太阳镜、一身驴友打扮的周则唐，跟这里的普通游客没有任何差别。

孙又德哪里知道自己6年前办的一件普通的“入室盗窃”案，险些让他惹上杀身之祸。

那时候，孙又德还是个组长。某天中午，他们接到110报警后出警，是辖区内的一家住户发生了入室盗窃案件。他们到达案发现场时发现，该住户家位于4楼，是那个楼层唯一没装防盗门的住户。木门显然是被人撬开的。据报案者称，住户家的一万多元现金和一枚金戒指被盗。孙又德按部就班地进行了简单的现场勘验，正要收兵走人，却被报案住户拦住了。“同志，您别着急，到了饭点，您吃过饭再走。”孙又德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妈手里提着几盒热气腾腾的盒饭。

周则唐清楚地记得，盒饭是在楼下饭馆买的，是鱼香肉丝和米饭，共三份。买盒饭的钱是邻居张叔叔硬塞给他的。“别让那几位警察饿着，咱们不是还得

求着人家破案吗！”

孙又德他们吃过盒饭后走了。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身后那位老大妈无助目光中埋藏着无比的绝望：那是她刚刚从银行取回家，准备第二天去还给一位老朋友的钱（周则唐入狱后，他母亲为赔钱欠下一大笔债）。而那枚戒指是周则唐父母订婚的信物，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也一直把它留在身边。但是在借钱或是还钱的时候，母亲就把它摘下来放在抽屉里，不愿让别人看到。

周则唐后来曾多次鼓足勇气给这位姓孙的“警察叔叔”打过电话，询问案情的进展，他得到的都是“没有进展，再等等吧”等敷衍了事的回答。

案子没有破，钱当然也没有回来。

6年过去了，那个当年从监狱刚回到家中的毛头小子已经长大，而他的母亲就在那一年离开了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是一张张欠条。

周则唐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距离京城千里之外的云南小镇上碰到孙又德。

老实说，他之前并没有报复这位警察的念头。偷钱的是小偷，即使没破案也不能把罪过都安在警察的头上。但是，就在周则唐在云南古镇大街上看到这位“警察叔叔”的时候，他突然就有了一股冲动：在这里宰了他再合适不过了，一只离开了家的猫，只有被摆布的命运。

周则唐承认自己是鼠，但他从没有把那些被宠坏的“猫”放在眼里，现在他这只鼠就要捉弄捉弄猫！

周则唐并不想让老三和小毛他们插手，他要自己摆平这件事。好在孙又德他们住得不远，他当然明白刑警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是为了什么。他通过观察发现，孙又德一行4人很少单独行动，难有他下手的机会。而且，他发现孙又德身边居然有一个高手，虽然在别人眼里此人没什么特别之处，可周则唐已感觉到了这个人不好对付。他一向认为“警察那几手三脚猫的功夫”是不入流的，可此人是个例外。他不想惹太大的麻烦，通过渠道了解到，孙又德他们是以进货的名义和这里的“毒帮”接上头的，于是他就把这4位的“底”漏给了“毒帮”的人。

晚上，梁子一行4人应邀到镇上一家最大的酒楼赴宴。刑警的敏感已让他

们觉得这场宴请来得有点突然，但他们没有不去的理由。这个时候他们无法和内线取得联系，只能硬着头皮去。4个人腰里的枪都上了膛。

快到酒楼门口的时候，他们接到里面的线报：“快走！”梁子他们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因为只要一上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有去无回。同时他们也明白，这个时候用明语直接通知他们说明内线已命悬一线。4个人真是又急又气，于是分头行动，孙又德和梁子去找当地警方支援（打电话是搬不来救兵的），石头和赵小凯在酒楼埋伏，观察变化。

他们的一举一动周则唐看得清清楚楚，盯着他们就要踏进酒楼门口的时候，他心里甚至有些过意不去，因为犯不上让这么多人为那个姓孙的陪葬。可当他看到几个人分头行动时，心里一惊：看来自己低估了对方的能力。一不做二不休，他悄悄地跟上了孙又德，想找机会解决了他。

梁子和孙队急着想快点到派出所，他们心里清楚，不可能端着枪进酒楼抓人，吃饭也不犯法，但这个酒楼有个地下赌场，只能让当地警方以查赌的名义进去把人都带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内线的生命安全。他俩从路边弄了两辆破自行车骑上就走，到了一个小山坡前，两人扔下车窜进了竹林，想抄近道，因为过了这个山坡就能到派出所。

竹林里漆黑一片，只有两个人粗重的喘气声。梁子一直冲在前面，孙队在后面紧跟着他。一路上，梁子都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总觉得有什么说不出的危险就在身边，但事态紧急，根本容不得他多想，但他还是有了一点戒心。眼看就要穿过竹林，已经看到对面的灯光了，就在这时，梁子突然觉得背后一凉！

他的身体如弹簧般向一侧斜射了出去，起身时枪已在手，只见一个黑衣人已同时跟到，他只觉得手腕一麻，手里的枪竟被撞掉了！与此同时，一道寒光已飞到他的胸前。梁子的身体硬生生向后弯了过去，“嗯！”黑影从他身边风一般掠过，发出一声闷响，梁子手里的匕首已染上血痕。

受了伤的黑衣人显然有些意外，两个人此时打了一个对脸，梁子看到黑衣人蒙着脸，漏出的眼睛中闪着狼一般凶狠的目光，黑衣人转身消失在竹林中。“别动！”此时，孙队这才从眼前惊人的变化中反应过来，掏枪对着黑衣人离去的

方向。“别开枪！”梁子赶紧伸手制止。孙队当然明白此时开枪无疑是给酒楼里的人报信。不知道是赶路的原因，还是刚才的场面太过惊险，孙队的脸上淌满了汗珠。

十几分钟后，警察以夜查的名义冲进酒楼，把地下赌场及数个大包间内的几十号人都带回了所里。当时，梁子他们就在酒楼外面的警车里并没有进去。他当时穿着所长的衬衣，后背也经过了简单地包扎。当他和孙队赶到所里时，背后的衬衣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着实把所里的警察吓了一跳。可当梁子他们在酒楼外的警车里得知，有一个男赌客被人杀死在赌场里时，难免被吓了一跳，经过仔细辨认，确定死者是陌生人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那天夜里，小镇开了锅一般热闹，而派出所里更是人满为患。梁子他们在警车里看着一队队的客人从眼前列队站好，逐一辨认，终于把内线从里面安全地捞了出来。那天警察在酒楼的厕所里“拣”到了好几把仿制五四式手枪和十多把剃骨刀。梁子他们心里清楚，这本来是为他们预备的。

至于那个死去的男青年，最终也没查明白是被谁杀死的。据赌场的人供认，此人是北京口音的游客而已，警察进来时里边非常乱，不知道他被谁用刀割破了喉咙。梁子一直对此人的死抱有疑惑，但自己不可能去插手这个案子，另外还有使命在身，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梁子后来反复回忆那一晚的场景，他觉得北京赌客的死一定与那个蒙面人有关。

十九、三岔口▶

“焦赞在五凤楼闯祸，宋王大怒，发配沙漠海岛。杨延昭恐途中有错，派任堂惠暗中保护。行至三岔口处，投宿在刘立华所开之黑店中。夜半时分，刘立华摸至任堂惠处想杀他，任堂惠与他在黑暗中互相打斗，惊险异常……”

有点戏剧常识的人都知道，《三岔口》是京剧名段，因此剧对白较少，主

要以设计巧妙的武打戏见长，所以曾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给来华访问的外国贵宾的保留剧目。

舞台上剧情已入高潮，任堂惠躲过刘立华一刀，纵身从桌子上空翻落下。台下掌声雷动。

可又有谁知道，这一跃下不但改变了剧中人物任堂惠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另外一个人的命运：任堂惠的扮演者周峰。周峰落地时清楚地听到自己脚腕处“咔嚓”一声脆响，一阵剧痛传来。这要是一般人早就趴下了，周峰身体微微一晃愣是站住了。一想到台下坐着国家领导人和外宾，他一咬牙接着和刘立华斗在一起！这细微的变故，台下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二十、鬼杀道之一：庙里的邪恶▶

这个庙的存在绝对是个奇迹。

你看吧：四周是高楼林立，立交纵横，就在一片盈盈绿草之间，坐落着这么一处青瓦灰墙的庙宇。

这个庙在“文革”中得以幸存实属侥幸。据说，当年确有红卫兵想拆掉这座庙。当时就连拆庙的家伙都准备好了，就等头领一声令下。动手拆庙的前一天晚上，那位头领和六七个得力助手执意要到里边住上一宿，说是“横扫牛鬼蛇神，涨我小将的威风！”曾有人劝过他最好别去，说那个庙几百年香火下来，聚有神气护院，可能会出不测。

小将一听更来劲了：“你们这都是封建迷信，扫的就是你们这些封建观念！”他不但去住了还自带酒菜，说是要让庙里的神仙一块吃肉。

第二天一大早，庙外边围了一大群等着拆庙的小将们，眼看都到十点了，也没听到庙里有动静。开始都以为那几位喝多了还耐心等着。可等时间长了，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选了几个代表，去敲庙门。结果庙门刚一拍自己就开了，几个小将走了进去。没过一分钟，几位小将鬼哭狼嚎地跑了出来，说是头领们

都死在了里边，样子一个比一个惨！

这一下可炸了锅，有人嚷嚷放把火烧了它，更多的人吓得跑回了家。后来，有人报案，警察进去不久就抬出几具尸体，一个个臭气熏天，面目狰狞，就像是死了好久了似的。更奇怪的是，那位头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这么消失了。

那个时候，这种无头命案又有谁来追究？死者家长闹了几回也就过去了。还有传得更邪的版本，说是后来有人下夜班时，曾在庙门口看到过那个头领抓老鼠生吃，吓得附近居民晚上都绕开那边走，哪还有人敢说一个“拆”字。

这些年，城市建设翻天覆地，这座荒庙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起来，经过修缮已经面目一新。门口也挂了一块牌子，外墙上书“国泰民安”四个大字。庙里是夏有喷泉翠竹，冬有暖气暖风，甚至都专门拉上了网线和电话，真是一处现实版的世外桃源。虽然周边高楼大厦比比皆是，但到了里面，却感觉不到这个城市的喧嚣和吵闹。

薛道长就住在这个庙里。

有人在咳嗽，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好像是被什么呛着了，听着让人闹心。郑道长拉开南屋的大门，顺着声响转到屋子后面，只见一人蹲在墙角正烧纸哪。“薛青，大白天烧纸？香炉还不够你烧的？”郑道长对这个头带道帽身穿道服的“薛道长”一点都不客气，在他眼里薛青就是一个披着道袍的骗子，自从他一年前不请自来，在这里住下来后，他就想赶他走人。可是薛青还真不是一般的江湖小混混，在道教协会也挂着“理事”一职，而且这小子黑白两道都有人，来文的能写会画，来武的敢打敢骂，谁也拿他无可奈何。

“是郑道长，我家那只猫不是归了西吗，我这是给它老人家烧点纸，这是我家私事，哪能占咱们的香火呀？我这个就是公私分明，呵呵呵。”薛青嬉皮笑脸地说。“那你就快点，别把这院子弄得乌烟瘴气的！”

郑道长刚转过身去，薛青的脸就耷拉下来了。“这老东西，早晚有一天我把你送出庙去。”

薛青烧纸不为别的，正是为死去的姚阳。自从那件事过去之后，他的心里就老不踏实。后来，老三曾给他打过电话（他们平时很少通电话，只有老大招

呼时大家才碰一次)，电话里只交代了一句：“老徐两口子挂了。”这让薛青心里着实一惊。在官场上、生意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如今混到“神学”界，薛青自认还算精明，定力也够高。缺德事干得多了，他最多会在心里别扭24小时，然后烟消云散。可这回跟以往的感觉不太一样，他这些天来，常常睡不安稳，有时还在噩梦中惊醒：“妈的，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是那个小丫头片子死得冤枉闹腾我？”这个念头只在薛青脑子里停留了一秒就不见了：“我是谁？这是什么地方？老子就是捉鬼的！”

想归想，他还是一大早跑到院子里给姚阳烧了纸，超度她的灵魂早日安息。纸一烧完，他又到庙里拜了拜祖师爷，这时候他的心完全放松下来。“老子是谁？要有鬼的话就让她来好了，就看她敢不敢来！”

就在薛青烧纸的时候，周则唐正在为如何灭掉他大费心思。在周则唐看来，薛青是最应该受到惩罚的人，虽然姚阳不是他开车拉回来的，他也没有直接参与焚尸，但薛青却是糟蹋姚阳最残忍的一个，不过这家伙也是最难杀的一个。

薛青不到40岁，却老谋深算，行事谨慎多疑。

周则唐当初之所以拉他下水，一是因为薛青有非常安全的藏毒地点，有谁能想到神圣的庙宇中却埋藏着邪恶；二是他披着“神学”的保护伞；三就是这家伙人脉很广，可以打探到许多内部信息。而周则唐也听说，薛青之所以避开尘世，除过去干了不少坏事得罪过不少人、无法在仕途和商道混下去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相中了“神学”这块金字招牌，在这外衣的庇护下，他为了私利什么都敢干。这样的人没有心机，没有点胆量是干不掉的。

薛青现在就天天泡在庙里，即使出门也是大白天和别人结伴而行。自从姚阳的事之后，这小子好像是闻到了危险的味道，做事更小心谨慎。周则唐心里非常明白，只要薛青躲在小庙里不出来，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周则唐曾经三次去过那个小庙，虽然次数不多，但他对里边的环境十分了解。因这庙里的“一把手”郑道长是师父的好友，“法器”就是由郑道长代为保管的，当初他从郑道长手里接过这件东西时，曾在庙里里里外外转悠了半天。薛青现在就住在庙的二层，边上就供着祖师爷张道陵。这小子现在每天都到边上屋子里，一天三炷香，又是作揖又是磕头的，一脸的虔诚。连郑道长都有点

纳闷，这个假道士怎么突然间觉悟了？或是干了什么缺德事心里不安？

“老子见佛就是佛，遇鬼就是鬼，这个世道就没我怕的。”这是薛青喝酒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周则唐心里对这小子都让着三分，要让他这种人感到自己的罪恶不容易。

“只有把他调出小庙，才有机会。”而这个计策只能用一次，否则就是打草惊蛇，意味着再难有机会杀他。

二十一、鬼杀道之二：夜里的陌生人 ▽

周则唐决定直接给薛青打电话约他出来。这当然会有被拒的可能，但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他来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俩人之间通电话很少用手机，即使在有“行动”之前，也会准备多个手机号码，用完即废，从不留下任何痕迹。电话接通了，这个号码只有他知道。“是烧香还是求签啊？”电话里传出薛青阴阳怪气的声音。这说明现在说话是安全的。周则唐没跟他废话：“老二，这个周末，我想叫上老三和你，去一趟郊区的度假村，放松一下。”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老大，现在风声这么紧，老徐两口子刚出了事，咱们一块出去合适吗？”周则唐心里一沉说：“就是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咱们几个才要出去碰一下，我观察过了，应该没走过风。”“这么着吧，老大你和老三先定，我现在还定不下来，实在不行你们哥俩去不是也行吗？”

周则唐有点后悔给薛青打电话了，这小子看来铁定要做缩头乌龟了，再想钓他出来恐怕很难。

他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转悠，低头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仿佛身边的人流车流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直到被前面突然传来的巨大嘈杂声惊得抬起头来。只见一辆辆大客车整齐地排在路边，从车里走下来一群群身穿蓝色校服的小学生，很多还都戴着红领巾，估计得有上千人，一时间场面十分混乱。有几位老师扯

着脖子喊着，拼命地维持秩序和队形，学生们正按班级排队进入大礼堂，看来是学校组织的什么活动。

这一壮观场面吸引了不少路人停下脚步观看。此时，一辆小面包车停在了礼堂边上，从车里蹦蹦跳跳地下来一群身穿演出服的小姑娘们，一个个都身材修长匀称，脸上都提前上了演出妆，小脸红嘟嘟的，她们穿过人群从另一个通往礼堂后台的小门跑了进去，就像是一群翩翩起舞的花蝴蝶。“这帮闺女都这么好看！”边上一位掉了牙的老太太唠叨着。

周则唐这才注意到这个礼堂居然就是自己上小学时进行文艺汇演的那一座。这么多年过去了，礼堂外观基本没变，还是那样尖屋顶灰砖墙，只是进行了粉饰，也许里面的设备都已更新了吧。

十几年前，周则唐就在这些观看演出的人群中，那一次他刚上6年级，清楚地记得班主任刘老师大声喊着“保持队形，给低年级同学做表率！”他当时身材很矮，排在队伍的最前面。也有这样一群美丽的花蝴蝶从他们的队伍前飞了过去，看得他们班男生眼睛差点掉地上。“周则唐！”一只花蝴蝶飞过他身边时，叫了声他的名字，惹得全班男生后来拿他开了一个月的玩笑。那个女孩就是姚阳，她比他低一年级，可身材却已修长挺拔，个子比他还要高一截，这也一度让他非常自卑。

他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姚阳穿着白色演出服，出现在学校文艺汇演舞台上的情景，那时候一直喧闹的礼堂突然间静了下来，偌大的礼堂只有伴奏的音乐声，还有周则唐心的狂跳声。

后来，他因为能唱京剧也进了校演出队，但他心里明白，这是为了能和姚阳在一起。周则唐虽然比姚阳高一年级，却比她大了三岁。原来，周则唐是早产儿，自小体质就差，该到上学那年得了肺炎又住院又输液地就给耽误了，好在他个子小，晚上了一年学也看不出来，可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到周则唐9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对他及家庭打击很大，母亲后来和他搬出了原来的老房，他也转学到现在这所学校，又重新上了一年三年级，那个时候他的性格已经变得很内向了，显得比同班同学都早熟，有点不太合群。也就在那一年，他碰到了姚阳，他们住在同一个胡同里，上下学有时会一起走，

姚阳开朗的性格和美丽的身影成了周则唐当时灰暗记忆中唯一的亮色。就因为经常和姚阳在一起，他还招来过同学的嫉恨，被姚阳他们班的男生打过好几次，周则唐从来不还手，一是他不愿打架，二是他也不会打架。

由于从小体弱，父亲让他很小就开始练习“幼功”，劈腿、开叉样样都练得精，可这跟打架一点关系都没有，何况父亲从小对他的严教，是绝不能动手打人。后来，再大一些，父亲教了他一些拳法套路，也都是让他强身健体，没教过他搏击和实战技法。周则唐一直以为，在父亲眼里，自己的身体不好，也不适宜练武，直到后来在牢里才知道，父亲不让他习武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父亲死后，他的一位好友经常照顾他们家的生活，而这位好友是一位功夫高手。他发现周则唐的潜质极佳，还有就是他们孤儿寡母容易受人欺负，就传授了他一身的功夫，成了周则唐第一个师傅。周则唐从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且悟性极高，所以一学起来是突飞猛进。他在习武中悟出一个道理：武功和杀人（或者说是实战）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杀人（或是伤人）只要心狠就够了！

可能是看出了周则唐“杀气”过重，师傅对他管教非常严格，就怕他出手伤人惹祸。可人算不如天算，周则唐还是在18岁那年因为伤人进了大牢，这也彻底改变了他今后的人生。

“小伙子，你是在这里等着接孩子哪？”一句问话将周则唐从回忆中拉回了现实，此时礼堂已恢复了往常的安静。刚才那位老太太正眯着眼看着他。“是不是，我等人，我该走了。”周则唐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赶紧掉头走人。

突然，他觉得刚才问他话的那位老太太非常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仔细回想着，脑子豁然一亮：这不是天天在我们校门口推车卖小玩艺的那个老太太吗？他赶紧回头去看，老太太却已不在那里了，礼堂前空无一人。

“不可能是她，这都十几年过去了，那个老太太要是还活着的话，得近九十岁了吧？或许人到了这个岁数长得都差不多？”周则唐想着。

晚上7点了，薛青还在犹豫是不是跟着那帮狐朋狗友出去搓饭。看大门的

小黄这会儿“蹬蹬蹬”跑到他房间里说：“薛道长，门口有好几个人找您，说是跟您约好了。”看到小黄，薛青眼珠一转：“小黄你吃饭了吗？”“还没哪。”小黄说。“那正好，跟我一起搓大饭去！”

吃饭的地方就离庙不远，过两条马路就到。地方是薛青选的，他不想离庙太远。这顿饭吃得可真热闹，包间里一直笑骂声不断。原来这是薛青过去在职场上的一些朋友，拐了好几个弯才找到了薛青。大家把过去的同事们挨着个说了一遍，有发财的，有升官的，也有进了局子和挨了枪子的……

薛青吃得高兴喝得也尽兴，这都已经十多天没见过酒了，今天算是开了荤了。不知不觉到了十点，饭馆里也安静下来，大家纷纷大着舌头说再见。他和小黄一起往回走，此时马路上的汽车来来往往的还是不少。眼看着就到庙门外了，薛青看到不远处有警车闪着警灯，身边也不时有路人经过，前面的商城还未打烊，里面隐约传出音乐声，这是京城初冬一个普通的夜晚。薛青深深吸了一口扑面而来的冷空气，得意地笑了。

这时，他们已经到庙门外，小黄过去叫门，薛青却发现小庙的围墙外有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在动。薛青以为是个要饭的，走过去轰他：“别在这呆着，这地方不接待要饭的。”却见此人居留着个寸头、身上穿着一件发绿的上衣，并不像是要饭的花子。“你是什么人？这可是文物保护单位，不能瞎动！”此人连头都没抬地说了句：“我就住你窗户底下的那口井里，你小点声，别吓跑了我的老鼠！”说着他竟像青蛙般向前跳去。“薛道长，您干吗哪？咱们进去吧！”听见小黄在大门外叫他，薛青应了一声，等他再在回头时，那个怪人已经不见了。

薛青甚是奇怪，回到庙里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跑到南边的大屋里，这间屋算是庙里的“多功能厅”，看电视、喝茶、写字作画都行。此时，郑道长正在津津有味地看一部言情电视剧，看见薛青进来也没搭理他。

薛青上前给郑道长的茶杯里倒上热水说：“郑道长，我跟您打听一件事。”郑道长说：“别这么客气，有事请讲。”“这院子里可曾有一口井？”薛青问。郑道长听他这么一说，有些诧异：“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薛青说：“确实有井吗？”郑道长这回连电视剧也不看了，坐正身子看着薛青说：“这院子里的确

有过一口古井，知道这件事的人寥寥无几，你是哪里打听来的？”这回轮到薛青诧异了，他把刚才看到怪人的事跟郑道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郑道长听薛青讲完后，眉头拧成了一团，面色凝重。薛青赶紧问郑道长这事有何蹊跷？郑道长用手捋着胡须说：“我曾听人说过这座庙的传闻，说是在文革期间，有一个造反派头头要拆它，结果拆庙之人全都死于非命，只有此人就此失踪了。”郑道长喝了一口茶，薛青正急等下文，赶紧催他接着说。

“后来，传闻有人曾在庙前见过这个造反派头头在抓老鼠吃，从此庙里闹鬼之事弄得人心惶惶，更没人敢拆这座庙了，我一直以为民间传闻多为不实，可能是哪位高人故弄玄虚，目的就是吓退造反派，保住此庙，但就你今天所见，难道传闻是真的？”薛青听得脸色白一阵青一阵，头上心里全是冷汗。

郑道长和薛青此刻就站在后院，他们的脚下是一个小蓄水池。夏天的时候这里蓄满了清水，还有五彩的金鱼在水里嬉戏，令院中充满生机，一到严冬，这里就干涸了。郑道长和薛青仰头看了看二楼窗户透出的灯光，正对着薛青睡觉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郑道长说：“我来庙里那年，这里已经被封上了，据老人说，文革过后，这里要进行大规模修缮，在考察时有教中高人指出此井已干且阴气过重，应该封死。据传是先有此井后有此庙，此井水质清甜，每到十五满月时井内似有龙吟之声，是块有灵气的宝地，这才建了此庙。”郑道长感叹：“不想时过境迁，屡有歹人污秽古井，井水不干才怪。”

薛青一直在旁边仔细听着，心中可谓波澜起伏。他问郑道长：“有此庙坐镇，还怕什么鬼怪捣乱吗？”郑道长说：“这些年从未听过有今晚之事，恐怕是个天示先兆吧。”“什么兆头？是凶是吉？”薛青追问。郑道长沉吟片刻说：“目睹此兆之人恐要当心，不好说不好说，恕我愚钝。”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把薛青一个人撂在院子里犯愣。

这一夜，薛青过得可不好受，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老是重放晚上在门口看到的那一幕。他心里琢磨：“是不是这个老白毛的郑道长在算计我呀？想把我赶出庙门？”胡思乱想中他睡了过去。梦中他一个人跑到楼下撒尿，在路过小水池时发现那儿竟蓄满了水，还有鱼儿游来游去。他很是惊喜，

没想到大冷天的还有此景，正要转身离去，却听到池子里“哗哗”直响，只见池水多得溢了出来，一只只肥大的老鼠从池子中跑了出来，老鼠越来越多，爬满了薛青的脚面……

小黄见到薛青时吓了一跳，平常梳洗得干干净净的薛青蓬头垢面，手里拿着牙缸哈欠连天。“薛道长您昨晚是不是喝得高了，没休息好？”

薛青白了他一眼说：“那点酒算得了什么呀！”看到小黄要走，薛青突然叫住他：“小黄，你昨天晚上在门口看到什么了吗？”小黄一笑说：“当然，看到你扶着墙在吐。”薛青接着问：“那个穿绿衣服的怪人你没看到吗？就在墙边上蹲着的那个？”小黄一怔：“什么怪人，我只看到您在那儿，您是不是喝酒喝得眼睛花了？”

薛青的牙缸掉在了地上。

二十二、鬼杀道之三：冰河▶

睡不着觉的不止薛青一个人，周则唐这几天也特别郁闷。他本来就有心事，再加上换了个新地方就更睡不着了。他看了看床头的小闹钟：已经快12点了，此时楼下隐约传来阵阵喧闹声。那有个24小时营业的小饭馆，夜里生意比白天好得多。这个地方是他租的一居室，周则唐不常来住，每到他在一个地方住得心里有点不安了，就会毫不犹豫地挪个住处。

“既然睡不着，干脆下楼喝点酒。”想到这，周则唐起床穿衣服下了楼。

饭馆不大，大约有十多张桌子，现在大约坐着一半的客人。周则唐找了个靠墙的角落坐下来，服务员赶紧送来菜单。“10个烤板筋，一盘煮花生，一瓶啤酒。”周则唐有个习惯，到了哪个生地方都在暗中将方位和周围的人观察清楚。

就在他右后方有一桌最热闹，大约有六七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儿，四男三女，桌子上、地上摆了十几个空啤酒瓶，看来喝的时间不短了。此时，一个胖男孩正吹着他怎么把一人摆平的经历。

周则唐一个人慢慢吃着喝着，不想后面这位左一个“SB”右一个“SB”

的没完没了，弄得饭馆里喝酒的人都往他这边看。周则唐心里也有点烦他，心想这“SB”的嘴真够臭的，他赶紧把最后一口酒喝完，起身想回去睡觉了。他站起来时，扭头看了一眼那胖子的嘴脸，只见胖子正搂着一女孩眉飞色舞地说着哪。

“你看谁哪？说你哪！”周则唐正要走，不想被那胖子叫住了。周则唐咬了咬牙头也没回接着往外走，“说你哪，SB 你看谁哪？！”胖子看碰上一个怂主，更来劲了。

周则唐边走边顺手从旁边的桌上拣起一根空竹签，就在那胖子站起来指着他的时候，猛一转身，胳膊一甩，竹签“嗖”的一声冲着胖子飞了过去。胖子就觉得胳膊一麻，低头一看，一根竹签穿透了他的棉服和毛衣，结结实实地扎进他的肉里！

胖子足足在那愣了十多秒钟，直到周则唐都走出了饭馆，才听到胖子在饭馆里杀猪般的叫声。

周则唐驾车行驶在开往郊区的路上，由于还没到周末，再加上时间还早，路上的车并不多，一路开得非常顺畅。周则唐甚至伴着电台里的节奏轻轻哼起了歌，副驾驶座上坐着的正是薛青。此刻，薛青把屁股下面的座椅调整至一个舒服的角度，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你的精神头不太好呀？”周则唐瞟了薛青一眼说。“别提了，我连着好几天了，整宿地睡不着觉，现在真有点困了，一会儿到了地方，我要美美地睡上两天。”薛青说着闭上了眼睛。

周则唐正要关上收音机，被薛青叫住了：“不用，听着挺好，让我感觉自己还他妈活着，小点声就行。”

他是一天前接到薛青的电话：“老大，你们什么时候去郊区玩，我也跟着去！”

车子在郊区特有的“小公路”上飞驰着，它好像也感受到了远离区市的轻松，拐过一个环岛后，车子又向大山深处开去。

“醒醒，到了。”薛青睁开惺忪的睡眼，看着车外山区特有的冬日景色。这

个地方他们可不是第一次来了，春天踏青、夏天避暑，少不了每年都来这里住上几天，美美地吃上几顿虹鳟鱼，但这大冷天的还是第一次来。他们下车到后箱里拿东西，发现夏天时曾车满为患的停车场只零星停着十多辆车，那个时候想要住房得提前一周预定。

也许是旅游淡季，服务员对他们的态度格外热情。“房间都收拾好了，还是上回那间小别墅。”服务员领着他们去房间，之前周则唐谢绝了他帮着提行李的殷勤。

房间里非常暖和而干净。这个别墅式的建筑位于一个小山坡上，夏天时屋外就是枝繁叶茂的板栗树，屋子分成三个单间和一个大客厅，客厅里沙发、电视、麻将桌一应俱全。

“热水瓶里都是满的，有事您叫我。”服务员正要离开时却被周则唐叫住了：“现在这个时候晚上住的人多吗？”“还行吧，您别看这是淡季，但房子还是有一小半有人住，但住您这样单体别墅的很少，我跟您说，这个地方冬天的时候别有一番景色，不信您就自己瞧。”

中午他们就在房间里吃的饭，俩人把周则唐亲自带的一瓶茅台都喝了。“老三什么时候来呀？老大。”薛青边吃着生鱼片边问。“你怕他来把你的酒抢光了？”周则唐说：“老三这两天怕有沾包的，想稳一稳，最晚明天中午就能和咱们一块喝了。”

两人边吃边聊非常尽兴，但他们都闭口不谈老徐死的事，似乎老徐两口子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傍晚时分，薛青还在房间里睡觉，周则唐一个人在度假村长长的木长廊上走着，他感到这里的气温明显比市区低，尤其是太阳落山以后，更是冷得刺骨。眼前的小河水哗哗地流着，但靠近岸边的地方却已结了一层冰，河水混着冰凌缓缓向下游而去。此时，度假村的灯忽然亮了，灯火映照着苍凉的“冰河”从大山深处淌下，再涌入无尽黑暗的远方，确有一种说不出的极致，周则唐心想：看来那个服务员并未言过其实。“好美呀”！不远处一对依偎着的情侣发出了感叹。

周则唐顺着灯光发现，三三两两的游人也顶着寒冷在欣赏山区独有的夜景。

就在前面木廊拐角处，一个女孩窈窕的身形引起了周则唐的注意。“这身高、体形、长发……”周则唐的心跳突然加速：“这不可能！”周则唐加快脚步向拐角处走去。

他赶到那边时，早已不见了女孩的身影，他四下瞧了瞧，除了零星的游客从身边走过，哪还有梦中人？周则唐也暗笑自己：漂亮女孩多了去了，一定是自己看花了眼。何况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晚饭时间早已过去了。山坡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冰河“沙沙”地流淌，就像有人正从冰冷的河中走来的脚步声。

二十三、鬼杀道之四：箫 ▶

山坡上的小别墅已孤单地淹没在无尽夜色中。

不知道是中午喝多了还是失眠的原因，午饭后，薛青的房间门就一直没有打开过。而周则唐的房门也同样紧紧地关闭着。客厅中，不知道是谁打开的电视机，闭路电视中正反复播放着度假村的节目。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走，就如同屋外的冰河。

突然，一阵悠扬的乐声响起，在空洞的夜空中分外苍茫，这是箫声，竟然有人在这个山区的冬夜里吹箫。

箫声击破了无边的黑暗，在山区中传得很远，路边的枯草碎石中不知何时窜出一只大黑猫，黑猫似乎听懂了乐曲中的奥妙，只见它静静蹲坐在一块岩石上，眼睛在黑暗中闪出悠悠的蓝光。这时，竟又有一只猫窜了出来，三只、四只……一会儿工夫，岩石上已经有了十多只猫。这些猫不知道是度假村养的还是野的，但它们显然同属一个家族，“家长”就是那只第一个出来的大黑猫，其他猫的花色参差不齐，但它们都仰头看着同一个方向：就在猫群所在岩石对面几米之遥，一个身穿宽襟大裳，头顶道帽的人正低头眯眼、神情专注地吹箫。

很多武侠小说中都有动物闻听乐声集合或是起舞的描写，现实虽不像小说

中那么神奇，但很多动物确有这种不同寻常的灵气，这一场景绝非杜撰，可能养猫之人会有同感。

吹箫之人正是薛青，此刻乐声委婉悠长，在寒风中飘荡，一群猫乖乖地待在岩石上认真地竖耳倾听。

这薛青还真是有一套。此人如果不是早年生活突生变故，经历坎坷，或许能成就一番事业。只可惜他心术不正，才落到这步田地。冥冥之中，天意又在哪儿？众生就是天意。

是佛是魔本就一步之遥，殊途而同归。“周则唐”是佛是魔？梁长坤哪？有时在生死面前，正义与邪恶显得微不足道。尘世中的你我又何曾想过自己哪一天会有何变故？也许你就是下一个薛青。

你我的生命不过是宇宙的一次呼吸。

箫声陡然一变，如同被什么东西撞到了一般，紧接着就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喵！”大黑猫一声怪叫，身子猛然向后跳开，其余几只猫也受惊般向后跑开钻进了枯草中。

薛青眯起的眼睛睁开了，他看到岩石上仅余的一只大黑猫正惊恐地向着他背后望去，样子极度不安。这让他后背一阵阵发紧，刚才箫声戛然而止也正是他察觉某种力量的干扰，心乱所致。他缓缓地转过身，由于紧张，手中的箫都在颤抖。背后是空空的长廊，廊下吊着的一只褪了色的红灯笼正随风抖动。

薛青轻轻松了口气，待他刚把头转回来，却见大黑猫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箫声又起，薛青不禁抬起手看了看，此时箫就在自己手中，那又是谁在吹？！那声音空净而悲凉，如同少女在寒冷的夜风中呜咽。薛青本是懂箫之人，此刻闻听此乐立刻大惊！

如泣如诉的箫声把夜空撕开一个口子，也撕开了薛青的心：他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压力正从四面八方逼迫而来。他急忙四下寻找吹箫之人，没料想却被岩石绊倒，手中的箫也掉在地上。这时脸上猛地一凉，他抬头望去，竟然有零星的雪花从漆黑的夜空中飘落，雪花混着箫声，在山水间游荡，似乎这冰雪精灵专门为这“箫声”伴舞而来。

雪越下越大，只一会儿就化成一片片羽毛在空中飞扬，如同白衣仙子在翩

翩起舞。薛青的额头上、脸上湿漉漉的一片，也不知是雪水还是汗水，顺着脖子往下直淌。

箫声忽然停了，就像它从未被吹响过。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可以清楚地听到雪花划过夜空时的“唰唰”声。薛青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其实箫声起落也不过10多分钟的时间，他却感到有一个世纪那么久远。

薛青发现，就在前面缤纷的飞雪中，一个黑影若隐若现。

二十四、鬼杀道之五：血染冰河▶

薛青瞪大双眼想看清对面的人，无奈雪下得很大，他怎么也看不清楚。当他战战兢兢地摸索到前方时，人影又不见了。

“你是人是鬼？”薛青听到自己颤抖的声音在夜空中传得很远，“我是道士，专门收你这样的孤魂野鬼！”薛青壮起胆子喊着：“是人你就站出来，是鬼你就滚远点！”无边的黑夜仿佛是个巨大的消音器，将薛青歇斯底里的喊叫声吸收得干干净净。

“砰”的一声，突然，薛青的道帽不知被什么东西打落在地上！薛青吓得怪叫一声蹦出老远，他披散着头发转身一看，只见背后木长廊处立着一黑衣人。

黑衣人就静静地站在朦胧的红灯笼底下，头和脸都被黑衣罩着，就像是夜晚的延伸。

薛青和黑衣人“面对面”对峙着，一动不动。刚才还大片大片的雪此刻又变小了，在他们之间淡淡地飘洒。薛青可以清楚地看到黑衣人的轮廓。

黑衣人突然动了，薛青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黑衣人此前一直罩在头上的“围巾”缓缓松开。薛青喘着粗气紧张地盯着黑衣人的一举一动。

黑巾落处，露出黑衣人的满头白发。薛青倒抽一口冷气，他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以为是雪花落满了黑衣人的头，却未成想黑衣人的一头青丝竟像是被漫天飞舞的雪花瞬间染成了白色，而这满头白发下一张无比苍白而俊美的脸更让

薛青惊异不已。

黑衣人露出一张苍白的脸，弯眉下一双秀目正幽幽地闪着骇人的光芒。面前的这张脸，薛青一点也不陌生。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夜晚，在他身下任他蹂躏的柔美女，那双一直毫无生气的眼睛突然间瞪大，双目迸发出一股骇人的光芒，她死死地盯着薛青，就如黑衣人此刻的目光一样，好像要把他的模样一起带入坟墓！之后的每一个梦里，薛青都会被这骇人的目光惊醒！

“真的是你？！”薛青叫了一声，居然跪倒在雪地上。“我给你烧过纸，真的！我每天都在烧纸，超度你灵魂早日安息。”薛青边说边“咚咚”地磕着响头。

黑衣人的面部就像被寒夜冻僵了一般，与其说是毫无表情，不如说是毫无生机。只有那幽幽的目光一直盯着跪地求饶的薛青。

薛青并不是坐以待毙之人，他一边求饶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地形伺机逃脱。这个地方他来过几次，他记得右侧再往前走100米就应该是度假村的前台了，那里肯定有人值班，只要跑到那里，不管前面站着的是人还是鬼他都有机会活命。“是向左跑还是向右跑哪？”由于天黑又有雪，他一时也难以辨别正确的方向。“赌一把吧！留在这里肯定是死路一条！”想到这里，薛青一咬牙，猛然从地上跃起，同时他拣起地上的一块石头向黑衣人扔了过去，然后顺着木长廊转身就跑！

薛青才不管石头能否打到黑衣人，他拼命地向前跑着，能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100米，世界纪录才9秒多，这时如果有人给他掐一下秒表，估计有望打破博尔特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世界纪录（不信的话你就半夜让鬼追一下？！）

“100米应该到了？怎么还没有看到前台值班房间里温暖的灯光？”薛青脑子里飞快地想着：“难道我跑错方向了？！”虽然这么想，可他脚底下一点没敢减速。前边隐约出现一块牌子，上面还写着什么。“会不会是前台前面的告示牌？”薛青离牌子越来越近，他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前方长廊破损危险！暂停观光！

“天绝我也！”薛青心里大喊了一声。因为他记得再往前就是木长廊的尽头了，那里也是长廊的最高点，下面就是因为落差形成的一个十几米的“小瀑

布”，这也是此地的一处景点。他现在就能听到脚下“哗啦啦”的流水声。他停下了脚步，大口喘着粗气，此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跳下去，他也绝不等死，大不了拉着黑衣人一起下去！”还没等到他转过身来，薛青就觉得头顶一凉！“哎哟！”他疼得叫了一声，伸手一摸，手心里全是鲜血！紧接着头顶又是一疼，头发和着鲜血掉落在脚下木板上。

这可真成了“鬼剃头”。

薛青第一次感到了绝望。此刻，他的脸上全是鲜血，甚至连眼睛也被流下的鲜血模糊了视线。他转过身来，看着眼前的黑衣人那张惨白的脸和他手里攥着的几缕沾着血的头发。

“老徐两口子一定是被你杀的，你是回来报仇的对吗？现在轮到老子我了，那他妈你就来吧！”薛青满脸是血，此时他发疯般地叫着，面目狰狞得竟比鬼怪还要可怕！“就是我们几个轮奸的你！真他妈的爽！日了你就是日了仙女，死了也值了，你把我杀了我也是成了鬼，我这个男鬼还要日你这个女鬼！”

黑衣人上前一步手里寒光一闪直奔薛青咽喉。薛青看着黑衣人的脚步猛地一愣：“你是……”哪还等他说完，刀落处，薛青沉重的身体向后倒去撞破了腐朽的围栏，直摔进下面的一个天然形成的“蓄水池”。“蓄水池”里的水溅起老高，薛青的身体连同鲜红的血在黑绿的池水里一晃就不见了，水面立刻恢复了原样，溢出来的池水不时从池边流出，形成一个小瀑布。真不知道这池水到底有多深，据说在最干旱的时候它也从没有见过底。

黑衣人眼看着薛青沉入水底，过了好一会儿，正当他转身要离开时，突然听到有人说：“你是周则唐！”

二十五、鬼杀鬼之一：拨开迷雾▶

就在度假村里夜幕降临的时候，一辆“普桑”正疾驶在开往度假村的路上。驾车人正是梁子。



“梁子，刚刚接到情报，那辆车牌号京××××的白色捷达车在位于西城区的××协会的庙中拉上一个人后开往郊区，听到了请回话。”刘军在电台中反复说那个车牌号。梁子心里“咯噔”一下：“最终还是露头了！”“刘军你和大刚他们跟上那辆车，千万记住，不许惊动他！我再说一遍——不许惊动他！”

梁子在确认打伤宝马车上人的就是一年前曾伤过自己的蒙面人后，可一直没闲着。他首先锁定了“白捷达”的车牌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现这辆车，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你说他还会动那辆车吗？”刘军问梁子。“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是人就会犯错误，我们只有等着他犯错误。”

就在确认白捷达车主是一个叫“郭辉”的男子后，梁子他们就到他的登记住址“摸”过一趟。站在那个塔楼的10层楼的阳台上，梁子透过窗户向四周张望，突然不远处一条蜿蜒的小路引起了他的注意。“石头你过来一下。”梁子指着那条小路问石头：“那边那条路就是发现焦尸的地方吧？”石头点头确认：“怎么？你认为……”梁子打断他：“我没认为什么，赶紧向邻居确认当事人并提取DNA样本，告诉他们我明天就要结果！”

这时梁子的电话响了，是石头打过来的：“梁子，我找着那几位民工了，我靠，我杀他们的心都有，听说警察找这几位死活都不出来！”石头在电话那边直骂娘。“警察同志，你要充分理解民工同志的心情，没事老让刑警找上门谁敢出来见你？谁让你上回吓唬人家要进局子来着？赶紧说什么结果。”

“是的是的，我已经当面向民工同志承认错误了，不说废话了，他们基本确认，画像上的人就是那天找他们挖坑的那个人。”

梁子放下电话，一条一条线索在脑子里逐渐靠拢并清晰起来。其实，就在梁子看到调出来的郭辉的照片的时候，就有一种想法：这个人有点面熟，应该在哪见过。可想破了头他也没想起来，直到他确认那个伤人的男子就是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云南”蒙面人后，他才猛地想起，就在云南古镇上，自己曾与这个叫“郭辉”的有过一面之缘。

那是一个清晨，梁子刚刚跑步回来，准备回下榻的小旅馆（晨练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正当他从那条必经的石板路上往回走时，突然一个还冒着火儿

的烟头从边上的阁楼上掉落下来，要不是梁子反应快，差点被烫着。“大哥，对不起，对不起，没烫着您吧？”阁楼上一个壮汉正扶着栏杆冲他裂着大嘴笑，一脸的歉意。梁子俯身拣起烟头扔到路边一个垃圾桶里说：“烫倒是没烫到，但我听你口音是北京人吧？咱们别把烟头扔到云南来行吗？你瞧这地方多干净。”

“您说得对，我们一定要树立首都人民的良好形象，我一会儿狠狠批评他！”这时从边上过来的一个圆圆脸的男青年，一口京片子透着北京人特有的“贫劲”。

那个圆圆脸就是后来在赌场中被杀的北京游客。梁子那时候一直对他的死抱有疑问，但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容他多考虑。没想到，一年多以后，这个案件绕了一圈又跑回来了。“真有点意思！”梁子抬头看了看窗外的阳光，一群鸽子正从楼顶飞过。

任何看似的巧合都有其内在的必然，任何看上去不合理的事也许正是最合情理的，任何人干任何事都一定会留下痕迹。

梁子和刘军从监管局把郭辉的服刑资料全部调了出来。看了一遍后，梁子有点失望：“就这些了？”监管局的那位民警想了想说：“我是新来的，我给你问一下老刘。”说完他就出了办公室。十分钟后，他又赶了回来：“是这样，这个犯人曾在刑满前一年换过监舍。”当梁子拿到新资料后，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二十六、鬼杀鬼之二：世外高人▶

在郭辉新换的同一个监舍的名单中，梁子清清楚楚看到一个名字：周则唐。

“周则唐”这个名字对于梁子来说并不陌生。只见照片上的男子还稚气未脱，双目中甚至还略显恐慌之色。但梁子已经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人，他心里十分清楚，这将意味着什么。他让刘军提取了图片资料，

并叮嘱他做“老化”处理。

时间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不到10年，那个羞涩的男孩或许已经是一个冷血杀手了。

“周则唐”这个名字的出现，让梁子感慨不已。而当他看到另一个名字时却惊得连嘴都合不上了：阿那尔仁。

这个名字对别人来说，可能就是有点怪而已，不是汉姓。而对梁子来说，这个名字意味着一个“谜”，一个自己无法解开的谜。

当梁子来到父母家里时，老爷子刚从公园晨练回来，看见儿子回来了，老爷子直接问道：“神探回来了？说吧，你又碰到什么鬼怪案子了？”梁子听父亲这么问，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梁子母亲急了：“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还老案子、案子的！”梁子听母亲这么一说乐了：“您还别说，我们家这老神探还真说对了，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两个人的事。”

当梁老爷子听儿子打听“周则唐”的下落时，不禁皱起了眉头。“亏你还记得这孩子。”梁子说：“要不是您一听戏就感慨周峰死得可惜，他儿子周则唐怎么可怜我还真就给忘了。”梁老爷子说：“说的是，这人一上了岁数，脑子里全是年轻时的事，记得清清楚楚的。”

前面文中有过交代，周则唐的父亲周峰和梁子的父亲本是好友，两人当年可是名“角儿”，周峰更是团里的台柱子，京剧名段《三岔口》更是百演不厌。

周峰功夫好戏也好，就是有一个小毛病：爱喝酒。梁平（梁子父亲）劝过他几次，周峰嘴上说不喝了，可到时候该怎么喝还怎么喝，不过他倒从来没耽误过事，梁平也就不再说他了，可这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在当晚演出开始前，梁平就闻到周峰满嘴酒气，他有些担心地责怪他不应该在这么重要的演出前喝酒，周峰却满不在乎地说：“这戏我闭着眼都能演，没事！”

可戏到尾声的时候，还真出事了。在周峰饰演的任堂惠从桌子上空翻下的时候，在空中突然眼前发黑，他一下子慌了。

其实，这都是电光石火的一瞬，但已足以改变周峰甚至他儿子周则唐的一生的命运。

当周峰从医院中醒过来时心里就明白：自己完蛋了。确实，如果他受伤后没有再继续做动作的话，或许恢复还有一线希望，但周峰这条硬汉生生坚持到了谢幕，这一下子算是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此之后，周峰的脚步即使在走路时都有点跛，更别说再踏上舞台了。

周峰的舞台生涯永远划上了句号。

京剧《三岔口》本是一个地名，不想却成了周峰一家两代人的命运转折的“三岔口”。

从舞台巅峰中急流勇退的周峰更是酗酒如命，他在周则唐9岁那年终因肝病去世。少年丧父的周则唐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过早地从少年的美梦中醒来，必须面对现实中的人生。

“你小时候还跟周则唐玩过哪，一点都不记得了？你还给他起过外号叫什么‘糖包’来着。”面对父亲的提问，梁子说：“有点印象，但咱们家和他们家离得挺远，我俩也不在一个学校上学，也就是串门的时候一块玩会儿，我记得他那时候个子不高，身体好像也不太好。”

“是这样的，那孩子体质是有点弱，周峰不愿意儿子再干他这一行，就没怎么刻意教他戏，但这孩子脑子非常好用，听着看着也学了不少。”梁老爷子叹了一口气：“周峰一走，对他们家打击很大，周峰他们两口子都是唱戏的，而且周峰好交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不少能人，但也都是穷朋友，帮不上太大忙。”梁老爷子话锋一转：“你还记得你杨叔叔吗？他还教过你一阵子功夫哪。”

“当然记得。”梁子眼睛直发亮：“那是我师傅，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我一直记着哪。他老人家可是世外高人，早就不知道到哪儿闲云野鹤去了。”

“你杨叔叔跟你周叔叔是拜把子的朋友，他后来把一身的能耐都传给了周则唐，他跟我说过，没什么东西可帮助他们娘俩的，只有教给这孩子武艺，让他能够像个男子汉一样保护这个家。”父亲的话让梁子陷入了沉思。

“他妈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可能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后来不声不响地搬了家，从此我再也没见过这娘俩的面，唉……”

“您还记得阿那尔仁这个人吗？”梁子话音刚落，梁老爷子的眉头猛地皱了起来：“你说谁？”

“阿那尔仁”的名字一出口，梁老爷子先是一惊：“你怎么会想起打听这个老邪门？”但还未等梁子回答他又说：“看来你真碰到邪门的案子了，说吧，你想知道他什么？”

梁子之所以在见到“阿那尔仁”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吃惊，就是因为从小就听父亲和大人议论此人。而且，此人有一段时间时常来他们家。那时候梁子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他已经记不清这个人的模样了，但他清楚地记得这个“阿大爷”爱和小孩子玩，老用硬胡子茬儿扎他脸，最绝的是他会变戏法，每次见面都会给他变出“糖”或是小玩意啥的，所以梁子那个时候特别喜欢他来自己家。

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满脸胡子茬的“阿大爷”消失了，从此也没来过他们家。而且，当梁子问起他时，父母总是遮遮掩掩的，似乎有什么事难以启口，梁子也就不再问了。这也成了梁子年幼时一个埋在心里的疑问。所以，当他看到“阿那尔仁”这个令人难忘的名字时，尘封的记忆再次打开了。

“爸，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梁子说，“我这个阿大爷在我印象中和别人都不太一样，是个大能人，可他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哪？”

梁老爷子点了点头说：“没错，就像你说的，他确实与众不同，也确实是个大能人，要论辈分他还是我和你周叔叔的师哥。”梁老爷子的话拉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奇特经历。

二十七、鬼杀鬼之三：还魂师哥 ▶

原来，这位“阿大爷”出生在四川，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混血儿”，他跟父亲随了少数民族的姓。

阿那尔仁从小就显示了其过人的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学什么都快，后来又迷上了戏曲，先是在当地学了川剧，后来长大一些后又随父母搬家到北京。到北京后又开始学京剧，由于底子好，他技艺精湛，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非

常扎实，深得老师和同行赞赏。在这期间，他也跟学了不少杂七杂八的本事，比如说变个魔术、说个相声什么的都是专业级水平。

可是，人要是太聪明了，有时就容易想法太多。阿那尔仁就是这么一位：心眼太活，东西只要一学会了、学精了，他反倒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可是由于那个时代不允许你有太多自己的想法，他的很多想法都无法实现，为此，他也没少吃苦头。眼看着师兄、师弟们都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他还是一个人“飘”着。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也不见，觉得自己一个人逍遥自在的挺好。

等这改革开放的大旗一摇，阿那尔仁就跟“解放”了一样，他第一个从舞台上急流勇退，居然跟别人一起搭帮跑起了长途货运。在他看来，戏剧舞台生涯实在是太清贫了，他早盼着有这么一天。那年头有车本子的尤其是有大货本子的寥寥无几，可不像现在似的满大街都是驾驶员。当时，他的这一举动甚至在团里引起了很大轰动，也让他成了行业内的另类。

梁子至今还记得阿大爷开的“大车”高得自己都爬不上去，得让大人抱着才能进驾驶室，驾驶室内吃的喝的甚至连睡觉的床都有，这让那个时候的梁子羡慕不已，甚至一度把“司机”当成一生的志愿而遭到父母及老师的斥责。

这运输一跑就是七八年，据说那时候可以用“腰缠万贯”来形容阿那尔仁。当然他这个“暴发户”并没有为其赢来什么好的评价，他也只跟梁平、周峰等几个关系好的师兄弟保持着来往。

跑货运这几年当中，阿那尔仁和几个兄弟跑遍了大江南北，高山险地哪没去过？什么苦没吃过？甚至好几次还险遭不测。用梁老爷子的话讲：“也碰到过不少邪事。”他每次跑活回来都要歇上一段日子，也经常请梁老爷子他们喝酒，酒桌上没少说这些所见所闻的新鲜事，这让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师兄弟几个听到眼直。

天有不测风云，在跑一趟“险活”的时候阿那尔仁出事了。在走之前，他还跟梁老爷子说过，接了一趟回四川老家的活，虽然路险点，但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回家里串串亲戚。

“山西不见山，四川不见川。”这是跑运输的一句行话。意思就是山西一过娘子关这样的山区，其实是一片平原，没多少山路。但到了四川根本见不到多

少平地儿，多是山路难见平川。

梁老爷子知道阿那尔仁出事已经是三个多月后了，一位和阿那尔仁跑一趟活的司机（一趟活往往是几辆大车甚至几十辆的车队），回来时找到梁平说，车队在山道上遇到了泥石流，跑在前面的阿那尔仁的车和另一辆车都从塌方的山道上跌进了谷底。出事整整一天过后，还是当地政府找来部队进行救援。救援人员下到谷底，找到了两辆车的残骸和几具尸体，有的尸体已经被山里的野兽“扒”得不成人形了。所以，尸首就在当地火化掩埋了。

听到阿那尔仁遇难的消息，梁平他们还着实难过了一些日子，也给他烧过纸。

可是，一年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令大家惊异不已。

那是晚饭点的时候，梁平刚要坐下吃饭（梁子那时候正放着寒假到小叔家玩去了），“咚咚咚”有人敲门，梁平老婆手拿着碗筷应着“来了来了”，从厨房跑过去开门。梁平只听到门口传来“啪”的一声，赶紧起身走到门口一看，自己也惊得一愣。只见老婆呆呆地站在门口面无人色，一个男子正蹲在地上拣着脚下一地碎玻璃茬子。此时听到梁平出来，那男子抬头冲他一笑叫了声：“兄弟，我来看看你。”此人不是已“死去”的阿那尔仁又是谁？

饭桌上，梁平看着阿那尔仁“呼噜噜”地吃炸酱面时，方才确信这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大活人。

“真香！”阿那尔仁足足吃了三大碗炸酱面，还喝了满满一碗面汤，才一抹嘴吃饱了。梁平老婆一直躲在里屋就没敢出来。

阿那尔仁把自己“遇难”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和梁平说了一遍。原来，在大车掉落山谷的时候，阿那尔仁和同一辆车上的一个人都被甩了出来，那个没出来的当场就摔死了。

等阿那尔仁苏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四周死一般寂静，他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零件，发现除了胳膊、腿有些疼之外，居然没受重伤。这可能是多年练功打下了好根基，令自己在突逢意外时起应激反应救了他吧。

正当阿那尔仁暗自庆幸之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呻吟声。他一瘸一拐地走过去一看，是那位和他一起从车上摔出来的兄弟，他一查，这位兄弟把腰

摔断了，摆明了活不过今夜。再看看附近荒山野岭的估计几百里都不一定有人家，一到天完全黑下来，这里就和地狱没什么分别，他们免不了会成为野兽的晚餐。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山谷里的夜晚连一丝亮光都看不到，真是伸手不见五指。

阿那尔仁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听到伙伴的呻吟声了。他紧张地四下观望，可除了无边的黑暗什么都看不到。

他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成了现实，不远处数盏鬼魂般的“灯光”向这边靠拢过来。他知道这是狼群来了。绝望的他还不忘从身边摸起一块石头准备与猛兽决一死战：死也要开开杀戒，见见血！

就在这时，“灯光”忽然散开了。就在阿那尔仁纳闷的时候，一束如小灯笼般的“灯光”出现在前方。“完了！原来又来只更大的！”他手里的石头都拿不住了。

“小灯笼”带起一阵风直奔阿那尔仁而来，他一咬牙猛地跳起来，手中操起石块向黑影砸去！

黑影发出一声惨叫，跳到了一旁。阿那尔仁知道，这畜牲绝不会放过这块肥肉，此时一定在伺机进攻想要他的命。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正在这时，他看到前面黑暗处冒出几个亮点，一动一动地向这边走来，越来越大，竟然是几支火把。这跳动的火把在他眼中无疑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可还没等他开口喊救命，那边却传来一句部族语——好像是在叫谁的名字。

这下阿那尔仁更是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这话是其本族的语言，他大声用族语呼救，火把迅速向他这边靠近。

等阿那尔仁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中午了，原来他因为失血过多已晕睡了两天两夜。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尖顶房间的一张大床上，左腿和右臂都被包扎着不能动弹。后来他才知道，那晚扑向他的黑影竟然是部族内养的一只藏獒，正是藏獒闻到了血腥味，才将出门狩猎的人们引到了阿那尔仁受伤的地点。

长话短说，这个部族正是阿那尔仁这个民族的一个分支，他们祖辈就没有离开过深山。他们不是什么原始部落，更不是什么食人族，这支部族大约有数

百人的规模，居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孩子也去很远的村镇上学。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很多文化的传承是依靠族内的一些“高人”的口传心授。

在这里，阿那尔仁可以安心休养，族人对他都非常友好，直到一位老族长的出现，才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

阿那尔仁在说这段经历时非常神秘，在梁平看来有些神神叨叨的。他说老族长已经 80 多岁了，他不但掌握着本民族的许多独特的文化，还肩负着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的使命。而他一直没有找到一名令他满意的文化传承者。族内的许多年轻人早就渴望着走出深山，到外面的精彩世界去见见世面，根本无心接受这些难以让人理解的文化密码，而一些想接受这种传承的人天资条件又不够。老人通过观察，觉得阿那尔仁是一块好材料，而且又是本族人，接受起来没什么障碍。

阿那尔仁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他本是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再加上现在无事可干，正好学着玩玩，于是就点头答应了。可等到正式的拜师仪式开始时，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仪式简短而庄重，在全体族人的注视下，阿那尔仁根本不可能出尔反尔。

在与老族人的“学艺”过程中，阿那尔仁被族内祭祀文化中古老的“还魂术”深深吸引住了。

人类的文明史本就来源于生死，人类最初对于生与死的态度和认识形成了人类文化的雏形，蕴含着人类文明最自然的那部分。而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古老的文明消失了，文化传承断裂了。中国更是如此，在对“腐朽文化”、“封建文化”摧枯拉朽的横扫中，一些糟粕湮灭了，也有一些记录着祖先文明密码的古老文化永远失传了。

一个人的基因谱好绘制，可人类文明的基因谱永远不可能绘制完成。在这个基因谱中，除了人们对生的渴望和赞美，更有对死亡的恐惧和未知，二者缺一不可。

阿那尔仁接触到的这种“还魂术”，可能就是这种古老祭祀文化中的一个分支，由于大山的屏蔽得以侥幸保留下来。阿那尔仁过去也听说过有关死亡崇拜的事情，在传统的土葬中，人们发现尸体很快腐烂，但毛发却可以百

年甚至千年不朽，于是就有了对死者“毛发”的崇拜，甚至认为毛发中孕育着死者不朽的灵魂，而阿那尔仁所学的正是要把灵魂从沉睡中唤醒……听着父亲的讲述，梁子陷入苦苦思索当中。“后来，我这位师哥是越说越邪，他的性格比以前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原来拼命地挣钱，后来却看破红尘般对这些俗事不感兴趣了。人也是越来越透着股邪气儿，还有，就是他这次死而复生回来，大家私下议论很多，快把他传成活鬼了，时间一长，大家的交往就逐渐疏远了。”

“刘军，那个阿那尔仁的下落查到了吗？”梁子从父母家出来，就拨通了刘军的电话。“还在查，那个姓阿的当年判的是十年重刑，按说现在还应该在狱里哪，可据查证，他早在三四年前就保外就医了，再加上在狱中表现良好，又上了年纪，余下刑期监外执行了。”“那就从医院顺着线索查下去，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已经确认过了，那个周则唐应该就是找民工挖坑的那位，和打伤宝马车主的当然是同一人。”石头的话让梁子心里一紧，虽然，在他一见到周则唐照片的时候就已经认定了，但当得到证实时，他的情绪还是有些起伏：“也许这就叫命中注定吧？问题在于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眼下找到阿那尔仁才是关键所在。”

二十八、鬼杀鬼之四：箫声再起▶

“你是周则唐！”这声音虽然不高，但却如同巨石落水般激起万千波澜。

说此话的正是梁子。面对眼前这么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梁子的手心里也直冒冷汗，他坚持着不让自己的手去摸腰里的枪。

黑衣人缓缓转过身来，惨白的脸上看不出丝毫表情。此刻，一直狂下的雪几乎停了，只有零星的雪花松散地落下来。梁子终于明白“的哥”老王那晚“撞鬼”的感受了，面前的黑衣人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生机，迎面而来的是越来越强

烈的巨大压力，神经不够坚强的恐怕早就站不住了。

黑衣人不动，梁子也不动。

时间仿佛在这寒冷的冬夜中凝固了。要不是冰河传来的慢慢流动声，梁子真以为自己脚下踩着的木长廊或许就是奈何桥。

“你应该知道我的名字，我叫梁长坤。”梁子边说边观察黑衣人的一举一动：“我俩一年以前在云南交过手，当时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天这么冷，如果再不说话，嘴可能会被冻住。”梁子不管黑衣人爱不爱听，只管自己说下去：“我是梁平的儿子，你的父亲是周峰对吧？”黑衣人仍然一动未动，但梁子感觉到对方在听自己的话，于是接着说：“咱俩小时候还在一起玩过，你可能忘了，我还给你起过外号叫‘糖包’。你父亲和我父亲那时候经常一起演京剧《三岔口》，没想到咱俩也演了一出现实版的，你比焦赞还难找啊！”梁子顿了一顿问道：“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在云南时，你为什么要杀我？”梁子明知对方不会回答，但他还是盯着黑衣人在问，他的样子有点像要磨时间。

黑衣人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他突然朝着梁子迈了一步！梁子心里一惊，他的手下意识地想掏枪，但还是强忍住了，他在心里盘算自己的胜算有多少。

黑衣人又进了一步，梁子知道，对方只要一出手，必是杀招，绝不会留半分余地！他浑身的肌肉全部紧绷了起来，就像一头猎食前的非洲豹。

俩人离得越来越近，周围本已稀疏的落雪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紧张肃杀的气氛，纷纷飘向俩人“圈”外。

一场生死较量一触即发。

正在这时，箫声响了。这是同一个晚上第三次响起箫声。

第一次箫声起，本是薛道长在孤灯寒夜中触景生情，心中感慨万千，那箫声可谓悠长婉转，竟引得山中众猫聆听；

第二次箫声起得非常突然，如泣如诉，似在说出一段沉冤往事，大雪纷飞中黑衣人现身，杀薛道长处冰河之中；

第三次，箫声刚刚才起，梁子和黑衣人同时一震。两个人循声望去，只见在不远处的山间小路上，站着一个白衣人。

雪还在下着，整个度假村已完全笼罩在皑皑白雪中。雪夜中，几盏孤灯在寒风中挣扎着，将无边的黑幕撕开一丝光明，这是黑与白的世界。这是……黑衣人与白衣人的世界。

空灵的乐声在雪夜上空飘荡，白衣人踏着乐声缓缓朝着木长廊的方向而来。黑衣人的身体竟然在箫声中起伏着，此前他一直毫无生机的脸上也闪过一丝难以抑制的惊异神情。

梁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白衣人走来，如果此刻黑衣人向他突袭的话，他根本毫无防备，但他浑然不觉，似被人施了魔法般纹丝不动。

白衣人越来越近了，乐声也由空灵转为哀怨。就在距离黑衣人与梁子十几米远的地方，白衣人站住不动了，乐声戛然而止。

黑夜中，不断落下的白雪好像是从天幕中撒下来的一束束灯光，可以让人清清楚楚地看到白衣人雪白而修长手指正握着一支箫。

一阵阵粗重的喘息声在半空中回响，那是梁子和黑衣人同时发出的声音。

此时，一直在垂头吹奏的白衣人慢慢抬起了头：高高挽起的发髻，苍白而消瘦的脸庞，毫无血色的嘴唇，挺直的鼻梁及微陷的一双美目，正冷森森地朝着黑衣人和梁子他们直盯过来。

这不正是死去多日的姚阳吗？！

二十九、鬼杀鬼之五：鬼杀鬼 ▶

这一惊非同小可。

黑衣人和梁子几乎同时倒退了一大步！这在梁子的办案记录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即使刚才面对黑衣人的巨大压力，梁子也未想过倒退半分。而此时此刻，面对一张苍白美丽的脸，一个瘦弱的白衣女“人”（如果能称之为“人”的话），却不禁让他大惊失色。

黑衣人同样如此。在他现身逐杀薛青之时，那是何等的杀气腾腾，神鬼

皆惊。而如今面对白衣人那“彻骨”的眼神时，黑衣人第一次感到了雪夜的寒冷。

白衣人站在那里，一身轻薄如纱的“白衣”在寒风中抖动，除此之外白衣人竟身无寸缕，她的肌肤也如冰雪般洁白，仿佛就是用脚下的冰雪堆起的一个“雪人”。

黑衣人上下扫视着白衣人，他的目光聚焦在白衣人脚下。只见白衣人只穿着一只白鞋，而另一只脚却赤足踩在雪地上。

“真的是你?!”黑衣人发出一声惊呼，这也是黑衣人第一次开口。

白衣人只穿着一只鞋，站在冰冷的雪地上，好像根本感受不到周围的温度。

梁子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两个“怪物”。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

在见到白衣人之前，黑衣人惨白的一张脸及一头白发已令他手心冒汗。他见过姚阳的照片，应该说黑衣人的那张脸与照片中的姚阳非常接近，尤其在这样一个让人的脉搏无法正常跳动的雪夜中，黑衣人的出现足以震撼薛青本已脆弱的心理防线。

而在梁子看来，黑衣人那张脸更像是一张涂在脸上的画皮！虽然很像，但显得呆板而缺乏生机。但就是这样一张毫无生机的“画皮”，在老徐夫妇、郭辉和薛青的眼里更接近“死人复活”的想象，让他们百分之百地相信是“姚阳”复活了，是那个被他们糟蹋污辱至死并焚尸的美丽女孩从阴间回来了，找他们来报血海深仇！

梁子确信，当那三个罪恶的生命从世间消失的瞬间，他们的灵魂一定惊恐至极。这远比死亡更可怕！

而当“白衣人”出现的时候，梁子的心在那一刻几乎停止了跳动。与黑衣人不同的是，早已死去的姚阳又“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眼前。这让他第一时间就想起存放着那具焦尸的冷冻柜是否已经“空”了。

到现在他才明白，看到一个明明已惨死的人又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你面前，远比撞到什么稀奇古怪的“鬼”更令人恐惧。而且这种恐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几何式的裂变。

三十、尸骨无存▶

目睹黑衣人跳下木长廊的除了现场的梁子和白衣人外，还有一个人——刘军。

其实，刘军、大刚和石头早在梁子之前就已经到度假村了。他们按照梁子的吩咐，到服务台查清了周则唐所住的房间后，就在原地待命。

刘军他们仨人正嘀咕着的时候，梁子到了。

“你们仨就在这呆着，手台保持畅通，没我的命令不许擅自行动！听明白了吗？”刘军、大刚和石头相互看了两眼，用力点了点头。看着梁子风风火火地跑出去。大刚说道：“从没见梁子这样过。”

说归说，服从命令是必须的。三个人就坐在服务台前面的沙发上等着。为了打发时间，他们先是打了会儿牌，眼看着时间到10点以后了，仨人一商量，留一个人值班，另两位就倒在沙发上“眯”一会儿。这几天为查案子经常熬夜，得这个工夫可以好好歇会儿。

刘军最年轻，精力也最充沛，“值班”的重任自然落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刘军想睡也睡不着，这两天的查证及今天梁子的表现老是在他的脑袋里面转。就这么想着想着，刘军也迷迷糊糊地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刘军是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的，他睁开眼的第一反应是“自己睡哪儿了这是？”待他看清对面沙发上睡得跟死狗似的大刚和石头，还有趴在服务台上熟睡的服务员时，他才恍然明白自己身处何地。

那一阵阵奇怪的声音钻进刘军的耳膜，让他根本无法安静下来，他非常奇怪的是，同样睡在一起的大刚、石头还有那位服务员不但没受影响，反而跟被催眠了似的睡得格外“死”。

“我出去看看！”刘军走出度假村的“大堂”，顺着声音摸了过去。在转过一个弯路后，他看到了骇人的一幕：梁子与一个黑衣人站在一起，一个白衣人

正踏着乐声缓缓朝他们走来。

他身在暗处，可以清楚地看到黑衣人那张惨白的怪脸。“那不是死去的姚阳吗？！”就在他大吃一惊之时，一身白衣的“姚阳”已来到近前，刘军的脑子当时就“嗡”的一声。“黑姚阳”与“白姚阳”同时出现，这无比诡异的场景令刘军以为自己一定是精神错乱了。“我他妈睡醒了吗？我梦游呢吧？”他使劲地揉揉眼睛，方才确信自己不是在噩梦里。

冷静下来的刘军这才明白梁子那些不同寻常举动的含义。他悄悄地隐蔽在黑暗的角落里，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当场面一度出现危急情况时，刘军几次想拔枪冲上去，但一想到梁子的话和眼前正在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一幕，他只能强忍着冲动呆在原地。连他都开始佩服自己的神经居然能够这么强悍。

直到刘军看到黑衣人从木长廊上纵身跃入冰河，梁子却呆在原地一动未动，他立马蹭地一下站了起来，就在他犹豫着是不是冲上去时，那个“白衣姚阳”突然倒在了雪地上。“不管这么多了，先他妈冲上去再说吧！”

梁子是在刘军的大声呼喊中“苏醒”过来的，他看到刘军一脸焦急地正冲着自己吼着，手里还端着枪：“梁子！怎么了你？！”梁子猛地打了一个冷颤，意识也一下子恢复了清醒。他扭头看见倒在雪地里的白衣人，几步冲了上去，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包在白衣人身上，抱起来就往山上跑！

“你去哪呀？梁子？”刘军跟着他屁股后面追着问。“周则唐住那个房子，你去前面开门去，快！”

几分钟后，梁子抱着白衣人和刘军冲进了房间，客厅里的电视仍然在播放着节目，屏幕上一位英俊的男侦探正举枪对着歹徒说着什么。梁子一脚踢开一间卧室的房门，把白衣人放在床上，用好几床棉被将白衣人跟包粽子似的裹起来。

刘军呆在梁子后面想帮忙也帮不上。“你现在就去第一个房间里看看阿那尔仁还在不在？快去！”

当刘军站在第一间卧室的门前时，他把手里的枪用力握了一握，他能感觉到掌心里的冷汗。一米开外，房间的门紧紧关闭着，他不知道房间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这种场景他并不是第一次面对。之前，他和梁子、石头他们曾多次遭遇这样一扇扇紧紧关闭着的房门。房间里有毒贩子、杀人犯、公安部挂号的通缉犯等等。梁子几乎每次都冲在最前面，而每一次他都紧紧跟在梁子身后。他清楚地记得刚来刑警队时，就赶上抓捕两位杀人碎尸的在逃犯，他那时的心情是多么紧张。当时，他们也是面对这样一扇紧闭的房门，他们事先已知道对方是身上带有武器的亡命徒。梁子把一位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的特警让到一边，一脚就将房门踹开，当他跟着梁子冲进房间时，一个光着上身露出刺青的壮汉正拿起一把匕首向他们刺来，梁子毫不犹豫地地上前将对方撂倒在地……

在那之后，刘军对“刑警”一词有了新的理解。而此刻他面对的这扇门跟以往都不一样。在这几天的调查取证中，他对这位叫“阿那尔仁”的人再熟悉不过了。他把这个“老怪物”理解为一位邪门至极的江湖术士，能够起死回生，甚至将死人的毛发收集起来。一想到这里，他就毛骨悚然，这远比那些他以往碰到的任何歹徒都让他心惊肉跳。

这些念头在刘军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呼吸，用手轻轻拧了拧房门，房门轻易地打开了，刘军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房间里的光线并不像刘军想象中的那么黑暗，虽然之前他为了避免光差已提前关了客厅中的灯（电视是不能关的）。实际上卧室内正点燃着几炷香，这让房间内充满了一种奇特而浓郁的芳香，而这几炷香即将燃尽，香火发出一种刘军从未见过的绿幽幽的光。就在正对房门的一把木椅上端坐着一个老头，刘军与他来了个面对面。

“举起手来，警察！”刘军举起枪，冲此人发出警告。而对面的老人充耳未闻，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此时，刘军才注意到，这位老人神情有些异常。他举枪慢慢靠近老人，不敢有丝毫大意，刘军走到不到老人一米远的地方，仔细观察：这个老头脸上堆满皱纹，头发稀疏灰白，眼睛眯着，嘴角微微上翘，竟像是在冲着刘军笑。只是这“笑容”在这个场合、在这种绿幽幽的光下显得如此神秘而诡异！

刘军屏住呼吸，把手放在老人的脖子上探了探，脉搏已没，身体都已冰凉了。就在这时，几炷香突然燃尽，房间内一片漆黑，对面老人的笑脸消失在黑暗中。

而此刻，刘军感到背后有了动静。

他的头发一刹那都“站”了起来，正当他准备转身时，房间里的灯亮了。“你不开灯在这干吗哪？”原来是梁子过来了。

刘军顿时松了一口气，正当他想和梁子说话时，却意外地发现刚才对面坐着的那个“死人”竟然开口说话了。“没事，没事，这位警官不认识我。”死人一边说一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刘军目瞪口呆地看着老头儿和梁子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真他妈邪了！”刘军这才明白梁子私底下跟他讲阿那尔仁时总称之为“老邪门”是为什么了。想到这，刘军也走进了那间躺着白衣人的房间。只见床上躺着的女孩面色苍白，双眼紧闭，一头长发披散下来。“这不是崔菲吗？！”刘军差点叫出声来。梁子见刘军满脸的惊异赶紧走了过来：“我到时会跟你说清楚的，现在你赶紧叫上大刚和石头到那个周则唐跳下的水池子捞人，一共两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第二天是个休息日，度假村被警车围了个结结实实，木长廊等处已被拉上了警戒线。

梁子和刘军等人站在水池子边上，看着局里派来的两名“水鬼”在捞人。打捞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在这种天气里，这已接近了潜水员的极限。成果是有的，薛青的尸体已被打捞出来，梁子在确认尸首时，发现薛青的两个眼珠子不见了，只剩下两个空洞。“这里的鱼还吃人肉啊？我再也不来这里吃鱼了。”刘军在一边嘟囔着。随着潜水员的最后一次下潜，梁子的眉头越皱越紧。

“出来了，出来了！”两员潜水员在众人的期待中露出水面。梁子看到一位潜水员手里握着几根白骨上了岸。大家都是行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人骨。“周则唐不会真变成鬼了吧，掉水里就剩这么几根骨头？”刘军又说上了。

在一边的车里，梁子和正在换衣服的潜水员聊上了。“这池子里的水特别凉！”潜水员的嘴唇都冻紫了，“水倒不是特别深，但池子底下有一个直径30来公分的一个洞。”潜水员用手比划着说：“洞里面深不见底，而且水刺得人骨头疼！”

警车收队的时候，梁子在池子边上站了半天，盯着一汪黑绿的池水，像是要把池底看穿。

三十一、奇人之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军问梁子时表情非常严肃，“你要是不跟我说清楚，我这辈子就算完蛋了！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就是那晚上的情景，根本睡不着觉。”

其实，即使刘军不问，梁子也会告诉他。因为，刘军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自己曾看到的一切。

度假村“闹鬼”的那天，梁子之所以晚到，就是为了拉上两个人，一人是崔菲，一个就是阿那尔仁。在此之前，刘军已经通过医院找到了这个老怪物的下落。原来，阿那尔仁已于一年前提前刑满释放，成了自由之身。好在这个在号里被称为“老顽童”的阿那尔仁并不太难找，原来他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没少住院，梁子和刘军就是在医院的病房中找到他的。

阿那尔仁非常配合梁子的调查，很快梁子就弄清楚了阿那尔仁在狱中收周则唐为徒的全部经过。“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痛快就说出来了么？”阿那尔仁问梁子。“不知道。”梁子实话实说。“因为我曾对你爸爸说过，想收你为徒，可他坚决不同意。”阿那尔仁一笑露出满口小白牙：“看来咱爷俩挺有缘哪！”听到这位曾经的阿大爷这么说，梁子不由得一惊：“如果真要是成了他的徒弟，自己和周则唐的命运是否都要改写了？”

就在梁子了解到周则唐在监狱中的内幕之后，再加上郭辉的身份得到证实，各方面线索汇总到一起，梁子心里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想法刚一出头，梁子就强行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因为这个想法太过冒险，而且它涉及崔菲。

早在梁子第一次见到崔菲和姚阳放在光荣榜上的照片的时候，他就发现崔菲和姚阳长得很像。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跳舞的女孩身材都差不多，尤其是跳芭蕾舞的女孩，她们的身材比例，头部的大小甚至脖子的长度和腿的长度

都一致，如果几个“芭蕾女孩”穿着同样的衣服、梳着一样的发型站在一起，你从身后几乎分辨不出差异。

崔菲和姚阳更是如此。她们的身高都是 170 cm，同一年出生，体重也基本相同，就连脸型也很相似，但两个人在个性上差别很大。姚阳的性格比较内向，举止端庄，为人处事比较谦和。崔菲则不然，性格活泼甚至有点野性，敢说敢做有些像男孩儿的气质。她俩是大学同学，那个时候就曾被人们戏称为“双胞胎”。

“你说我要是让你扮成姚阳去抓凶手的话，你是不是认为我特别没有人性啊？”当梁子充满罪恶感地把这个想法告诉崔菲的时候，崔菲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反倒让他有些无所适从。“自从出事后，我就从来没睡过一宿整觉，只要能抓到凶手，让我干什么都行！”崔菲的话让梁子的心一下热了起来。他知道，阿那尔仁现在成了执行这个计划的关键：“如何说服师父来抓自己徒弟哪？尤其是这么一对患难师徒？”可还没等他想好对策，周则唐那边就已开始行动了。梁子知道，事到如今，只有硬着头皮往上冲了。

梁子从病房里直接把“阿大爷”接上了车。“您老考虑得怎么样了？”在开往郊区度假村的路上，梁子把案子的经过和自己的想法对阿那尔仁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他心里明白，千万别跟这老爷子耍心眼，那样只会适得其反。

阿那尔仁坐在车后座半天没说话。梁子从后视镜中清楚地看到他阴沉着的一张脸。“看来要悬。”梁子心中不由得一沉，他和副驾驶上的崔菲交换了一下眼神。

“大爷，您有什么话就说出来，我和梁子一定好好听着。”崔菲这句话还真管用，阿那尔仁竟然开口说话了：“闺女，你是好孩子，梁子有你这样红颜知己是他的福分！”阿那尔仁话一出口，崔菲没怎么样，梁子却憋了个大红脸。“看来命中注定的事，躲也躲不掉！”阿那尔仁长叹一声，语气中透着一份悲凉。这让梁子心中更是纳闷：“是什么事让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邪门变得宿命起来了？”

原来在狱中时，周则唐就跟阿那尔仁提起过自己出生那年曾有高人给他占过一卦，说他是“三九”命，至于为什么得出此言，对方却是只字未提。周则唐本以为给自己算命者必是阿那尔仁无疑，没成想，阿那尔仁并不知道此事。后来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两个人也未再提起。如今听到梁子说出事情的前因后果，阿那尔仁方才恍然大悟：“这孩子9岁没了爹，18那年入狱，今年正好27岁却惹上如此大祸，这岂不正是三个九字！”

阿那尔仁此言一出，梁子和崔菲皆是一惊。

到了度假村后，梁子三人直奔周则唐他们住的小别墅。那时，黑衣人与薛青已经碰上头了，正如阿那尔仁所料，在周则唐的房间里发现了祭祀用的那只怪鼎。

见到此鼎，阿那尔仁眼中不禁泛起泪光。原来此鼎很有来历，本是一件古物。在阿那尔仁落难之际，他将此物托给一个朋友保管，此人正是小庙的薛道长。周则唐就是在一年多前取鼎时到过此庙，也由此认识了那位薛道长。没想到，如今“鼎”还在，却已成为杀薛道长的工具了。

梁子从房间走出来时，没有再回头。可令他揪心的是出门前崔菲冲他的嫣然一笑，他当然明白崔菲笑中的含义，是不想让他为自己担心；他更记得自己答应阿那尔仁的条件：必须拜他为师。

“为了你，我可能会害了自己唯一的徒弟，你不当我徒弟谁当？”“我要想杀他用枪最省事了，还麻烦您干吗？”梁子赶紧反驳。阿那尔仁目光幽幽地看了梁子一眼说：“孩子，开弓没有回头箭，有些事一旦开始了，后果你我都无法预料！”

梁子已经看到黑衣人的身影了，那个薛青已经落入冰河。“记住，千万别和他交手，你的胜算不大！”梁子心里一直重复着阿那尔仁的忠告。“不是说你打不过他，杀人就一个字‘狠’，人永远没有鬼狠！”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真正面对“黑衣人”的那一刻，梁子还是感到了对方带来的巨大压力。但真正令他感到意外的是“白衣人”的出现。

第一个让他意外的是白衣人吹响的箫声。他从来不知道崔菲居然是此中

高手。跳芭蕾的女孩会弹个钢琴啥的不新鲜，但能把箫吹到这个水平确实令他大感意外。

如果箫声只是让梁子感到意外的话，白衣人的出现则真正让他震惊不已。他眼前的白衣人活脱脱一个死而复生的姚阳，从容貌到“气质”，从里到外看不到“崔菲”的一点影子，虽然他只见过姚阳生前的照片和演出录像，但是他确信即使是姚阳父母也看不出一丝破绽。“看来这真不是化妆那么简单，我只不过给了阿那尔仁一张姚阳的照片而已，他却还给我一个活死人！”梁子无法想象在那间放着怪鼎的小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他开始感到后悔和恐惧，他甚至已经怀疑眼前的“白衣人”究竟是谁？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刘军皱着眉头问梁子：“周则唐为什么要杀死他的几个手下？而且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

“这也曾是我一直没想明白的问题。”梁子说：“直到两件事的出现才让我彻底想通了。”

崔菲和姚阳本是无话不谈的好友，梁子和崔菲曾多次聊过姚阳的事情。有一次崔菲无意中谈到姚阳有个初恋男友，也正因此，姚阳才三番五次地拒绝别人的追求。崔菲并不知道那个曾拨动姚阳心弦的男孩叫什么名字，但梁子根据崔菲提供的线索，经过查证后断定是周则唐无疑。

梁子调出了姚阳和周则唐的资料，上面清楚地记录着两个人曾在一所学校中读过书。他甚至找到了两人过去的班主任核实过相关信息，也查到了一些新的线索，比如两个人曾在学校演出团同台演出，同住一个胡同，经常一起上下学，为此周则唐还挨过高年级同学的欺负。

梁子完全可以想象，能和姚阳这样“校花”级的同学上下学，免不了会招人嫉恨。而那个时候的周则唐显然还承担不起“护花使者”的重任，反倒是姚阳时常为周则唐打抱不平。

这个原本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故事后来发生了转变。首先，姚阳因为出色的自身条件在上初中以后就转入了舞蹈学院的附中。周则唐和姚阳的同学生涯也就此划上了句号，但他们的故事并没有由此终结。

那是京城初夏一个普通的黄昏。落日已入西山，只余下山天边一缕火烧云恋恋不舍地俯视着大地。姚阳正焦急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由于不久后将有一场正式演出，她一直排练到过了晚饭点才回家。她和一个同伴一起坐公交车，由于赶时间她们甚至没来得及卸妆。同伴提前两站走了，而当姚阳下车时，她发现有三个男青年跟着她一起下了车。

那个时候的姚阳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淡淡的舞台妆更让她显得光彩照人。其实，她和同伴在车上时就引得众人纷纷侧目：“哟，这两小姑娘真漂亮，是小演员吧？”在众人各色的目光中，也有这么几位不怀好意的。他们跟着姚阳下了车，并尾随着她一直进了胡同深处。

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了，三个男青年把姚阳围了起来。前面的两人中还有一个剃了个大光头，仨人二十上下的年纪，都是一脸的坏笑。姚阳大声喊着让他们闪开，但没收到一点效果，有几个行人甚至还赶紧绕着走了。姚阳知道离自己家还有一段距离，想冲过去已经不太可能了。天色暗了下来，她第一次感到了恐慌。

想必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会上演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其实这“英雄救美”也绝非都是坐在家里杜撰出来的，这种事在生活中也屡见不鲜，那至于您有没有救美的资本就另当别论。

三个男青年围住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包围圈越来越小。而周则唐的出现令强弱悬殊的天平彻底发生了转变。虽然周则唐的年龄比这几位都小，但收拾他们就如同切瓜一般，“叮咣”几下，三个坏小子被打得满地找牙，落荒而逃。

几年不见，周则唐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那个身材矮小的小男生已经长成了挺拔的英俊少年，个子比姚阳还要高一些。

或许，姚阳少女的心弦就是在那个时刻被轻轻拨动了。

以后，周则唐成了名副其实的护花使者，经常陪着姚阳走过那段到家前长长的一段胡同，虽然这段距离在他们心中是如此之短。

又过了一段时间，周则唐不得以告别了自己心中的女神，他高中未上完就辍学了，为的是撑起养家的重担。他经人介绍，到剧组当了替身武行。

这一别，竟成了永远。直到周则唐以另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与姚阳“见面”。

梁子事后无数次地想过：也许当带有姚阳毛发的笔在周则唐鲜血中溶化的时候，姚阳的灵魂真的也溶化在周则唐的身体中了。那一刻，周则唐或许就是姚阳的一部分。

“你是说，周则唐扮鬼杀死那几个同伙是为了替姚阳复仇？”刘军的问话打断了梁子的回忆。

梁子点了点头说：“这是一种最可怕、最恐怖的复仇方式，让被杀者魂飞魄散的复仇！”

“太他妈牛逼了！”刘军不停地点着头说：“这真是我听说过的最完美的复仇，你知道吗，梁子，我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周则唐了。”沉吟了一会儿，刘军突然又想起了：“你说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周则唐这么做也是为了杀人灭口！”

梁子的话让刘军一惊：“他哪个地方露出破绽了吗？”

“真要露出破绽就来不及了。”梁子说。原来，就在度假村出事的前一天，梁子曾主动上门找过姚阳的父母核实情况。这已是梁子第三次登门造访了，梁子发现，老两口的情绪有点不太对劲。这与梁子第一次来的时候，老两口悲伤欲绝的情况很不一样，他们看梁子时的眼神显得有些慌乱，说话的语气也有点紧张。

还没等梁子问，老两口主动从里屋提拉出一个大帆布书包来，打开一看，梁子一下子愣住了：整整五十捆崭新的人民币，装了一书包。

“这是今天早上有人搁在门外边的，包里还有一个纸条。”梁子拿过纸条一看，上面打印着一行字：养老金 50 万元，一定收下。

“当我知道在云南碰到的就是周则唐时，我就怀疑他与毒品有关。”梁子说：“可以肯定，钱是周则唐送的，他哪来这么多现金？一定是贩毒来的钱，他杀了同伙正好可以灭口，还能独吞一大笔毒资！”

“然后，再把钱洗得干干净净。”刘军说：“真是一箭双雕！”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刘军说。梁子示意他接着说下去。“你为什么阻止周则唐杀薛青？还有你为什么抓他归案？”

梁子看着刘军一笑，反问他：“你懂法吗？”“当然懂！”刘军说：“这可是我强项，你是说刑法还是刑诉还是……”梁子伸手阻止了他：“我是说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这个法远远高于人为制定的各种法律。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

刘军愣了好一会儿，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也不知道他是否明白了梁子的意思。

梁子把崔菲从医院接回了家里。“我最不愿意在医院里呆着了，回家真好！”看着崔菲慵懒地躺在床上，笑容又飞上了她的脸颊，梁子心里终于踏实下来。

崔菲是被救护车直接从度假村拉到城区大医院的。在刚住进医院的头两天，她总是醒一会儿又昏睡过去，身体状况很不稳定。为此，梁子在医院的病房外急得直转圈（女病房他进出不方便）。后来，局里通过关系把崔菲转入了单人病房，他才有机会日夜陪在崔菲的身旁，直到她完全恢复了意识。

“你那位阿大爷怎么样了？”崔菲问正在一旁低头削果皮的梁子。“他比你出院还早哪，我前两天已经把他送回家了。”梁子把切好的水果摆放整齐，放到崔菲床前。崔菲看着梁子认真地在水果上插牙签的样子笑了起来：“真想不到你一个大男人照顾人的时候这么细心。”梁子把一块水果直接送到崔菲嘴边：“乖，吃一块，听话。”崔菲乐成了一朵花儿。

“咱们应该看看老爷子去。”崔菲边嚼着水果边说。“看我爸我妈去？行啊，咱俩什么时候办事？”梁子一本正经地说。“梁长坤同志，我真没想到你这位人民警察还挺会耍贫。”“人民警察也是人呀，何况我刚刚明白了一个道理。”梁子说：“以前办多少案子，见过多少恶人，我从来没怕过，但是在度假村的时候我真的害怕了。”崔菲问道：“害怕什么？怕鬼吗？”“有比见鬼更可怕的。”梁子看着崔菲说：“那个时候我才突然明白，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就是失去你所爱的人。”崔菲突然安静了下来，眼中有泪光闪动，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对了，我刚才就是说咱俩应该去看一下阿老爷子去。”崔菲突然想起了来，接上了刚才的话茬儿。“我知道你刚才说谁哪，关键在于你的身体行

吗？”梁子有点不放心地看着崔菲。“别小看我们这练舞的，身体素质不一定比你这练武的差，这点事算得了什么？走！”梁子扶着她下了床说：“我先给他打个电话，上次送他回家我就留了个电话，别咱俩跑过去，他出门遛弯去了。”

电话响了几声后，有人接了起来。“喂，是阿大爷吗？喂？”梁子连着“喂”了好几声，对方把电话又挂上了。“怎么了？在家吗？”

崔菲问梁子。“应该在家，刚才有人接电话。”梁子边穿衣服边说：“我这个阿大爷也挺可怜的，大牢里呆了快10年，他又一直单身，身体不好吧，都没有人照顾一下。”

这是一幢普通的6层老居民楼，应该建于上世纪70年代，楼的外立面近期显然经过粉刷，与楼内的陈旧设施显得那么不搭调。阿那尔仁就住在一层。梁子敲了几下防盗门，屋里没回应。梁子试着拧了拧防盗门把手，门没锁。梁子回头看了看崔菲，崔菲示意他接着敲门，梁子刚一敲，大门自己开了。

“阿大爷，我是梁子，您在家吗？”没人回答。梁子和崔菲慢慢走了进去。

梁子几天前刚来过阿那尔仁的家，这是一套老两居室，门厅小得只能放下一张饭桌，外间是客厅，里面还有一间卧室，陈设非常简单。梁子那天只把老爷子送进家门，在客厅呆了会儿就走了，并没有到过卧室。

客厅内空无一人。梁子注意到一部红色的电话就静静地放在客厅的书桌上。梁子把崔菲让到一边，示意她不要讲话，伸手摸出了手枪，他贴着墙朝卧室悄悄摸了过去。

梁子打开卧室门，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见卧室靠墙的一张木板上躺着一个人，其他没什么异常。他把枪放下，枪口指着地板走了进去。

躺在木板床上的正是阿那尔仁，他盖着棉被，神态安详，好像是睡着了。

“阿大爷。”梁子叫了两声，见他毫无反应，就伸手推了他一下，这一推竟没有推动。梁子心里一惊，赶紧伸手探其脉搏，发现人竟已死去多时了。

“这回他是真死了？”刘军一边往下摘手套一边跟梁子说。阿那尔仁的

尸体已被抬上了车。“还有假死的？”梁子反问他。“你那天是没见着，这么说吧，这老邪门就是从太平间自己溜达出来我都不奇怪！”刘军摇着头走出房门。

梁子没理刘军，他的脑海中还不断重放着刘军他们没来之前的震撼一幕：就在梁子打开卧室中几乎占了一面墙的大壁橱时，看到柜子中挂得满满的不是衣物，而是一枝枝毛笔，那个他在度假村见过的怪鼎也在里面端端正正地摆放着。鼎内有两枝笔，梁子拿起笔一看，发现笔杆上刻有两个小字：“姚阳”。想到那晚的场景梁子心里“咚”的响了一声。他赶紧拿起第二枝笔，上面刻着：阿那尔仁！

这满柜子的笔都刻着名字，这些名字都代表一个个死去的生命，而这些毛笔都是用他们生前的毛发所制成，而此刻面前的一枝枝毛笔就如同活着一般凝视着他！梁子觉得一阵阵阴风从柜子中扑面而来，他不禁浑身打了一个冷颤。“在南部的一些地方有这么一种传说。”梁子想起阿那尔仁跟他说过的一句话，“家里的壁橱是通往阴间的通道。”

“这是什么东西？！”梁子背后，崔菲瞪大双眼惊恐地看着满橱柜的毛笔。梁子赶紧关上柜门，他突然问崔菲：“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吹箫的？”崔菲迷茫地看着梁子说：“我？我根本就不会吹什么箫！”

三十二、尾声：焚尸骑马之迷▶

听梁子讲完第一枝笔的故事后，我的头皮一直在发麻：“那个姚阳的笔就在我进去的那间屋里边？”梁子轻轻点了点头。我的头开始疼了起来：难道茶喝多了也会醉？

其实，我早就听说梁子有个非常漂亮的“老婆”，没想到这么“来之不易”。“关于姚阳的死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我问梁子。“说，我听着哪。”梁子又烧上一壶水。

“我记得在出姚阳那个焚尸现场的时候，你们都断定焚尸是在凌晨三点左右，也正是那个时候，一场降雨才使焚尸的大火被浇灭了。后来的尸检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可老徐和郭辉在十二点就开始运尸的，从他们家到焚尸现场最多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那中间的两个小时他们在干什么？”

“你说得没错。我们也曾为此争论过查证过。那晚正赶上全市的夜查，不是查什么酒后，查什么你就不用知道了，尤其是郊区通往市区的各主要路口都设了卡，直到两点多才撤的，我推断他们一定是遇了卡子躲在哪了。”梁子接着说：“这两个小时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而这件事一定让他们对焚尸产生了巨大的恐惧，以至于刚点着火一会儿两个人就跑了，也给这个案子留下那么多线索。”

梁子给我倒上水，说道：“你知道焚尸骑马吧？”“知道。”我回答：“焚尸过程中，烧焦的尸体有可能会坐立起来，就像是骑马的样子，据说希特勒就烧成了骑马状。”

“是这样的。”梁子说：“我分析那晚可能出现了类似的异常情况，让焚尸的两人受惊不小，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那晚非常罕见的雷电交加，而焚尸地点正好在大树下的浅坑里，燃烧着的尸体遭雷击动了起来……”梁子话未说完，房间里突然“哗啦”响了一声，吓得我差点钻到桌子底下去。梁子脸色也一变。

我跟着梁子挨个查看屋子，发现那间摆放着怪鼎的屋门不知何时开了一道缝。“你哆嗦什么呀？”梁子回头看着我。“我哆嗦了吗？”我听到自己颤抖的声音。

房门打开了，梁子开开灯，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地下有一枝笔，这笔显然是从鼎内掉落下来的。“喵”，一只大花猫站在桌子上警惕地盯着我。“我猜就是你。”梁子伸手把猫抱到怀里。“这是我家的花小姐，快回你屋里睡觉去。”梁子把大花猫放到房门外，猫嗖的一声跑到对面的卧室里不见了。“它总是爱往这间屋子里跑，已经好几次了，可能是你刚才没有把门关严，让它跑进来了。”

我俯身把地上的那枝笔拣了起来。这枝笔与其他笔比起来明显不同，笔

毛发黄而且软，看上去稀稀拉拉的。“这是一个婴儿的笔，一个女婴。”“什么?!”我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

梁子把笔接过来，让我看笔杆上的一行小字：水孩儿。

“什么意思?”我问他：“这孩子是鱼生的，还水孩儿。”

“这孩子确实是生在水里，当然不是鱼生的，是她已死去的妈妈生的!”梁子的声音不大，但字字在我的耳朵里炸响。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一个案子，现在回想起来都让我骨头发麻。”梁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就像是回到了几年前，当时所有在场的刑警都无法相信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一幕是真实的。

你不该翻看的

X 罪案

——怪婴



一、灭门惨案▶

李师傅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对面的洗浴中心门前停着四五辆警车，几个戴着大口罩的警察正往一辆白色的救护车上抬担架，警戒线把不少好看热闹的行人远远隔开。

李师傅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挂在墙壁上的钟表：上午9点整。这是他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早上9点准时将理发馆收拾利索后开门迎客，今天也不例外，可对面洗浴中心发生的突变把他的计划完全打乱了，李师傅赶紧跑了出去。

“这是抬出来的第4个了，都死了，真惨哪！”李师傅听到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在议论纷纷。“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李师傅连忙向一个认识的街坊打听。“哎哟，李师傅您还不知道哪，洗浴中心冯老板一家子昨晚上让人全给杀了！”

“啊？！”李师傅一听这话身子差点瘫倒在地上。“冯老板一家七八口人哪，还包括一个六岁的孩子，对了，冯老板夫人是个孕妇，听说下个月就要生了，这肚里的孩子……哎哟！”李师傅一想到这眼前就一阵发黑。

李师傅当天没营业，这是他在开理发店十年来的头一回。

就在李师傅目睹洗浴中心出事前的一个小时，梁子和市刑警大队的几位同事正在洗浴中心里面勘查现场。此时的梁子已调到市大队。

凡是进过洗浴中心的人都知道，里边一定会有一个标志式的大水池子，供客人泡澡。现在，在梁子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放满水的大浴池。



此刻，浴池的水里正“泡”着几个人。准确地说是“飘”在水里。“1、2、3、4、5……”梁子数了数共8个人，无一例外都是手脚绑起来头冲下浸在水中，好像他们都几天几夜没有喝过水，现在都趴在水里“痛饮”。

现场鸦雀无声，所有的刑警都站在池子边上一动不动。只有一旁不知道哪一个浴喷头漏水发出的“滴答”声。

梁子觉得有点喘不上气来，他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听到有人抽泣，循声一看，竟是正在拍录像资料的刘军，由于手不停地抖动，他干脆放弃了拍摄。刘军和自己被调到市刑侦总队，而石头接替梁子的位置任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在勘查案发现场流泪，按说是“业内”大忌，但此刻没有人责怪刘军，甚至连一个责怪的眼神都没有。因为，所有人的眼圈都红了。

“泡”在池子里的8个人是3男5女，其中，有三个女孩年龄看上去还不到20岁，她们在水中披散开的乌黑长发如同一朵朵绽放的黑色“牡丹”花。

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泡在水中的还有一个大肚子孕妇。从她高高隆起的腹部看，应该是快临产了。“应该是9个人。”梁子把孕妇肚里的孩子又给加上了。

这个池子的水并不深，也就到成年人的腰部往上一厘米，可这足以把8位捆成“弓”字形的成年人淹死。

“那个孕妇怎么动了一下？”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了那个漂浮在水上的孕妇身上。“你小子眼花了吧？哪动了？”刑警大周对着刚才说话的那位“小平头”说。正在这时，孕妇似乎是要证明“小平头”没说错似的，她的身体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又动了一下。这令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紧接着，孕妇开始一下接一下地动了起来，她漂浮在水面上的身体随着动作开始转起圈来！

梁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场景是真实的，他的嘴随着面前孕妇的转动越张越大。

“快下去救人！”大周第一个跃入池水中，溅起的水花扑了梁子一身。听大周这么一喊，几乎所有的刑警都跳了下去。

梁子他们把“趴”在水里的孕妇搬了过来，只见她面色铁青，面目扭曲，双眼微睁，早已死去多时了。正当梁子他们面面相觑之时，孕妇隆起的腹部又

开始有节奏地拱动起来。

“她要生了！”年近40的大周有经验，他赶紧去解绑在孕妇身体上的绳子。“死人生孩子？！”梁子脑袋“嗡”的一声，这种事他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帮忙。大家手忙脚乱地解绳子，不想这绳子捆得非常结实，等绳子解开后，孕妇下体已冒出滚滚鲜血，把一池清水染成红色。

“生出来了！生出来了！”有人惊叫起来，梁子只见大周从红色的池水中捞起来一个什么粉嘟嘟的东西喊：“快找把剪刀，刀子也行！”不知道是谁递来一把锋利的匕首。

“快！快给他做人工呼吸！”梁子怔怔地看着大周几个在那儿忙乎，场面一片混乱，而自己根本插不上手。

一阵尖锐的婴儿哭声在洗浴中心的大厅内响起。声音异常刺耳，像是有人在拼命吹口哨，梁子差点要去捂耳朵。这时，有人翻出水池子找来干净的大浴巾，把初生婴儿裹上送到屋外的救护车上。

梁子站在齐腰深的池水中，看着另几个浑身血水狼狈不堪的刑警哭笑不得。正当这时，他们听到一阵“哐哐”的声音从水池外的更衣室方面传来。”众人一愣，大家互相看了看，除了刚才送孩子出去的大周和“小平头”外，一个不少都在池子里泡着哪。这又是谁在更衣室那边？

响声还在继续。这“哐哐”的声音在偌大的洗浴中心内显得分外清晰。刘军第一个冲了上去，梁子和池子里的几个人纷纷上“岸”，紧跟着向发出响声的更衣室的方向走去。

6个刑警全站在一个更衣柜前，响声正是从这里发出来的。由于更衣柜是锁上的，有人找来了改锥等工具。

“里面有人吗？”梁子蹲在柜子门前问完后，突然觉得自己问得很别扭：没有人难道还是鬼不成？可是经历了刚才那不可思议的一幕，这里面真要有有什么古怪东西的话，也不会出乎大家意料。“哐哐”，声音又从里面响起来，好像在回应梁子的问话，但明显比刚才弱了许多。梁子伸手让大家安静下来，把耳朵贴在柜子门上仔细听着：里边传出轻微的喘息声。

“有人在里面！”梁子拿过改锥，用力几下就把铁皮柜子门给撬开了。门

开处，一双赤裸的小脚丫一下子露了出来。

梁子一伸手把柜子里的人拉了出来，发现是一个穿着短裤背心的小女孩儿，只见她紧闭双眼，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面色发红。梁子的手刚一碰到孩子的胳膊时就已感觉到她在发高烧，他一把将孩子抱了起来就往外跑，这时已经有人跑到他前面去发动车，“快送医院，这孩子烧得快不行了！”梁子和众人跑过的地上留下一滩血水……

二、光头客▶

黑暗中，一个留着寸头的中年男人正冲着李师傅笑着说：“在哪理发都没您理得好，您给我理发最踏实了。”李师傅听着心里那叫一个美：“您这么个大老板，到哪个发廊理不成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理发可不光是技术活，更是心理活。”李师傅帮着把中年男人的衣领弄好，中年男人转身向理发店外走去。

这时，有人突然把李师傅手里的刮脸刀夺了过去！他当时就是一惊，想抢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见一个光头男子快步走到“中年男人”背后，挥起手里那把明晃晃的刮脸刀朝着中年男人的脖子就砍了过去！李师傅想喊可就是喊不出声来，急得他直跺脚。手起刀落，血从中年男人的脖颈处喷溅了出来，溅洒在理发店的地上、椅子上和李师傅的脸上、身上，热乎乎的血顺着李师傅的脖子往下淌，又黏又稠……

梁子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喝茶，院里的那棵大槐树已抽出绿芽，阳光透过玻璃把槐树枝映在自己身上，夏天来到时，枝繁叶茂的大槐树正好可以挡住烈日的酷晒。“能住这样的大四合院子可真舒坦。”梁子不禁怀念起自己在胡同中长大的童年时光。

“梁子，梁子，我把李国庆师傅给带过来了。”刘军的脑袋贴在窗户玻璃上冲着屋里叫着。梁子赶紧站起身把门打开，刘军把一位50岁上下的高个男子让进了屋。

“连着三天了，我都被一模一样的梦给吓醒！”李国庆把手里的一次性水杯放在办公桌上说：“洗浴中心的冯老板每个月都在我这儿理两回头，都好几年了。”

就在洗浴中心出事那天，对面理发店的李国庆师傅就躲在家里一天没出门，他脑子里老是出现一个人的影子。这个人是在三天前来到理发店理发的。“师傅给我剃个光头。”说话的人看上去有三十四五的样子，身量估摸着有一米八，浓眉大眼的挺精神。李国庆做理发这门生意这么多年，什么人没打过交道？也练就了观察人的“火眼金睛”。不管什么人来到面前，多高、体重、多大年纪甚至这个人的性格脾气怎么样，他都能“看”出个六七分来。

“这是个厉害主儿。”李国庆心想，别看来人说话很客气，但此人身上有股子“霸气”。

剃头的工夫，李国庆发现，这位的眼睛一直看着对面的洗浴中心，对他的主动聊天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

眼看着“光头”快要刮完了，这时一辆车停在了对面洗浴中心门口，从车上下来的正是洗浴中心的冯老板一家。李国庆看到冯老板搀着大肚子老婆下了车，身后他们六岁的女儿蹦蹦跳跳地跟着他们进了大门。“多好的一家子！”李国庆心里想。他发现，“光头”客紧紧盯着冯老板一家，双眼中透出一股凶光！他不由得一惊，手里的刮刀也“紧”了一下，险些刮破了头皮。

“师傅，您这把刀可得小心，这是刮头，这要是刮脸，还不给我破了相？呵呵。”光头客笑着站起身，随手丢下二十元钱，转身出了门。

李国庆手拿着刮刀半天没缓过神儿来。“哎，找您钱！”他追出门去，却见光头客上了一辆越野车一溜烟儿开远了。“这主儿，够神的。”李国庆把钱收了起来，这时又有人进门理发，他也就把这事丢下了。没成想，三天后冯老板一家包括几位亲戚都被杀了，他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下子想起这位光头客来，一到晚上他就吓得不敢出门，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似的，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被同一个噩梦惊醒：“这一定是冯老板让我替他伸冤哪！”李国庆一咬牙主动打了报警电话。

“李师傅，您还记得这剃光头的人长什么样吗？”梁子问。“记得，他那模样我一直记在脑子里哪。”李师傅回答。

“那好，您一会儿跟着我们这位同志仔细描述一下，还有，您刚才说，冯老板总在您这理发是吗？”

“是，老在我这理发。”

“那据您了解冯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生意上得罪过什么人吗？”

“冯老板这人没什么架子，为人挺厚道的，家在南方，除了洗浴中心好像还有别的买卖，他生意上的事我就不清楚了。”

“好，那麻烦您现在就跟我们这位同志去边上那屋画个像。您要是想起什么来，就给我打电话。”

李国庆转身和刘军刚要出门，突然回过头来说：“我现在就想起一件事来，光头的车上好像还坐着一个人，那辆车就是那人开着的。”

梁子手里拿着“光头”的画像盯着看了半天，然后交给边上的大周。“眼生，从来没见过这小子。”大周又把画像交给边上的刑警。“今天晚上该谁上医院值班了？”大周问。“该我了。”刘军在边上举手说。“昨晚上差点把我给累死，这俩孩子真折腾人。”大周说：“大的那个老不醒，小的那个老不睡，而且那小东西一哭起来，声音那个尖，就跟电视里那个超女的什么音来着？”“海豚音！”边上有刑警插话。“对！就是那个海豚音，这孩子绝对是一个超级女婴！”

大周的话引来周围一片笑声，有人拿他打诨：“大周行啊！还看超女哪，嫂子没让你跪暖气片？”“什么话。”大周把嘴一撇：“你嫂子看得比我还上瘾，她说了，这要是再年轻十岁，她也准备跟她们PK一下！”“哈哈！真是超级嫂子！”现场笑成一团。这时，大周突然拉了梁子一把，示意他出来一趟。

梁子笑着跟大周来到屋外：“你这神秘兮兮地叫我出来干吗？”此时，梁子发现刚才还一脸笑容的大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你认识田斌吗？”梁子一愣，想了想说：“在警院教过我们刑侦的田老师？”大周点了点头。“那可有几年没见过了，田老师出什么事了？”梁子对大周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感到不解。

“田斌比我小两岁，我们俩都是侦察兵退下来的，田斌这小子有文化，到学校还当过一段教官，可以说是刑侦方面的专家，后来他到基层锻炼，也破过几次大案，本来是提升的热门人选。”梁子一直在认真听着大周讲，他知道，大周不会给他讲故事玩，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和自己商量。

“洗浴中心出事那天，你还记得吧？”大周问梁子。“这辈子我都忘不了。”梁子指指自己脑袋。“在池子里我解拴人的绳子时，我就非常纳闷。”大周的语气越来越沉重：“这个绳结打得非常在行，我干侦察兵时就学过这种绳结，越挣越紧，多大的能耐都根本别想挣脱，而且这个结法是经过改进的，这种水手结本来是易解难开，但经过人改进后，只有打结的人自己才知道怎么解开，别人很难解开，而且一旦解错，反倒越解越乱。”梁子立刻想起当天的情景，在解孕妇的绳结时，就弄得大家手忙脚乱，最后是用刀把绳子割断的。按说哪个刑警都是“拴人高手”，梁子一直以为是因为情况太过意外造成的，现在想起来是有些奇怪。

“后来，我在解另几个人的绳索时，才发现了解绳扣的窍门。果然是一解就开了。你知道这个窍门是谁教给我的吗？”大周看着梁子说。梁子一下子明白了大周刚才话中的意思。“难道……”大周的眼神已经告诉梁子的猜测是对的：“没错，就是田斌！这个结法也是他改进的。”虽然自己已猜到了，但听到大周把田斌的名字说出来时，还是让他大吃一惊。

“我这两天已经查过了，田斌于一年前被开除了。”大周说。“为什么？”梁子追问。大周摇了摇头：“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这种事你知道绝不是光彩的事，我也是通过市局的一个朋友才打听到的，但原因他死活不说。”梁子低头不语。“干咱们这行的都明白，人在河边走，绝不能湿鞋！这两年出事的人也不少。”“难道真是他干的？”梁子好像是在问大周也像是在问自己。“当然还不能确定，这事现在只有你我俩人知道，不到揭锅的时候可以千万不要和别人说！”大周的语气异常严肃。梁子用力点点头，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儿。

三、婴儿的眼神 ▶

刘军来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小平头”正在和一位漂亮的小护士要贫。见着刘军来小平头颇有点恋恋不舍地交班。“你要是舍不得走，我可以发扬一下风

格让你连个夜班。”刘军对“小平头”真诚地说。“谢谢你了，还是你来吧。”小平头告诉刘军女孩已经过了危险期，但那个女婴的情况还不太稳定。“咱俩怎么跟医生交接班似的？再见了刘医生！”小平头撂下一句话就消失在电梯间里。

刘军首先查看了一下病房。两个人都睡着了，病房里非常安静，刘军松了一口气。由于女孩出了重症病房后已经和女婴的病房紧挨着，这样，一个人就可以看两间房，前几天都是两个刑警同时值班。

“这个孩子是唯一的目击证人，一定要确保她的人身安全。”这是领导下的死命令，刘军也知道这活马虎不得。他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拿出一本小说看上了。

就在刘军看书的时候，梁子正在值班室里跟医生了解情况。今晚值班的王医生正是那天送女孩和女婴入院抢救时的主治医生。

“那个小女孩儿的问题已经不大。”王医生说：“她得的是急性肺炎，用药之后效果还不错，现在病情已基本稳定了，就是恢复的问题了。”“那个女婴呢？”梁子问。王医生沉吟片刻说：“女婴到目前为止还没过危险期。不过，那天我听你们说了这孩子出生的情况，我现在都不相信这事是真的。”梁子接着说：“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相信这事是真的。”

“你知道吗？”王医生说：“生孩子是靠母亲宫缩的力量完成的，而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母亲已经死亡了，这种情况在医学界出现过，都是通过给胎儿输氧再进行剖腹产，而这孩子的出生与其说是自然分娩，不如说是她自己爬出来的，这在医学上根本不可能成立。”王医生把两手一摊说：“这还不算女婴出生前的缺氧状况。”“您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梁子问。

“她本应该是个死在娘胎里的婴儿！”王医生看着梁子的眼睛说。

梁子的出现让刘军很意外。“你怎么来了？还没轮到你值班哪？”“我来陪你还不行？”梁子一屁股坐在刘军边上。

“梁子，你真觉得是孩子她妈把她锁到更衣柜里的？”刘军把书合上问道。“案发当天大家不是分析过了吗？”梁子说：“我认为一定是孩子的妈妈已经发觉大祸临头，这才慌忙把正在发烧的孩子锁在了更衣柜里头。”刘军说：“有一点我想不明白，这孩子居然一声没出，要不小命也没了。”“这只有等到孩子清醒后自己说了，不过，最令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孩子是不是在关到更衣柜里后，

就已经开始昏迷了，所以才在整个杀人过程中没吭一声，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为破案提供线索了。”梁子皱着眉头说：“还有就是……”刘军抢着梁子的话头说：“再有就是这个孩子亲眼看到了整个杀人过程，导致受到过度刺激后身体起了应激反应，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很有可能自动关闭了记忆之门。”“是这样的。”梁子说：“据现场的测量发现，这孩子所处更衣柜的位置可以看到洗浴中心那个大池子，如果她当时清醒的话，应该目睹了全过程。”

刘军轻轻叹了口气说：“所以，我现在的心情也很矛盾，又希望她能提供线索，早日抓到杀害她父母的凶手，但又不希望她看到那一幕，这对一个才六岁多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听刘军说到这，梁子也不禁点点头。

“哇！哇！”突然一连串的啼哭声从病房中响起，在安静的走廊内回响。

梁子和刘军几乎同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这小超女又哭上了！”

病房内，已经拿掉氧气罩的女婴正在手脚并用地拼命哭着，通红的身体上插着的几根管子也跟着颤动。梁子和刘军束手无策。“你赶紧去叫护士。”刘军答应一声跑出了病房。梁子走到女婴近前，仔细端详着这弱小的生命。“她本应该是个死在娘胎里的婴儿！”王医生的话又在梁子的脑子里“响”起。

“你的出生简直就是奇迹，你可一定要挺住。”梁子对着眼前这个皮包骨的女婴嘀咕着，不知道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给面前的女婴打气。

女婴的哭声停了下来，就如同她刚才大哭时一般突然。梁子不禁松了一口气，他看到女婴一直紧闭的双眼也缓缓睁开，死死地盯着梁子，那眼中透出一种说不出的悲凉，这女婴的眼神竟和成年人的一模一样。

梁子刚刚放下的心又一下子悬了起来！

“这不是没哭吗？”小护士跟着刘军一起走进了病房，梁子赶紧给护士让开路。小护士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女婴说：“应该没什么事，她可能就是饿了，这么大的婴儿一晚上哭个七八回是很正常的事，有什么事再叫我。”小护士说完转身就要出去。“她这么饿，那为什么不给她喝奶呀？”刘军突然问。“这孩子对奶粉特别敏感，一喝就吐，现在给她输的就是营养液，这比奶粉可贵多了。”小护士在门口转过身来说。“我是说，”刘军非常认真地说：“奶粉过敏，为什么不给她喝人奶！”听到刘军此言一出口，梁子差点叫出声来。小护士的脸色

突然青一阵白一阵，她下意识地朝自己高高耸起的胸部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刘军竟然也把目光聚集了过去。“你们这帮警察，脱了警服就跟流氓没什么分别！”说完转身离开，楼道里传来鞋撞击地板发出的愤怒的“笃笃”声。

“你是成心的还是真不知道？”梁子对呆呆地站在原地的刘军问。“我知道什么？”刘军茫然地看着梁子说。“这孩子她妈都死了，哪来的母乳啊？你又给人民警察争光了，你这不是调戏民女吗？我都跟着你挨骂。”梁子说完看见刘军一脸的沮丧赶紧又上前拍着他肩头说：“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你说你对人体解剖学这么了解的人怎么老犯生理卫生方面的常识错误？”

梁子这时又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女婴。此时，女婴已紧闭双眼似乎陷入了沉睡。

梁子恍然觉得：“我刚才是不是看错了？”

四、被割断脖子的司机

小赵嘬着牙花子从酒楼走了出来。“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身穿红旗袍的迎宾小姐一字排开冲他鞠躬送客，小赵点了点头，将灯红酒绿抛到背后。他是在一楼的散桌吃的：“这的鲍鱼还不错，可惜的是眼看着好红酒一口不能喝。”小赵可不是什么大款，他的饭菜自然有楼上包间里的人给买单。

小赵直奔停车场，他熟练地用车钥匙打开车门，眼前的奔驰 S600 欢快地发出回应。小赵钻进驾驶位，发动了奔驰。“听这发动机的声儿，跟流行音乐一样好听！”小赵可买不起“大奔”，这是他老板的座驾，今天晚上，老板请一位部长吃饭，免不了要推杯换盏，自然由他开车接送，这差事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两回，小赵回回没落空，都把老板安全送回家，为此他深得老板信任。

小赵看了看车里显示的时间：21 点 25 分，这饭局已经快 3 个小时了，按刚才张助理的吩咐，现在就要把车先发动起来，等张助理一个电话就赶紧开到

酒楼门口接上老板。

副驾驶的车门突然被人拉开了，一个黑影飞快地坐到他身边。“张助理，你怎么来了？”还没等小赵的话说完，来人一把就扯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拉了过来。“不好，有人抢劫！”小赵心里猛地冒出一个念头，他第一反应是要张嘴喊：“救命！”可一把冰冷的匕首已顶住了他的咽喉。“敢喊一声，我就宰了你！”来人手劲非常大，按住小赵的头让他根本动弹不得。此时，已经有人拉开了车后门，又有人钻进车。“听我说，我们借车子用一下，你先开车，到地方就放你走！”副驾驶这位恶狠狠地说。“大哥，这不是我的车！”小赵赶紧解释。“知道不是你的车，快开！”

大奔开出了停车场，向东驶去。

小赵头上的汗珠已经滴落下来，他甚至不敢多看边上这位一眼，而且后边这位从上车就一句话没说，他从后视镜中只能看到对方的一只胳膊，显然对方并不想让自己看到他。“爱谁谁，只要放了我就行。”小赵开着车出了四环，按对方的指示在一个僻静的小路旁停了车。

“到后边坐会儿。”前边的车门被拉开，后边那个人坐到了驾驶位上，副驾驶上的那位把他拉到了车后座紧挨着他坐下。“你不是说到了地方就放了我吗？！”小赵差点哭出声来。

“我绝不骗你，可现在还没到地方。”车子飞快驶出城区，一晃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车子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后，停在了一个河坝的附近。小赵被拉出了车门，只见周围黑乎乎的很荒凉，远处高速公路上的灯火一跳一跳的显得遥不可及。“就是到这个地方？”小赵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夜空中颤抖。“没错，到地方了。”这时，小赵才发现，那个用刀子指着自己脖子的人把帽子摘下，露出一个明晃晃的大光头。此时，“光头”的脸上竟然挂着一丝微笑。“我可以走了吗？”小赵怯怯地问。“当然可以，我还要送你一程！”“光头”已一把拉住小赵的脖领子，手中的利刃已抵上小赵的咽喉！“大哥！大哥！饶命啊！”小赵大声哭喊了起来：“我只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司机，我家里还有一个刚满月的孩子哪，你就饶了我吧，我发誓今天的事我一个字也不说！”光头抬头看了停在那的“大奔”

一眼：车后窗“唰”地开了半扇，露出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脸，这张蓄着胡须的脸毫无表情：“上路吧！”说完车窗就关上了。

这也是小赵听到的最后一句话，紧接着他就听到自己脖子上的血冲出血管的声音。

梁子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绵延十几公里的防洪堤一眼望不到头，堤下干涸的河床杂草丛生，周围根本没有人住。“真是个好杀人的地方。”此时，一具男尸就倒在梁子前方的杂草丛中，死者是被人割断咽喉而死的，喷出的鲜血把身下正在返春的枯草都染红了。

“死者叫赵凯，是××公司的专职司机，昨晚他们公司已经报失踪了。”刘军从堤下走到梁子身边说。“他开的那辆大奔也没了是吗？”梁子问。“是的，连人带车一块没的，现在人死了，车也没了下落。”

这时，大周也走了过来：“这是第十起了。三个多月，十辆大奔被劫，十人被杀，一个活口都没有！”刘军在边上问：“这伙人为什么非要杀人？他们不是为了劫车吗？”大周点上根烟说：“这就要怪奔驰公司了，这种新款车型不同于一般汽车，有一种新锁型，非常难撬开，即使撬开也难以恢复，只能到4S店才能修理，这伙人劫车不是留着自己开着玩的，肯定是有下线要卖出去，一旦车门被撬坏也不好出手。”

“这伙人真不是一般的狠，一个活口不留！”刘军在一旁咬着牙说。

梁子和大周交换了一下眼神。

五、血墙▶

李国庆师傅看着半天也没客人来理发，就早早打发值晚班的洗头小工先走了。

他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叹了口气：“自从对面的洗浴中心出事以后，理发店

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谁还敢到这凶险之地来理发呀？”他抬头瞧了瞧挂在门对面墙上的钟表：不过才八点多，原先这钟点对面正是热闹的时候，理发店也跟着忙活，这做生意就是一个“搭帮旺”的事。李师傅不禁坐在理发用的椅子上，透过玻璃窗看着对面孤零零呆在黑暗中的洗浴中心。

洗浴中心的大门被封条封上了，白白的一条在黑暗中挺显眼。不过才十几天的时间，原来光鲜无比的洗浴中心竟已显得破落起来。“不管多好的地方，要是没人住不就变成阴宅了吗？”想到这儿，李国庆不由得一哆嗦：“老想这些不吉利的事干吗？”

李师傅正要起身到后面洗洗睡了，却突然发现洗浴中心的大门前好像有人影在晃动。“这是谁这么没眼力见儿，大晚上还跑这边玩？”李师傅眯着眼睛仔细看了看，没见着有什么动静。“可能是自己眼花了，这人要是一上岁数各种毛病就找上门来了。”正当他要转身离开时，却又发现有个小孩的人影就站在洗浴中心的大门前。

李师傅一愣：“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晚了跑到这鬼地方来？”李国庆本来就是个热心肠的人，这些年做生意也是凭着与人为善、好交朋友的性格才一直走到了今天。

李师傅想也没想就从理发店里出来，直奔对面的洗浴中心走去。小孩就站在马路对面，面朝着洗浴中心的大门。李师傅根本看不到小孩的脸，只模糊地看到小孩身上好像穿着条状的衣服。“怎么跟病号服似的？”李师傅心里想，脚下加快了步伐。这时一阵小风迎面吹过，刮起路面的积土，扬了李师傅一脸，他的眼睛进了沙子，眼珠子被硌得生疼。

“你是谁家的孩子？赶紧回家去。”李师傅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还不忘大声冲着那孩子嚷嚷一嗓子。视线模糊中，那孩子不但没有离开，居然还直冲着贴了封条的大门而去。“别碰那门，你赶紧回家找你妈去！”李师傅有点急了，声音也不由得高了起来。小孩听到李师傅的话反而加快脚步向大门跑去。李师傅也顾不上眼被迷了，赶紧追了过去。

洗浴中心的大门被推开，小孩的身影在门后一闪就不见了。李师傅有点犯懵：这大门明明是锁着的？怎么被一个孩子轻松推开了？事到如今他也顾不上

想那么多，李师傅也跟着小孩儿跑进了洗浴中心。

洗浴中心内一片漆黑。之前他不止一次来过这里，冯老板曾多次邀请李师傅过来玩，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不是就一个公共澡堂子吗？过去我常去。”后来他实在推托不开，去了才知道，这还真是个享受的好地方，跟过去的澡堂子不是一回事。

李师傅拿出随身带的打火机，打着火后，发现小孩就站在前面不远处，他身上穿的蓝白两色的衣服还挺显眼。这孩子似乎并不着急走远，他甚至站在那等着李师傅追近了才撒腿再跑。“这孩子还真够淘的！”李师傅紧跟了过去。

跑了几步后，前面转过弯小孩子又不见了。李师傅心里这个急，他也拐了过去，这才发觉自己已经站在洗浴中心的那个大池子边上。此时，满池子的水还在，只是水面有些混浊，池水在火光下竟一漾一漾的，好像刚刚有什么东西落入池中。

李师傅心中不由得一惊：“别是孩子掉到池子里去了？”他大喊起来：“孩子，你在哪儿？！”回答李师傅的是随着池水荡开的回声，此外，便毫无声息。

他突然感到一阵阴风扑面而来，手中的打火机熄灭了，漆黑的洗浴中心如坟场一般安静。他的汗毛一根根站立起来。

正当这时，斜对面房间里的灯亮了。李师傅稍稍稳定了一下自己狂跳的心，朝着亮灯的房间走了过去。

这是一间很大的包房，分里外两间。外间屋没有人，李师傅慢慢走向里间，房门是半开着的，里面有灯光透出来。他的脚步很慢，甚至感觉不到自己正在向前移动。

里屋也没有人！那这灯是谁打开的？李师傅不敢多想，他正准备原路退出来，却看到对面雪白的墙壁似乎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他没有马上离开，因为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把他惊呆了：白色的墙正在变色，刚才还雪白的墙面现在已变为粉色，而且还在迅速改变，只一会儿工夫，这面墙竟已变成一全红的！就像是有鲜血正不断从墙壁中渗出。

李师傅就觉得自己的头立刻就要炸开，他惨白的脸也被面前的血墙壁映得

通红。他跌跌撞撞地逃出包房，摸着黑向外面跑去。

当李国庆师傅再回到洗浴中心那个大水池子边上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九点，站在他前面的正是梁子。大周、刘军、小平头等几个人围在池边，这使人想起案发当天的情景。

李师傅发现几位警察的脸上都挂着一幅“奇怪”的表情低头看着池子，他壮了壮胆儿往前挪了两步。在此之前，他死活都不敢再踏进洗浴中心的大门，直到梁子他们几人“杀气腾腾”地在前头带路，他才跟着进来了。“刑警这行久经沙场，身上都透着股杀气，鬼怪也不敢近身。”李师傅突然想起一位理发的客人曾和他聊天时说过的话，今日一见果然不假。

他上前这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昨晚还满池子的水竟然干得一滴不剩，就如同蒸发了一样。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李师傅失声叫了起来：“昨晚上这满池子的水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梁子回头看了李师傅一眼轻声说：“我们相信您说的是真的。”

梁子站在包间内看着对面的“变色墙”。只见整个墙体已变得“锈迹斑斑”，有部分墙皮已经脱落，露出里边的另一层“墙皮”。刘军和小平头正戴着个面罩，手提一只状似手电的“灯”仔细勘验着。

“这面墙里面的确有奥妙。”刘军摘掉面罩说：“这面墙壁近期刚粉刷过，但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掩盖里面那道墙。”梁子问：“里面那道真墙发现了什么？”刘军说：“墙壁有血痕，而且是喷溅血痕，虽然不明显但好在时间不长，已经提取了样本。”

“这间房里肯定发生过什么阴谋，房主居然把墙壁打了一层腻子又重新粉刷，真是下了不少功夫！”小平头在一边插话。

“墙皮脱落的原因找到了吗？”梁子问小平头。“从现在的情况分析，应该是洗浴中心的主管线漏水导致墙皮返潮脱落的。”小平头用手敲了敲墙壁说：“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这是一面夹壁墙，里面有管线。正是由于两层墙皮并不贴，尤其是外面新刷的这面墙皮由于施工非常匆忙，根本就没等墙腻子干就糊上去了，结果一返潮就原形毕露了。”

“这水漏得可真是时候，看来是案中有案哪。”梁子沉吟了一会儿说道：“现在的问题是，谁引导着老李来到这里的呢？”

六、池底的人▶

刘军回到队里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多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一位值班的刑警问他。看到刘军愣在那儿，这位刑警又加上一句：“是不是手机忘带了？”刘军这才缓过神来：“我是来拿洗浴中心钥匙的，我想再去现场看看。”值班刑警把钥匙找了出来。刘军拿上钥匙转身刚要走，却被这位拦住：“同志，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业余时间该玩就玩，该歇就歇，不懂得休息的人就不懂得工作！”刘军看了看他说：“今天我算明白了什么叫语重心长，什么叫作革命同志间纯洁的友谊了，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省得我老拿工作打发时间。”说完，刘军跳上一辆越野车一溜烟开出了院子。

刘军开车直奔洗浴中心。路上他边开边琢磨今天白天在洗浴中心发生的事。“是谁把老李带到洗浴中心的呢？”梁子说的这句话一直在他心里头转悠。“我估计就是一个贪玩的孩子钻到里面去了，碰巧把好管闲事的老李给引了进来。”事后分析会上，小平头的话显然不能令大家信服。“那又是谁打开的大门？小孩不可能有钥匙吧？”刘军提出疑问：“我查看过门锁，是一把非常难开的防盗锁，想打开并不容易，何况还有警察的封条。一般人不敢接近。”小平头说：“这我也注意到了，这个洗浴中心面积相当大，也许不止一个通道，还有，我一直怀疑那里边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重要东西，是不是有人跟这件东西有关？这个冯老板社会关系十分复杂，我想是不是还有人有大门的钥匙或是知道别的通道。”

分析会开到一半就散了，原因是奔驰系列杀人抢劫案有了新的线索，大周和小平头几个人当时就奔赴河北某非法汽车改装车调查取证去了。

本来已走在回家路上的刘军心里一直放不下洗浴中心的事，这才半路上又返回了刑警队。

他想着想着已到了洗浴中心。他把车停在路边，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果然如李师傅说的一样，往常正热闹的时候现在已变得冷冷清清。他掏出钥匙刚要开门，却突然发现门缝中隐约透出一缕灯光。

刘军顿时一惊！

他低头用手先轻轻推了推门，没推动，他再加力推了一下，门是锁上的。此刻，刘军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要不要叫梁子他们？”可他转念一想：“要等梁子他们过来恐怕时机就错过了。”他一咬牙，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锁，闪身进了洗浴中心的大门。

此时，枪已在手的刘军轻手轻脚地朝里面走去。灯光从前面拐角处照过来，让整个洗浴中心里面朦朦胧胧的，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刘军用力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些，精力更加集中。这已经是刘军一天中第二次来到这个鬼地方了，他非常清楚地知道，那个“古怪”的大池子就在前边。

灯光越来越近，刘军感到手心开始冒冷汗，他用力握了握枪柄，转过了拐角。

光正是从那间漏水的房间里照出来的。刘军凝神听了听，房间里没有任何动静。他用枪指着房门走了过去。

就在他靠近房间大门的时候，低头往大池子里扫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刘军吓得差点叫出声儿来：空空的池底竟然趴着一个人。

只见此人一动不动地趴在池子底下，好像死去一般。这让刘军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两个星期前的案发现场，那时，就是眼前这个水池子里曾经“趴”着整整8个人，不同的是，当时的水池子还注满了水。那一场景令所有到过现场的刑警都震动不已。“刑警也是人”，那天出过现场之后，几乎所有的刑警都各干各的活儿，整天都一言不发。刘军事后还专门找过心理医生进行过心理干预（刑警队配有专门的心理专家）。据他所知，那几天进行“干预”的绝不止他一个人。

刘军握枪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这是刑警执行危险任务的大忌。枪不稳何以准确命中目标？而心不稳又何以握住手中枪？刘军不由深吸一口气，用

双手稳住枪柄低声说到：“你是谁？！”

池底的人听到刘军的声音后，动了一下。只见此人慢慢支起双臂扭过头来看着刘军。“梁子？！怎么是你？”刘军大吃一惊，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其实，就在刘军还在刑警队里和值班员聊天的时候，梁子已经来到了洗浴中心门前。他先是把门口墙壁上钉着的书报箱、有线电视盒仔细找了一个遍，什么都没发现，梁子有点失望。“难道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他的目光停留在脚下那块厚厚的毛毡“脚垫”上。他弯腰把“脚垫”掀了起来摸了摸，站起身时，他的手上已经多了一把钥匙。

梁子用这把“拣”来的钥匙插进了洗浴中心的门锁中。“咔嚓”一声，门开了，他向黑暗的洗浴中心深处走去。

梁子打开手电穿过洗浴中心大厅来到那间漏水的房间。他打开房间灯又仔细查看了一遍房间的各个角落，随后他又对着空空的池子呆呆地看了一会后，纵身跳下了池子。梁子站在池子中央，此时，房间里的灯光撒在他身上，池子底部却还在一片昏暗之中。梁子似乎想起了什么，他突然做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慢慢蹲下最后趴在了池子底下，好像想贴在地上听什么动静，又像在寻找什么不易发现的东西。

“咚”，头顶传来一声闷响，梁子一惊。可他不但不但没有回过头，反而把头贴在池底上更紧了。有嘈杂的声音传来，自远而近，甚至可以分辨出男人凶狠的骂声和女人凄惨的哭叫。“哗啦啦”，流水的声音仿佛正向池底涌来，梁子似乎已经感觉到滚滚的水流自上而下压迫着自己的全身，让他根本无法活动分毫。他眼前开始一阵发黑……

“你是谁”？一声低沉的喊声将梁子从黑暗中拉了回来，四周那些奇怪的声音突然消失了。他活动了一下身体，看到刚才趴着的地方竟已被自己的汗水打湿一片。他慢慢回过头来，看见刘军双手握枪站在池子顶上，正紧张地注视着他。

梁子没有说话，他冲刘军招了招手，让刘军也跳下池子和他一起俯身贴在池底，刘军莫名其妙地看着梁子，但还是照着他的样子做了。刘军把耳朵贴在冰凉的地上，洗浴中心内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梁子把头贴了一会儿，那些怪声却再也没有回来。他正要叫刘军一块起来，却突然发现在刘军身后的水算子处有一个发光的东西。他赶紧起身过去小心地捡起来，一看是一枚闪闪发亮的钻戒。要不是晚上池水底下比较黑，可能还不会有这个新发现。刘军也凑了过来：“钻戒？这克拉够大，可能是死去的孩子妈妈的。”他俩把钻戒拿到灯光下仔细观察，只见上面还挂着一根漆黑的头发。

七、满月▶

“这很有可能是幻听。”刘医生看着梁子说。“幻听？您是说我当时听到的都是假的？都是幻觉？”梁子摇了摇头。看着梁子不相信自己的说法，刘医生笑了笑说：“是幻觉，但不一定是假的。”

梁子和刘军互相看了看，都没明白刘医生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么说吧。”刘医生推了推眼镜说：“医学和科学发展到今天，还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成人心理学，这是为什么？”“人心难测啊！”刘军顺嘴说到。“说得好！”刘医生接着刘军的话说：“心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依赖医学的进步，一方面是人类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了解还有太多的未知，尤其是相对于我们清醒状态时的意识而言，我们的潜在意识就如同深海下的冰山。”刘医生说：“在我看来，人类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本书，这就如同大力士永远都不可能把自己举起来一样，没有人能够脱离开肉体，站在自己的灵魂外审视自己。”

从刘医生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梁子和刘军的眼睛都有点发直。“我不知道你都听到了什么，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但是那一刻你的大脑或许接收到了什么信号，或者你在意识高度集中的状态下听到了你自己认为真实发生的声音，人出现幻听的时候感觉非常真实。”刘医生的话一直在梁子耳边回响。“说了半天，你那天晚上究竟听到了什么？”刘军问梁子。“刘医生不是说了吗？是我幻听，我是在清醒的情况下做了一个梦而已。昨晚上我一宿没睡，现在想回家

歇一会儿。”梁子说完把刘军独自抛在路旁一个人走了。“我现在不是出现幻觉了吧？”刘军直到梁子的背影消失在视线中，才一个人离去。

一转眼十几天过去了。大周和小平头他们早回来了，这一趟的效果并不理想，都是些小鱼小虾，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专门劫杀大奔的那伙人也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而浴池灭门案也陷入了僵局，几天前，当梁子和刘军去找李国庆师傅核实情况的时候，发现理发店已人去屋空。

日子好像恢复了平静。但大家都知道，这种平静下面往往隐藏着更大的不安。

梁子下电梯走到医院走廊里的时候，正好可以看见正对着的护士值班台。还是上次他和刘军一起值班的那个漂亮小护士。想到上回值班时发生的“窘”事，梁子表情有点不自然。

“还是那样，大的一天到晚睡不醒，小的已脱离了危险期，也不像以前那么闹了。”小护士说完冲梁子甜甜一笑，就到边上的值班室里去了，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上回的事一样。

梁子先到两个孩子的房间转了一圈，看到那位值班的刑警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口水流了一脖子。“醒醒，回家睡去。”梁子把值班的打发回了家。他看到两个孩子都睡得很沉，稍微松了口气。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两个孩子的情況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大”孩子并没有人们开始估计时恢复得那么乐观。“她的病情已完全稳定，甚至可以康复出院了。”王医生说：“但她一直在拒绝醒来，这可能与精神受到创伤引起的并发症有关。”王医生建议每天由心理医生和孩子“聊”半个小时左右，而且要求值班民警也要多和她说话。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这个孩子总处于昏睡状态，大家就像对着一个植物人自言自语，没有任何沟通，收效甚微。“医生，她不会真变成植物人吧？她可是唯一的目击证人。”面对刑警们的担心，王医生也无可奈何：“这个我说不好，我也不是心理方面的专家，我只能说她身体机能方面已完全康复了，这孩子命苦。”

而那个女婴却出人意料地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不被医生们看好的情况下竟然“挺”过来了，身上的管子逐渐减少，并且可以喝奶粉了。

梁子来到走廊窗口伸了个懒腰，做了几次深呼吸，这时他才发现，窗外一轮圆月当空。他心里算了算，这两个孩子入院居然满一个月了。

这时候护士来查房，那个小护士一身白衣，推着车从梁子身边飘然而过，首先走进了女婴病房。梁子正想趁查房的工夫去趟厕所，却看见刚刚“飘”进病房的小护士一脸惊慌地窜了出来，她一把拉住梁子：“孩子没了！那个女婴不见了！”

梁子扔下惊慌失措的护士，冲进了病房，只见病床上果然已空无一人。梁子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赶紧一个健步跑到边上的病房一看，那里竟然也空了！

从梁子进来到出去透口气顶多十分钟的时间，而且梁子一直在病房的楼道里，一个刚刚满月的婴儿和一个昏迷不醒的孩子，就这么从眼皮子底下消失了？！“啊呀！”梁子身后传来一声惊呼，原来是值班医生和几个小护士也发现两个孩子丢了，不禁失声大叫起来。“还不快报警！”一个护士说道。“这就是刑警队长，还报什么警呀！”听到有人这么说，梁子脸上直发青。

几个护士嚷嚷着要通知值班保安、要查监控什么的乱成一团。“静一静！”梁子的声音不大，但却好用得很，顿时就没人说话了，病房内一下子又安静下来。这时，有一阵微风吹过，将病床前低垂的窗帘轻轻吹开一角。这个单间病房内有一个小阳台，平时只在白天时开门通通风，晚上从来都是紧闭门窗。

“阳台有人。”梁子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出去的手势。他伸手将枪握在手中，一点点向阳台靠近。几个护士吓得纷纷退出病房。

梁子用枪口将窗帘挑开一道缝，本来漆黑的阳台被屋内的灯光照亮了一点。阳台上有一个黑影呆在那里一动不动。

随着窗帘的拉大，梁子可以清楚地看到站在阳台上的是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小女孩儿——那个一直躺在病床上昏睡的小女孩儿。梁子稍稍松了口气，他把枪放下，轻轻把窗帘拉开一个角。

阳台门半开着，小女孩儿单薄的身体裹在肥大的病号服内，头发蓬乱。她此刻背对着病房，正仰头面向挂在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好像在欣赏夜景，嘴里轻声嘀咕着什么。

“是思思吗？”梁子轻声叫着阳台上的女孩。女孩大名叫冯思瑞，小名“思

思”，经常到李国庆的理发店来玩。听到有人叫，小女孩的身体动了一下，声音也停住了。

“我知道你是思思，快进屋里来，外面有风别吹着。”梁子边说边把阳台门打开。小女孩慢慢转过身来，消瘦的脸庞在月光下显得毫无血色，她圆圆的大眼睛怔怔地看着梁子，而她的怀里正抱着一个赤裸的女婴。

满月当空，惨白的月光照在阳台上，洒在梁子和两个女孩的身上。此刻，女婴正在女孩怀中扭动着裸露的身体，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梁子。

梁子脑子“嗡”的一声，面前的一幕让他回想起上次在病房中看到的那双可怕的眼睛，那眼神足以让他在睡梦中无数次惊醒。

在此之前，他曾在度假村亲眼目睹两个死去的“姚阳”同时出现，他一直以为，那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恐怖的场景，但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原来，一个眼神、一个婴儿的眼神、一个本不可能出现在女婴脸上的成年人的眼神，竟是如此的怪诞和可怕。

那女婴还在女孩的怀中扭曲着，嘴中发出“呜呜”的叫声，好像要开口告诉梁子什么。而抱着婴儿的女孩却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如同女婴寄生在自己身上一般。

“快进屋来，宝贝！”一个护士突然冲过来，伸手将女孩拉进了屋。

女孩又躺回了病床上，可能是刚才受了风，她此刻又陷入了昏睡。几位护士又是量体温又是找医生忙成一团。

梁子站在女婴的床前，看着护士将她弱小的身躯裹进婴儿服中。她边挣扎边啼哭，一脸的无助与无辜，这个时候她又百分百的成了一个无比弱小的生命，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梁子真不知道，哪一个“孩子”才是真实的。

梁子曾经到图书大厦的“妇婴保健”类专柜认真查阅过相关资料。他对着满眼的妇女孕期、妊娠期、围产期甚至分娩方面的图书一通乱翻。其中一张“胎儿在母亲子宫内”的照片让他久久注视着：胎儿弓身蜷缩在子宫羊水水中的模样，竟然与洗浴中心八个溺死在池水中的人的样子惊人地相似！

他知道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这并不能限制他的想象。在这溺死的八个人中，一位孕妇与她腹中的婴儿以同样的姿势泡在“水”中。然而泡在羊水

中的婴儿得以活命，而她的母亲却痛苦地死去。梁子不知道，“母亲”在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时，心里都在想些什么。但梁子可以肯定的是，即将死去的“母亲”肯定对自己腹中的婴儿万分不舍与悲泣。胎儿在羊水中通过脐带与母亲息息相关，这本身就是人类生命最初始状态的一个奇迹。“或许在母亲即将离开人世的那一刻，通过这根神奇的脐带向自己永远不可能见面的孩子发出了什么信号？”梁子盯着眼前的照片开始胡思乱想：“也许母亲向孩子传输的不仅是营养和氧气，还有自己即将破散的灵魂！”想到这，梁子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这时候他忽然发现，旁边两个年轻女孩正上下打量着他，眼神中充满了不屑。梁子猛然意识到了什么：“她们一定把我当成色情狂了，跑到这来看这种书！”梁子赶紧把手中的书扔掉，仿佛它变成了滚烫的火盆一般！

他逃出图书大厦时，还能感受到自己背后讥笑的目光。“又是眼神，这杀人不眨眼的眼神。”

“这孩子今天满月吧？”刚给女婴换完衣服的一位小护士说道，也把梁子从回想拉回现实。“可不是吗，明天找人给这孩子拍个照还得剃胎毛哪！”

梁子抬头看了看窗外的满月。心想：“月满之时却也是这女婴满月之日，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

八、校花之死▶

家具城外偌大的免费停车场内“车无虚席”。一辆崭新的奔驰S600正转来转去找车位。

奔驰内坐着三个人，开车的这位三十岁上下，一身西装，长得很体面，车后座上这位是中年人，身体略有发福。副驾驶位上坐着的一位漂亮女孩儿，一脸学生气，一双清纯的大眼睛顾盼流连。

开车这位青年人一看实在找不到停车位，就干脆把车没熄火停在了一个碍事的地方。他冲身边的女孩一笑：“雯雯，你在车里先等会儿，我和老何看

一眼就出来。”女孩点了点头说：“那你们快点，真要是挡着路，我也不会开车。”

男青年恋恋不舍地下了车，俩人直奔家具城而去。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一走竟和自己的恋人成为永别。

女孩儿目送男青年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内，她随手打开CD，车内顿时响起音乐：“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女孩微闭双眼靠在车座上。这时，驾驶位和后车门同时打开了，可上车的并不是先前下去的那两位。还没等女孩叫出声来，她的嘴就被后边的人给捂了个严严实实。“大奔”溜烟儿地开出家具城，一转眼就不见了。

“警察同志，你可得帮帮我呀！”梁子见着男青年的时候，差点被眼前的情况搞懵了。只见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人搀着一个男青年进了院儿，男青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要不是有人扶着恐怕就倒在地上了。“别急，别急，先把话说清楚，那车是你俩谁的？”刘军在一边问。中年人指着男青年说：“当然是我们老板的。”

“这两年老板队伍年轻化了，素质也有所提高。”梁子心里想着问道：“你俩谁先把情况给我们讲一遍。”还没等中年人开口，男青年一把拉住梁子的胳膊说：“警官，车我可以不要，但人一定帮我找回来！”这位是连同志带警官一通乱叫。梁子心里非常理解当事人的焦急的心情，连人带车都没了，放谁谁不急呀？

其实，这二位报警后，由于牵扯到奔驰系列抢劫杀人的重大案情，刑警大队赶紧把当事人接过来继续了解详细情况。

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梁子他们基本了解了案发经过。“我说句不该说的话。”青年老板说：“您要是能和那伙人对上话，您就告诉他们，车算我送给他们了，但一定别伤害人！”

刘军仔细端详着手里的照片：“别说，这女孩还真漂亮！”说完把照片传给了坐在边上的大周。“案发经过我已经详细跟大家说过了，大家看还有什么问题？”梁子站在会议室前面，他身后的黑板上画着奔驰被抢地点的详细方位和路线。

“附近监控探头的图像资料有什么发现？”一位专案组的人问。“没发现什

么。”梁子说：“附近的探头非常少，而且被抢地点正好是家具城监控盲区，我推断抢车的人已经从四环直接上高速出京了。”大周接着说：“通过查证，可以基本确定这是同一伙人干的，对方的反侦察能力非常强。”

“能再介绍一下被抢车上那个女孩的情况吗？”看到有人问这个问题，刘军抢先回答：“我来说吧，据事主和他的专车司机介绍，随车一起失踪的女孩叫施落凡，今年二十岁，是××大学的在校学生，她和事主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两个人本来打算在今年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就结婚。”“大学生可以结婚吗？”有人问道。“当然可以，一看你就不读书不看报，现在只要达到法定年龄，在校学生也可以婚了。”

梁子办公室里，刘军和大周仨人的目光都盯着一个人，正是那位长得像老板的中年司机。“我们老板痛苦极了！”中年司机说：“他非要想找一个纯洁的不可，对那些生意场上的女孩根本看不上眼，这好不容易碰上一个顺眼的，没谈几个月就出这事了，唉！我们老板是真心喜欢她。”

把中年司机送走后，刘军对梁子和大周说：“校方已经证实有一个女学生联系不上了，不过，校方提供的失踪女生的名字叫施落雯，不叫施落凡，我刚才也问过那位司机了，他说老板总是叫那个女孩雯雯。”

“肯定是同一个人，现在很多人都换过名字，最后以身份证上的名字为准。”大周说：“我们已开始在嫌疑人可能会出入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安排警力了，但我不抱什么希望，等到调出收费站的监控录像再排查吧，这可需要不少时间。”说完大周就出去了。

“和我通电话的那位大学老师非常着急，都快哭出声了。”刘军等大周出去了才对梁子说：“据说，失踪的这个女孩品学兼优，家庭条件也不错，是校花级的人物，典型的红颜薄命。”刘军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一直游离不定的目光突然盯着梁子。梁子靠在写字台上的身子微微一震，自从姚阳那件案子过后，他和刘军从没有再提过一字，此时，梁子当然明白刘军话中的另一层深意。梁子点了点头走出了房间，似乎根本没有听懂。

就在梁子他们调动警力封堵路口的时候，一辆武警牌照的“大奔”正行驶在河北省某城镇的公路上。车上坐着五个人，后座上一个年轻女孩夹在两个男

人中间正瑟瑟发抖。

“大奔”在不紧不慢地开着，驾车人好像十分清楚目的地的方向。车里非常安静，静得可以听到女孩儿牙齿颤抖的“得得”声。其实，从被劫持开始，女孩就一直在琢磨如何脱险，她想从车上这几个男人的脸上寻找自己命运的答案，可她失望了，他们脸上就像机器人一样毫无表情，就连中途上车的两个男人也是这样一副模样。女孩的心开始坠入深渊，她隐约有了不祥的感觉。车子还一路开着，她不知道前方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

奔驰车就这样又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稳稳地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坐在副驾驶位上的男人第一次把头扭了过来。女孩发现这个男人戴着太阳镜，脸上蓄着络腮胡须。“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可惜呀，非得傍大款。”络腮胡子说完把头扭了回去。“叔叔，您放过我吧！”女孩突然大声叫了起来，因为聪明的她已经从“络腮胡子”的话中听出一丝“杀气”！而且此人就是老大。“我保证什么都不说，真的，我还没过二十岁生日哪，我不想死！求求您放了我吧！叔叔！”女孩的泪水奔涌而出，真可谓声泪俱下。她凄惨的哭声让本来就有些拥挤的车里更局促不安。就连坐在一边紧紧抓住她胳膊的光头男人，大手也不禁抖了一下。

“您跟我爸爸的岁数差不多，您就放过我吧，我一定什么都不说！”女孩哭得更来劲了。光头男人动作有些犹豫，似乎在等“络腮胡子”进一步的指令，见“络腮胡子”一动未动，光头男人把车门打开，将女孩硬拉下了车。

车外树木杂草丛生，不远处还有一片湖水。光头男子几下就把瘫在地上的女孩拽到了一棵大树底下。“这的风水不错，你好好安息吧，别怪我。”说着，他手中已多了一把明晃晃的短刀。

可能是惊吓过度，也可能是彻底绝望了，女孩此刻反倒停止了哭叫和挣扎。她仰头呆呆地望着光头男人，苍白的脸颊上大颗泪珠正随着肩头的抽动不断滚落到修长的脖颈上，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光头男人几次把刀伸到女孩脖子上又缩了回来，似乎那泪珠带着电一般。

车门重重地响了一声。“络腮胡子”几步来到光头男子面前：“看她长得好下不去手是吗？”他显然对光头男子的犹豫不决非常不满。“大哥，她还是个

孩子，这事跟她确实也没什么关系。”光头男子竟然主动替女孩求起情来。“你想想咱哥几个挨枪子的样子你就下得去手了，快动手！”“络腮胡子”大声催促着。“我不想对女人下手。”光头男子不但没动手反而顶撞了老大。“络腮胡子”二话不说，一把夺过光头男子手中的刀，光头男子无奈地背过身去。

等光头男子再回到车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衣袖上沾着鲜血，那是女孩被割断喉咙时喷射到他衣服上的。他眼前又浮现出女孩的身体在地上扭曲时万分痛苦的样子，那大张着的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走吧。”“络腮胡子”低声命令着，“大奔”悄悄驶出了小树林，此时，天色渐晚，路上又没有路灯，但车子并没有打开车灯，而是摸黑下了山路。可能是想缓解一下车内压抑的气氛，驾车男子随手打开了音响：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光头男子突然把头转向窗外，眼中似有泪光一闪而过。

九、酒后吐真言▶

梁子和刘军走进大包间的时候，看到两大桌子的菜已经摆好了。

当地公安部门的那个热情劲儿就别提了，刘军看着那位梳着大背头的高个男子心里就别扭。“你看那大背头，瞧见了没？脱了警服跟黑社会老大似的。”刘军坐在梁子边上说。“你那么多废话干吗？这么多好吃的也封不住你的嘴。”梁子不断笑着冲边上的人打着招呼。“梁子，刘军你们俩到这桌来！”听到刘大队长点自己的名字，梁子和刘军哪敢怠慢，只好不情愿地去了第一桌。刘军就挨着“大背头”坐下了，浑身不自在。他下意识地抬手看了看表：下午6点半，已经过了上班时间，这顿酒是跑不了了。

“各位北京来的领导，欢迎大家光临指导工作！”大背头站起来做开场白，第一句话就招来一片笑骂声：“行了吧你，你这刚离开北京几年呀，张嘴就领导领导的！”大背头自己也笑了：“当然是领导，我刚调到这边来的时候大家也这么叫我来着，现在真成了领导了不是？”包间里又是一片笑声。“说真的啊，

今天见着各位新老兄弟我是真高兴，没什么好招待大家的，今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大背头抬头看了看挂在包间墙上的表说：“现在是北京时间 18 点 35 分，五条禁令管不着咱们了，喝！”一阵“叮当”的碰杯之声。

几杯酒下肚，刘军赶紧夹了几口菜吃。“这还啥都没吃哪，半斤白酒下去了。”他见梁子满面笑容推杯换盏，一副来者不拒的样子，刘军知道梁子海量，这点酒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可照这样下去，自己非趴下不可，这可给北京警察栽面。“兄弟，我知道你叫刘军，后生可畏，来，我敬你一杯！”正在这个时候，大背头敬了一圈酒回来了，满面红光地要跟刘军干杯。刘军咬着牙端起酒杯，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张局，我这酒量可不行啊！”大背头突然间拍了拍刘军的肩头低声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这场合是不？”听到大背头这么说，刘军不禁一惊，心想：“这位不愧是老刑警了，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还没等说话，大背头接着说：“我一点都没怪你的意思，这喝酒是一种文化，知道吗？刑警文化。城市小白领们下了班都去酒吧、健身房去解压，咱们干这行的也去那种地方？”大背头盯着刘军说：“不行啊，兄弟！那他妈就给泡软了，只要不违反纪律，喝点酒没关系，但是在两种情况下绝对不能沾酒，第一，不能在上班时间或是执行任务时喝酒，第二是千万别喝醉，更不能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喝醉，咱们身上还带着家伙那不是？”大背头说完一仰头一杯白酒下肚，刘军也跟着走了一杯。

“你别怕他，刘军，他不就是一个局长吗？”这时候大周和梁子手里拿着酒杯走了过来。大周显然和大背头特别熟，俩人老拿对方开涮。“这几年不见，酒量不减当年！”大周拍着大背头说。“不行了，说实话，自从五条禁令下来之后，这酒喝得少多了，你知道吗大周，还真有不少兄弟在这上面栽了跟头。”大背头晃了晃手中的酒杯说。“这我听说了，有我认识的人吗？”大周随口一问。“还真有，那个田斌你知道吧？”大背头此言一出，大周和梁子都愣住了。

刘军是被梁子和大周俩人架回宾馆的。“这小子死沉沉的。”大周和梁子合力把刘军“扔”到床上，盖上被子。大周一屁股坐在靠窗的沙发椅中：“这小宾馆还真不错，又干净又舒服。”梁子赶紧沏上两杯热茶端到茶几上。“尝尝，这是我自己带的好茶叶。”大周给梁子递上一根大中华。梁子犹豫一下接了过来。

“你小子很少抽烟，今天真是我的荣幸。”大周赶忙给梁子点上烟。“我就是喝了酒以后或是特别累的时候会抽抽。”大周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好茶。”他接着说：“真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听到田斌的消息。”梁子点点头：“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违反了禁酒令而被脱掉警服。”“那个时候正是禁令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查得非常严，全国有不少人栽了跟头。田斌正撞在枪口上了。”大周说：“田斌这个人没啥坏毛病，就是好喝点酒，还是高度白酒，这也是在部队落下的病根儿。可这也不能成为他犯罪的动机呀？”梁子熟练地吐出一口烟说：“也许事情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依照他的个性，一个屡破大案又教出那么多警察精英的功臣，就因为喝酒这么一件小事就被罢了官，也可能会产生仇视和报复心理。”

大周听到这儿也不住地点头：“这让我想起今天下午在湖边小树林里看到的那具女尸。”大周猛吸了一口烟说：“那女孩儿的眼睛都快从眼眶里瞪出来了，下手真狠，而且凶手并没有打算埋尸沉尸，案发现场离湖边还不足百米。”“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尸体被发现，因为死人是安全的。”梁子说：“我注意到这次死者的刀口与前几次都不一样。”梁子在自己脖子上做了一个动作：“这次是左手用刀，刀口由右往左切的。”大周盯着梁子说：“田斌是左撇子。”

“铃……”大周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有些不耐烦地掏出手机：“这都快十二点了，还不让人消停。”大周盯着自己手机看了看，突然他两眼发直地把手机递到了梁子面前。梁子莫名其妙地看着眼前的手机屏幕，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正跳跃着。“这是那个死去女孩的手机号。”大周略有颤抖的声音让梁子一下子想起来：这的确是那个死去女孩的手机号，早在事主报失踪的时候，就向警方提供过这个号码，但从来没打通过，这个手机正是由那个开奔驰的老板送给那个女孩的，号码非常好记，尾号后四位正好是女孩的生日。

在跳动着手机屏幕映照下，梁子脸色惨白，他冲大周做了一个让他接电话的手势，好像是怕自己说话的声音会被手机那边的人听到。大周站起身来做了一个深呼吸，按下了接听键：只见他把耳朵贴在手机上听了一会儿，冲依在墙边正撩开窗帘一角往外看的梁子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对方没人讲话。梁子接过手机，那边果然没有声音，他屏住呼吸认真听着，手机里似乎传出极其轻

微的呼吸声，如果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到。正当梁子想再认真辨别时，手机挂断了。梁子赶紧再打过去，却发现电话竟然打不通。

“哎哟……”刘军此时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把大周和梁子两个大男人吓得同时后退一步。只见刘军晃晃悠悠站起来，借着灯光四下看了看，然后直奔厕所而去，里面立刻传出了大声呕吐的声音。

大周和梁子四目相对，半天没说出话来。

十、胃里的电话卡▶

刘军费力地睁开肿的眼皮，发现房间里静悄悄的。由于窗帘隔光功能非常好，虽然这是间南房，却没有那种春日的阳光洒满床头的温暖感觉。

他突然想起自己在农村查案时听过的一个笑话：据说县里某位领导到村子里检查供电情况时发现，这里的村民都管供电局叫“照光腚”，大感诧异，于是询问一位村民是何原因。村民答道：我们这里的供电局常常停电，俺们一家人每晚都是摸着黑上床睡觉，睡到后半夜他妈的又来电了，把一家人的光屁股照得亮亮的，所以大家都管供电局叫“照光腚”！

想到这儿，刘军差点笑出声来。这时他才注意到一边的床上空空的，被子整齐地摆在床上，好像在等待主人的光临。“梁子这小子哪儿去了？难道一宿未归？”刘军努力想回忆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可记忆的片断却停止在酒桌上，就再不能前进一步了。

在开回北京的车上，梁子一直看着窗外一言不发。而坐在他对面的刘军也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同样保持着沉默。这是一辆“依维柯”中面，通常情况下可以坐下十一个人，但现在车上除了司机和坐在副驾驶上的大周外，整个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不，应该说是三个人。就在车厢狭窄的过道上停着一副担架，上面还平放着一个黑色装尸带，里面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就在数十个小时之前，她还是一个鲜活而美丽的生命，而此刻她就躺在梁子和刘军的脚下，随

着车的颠簸在上下起伏着，似乎要破“茧”而出。

“依维柯”前面是一辆黑色“帕萨特”开路，两辆车一前一后在京石高速路上飞驰。

“你昨天晚上在哪里？”刘军说话的时候视线并没有离开窗外。梁子半天没有接话茬儿，刘军也没有再问。“我去了案发现场。”梁子冷不丁冒出一句。刘军扭过头来看着梁子说：“你一个大半夜独自坐在湖边欣赏夜景，一定很惬意吧？”梁子看着刘军说：“我昨天根本没法睡觉，反倒是在那个地方才安静些。因为你一直抱着马桶亲个没完，我连上个厕所都没地儿。”“你知道我记忆中最后的两个画面是什么吗？”刘军自嘲地说：“就是满桌子的饭菜和一个大大的马桶，后来我就想，还不如直接把饭菜倒马桶里得了哪，非让我在中间周转一下。”梁子也忍不住笑了笑。

“昨天晚上电话那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要是我也会睡不着觉的。”刘军话峰一转，脸色也黯淡下来：“这和上次的那件案子惊人地相似，我们曾接到过死者手机的短信，事后证明那是周则唐玩的圈套，那这次是什么？凶手闲得难受向我们挑衅？你知道这绝不可能发生。”梁子说：“你的意思是说，周则唐并没有死，是他又在玩什么把戏？”“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只是觉得这事太蹊跷。让人想不通。”刘军又把头转向了车窗外。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昨天晚上坐在湖边也一直在想，秘密或许就埋藏在我面前湖水里，也许在湖底的某个角落里就扔着死者的钱包、化妆品和手机。”梁子看着脚下说：“这些秘密只有她才能告诉我们。”刘军也低头看着脚下那个黑色的袋子，她静静地呆在那里，仿佛在认真听着他俩的对话。

尸体解剖的结果并没有给人们太多意外收获，不过报告显示，死者生前没有遭受任何污辱，这多少让死者家属得到一些安慰。

奔驰系列抢劫杀人案一直没有突破，洗浴中心灭门案更是陷入僵局，而突然传来的一个消息却为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全新的变化。

梁子和刘军赶到急救室门外的时候，大周和“小平头”已经在门外等着了。“怎么样？能救过来吗？”梁子问大周。大周摇了摇头说：“现在还很难说。”大周在脖子上比划着用刀切的手势说：“伤得很重！”

大周和梁子扔下刘军和小平头一起来到了楼梯间里。“说说怎么回事？”梁子推开大周递上的烟问道。“这事真他妈有点邪门。”大周自己点上一根烟说：“你还记得那个理发店的李国庆吧？”“就是洗浴中心对面理发店的那个李师傅？”看着大周点头，梁子接着问：“他不是早就搬走了吗？怎么又跟今天这事扯一块去了？”大周这才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大约一个小时前，也就是晚上六点多的样子，一辆巡逻警车在北城区某个立交桥附近巡逻。车上的四位巡警已经转悠几个钟头了，一切正常，除了几个打听路的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连110报警台都没转过来一件警情。“今儿还不错，天下太平。”正当几个人把车停在路边，想抽根烟歇口气儿的时候，突然被“砰砰砰”的敲车门声吓了一跳。

开车的巡警赶紧把车门打开，只见门外站着一位个子高高的老人，看上去五十多岁，春日的傍晚还有些凉意，可老人却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老爷子您别着急慢慢说。”一位巡警下车忙安慰老人。“我能不急吗？我发现那个光头了！”老爷子这句话一出口，在场的几位巡警都乐了：“老爷子您真幽默，没见过光头啊？我给您看看。”一位巡警把帽子一摘，露出一个锃亮的大光头。“我没跟你们开玩笑！你们有刑警大队梁长坤的电话吗？我这个人从不用手机，也没记住他的手机号，你们打电话让我跟他讲。”见老爷子提梁子的名字，几位巡警都不乐了。

在警车上，老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打印好的头像。“就是他！我见的就是他。”听老人这么一说，几位巡警立刻紧张起来，一边呼叫支援，一边顺着老人指的方向飞驰而去。

这老爷子就是李国庆，自从他搬出理发店以后，一直在家歇着什么都没干。可这时间一长，操劳了大半辈子的他可就呆不住了，一个人跑到自己的理发店想收拾收拾重新营业。

可就在他收拾完东西想关门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洗浴中心附近停着的一辆外地牌照的小汽车里走出一个人。此人头戴一顶长帽沿儿的运动帽，把脸遮住一半。李师傅看到此人后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他静静地躲在门后，看着此人一步步向理发店走来。此时，李国庆才知道什么是步步惊心，他在心

里已经骂了自己一万遍：“在家呆着好好的，非跑到这破地方干吗？我这不是找死吗？！”李国庆屏住呼吸，他看到“长帽沿儿”已经走到理发店门口，只见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理发店的大玻璃前面，把帽子摘下来后将脸贴在玻璃上往里看了看。好在这时天还没黑，屋里又没有开灯，李师傅可以清楚地看见贴在玻璃窗上的那张脸：这不就是在自己理发店剃光头的那主儿吗？虽然此人的头发早已长成了寸头，但李师傅还是一眼就看了出来。“他不会是用来杀我的吧？！”想到这儿，李师傅两腿直发软。

“长帽沿”看到屋子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瞧不清，就戴上帽子转身向停在路边的那辆车走去，等到车子刚一开走，李国庆就从理发店里跑了出来，此时恰好有一辆出租车经过，他连门都来不及锁，打上车就跟了上去。出租车跟着前面那辆外地牌照的车，开了大约有十五分钟的样子，就拐进一条胡同，停在了路边上。李师傅本想借的哥的手机报警，可那手机正好没电了。他暗暗叫苦，只好付了车钱下了车，想在附近找一个公用电话报警，可找了一会儿没找到：“这年头用手机的人多了，公共电话反倒少了。”他只好冲出胡同口，继续向外跑，正好看到有一辆巡逻警车停在几百米外的路边，老爷子拼命地跑了过去。

等到警车赶到胡同里的时候，意外地发现那辆外地牌照的桑塔纳居然还停在原地。

这让几位巡警紧张起来。因为之前他们已接到这起“灭门惨案”的内部通报，根据嫌疑人画像绘成的照片就贴在警车里。所以，他们知道这伙人都是心狠手辣的亡命徒。四位巡警小心翼翼地下了车，其中一位到胡同口拦住行人，三个人掏出枪来成品字形包围过去。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前方不远处，一根略有倾斜的电线杆上吊着的老式路灯，正发出昏沉沉的光芒，根本看不清车上是否有人。“里边的人听着，我们是警察，现在下车接受检查！”走在最前面的巡警发出命令，声音在狭小的胡同中碰撞着没有传出多远。

车，毫无动静。三个人同时向前走去，就在他们靠近车身时，驾驶位侧的车门突然打开了！惊得三位巡警一起蹲下身来，只见一个人从车上滚落下来，浑身是血。

“还有救，快送医院！”警车拉着警笛呼啸着向医院驶去。作为重要目击

证人的李师傅当然也在车上，他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位“血人”正是那位“光头客”。此时，两位巡警正在给他做紧急止血救护处理，一位拿着电台正和赶来的支援队伍报告情况，车里忙成一团。李师傅看着这位半个小时前还“杀气腾腾”的光头客现在却已奄奄一息，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就在警车直接开进医院地下急救车位的时候，光头客突然睁开了眼睛，直盯着坐在对面的李师傅，大张着嘴似乎有话要说，一位警察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大声问他，可伤了喉咙的他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李师傅被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立刻就想到了那个噩梦，那个自己曾经被无数次惊醒的梦魇中，光头客就是用刀插进了冯老板的脖子，溅了自己一身的血。没想到这个梦竟然在自己眼前变成了现实，只不过被割断脖子的是光头客自己。他也不知道这是梦的应验还是所谓的报应。

手术还在继续，梁子已经和惊魂未定的李国庆接触过了，老爷子除了说报应和做梦什么都没提。他决定还是让老爷子多休息一会儿再说。他慢慢踱到楼道中向外看去，此时夜已深，他看到对面的住院部里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灯光。这时，他才意识到对面住院部的那幢楼和这里相通，那里六层的两个病房中正躺着一大一小两个小女孩儿。如今很有可能正是杀害他们一家人的“凶手”却和她们住进了同一家医院，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

想到这里，梁子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到那个女婴的病房看看，好像有什么说不出的原因在召唤他。他犹豫了一下，正准备过去时，病房那盏“手术中”的灯却熄灭了，他心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兆。“死了，没救过来。”小平头叹了一口气。

手术刀的刀锋划过胃壁，将胃完全剖开。虽然戴着厚厚的一层大口罩，梁子还是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他皱了皱眉，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眼刘法医，只见他正埋头聚精会神地“料理”着被打开胸腔的尸体。梁子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料理”这个词，这让他一下子对某某国“料理”彻底丧失了兴趣。他知道，在刘法医的眼里，这具平躺在解剖台上的冰冷的尸体与屠宰流水线上的整猪整羊没什么分别。“这小子一天都没怎么吃过啥正经东西。”刘法医的话将梁子拉回到眼前的解剖台上。“光头”的尸体正在进行法医解剖，他的胸腹部已被拉开，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开膛”。

“这是什么玩意儿？”刘法医在光头被切开的胃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将那个类似小金属片的东西夹了出来，放在无影灯下。“电话卡？！”梁子和刘法医几乎同时叫出声来。

十一、刘军的恐惧▶

夜深。

寂静无声。

唯有目光染白黑夜。

传说在后半夜的时候，人的灵魂一半与天堂相连，另一半与地狱相通。所以，这时人的思想往往是最跳跃、最不可捉摸的。许多人在这个时候永远离开了人世，也有人这个时候来到人间。

梁子大睁着眼躺在床上，丝毫睡意也没有。昨晚上的一幕一直在脑海中反复播放着，挥之不去。“这个电话卡应该是死者在临死前吞进肚子里的，否则早就随粪便排出体外了。可他为什么要吞下这个电话卡哪？”刘医生用干纸巾小心地把电话卡上的黏液擦干净。“有一点可以排除在外。”刘医生把电话卡交给梁子说：“他不是饿了才吃它的。”梁子把自己的手机卡退下，把刘医生交给他的电话卡装上开机。“还能用吗？”刘医生在一旁伸长脖子来看。手机开机后，梁子一直默默地注视着屏幕的变化。“有显示有显示了。”刘医生说道。“把你电话拿过来。”梁子对刘医生说。还没等刘医生把更衣柜的门打开，柜子里的电话已经响起来了。“13……”刘医生睁着双眼从眼镜片后费力地辨认着。梁子一把将手机夺了过来。这个手机号非常好记，最后四位数正好是死去女孩的生日。

“今天的事不要跟任何人说。”梁子告诉刘医生的时候，表情异常地严肃。“尸检报告中也不能写？”刘医生问。“对，有关电话卡的事一个字也不能提。”梁

子回答。“那我可是失职，真要是耽误了破案我可担待不起。”刘医生有点为难地说。“正是为了破案才不能说，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出了事有我来担待。”看着梁子坚定的眼神，刘医生用力点了点头。

梁子明白，电话卡的出现，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洗浴中心灭门案与奔驰系列抢劫杀人案可能是同一伙人干的，这两个案子应该并案侦查，这一点对案件的侦破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奔驰车与洗浴中心一定在某个“点”上是重合的，那么这个关键的“点”很有可能就是解开这两个大案的钥匙！

“那么，这个点到底是什么哪？”梁子又陷入了苦苦地思索。

其实，梁子冒着巨大的风险让刘医生保密，并不仅仅是那张奇怪的电话卡，还有电话卡中保存的一条短信息。这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梁子推翻了此前所有的假设，这条短信如果是真的话，梁子想到：“那就太可怕了！”

就在梁子冥思苦想之时，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个人辗转难眠，那就是刘军。

自从刘军在洗浴中心的池底“巧遇”梁子以后，他的心里就拴上一个“结”。现在回想起那一晚的情景，他还感到心里的阵阵凉意。“梁子是怎么进去的？他在池底做什么？”这些个问号在他心里憋了很久，他本以为梁子会主动跟自己说明，但眼看着一天天过去了，梁子根本没有和自己说的意思。“不行，明天我得找他问问。”刘军可不想让自己心里打一个“死结”。他看了一眼放在床头的闹钟：已经凌晨两点了。

刘军来到刑警队的时候，发现偌大的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槐树花不断飘散着的缕缕清香。他赶紧推开大会议室的门，会议室里只有桌子椅子静悄悄地呆在原地。“梁子，梁子！”他一边喊一边打开梁子的办公室，屋里也是空空的。刘军逐个打开每一间房门，整个刑警队竟然一个人影都没见着。“他们一块出去搓饭去了？”刘军想着：“那也太不够意思了，吃饭也不叫上我？”他正要给梁子打电话，却听到背后好像有什么动静。他急忙回头一看，身后并没有人，只有那棵缀满槐树花的大槐树在随风摆动着不安分的树枝。刘军忽然发现树冠上似乎趴着什么东西。

刘军好奇地走到大槐树下，透过茂密的树枝仔细辨认着。突然，一个黑影穿过树枝，将无数的槐树花瓣打落一地，惊得刘军大叫一声猛地退后一大步！只见眼前——吊着一个人。

吊着的人随着绳子晃动着，头低垂着根本看不到脸部，一根粗粗的绳子拴在脖子上与大槐树相连。刘军稳住狂跳的心脏，慢慢向“上吊”的人靠拢。他伸出颤抖的手，将此人垂下的头抬了起来：一张惨白的脸上毫无生机，双目紧闭已死去多时了，张开的嘴中吐出半截血红的舌头，似乎要告诉刘军什么。

令刘军震惊的不是死人的惨状，出过各种死亡现场的他早已对此司空见惯了，令他震惊的是这张熟悉的脸：吊死的人正是梁子。

“啊”的一声后，刘军从睡梦中惊醒。他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心脏“咚咚”剧烈的跳动声。此时房间内已经大亮，床头的小闹钟显示：已经上午九点半了，自己竟然睡了一个回笼觉。“糟了，睡过点了，今天上午还有会哪。”刘军一下子跳下床，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内衣已经被汗水打湿了。

刘军赶到会议室的时候，会议已经进行一半了。他小心地找了一个挨着门口的角落坐下。梁子扭过头主动冲他点了点头，刘军也冲梁子笑了笑，可笑容多少有些不自然。他又想到刚才的梦境竟然如此真实，他不知不觉地把目光投向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那满树的槐花正在微风中颤抖，送来一阵阵清香。“一会儿跟梁子说做梦的事吗？”刘军沉思着。

散会后，还没等刘军找梁子，梁子已经主动找他来了。“你小子怎么迟到了，这不是你风格呀？”“我失眠了。”刘军走到院子里迎着太阳伸了一个懒腰。“你想谁想得睡不着觉？”梁子笑着问刘军。“想你想的。”刘军倒是实话实说，就是把梁子着实吓了一跳：“看不出来你还有这爱好，不过我告诉你我可名草有主了，你就别再失眠了，你再这样下去就该我失眠了。”梁子走到办公室门口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跟在他身后的刘军：“你怕鬼吗？”刘军一愣：“鬼？我怕鬼这活还怎么干呀？”这时，正好小平头从门口经过，梁子又问了小平头：“你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吗？”小平头做害怕状：“有鬼呀！我怕怕！”一边叫一边跑出了院门，把几个刚进门的刑警吓了一跳：“你小子吃错药了？！”梁子看着哈哈大笑走进办公室。

“我觉得你最近老神叨叨的，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刘军把门关上问梁子，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梁子抢过话头：“没错，我是有事不能说。”刘军没想到梁子这么爽快：“难道你不相信我？”“这和相信没有关系，到时候我一定会跟你说的，我现在特别需要你的帮助。”梁子递过一瓶橙汁饮料说：“补充点VC，我想查一下两年前的案情资料，你得帮我调出来。”刘军有点摸不着头脑：“什么方面的？”“就是某部长的公子被杀的那件案子。”刘军点了点头说：“知道了，我这就去调出来。”刘军说着就要出门，梁子拦住他说：“跟你们那个档案室的同学说说，我想查下这个人的资料。”“查谁的？这么神秘？”刘军纳闷儿地问。梁子拿起桌子上的签字笔在自己手心写了一个人的名字。“为什么查他？！难道你怀疑警察？”刘军惊得张大了嘴。“我说过，我会告诉你的，但现在不是时候，而且现在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刘军突然又有一种在梦中的恐惧感觉，他使劲摇了摇头，看自己是不是还在梦里没有醒过来。

十二、“公子”被杀迷案▶

“苗苗，跟我们一起玩吧，这里可好玩了！”有这么好玩的地方苗苗当然不会放过，她闪动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仰着头说：“爸爸，我一会儿再回家。我跟乐乐他们一起去玩会儿好吗？”“爸爸”看了看手表，有点不放心的说：“爸爸要回家做饭了，要不明天再玩吧？”“我自己在楼下玩，一会儿就回家，行吗？爸爸？就玩一会儿。”“爸爸”看着女儿央求的目光开始心软了。“没事，这里还有我哪，一会儿我把你的宝贝女儿送到家门口去。”看着大人在，又有好几个同一个院子的小孩子一块玩，“爸爸”终于点了点头：“好吧，就玩15分钟。”“谢谢爸爸！”苗苗开心地笑了，她甚至还当着好几个小朋友和家长的面主动亲了亲“爸爸”的脸。

其实，这么好玩的地方不过是一堆施工用的沙土，现在城市的孩子已经很

少有亲近大自然的机会了。几个同院的小伙伴开始兴奋地玩了起来，欢笑声传来，让就要走进楼门口的“爸爸”不禁又回头看了一眼女儿的背影，他的手里还拿着女儿漂亮的花书包。

这是三年前的一个春夏之交，刚上小学一年级的苗苗和接她放学的爸爸一起走进机关居民大院，在距离自家所在居民楼不到100米的一个沙堆旁，苗苗碰到了同一个大院的几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

在苗苗的眼中，这个春日的下午与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学校午餐的肉丸子像平常一样香，路上来来往往的大汽车像往常一样多一样吵，一样和煦的春风轻拂在她嫩嫩的小脸儿上。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今天爸爸来接自己放学，而平常都是爷爷接她的。“爸爸，你把耳朵伸过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呀？”爸爸乖乖地弯下高大的身躯，把耳朵“送”到女儿面前，“我最喜欢你来接我了，你要给我保密。”爸爸有点糊涂了：“为什么要保密？”“因为爷爷知道了会生气的！”看着女儿认真的模样，爸爸笑出了声。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正在厨房里洗菜的爸爸赶紧跑出来开门。门开处，是刚才那位孩子的母亲。“苗苗爸爸，苗苗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去吧！”家长焦急的声音在爸爸的心里炸响！他冲出大门时，身上还系着围裙。

还没到沙堆时，爸爸就已听到小孩们大哭的声音，他看到一位老大爷怀里好像正抱着一个人，一股不祥的预感一下子就充满了他的胸膛。他飞快地跑了过去，只见老大爷怀里抱着的正是自己的女儿苗苗！他一下跪在地上，从老人怀里“夺”过苗苗，这时他才发现，苗苗的嘴里、鼻子里正不断往外涌出鲜血，血已经把脚下的沙土染成了红色，孩子小小的身体在爸爸怀中不住地颤抖着，两只大眼睛无神地瞪着天空中刚刚飞过的一群鸽子。

“孩子被一辆车给撞了，那车开得飞快，开车的小伙子下来看了一眼就开车跑了！”老人愤怒的声音就如同来自另一个遥远的星球。“快送孩子去医院！”爸爸抱着苗苗跌跌撞撞地向大院外跑去，他站在路边上，大张着嘴却发不出一声声音。这时，一辆出租车“嘎”地停在了路边，一位的哥冲着爸爸大声喊：“快上车！我送你们去医院！”

在手术室门外，爸爸高大的身体靠在墙壁上，他的衣服上、围裙上全是鲜血。

他根本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进的医院，怎么到的急救室，又是怎么转到手术室的。

孩子的妈妈闻讯赶来了，她的眼已经哭得通红，到了医院就瘫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苗苗哪？苗苗怎么样了？！”爸爸想过去把妻子扶起来，但他的双腿就是无法挪动分毫。

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医生出来问了一句：“谁是被撞的女孩的家长？”“我是！”“爸爸妈妈”几乎同时回答。“孩子不行了，进去见最后一面吧。”话刚出口，就传来“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声。

从听到医生讲话的那一刻起，“爸爸”的双耳就一直轰鸣着，就像有两只马蜂钻到了他的大脑里，怎么赶也赶不走。

手术室旁边的一张病床上，苗苗静静地躺着，双眼紧闭就像是睡着了一样。“苗苗！你醒醒！你走了妈妈可怎么活呀！”母亲一下子昏倒在床前。几位小护士一边哭着一边把她抬到病床上，又是掐人中又是解扣子一阵忙乱。“你是孩子的父亲吧？”刚才那位戴大口罩的医生问“爸爸”。见“爸爸”点了点头，大口罩说：“孩子伤得太重了，内脏大出血，我们尽了全力，实在没有办法。”大口罩声音发颤地说：“孩子在抢救时突然醒了过来，她留下了一句话，我必须得告诉你，她说叔叔别告诉爸爸妈妈我被撞了，他们会着急的。”大口罩说完，扭头走出了手术室。

“爸爸”呆呆地看着躺在白色床单下的孩子，孩子脸上擦伤的痕迹清晰可见。他上前握着孩子冰凉的小手不断地说：“孩子，你怎么流了那么多血呀？”他的泪珠大颗大颗地流了下来：“孩子，你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血呀？！你躺在这里冷不冷啊？”手术室里的小护士们“呜呜”地哭成一团。

从苗苗离开这个世界的第二天，“爸爸”就擦干了眼泪，开始东奔西走，搜集人证物证，虽然他已经报了警，但他更相信自己的能力，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名优秀的警察，因为他需要这件事情了结得快些再快些，因为苗苗瘦弱的身体还冷冻在冰柜里。

“是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我没记住。”爸爸将出事那天在场的所有人都请到了家里。看到苗苗挂着黑纱的照片，所有人都哭了。老大爷告诉“爸爸”：“开车那小子经常来这个院子，我见过这小子，老戴着个太阳镜，好像是某位高官

的小公子，姓张。”“叔叔那是一辆奔驰轿车，是新款S600。”一位八岁的男孩说，他是苗苗同一所学校的二年级学生，那天他也在沙堆玩。“他说得应该没错。”男孩的父亲讲，这孩子从三岁起就认识各种牌子的汽车了，他特别喜欢这个。

取证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再往下推进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首先是根本见不到那位“小公子”，他家门永远是紧紧闭着。“爸爸”干脆直接去敲他老子家的大门，但在楼下就被警卫挡住了，说首长不在家，有事可以转达。后来再去的时候，一位秘书夹着小包到楼下找到“爸爸”说首长已经知道这件事了，非常愤怒，下令去查了，请你放心，一定会还你孩子一个公道。说完把一张银行卡塞到“爸爸”手里，悄悄地说：“这是给你们家里的一点补偿，四十万元，不够再说。”“爸爸”离开那个有警卫站岗的大院的时候，心里第一次感到了绝望。“这卡上全是我孩子的血！”他记得自己把那张银行卡摔到秘书脸上的时候，那人羞愧的表情。他知道，这个案子悬了。

最终，案子还是判了，不过站在审判席上的不是那位戴着太阳镜的“公子”，而是一位从来没见过的中年男人，他是“小公子”的专车司机。据警方调查，出事那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位某外贸公司的张总不在北京，是他的专车司机超速在居民区驾驶，将正在玩耍的苗苗撞倒，该司机看到孩子伤势严重，不但未及时施救，还逃离了现场，致使孩子因耽误了抢救时间死亡。当时法庭上公诉人和辩护律师还就肇事司机逃离是否导致孩子死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后裁定以“交通肇事罪”判了那位司机七年徒刑，并附带民事赔偿二十万元。

应该说，法庭的审判是公正的，量刑是合理的。“爸爸”心里非常清楚，这位司机只是替罪羊，真正的凶手已逍遥法外。正是在公安机关侦破立案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才导致整个案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爸爸”是老公安，对此心知肚明，在法庭上，那几个参与侦破的警察都不敢与他目光接触。“他们到底是被人收买了，还是受到了什么外界影响，或是确实受制于证据不足？”这些对“爸爸”来讲已经不重要了。

他并没有上诉，而是回家给苗苗办了个简单而隆重的葬礼。“我不想让孩子再呆在冰箱里了，苗苗最怕冷了。”孩子的亲属们本来都群情激愤地想上诉，但听到“爸爸”这句话时，都垂下了头。

“爸爸”把自己锁在了家里，整整一个月没有出门。他的妻子、亲属、朋友都曾担心他出事，但就是叫不开门。

一个月以后，当“爸爸”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被吓得够呛：原来膀大腰圆的他已经瘦成了皮包骨，两腮深陷，埋在眼眶里的双眼却不时发出一种瘆人的光芒，简直就如同“活鬼”一般。没有人知道他这一个月是怎么活过来的。但他的基因似乎重新进行了组合，就如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也都彻底发生了改变一样，他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很快又回到工作岗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屡受嘉奖。他好像完全从那场悲剧中解脱了出来，周围的人们也早就淡忘了此事。

同一年，苗苗的爸爸妈妈离婚。同一年，苗苗的爷爷离开了人世，去天堂找自己的宝贝孙女去了。

也就在同一年的冬天，那位外贸公司的“张公子”在一起离奇的车祸中车毁人亡。“公子”的家里人坚持认为他是死于他杀，警方也迫于压力反复进行侦查，由于此案太过离奇，一度成为局里的挂牌案件。

十三、稻草人

当梁子和刘军合上案宗的时候，两人对视了一下，都被对方煞白的脸色吓了一跳。

“是他？”刘军问梁子更像是在问自己。“我不知道。”梁子摇了摇头说：“所以，我们才要一查到底。”

“刘军！”档案室门口传来一声女人嗲声嗲气的声音。刘军和梁子同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位戴着眼镜的女警察扭了过来，冲两位嫣然一笑说：“到时间了，两位帅哥该还了啊！”

“我可跟我们那位女同学发过毒誓了，说你一定会在两天内补上所有手续的。”刘军和梁子走出档案室时说。“我要是补不上手续怎么办？”梁子看着刘

军说。刘军站在原地绝望地说：“那还能怎么办？我继续牺牲色相呗！”

已经是中午了，梁子和刘军根本顾不上吃饭，开车直奔西郊的一家医院去了，这是家收治精神类病人的专科医院。

“院长让你们两位在办公室等一会儿，他吃过午饭就回来。”一位年轻的女医生给他们倒上水摆在茶几上。“谢谢，谢谢！你吃过午饭了吗？”刘军连忙起身。“我吃过了，两位等会儿吧。”女医生说完就轻盈地一转身，消失在门口。“人家要是没吃，你还打算请客是吗？”梁子见刘军依依不舍的样子就“给”了他一句。“没想到这里也有这么漂亮的医生，我都想得精神病了。”刘军的话把梁子逗乐了：“那我就让院长做媒了，你们俩倒真是一对，你这样的就得找个会治精神病的看着点！”

正说笑间，满头白发的老院长走进了大门，手里还拎着两个饭盒。“这是我让食堂给你俩弄的饭，趁热吃了吧。”梁子和刘军没想到院长居然亲自送饭上门，差点感动得掉下眼泪来。“小梁子，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咱爷俩也有快一年没见过面了，你们俩先吃，我去把夏医生叫来，她是胡平的主治医生。”

梁子和刘军不再客气，看老院长一出门就风卷残云地把两份盒饭塞进了肚子。等老院长再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桌子都收拾利索了。刘军一看老院长后面跟着这位夏医生，差点乐出声来，就是刚才那位给他们倒水的年轻女医生。

“胡平早在两年前就出院了。”夏医生说。“我们知道他出院了，就是想再跟您了解一下他住院时的病情特点和当时的情况。”刘军抢着说。梁子也知趣地坐在一边听着。

“这都是快三年的事了，你们两位可能不知道，近几年来，精神类病症的患者上升很快，我们这边病房都放不下了，不过，这个胡平倒是给我印象蛮深的，换了别人我可能还真给忘了。”没想到文静的夏医生还很健谈。“他为什么让你印象这么深？”刘军问，这也是梁子心里想问的。“他有个外号叫稻草人。”夏医生说完后，紧张地看了一眼坐在沙发椅上的老院长。“你们年轻人谈，我去边上会议室休息一会儿。”老院长走出了办公室。夏医生目送他出了门才一吐舌头俏皮地说：“我们医院有规定不能给病人起外号，我刚才说漏嘴了。”“没事，出了事让他替你兜着！”梁子指着刘军说。“你跟院长很熟吗？”夏医生意

外地问。“我在这儿住过几年院，是老病号了，所以跟院长比较熟。”刘军一本正经地回答。夏医生先是一愣，然后捂着嘴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俩可真逗，快赶上说相声的了。”夏医生接着往下说的情况可是一点都不逗，甚至令两个大刑警感到毛骨悚然。

那是三年前，夏医生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应该是快过元旦的时候了。由于几天前才下过一场大雪，路上的积雪都结了冰，很不好走。“三院刚转来一个病人，你去接一下。”夏医生接到通知后来到观察室。她一走进大门就发现新来的这个病人是躺在推车上被送进来的。这并不常见，通常躺进来的不是年纪太大就是病人具有狂躁症状被绑在床上的。

其实，精神病和精神病院并不像人们在影视中看到的或是想象中的那么恐怖。精神类疾病分为很多种。抑郁症更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精神类心理疾病，所以说，“精神病”就在你我周围，也许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夏医生观察了一下病床上躺着的这位，年纪在三十出头的样子，手脚也是规矩地“搁”在床上。就是脸色蜡黄，身体消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她拿起病人的病历看，病人叫胡平，年龄三十三岁，是在一起车祸中受了重伤，在创伤医院住院已经治疗了两个多星期，由于病人出现明显的伤后精神障碍症状，所以在病情稳定后就送到这边来了。

“就说有心理问题，也不用这么着急送这边来呀！”夏医生看着患者胳膊上固定骨折用的石膏问送他过来的一位医生。“你不知道。”那位医生把夏医生拉到门外轻声说：“此人牵扯到一起刑事案件，警方急着要他口供，可他根本就不说话，所以送这儿来了。”夏医生听完吓了一跳：“他是个犯罪分子？！”“不是，你别害怕。”那位医生赶紧解释：“他是在一起车祸中受伤的，是专车司机，坐他车的那位给撞死了，听说死的那位是个重要人物，现在警方怀疑是他杀，所以这位病人就成了唯一的见证人了，你别说，这小子命真够大的。”俩人正嘀咕着，一位胳膊上夹个包的穿着皮夹克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那位医生立刻闭上了嘴，直到“皮夹克”走进观察室他才压低嗓门儿说：“刚才进去这位就是警察，估计他也会找你们的。”

果然，等病人安置妥当后，那位“皮夹克”主动找到夏医生说明了情况。

皮夹克说的内容和那位医生说的差不多,说话倒是很客气,总之是寄希望于“您这样的专业人士帮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云云,把夏医生他们抬得很高。夏医生明知道对方是拍马屁,但还是听着挺舒服。她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位胡平也是在警方排除了作案可能性后,才给“运”到这边来的。警方也是怕胡平真落下什么毛病,案子破不了不说,再让家属追个赔偿啥的那就犯不着了。院方对此事还是非常重视,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治疗组,并制定了一套针对病人的治疗方案。

夏医生作为胡平的主治医生,非常清楚这种重大事故亲历者往往会有精神创伤,所以绝不能心急,否则会适得其反,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所以,第一招就是冷处理,让他们适应了新的环境后再找他聊天。

可没想到,这位胡平住到医院的第一个晚上,就险些出了意外。

晚上九点左右,夏医生准备好手头的资料就打算下班了。她并不是当晚的值班医生,只是怕那位新患者可能会有什么情况才主动推迟下班时间。在下班前,她想到病房看一眼再走,据护士说,胡平住进病房后一言未发,晚饭也是一口未吃。这其实都是正常的反应,夏医生心里有数。

在路过一间病房时,一位戴着瓶子底眼镜的病人主动和她打招呼。“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夏医生问他。“明天就要回家了,心情激动得睡不着,出来转转。”这位病人的外名叫“诗人”,还是夏医生亲自给起的。

因为这位“诗人”刚住进来的时候,天天用完早餐沐浴更衣后,一头扎进暗无天日的床底下写现代诗,并经常郑重地委托夏医生把他的伟大作品寄往全国各地的诗刊杂志。夏医生闲得难受的时候,就拿出他的大作拜读一番:“麻雀叼着根粗大的雪茄,悄悄地构思着一个新巢……”看得夏医生浑身直犯冷,她听人说过,这诗要是写到一定境界才有这功力。于是,她时不时还真给他寄过一些稿子,害得同事直拿她开玩笑:“小夏,他是有病才写的,你难道也是有病不成?”

直到几个月后,诗人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什么“新锐诗人奖”,并有赛会组委会的人员专门到医院来抢救“天才诗人”后,才为夏医生摘掉了有病的莫须有的“罪名”。

夏医生来到胡平的单间，只见他闭着眼平躺在病床上，病房里非常安静，仿佛能听到输液瓶里的药水缓缓流入他身体的声音。夏医生轻轻走到病床前，看到胡平一张消瘦而又蜡黄的脸埋在枕头里。他双眼紧闭，也不知道是否睡着了。

“哟，小夏你还没走哪？”这时，当晚值班的黄医生也走进了病房。她是个30多岁的女医生，性格开朗体型略胖。“这就走。”夏医生笑着说。黄医生上下打量着夏医生说：“好羡慕你这小身条儿，真苗条，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夏医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最近可真瘦了不少，减肥挺成功的。”“是吗？”黄医生兴奋地原地转了一个圈：“别说，我还真觉得自己轻了许多。”黄医生突然盯着夏医生的毛衣说：“你这件毛衣可真好看，新买的吧？什么牌子的？”夏医生说：“我上周买的，好像是稻草人牌的。”“稻草人？是休闲类的品牌吧？”黄医生问。

“咣当！”近在咫尺的一声巨响让两位女医生一起叫出声来。只见刚才还在床上一动不动的胡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病床上跌落下来，把输液架和输液瓶带倒在地板上，摔了一地的碎瓶子和药水！胡平一脸的恐慌，拖着受伤的腿和胳膊拼命往病房门口那边爬。“往哪里跑！”黄医生一声断喝，上前一把将胡平从地上提拉起来，几下就把他按回到病床上。这都是精神病院医生修炼出来的基本功，面对危险病人的关键时刻，封眼、锁脖、撩阴腿都是制敌的绝招。

三十分钟过后，在夏医生等人的不断“安抚”下，胡平才从惊恐中逐渐冷静下来。“稻草人，稻草人……”胡平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就像是念着什么咒语一般。又过了一会儿，在镇静剂的作用下，胡平终于在不安中昏睡过去。

“稻草人？”黄医生莫名其妙地说：“难道这位姓胡的小子跟稻草人公司有什么恩怨？”夏医生摇摇头说：“只有等他状态好一些再说了。”夏医生在回家的路上也一直在琢磨着今晚发生的事。“看来，这个胡平的病根儿很有可能跟神秘的稻草人有关，稻草人可能是具象的实物，也可能是一个虚幻的影子，那这个所谓的稻草人又跟案件有什么关联呢？”夏医生在心里打了一连串的问号，而它们只有一个人才能够解答，那就是胡平。夏医生心里非常清楚，很多精神病病人的病因往往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连夏医生自己也没想到，解开这个谜底并没有用多长时间。

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夏医生在食堂吃过饭拿着饭盒往办公室走。在路过住院部前面的一个小花园的时候，她下意识地抬头往胡平所在的三楼看去。三楼病房的窗户处，一个瘦削的身影在玻璃窗后若隐若现，夏医生似乎能感觉到玻璃后面胡平那焦虑的眼神。“或许他今天有什么话要说吧？”

胡平住院一个多月以来，夏医生只要一有时间就到胡平病房和他“聊天”。说是聊天，其实几乎就夏医生一个人在那说评书似的天南海北地瞎侃。刚开始胡平如老僧入定般在病床上闭目养神，似乎根本没看见夏医生，可胡平的表现却给了夏医生很大的信心，只要他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或是不安，这事就有门儿。

一个星期后，胡平已经睁开眼睛看着夏医生在他面前眉飞色舞地神聊，不时还露出一丝关注，夏医生觉得自己跟说单口相声似的太累，还安排几位护士有组织有目的地轮番到胡平面前聊天。“除了有关受伤、车祸当然还有你们私生活的东西以外，什么都可以聊，他要是不理你们，就当他不存在。”就在夏医生开的“聊天药方”快一个月后，夏医生突然终止了这一“聊法”。她让护士严密“监视”胡平的一举一动。据护士们报告，胡平“断聊”以来这几天开始出现不安和焦虑等状况。“接着晾他。”夏医生吩咐。

“你好，我可以进来吗？”夏医生站在胡平的病房门口。“夏医生，请进！请进！”胡平的身体差点从轮椅上站起来。

这是胡平入院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当夏医生像平常一样和颜悦色地问过胡平的身体状况、精神情况后，突然话锋一转问道：“能跟我说说稻草人的事儿吗？”胡平脸色一变，低头沉吟不语。“如果你不想说的话，我不勉强你，想说的时候再找我。”夏医生说完转身就要走，却被胡平叫住了：“夏医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冬日的暖阳透过玻璃窗，洒在胡平和夏医生的身上，胡平坐在轮椅中用缓慢的语速，向坐在对面的夏医生讲述了车祸当晚的一幕幕怪事。

病房里的暖气非常足，夏医生的白大褂下甚至只穿了一件衬衣，但随着胡平一句句地展开，夏医生竟感到一阵阵凉意。

案发那一天，胡平看了看表，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饭局还没有结束。“这个张老板几乎是天天有饭局，不是他请别人就是别人请他，只要他愿意一天三顿都有局。”不过他又转念一想：“要不是老板有饭局，酒是自然少不了的，要自己这个专车司机干吗？而且这个老板出手还算大方，就是有点熬人。”他透过车窗看了看眼前这座灯火辉煌的大酒楼，这是老板请客的“点儿”之一。别看北京的各色酒楼不计其数，但能让老板“入眼”的并不太多。在这里吃一次早茶上千，搓一顿晚饭上万是家常便饭，老板把整箱整箱的茅台就扔在这儿，从来不喝酒楼的。胡平知道，这酒都是从产地直接拉过来的，绝对假不了。他不由得想起一句上中学时学过的古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正在胡平胡思乱想时，办公室的刘秘书还有于助理，簇拥着张老板等人从酒楼的自动门中“转”了出来。刘秘书和于助理手里还都拎着一袋袋的礼品。胡平的车已经发动了一会儿了，他知道通常这种情况下双方一阵寒暄后，张老板就会上车回家了，要是去什么洗浴中心商务会馆一类的地方过夜的话，于助理会提前通知他不用等的。

果然，张老板满面红光地向奔驰车走来，身体有点打晃儿，看来今天喝得比较尽兴。胡平赶紧下车给老板打开车后门，老板上车后说道：“咱们回家。”

“奔驰”缓缓开出停车场，向着城西驶去。胡平随手打开车上的CD机，一阵舒缓的交响乐立刻在车里飘荡起来。这是老板的习惯，每回饭局过后，在回家的车上都要听这首曲子，至于这曲子叫什么名儿，胡平听老板说过两回就是记不住，总之是哪位死了很久的外国人创作的。不过，胡平倒是觉得这曲子听久了还真是挺好听的，特别放松神经，但他开车时可得加倍小心，一定要精力集中。

接近午夜的公路上，车辆稀少，路还是非常好走的，胡平将车稳稳地控制在七十公里上下，不敢有一丝大意。早在来公司给老板开专车之前，胡平就听到过一些传言，说是这辆车曾经出过一回事，老板的司机把一个小女孩给撞死了，司机给判了好几年，还赔了人家不少钱，但老板特仗义，不但把赔的钱给出了，还给了司机家里不少“养家费”。他也曾听到传言的另一个版本：说是

那个小女孩是老板酒后开车撞死的，让他的司机去顶的罪——

“不管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总之我自己开车时一定要加倍小心，千万别出事，给多少钱咱也不去大牢里呆着去。”胡平脑子里想着，手把方向盘握得更紧了。这时，车子驶过一座高架桥后又一头钻进一处下沉的“拉槽”通道，通道内灯光明亮光线很好，远处的交通标志线一目了然。“北京这几年的道路真是修得越来越好了，咦，那边路灯底下怎么有个小女孩儿在走？”

地下通道内，一旁高出道路一米多的人行通道上，一个小女孩儿背冲着胡平的车孤独地向前走着。“这大半夜的，谁家的孩子跑这里来了？太危险了！”胡平要不是开着老板的专车，真想下车去问一下小女孩怎么回事。转瞬间，奔驰超过小女孩继续向前驶去。胡平从后视镜中打量了小女孩一眼，由于光线问题，他看不清小女孩的五官，但可以看得出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姑娘，身上穿着一件单薄的花衣服。“这离火车站不远，会不会是谁家的孩子和家长走散了？”胡平有点担心起来。

胡平从后视镜中小心观察，只见张老板闭着眼睛把头靠在真皮座椅上，根本就没往外看一眼。“算了，还是走吧，别给自己找事了。”胡平加了一脚油门儿，往前下了主路再开上一段就要到老板的住处了。

张老板的住所在城西的一套四合院里。当然，这只是他的住所之一，他在城郊的别墅区里还有房子，胡平曾开车去接过老板一次。车子还在回家的路上平稳地前进着。这时，胡平发现前面不远处的公路中间横着一块白色的指示牌和一长串锥形桶，还有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向路上的车挥舞着旗子，示意他们绕行。“对了，今晚开始这段路要重新铺油。”胡平突然想起了这两天听交通台播出过夜间施工的预告。好像是为了不影响白天的正常通行，市政工人特意选在十二点以后进场施工，清晨六点恢复通行。“这些修路工人也不容易。”胡平想。“怎么停下了？”后座上，张老板低声问道。“前面封路施工让绕行哪。”胡平赶紧回答。“那咱们就走辅路绕西边那个小道过去。”张老板说。“好的。”胡平答应一声就往外拐了出去。这时，他发现主路上还有几辆车也拐上了辅路。车在辅路上有点颠簸，胡平有意把车速减慢。“看来这路是应该修修了，听广播里说是先修主路后修辅路。”车子前行了约一百米后向右拐进一条支干

路，在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灯处停下了。

往前穿过一段胡同，到主路上再走一段就到了。想到这儿，胡平不禁松了口气。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想起刚才在桥下看到的那个独自走夜路的小女孩。“不知道那孩子找到妈妈没有？”这时，绿灯亮了，胡平将车开进了胡同。这段路并非是张老板回家的必经之路，如果不修路的话，他们可以从主路拐弯后直接开到张老板的住家。不过，这条路胡平也非常熟，此路约有四五米长，由于路比较窄，两边都有住家，在白天的时候都是单行线，但一到晚上就放开走了。知道这条路的都是对北京道路比较熟的老司机，虽然路窄但很少堵车，比走大道儿往往还要节省时间，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晚上这段路比较黑。

车往前开了一段，突然停住了。路灯所照之处，有一个什么东西正挡在了路中间。“好像有个人。”胡平没有按喇叭，大半夜的招人骂，再说也会吵着后座上休息的老板。胡平把远光灯打开，灯照之下，他不禁一愣。他看清楚了前面立在路中间的正是个“人”，一个“稻草人”。

胡平是有在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他对这种哄飞鸟的稻草人还是不陌生的。夏日酷热的烈日下，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个个稻草人从滚滚麦浪中高高跃出，它们头戴破帽子，双手平直地张开，忠诚地守望着脚下的麦田，无论刮风下雨，都永远是一副呆呆的表情。为了使稻草人更逼真，很多农户还特意给它们头上戴一副“人脸”面具。

“站”在胡平眼前的这位稻草人就戴着这么一副面具。

十四、奇观又现▶

那个本该老老实实守在麦田里的“稻草人”，现在却明明白白地站在北京深夜的胡同中，“跑”到刺眼的车灯下，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些怪异。

胡平愣了好一会儿没敢动地方。“怎么又停下了？”老板在后座中有点不耐烦地问道。“有人挡路。”胡平回头冲老板说。“让他让开一下不就完了吗？”

老板说。“挡路的是个稻草人。”胡平说。“什么？你也喝酒了？！”老板说着坐起身仔细看了看车灯下一动不动的稻草人，颇感意外。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老板说：“你瞧瞧边上是什么地方？”胡平顺着老板的手向外望去，一座笼罩在黑暗中的高大建筑像一座拔地而起的山丘，四周环绕着一圈钢铁的围栏，一排排凸起的“尖旗头”直冲夜空。由此可见这一定是座老楼，因为只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物才有这种很具“侵略式”的围栏，后来发生过多起儿童翻越围栏不慎被“旗尖”刺伤甚至刺穿的事故，在后来的建筑物中这种围栏逐渐被淘汰了。

就在这座老楼的门口挂着一块白底的大牌子，上面可看到××培训学校的字样。“这学校开了很多专业，工艺美术、烹饪、化妆、影视表演等等，什么赚钱办什么。”听老板这么一说，胡平也一下子想起来了，自己从这里路过的时候，还曾看到一些男孩女孩背着个画夹子、手里提着个大盒子三五成群地从楼里出来。“我明白了，这个稻草人估计是什么艺术类培训班的道具或是模特什么的，”胡平说：“有可能是哪个孩子闲得吓唬人玩给放这儿了，我下去把它搬开。”

胡平下车走到“稻草人”面前打量了它一下，更确定了自己刚才的判断。这个稻草人身上围着个破布，头上一顶尖尖的大帽子，像极了国外马戏团里的“小丑儿”，戴着的一副人脸面具一看也是刚学画画不久的半大孩子的手法，画得不中不洋不伦不类不男不女，一副咧着大嘴傻笑的表情。胡平低头看到稻草人的双腿就是两根扫帚棍儿，戳在一个固定旗杆的金属底座里。他试着搬了一下，居然没搬动。“这破玩意儿怎么这么沉呀？真跟一个大活人的分量似的。”他又用力把稻草人从金属座中拔了出来，扔在路边不碍事儿的地方，稻草人失去了支撑，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胡平拍了拍手，转身回到车上，小心地开车从栽倒在路边的稻草人身边绕开。这时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倒在路边的稻草人，忽然发现，它的表情似乎发生了变化，刚才还傻笑着的嘴好像已经合上了。“不可能，一定是我看花眼了！”一眨眼的工夫，奔驰就开了过去。

车子很快就又停下了。因为就在车的前面大约五十米开外，车灯所照之处，

又有“人”挡在路中间，竟然是一大一小两个。与刚才那个稻草人不同的是，这两个好像遇到了什么特别不开心的事似的，全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根本看不清面目。

深夜的胡同中，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汽车发动机“滋滋”旋转的声音，再有就是胡平与张老板的喘息声。“怎么又是稻草人？”张老板的颤音在胡平的耳边响起。“不会又是有人在恶作剧吧？”胡平不知道是在问自己还是在问老板。他发现，刚才还稳坐后座的老板在看到这两个稻草人同时出现的时候，神情好像变得十分紧张。

“你下车去看看。”这是胡平现在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了。可是他心里清楚，这个时候自己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好——的。”胡平壮了壮胆儿，下车的时候随手将一把扳手抄在手里。

胡平一步一步朝两个“稻草人”走去。草人在惨白的灯光下，就像是两个在舞台上正鞠躬谢幕的演员。当然，这里没有潮水般的掌声和喝彩声，也没有人献上鲜花，只有胡平“咚咚”的心跳和粗重的呼吸声。“没事，兴许就是有人故意恶作剧，可能他们就埋伏在附近看我们的笑话哪。”想到这里，胡平故意咳嗽了一声。“妈的，大老爷们不能就这么给吓死！”他挺直了腰板向稻草人走去，越来越近了。

“哎！二位。”胡平说完自己先乐了：“我这是跟谁说话哪？真把眼前这二位当成大活人了不成？”他上前正要伸手去抓“稻草人”的时候，其中大个儿的那个稻草人突然抬起了头，就像听到了胡平的叫声一样。

稻草人这一抬头不要紧，胡平的脑子“嗡”地一声响，就像大脑中启动一个小马达，至今也没有停止下来。

夏医生完全可以想象胡平当时所受到的巨大刺激，也就在那个时候起，胡平的精神状态进入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讲到这里的时候，胡平的脸色就像打印纸一样苍白，双手在不停地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夏医生并没有催促他，而是静静地等待。虽然她也非常想知道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此案的关键，同样也是让胡平摆脱“精神桎梏”的关键所在。

胡平接过夏医生递来的一杯水，用颤抖的双手把水送到嘴边，一饮而尽。

由于手在抖，不断有水流从嘴角滑落下来弄湿了病号服。这时，太阳已经西斜了，房间里多少显得有些昏暗。夏医生站起身想去打开灯，却被胡平叫住了：“不用了，夏医生，就这样挺好。”夏医生又坐回到椅子上，静静地看着胡平。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我更忘不了稻草人的那张脸。”胡平的声音又在病房里回响了起来。

你见过稻草人的“脸”吗？通常情况下，稻草人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脸”，或是把“脸”永远隐藏在人们赐予的一副面具之下。所以，没有人见过稻草人的“脸”，也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哪里谈得上有五官？哪里谈得上有脸？哪里谈得上有灵魂？只有具有灵魂的生命才有资格拥有一张脸、一双可以洞察别人和被别人洞察的眼睛。我们很多人不也正为自己的一张“脸”和“脸面”而活着吗？

而胡平说他见到过稻草人的“脸”。至少他自己这样坚定地认为。

“那绝不是什麼面具，面具是戴在头上的，而我看见的是一张脸，一张长在稻草人头上的脸，当时，他抬起头来，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我记得清清楚楚。”

胡平并没有叫出声来，如果当时他能够把心里的恐惧喊出来的话，或许还不至于沦落到崩溃的边缘。他与稻草人“脸对脸”愣在原地好一会儿，也就在这时，那个一直在旁边低垂着头的小“稻草人”也缓缓抬起“头”来。胡平这一看不要紧，他的心跳完全停止了。

这竟然是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在这个漆黑寒冷的深夜里，在这无比诡异的稻草人面前，胡平居然看到了“熟人”！这不令他精神错乱才怪。

面前出现的竟然是刚才独自走在地下通道内的那个“小女孩”，准确地说还是那个小女孩的“脸”。胡平这才注意到“小稻草人”身上穿着一件单薄的花衣服。可能是刚才过度紧张再加上刺目的车灯的缘故，胡平一开始并没有留意稻草人身上穿的是什么。

“小稻草人”身上的花衣服好像很旧的样子，已经有些发白，这与刚才自己在地下道内看到的那个小女孩穿的一模一样。虽然胡平时并未看清小女孩的五官，但她的样子和轮廓、以及这件洗得发白的花衣服，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一眼就认出了这张还充满稚气的脸。而此时，这种“稚气”

却在惨白的车灯下显得怪诞无比。

胡平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了，他大张着嘴，想呕吐却又什么都吐不出来。他已记不清自己当时都干了些什么，他的记忆中留下的最后痕迹是——他挣扎着一瘸一拐地向亮光处“跑”去，求生的本能告诉他，那里是安全的，灯光后面是一辆奔驰车，它可以带着他逃离这个人间地狱。

而当他拼命地向车灯处逃去的时候，却分明感受到来自背后的巨大压力。他下意识地扭头一看，只见一大一小两个稻草人竟然也“追”了过来！它们走路的姿势僵硬而怪异，是“一顺边”的那种走法，扎着稻草的胳膊和腿扬得老高，就像是雄赳赳地通过主席台接受检阅的士兵，可他们的速度却一点都不慢。

胡平拼命想跑得快些再快些，但两条腿就像过了冰水的面条一样柔软，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使不上力气。这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在做梦，一个无比可怕的噩梦！或许自己很快就会从噩梦中醒来，发现正躺在自家舒适的大床上，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已洒满自己的床头。

可对面传来一阵“隆隆”的轰鸣声，立刻打碎了胡平最后的一丝“妄想”。他太熟悉这种声音了，这是奔驰车发动机起步的声音。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直坐在车后座的老板已经坐在了驾驶员的位置上，想必他已经目睹了刚才惊人的一幕，现在老板已经无法容忍他连滚带爬的奔跑速度了，老板选择了抛下他自己逃命！

“等等我！”这是胡平当晚发出的唯一的喊叫声，这声音就像是从小地传来的，嘶哑而无力，被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撞得碎成粉末，瞬间在夜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奔驰向后倒行着，突然“咣当”一声，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车也一下子停住了。胡平一看车停了，赶忙又向前“跑”，可他没跑几步却一下子又呆呆地站住了。

原来，刚才那个倒在路边的“稻草人”已经站了起来，它的一只胳膊已经被车轮碾断，只剩下半截在夜空中晃悠着，那张“面具”脸的表情显得格外愤怒，“稻草人”挥舞着断臂向奔驰车砸去。这时，更加令胡平惊恐的事情出现了。

黑暗中，一个又一个稻草人出现了，就好像它们之前一直躲在魔术师的黑

箱子里，现在，魔术箱已经被魔术师打开了。

“奔驰”被突然从黑暗中冒出来的七八个稻草人围上了。车子没有再向后面退，在原地低吼了几声之后，就像一只受了伤的猛兽一般，迎着正向他而来的两个稻草人冲了过去！车子带过一阵风，将正跌跌撞撞而来的胡平掀了出去，他在空中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声音，在那一刻，胡平感到自己浑身的血都像是沸腾了一般，他甚至有一种超脱了的感觉，原来死亡竟如此美妙？胡平听到的最后声音，就是“轰隆”一声巨响。

“这么黑了怎么还不关灯啊？”随着一名值班护士的问话，病房里的日光灯被打开了，刚才还昏暗的房间瞬间变得刺眼的明亮。夏医生和胡平似乎同时松了一口气。夏医生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刚才是不是在电影院里看过一场恐怖电影，现在电影已经结束，灯也亮了。“回到人间真好。”她心里想到。

梁子和刘军听完夏医生的讲述后，半天没有动窝。俩人的思绪还停留在当年那个车祸现场。一辆八成新的奔驰S600趴在一辆压路机巨大的石碾子上，车头已经完全凹陷变形，驾驶室几乎被挤压成了一个饼干盒，完全可以想象驾驶员的情况。当时，还是消防队员利用手中的专业破拆工具，把驾驶员面目全非的尸体抬出来的，根本无需抢救，驾驶员当场死亡。

而另一位男子在距车祸现场约四十米的地方被发现，由于抢救及时保住一条命，但该男子由于惊吓过度，一直处于精神错乱状态。

车祸现场定格，变成了一张张照片，在梁子和刘军的手中转阅着。当年，他们都不在现场，也没有接手过这件奇怪的案子。这也正是他们找到这里来的原因。

“你相信胡平话的可靠性吗？”梁子率先打破沉默。“我认为基本可信。”夏医生说：“胡平在那次谈话后不久，就基本恢复正常了，而且也配合公安部门录了口供。”夏医生说，此后不久，胡平就在精神正常的状态下在医院和公安部门进行了面对面的接触。夏医生记得，就在那天录完口供后，那位最早送胡平住院的“皮夹克”也曾问过跟梁子一样的问题：“您觉得胡平现在恢复正常了吗？”

“胡平的口供是可信的。”夏医生说：“我们给他做过精神鉴定，他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实际上，胡平后来在医院两个月主要是为了养伤，后来出院后继续服药一个阶段，并定时到医院复查，半年后，他已经完全回归了正常生活，也从此和医院失去了联系。

“不过，他后来说的关于小女孩的那些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夏医生补充道：“按胡平所说，他应该是在见到那两个稻草人以后，才导致精神处于混乱状态，这也是人们遇到强烈刺激后产生的过度的应激反应，胡平在进入我们医院之前，曾一度出现过短暂失忆的情况，这也是正常的，当然有的人就再也没能从失忆中醒过来。”刘军问：“你的意思是说，胡平在回忆车祸发生之前的那个情景时，可能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想象，或者说他本以为有些想象就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

夏医生点点头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比如胡平说他此前曾在地下通道内看到的小女孩就是后来那个稻草人，这可能是他的主观臆念，那女孩或许是一个走失的孩子，他把两个本不相关的事物叠加到一起了，又或者他根本就没见过什么小女孩。”“那你没在他完全康复后再问他吗？”刘军急着问。夏医生坚决地摇摇头说：“在我眼里，他的健康远远比那天发生的事情重要得多。”刘军认同地点了点头。

“还有一种可能。”梁子说：“就是胡平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对吧？”夏医生也点了点头说：“对，是这样的，而且这种可能性更大。”

梁子和刘军自从从医院出来后，就开车出了院门，一路上俩人各怀心事，谁都没说话。直到梁子把车停在一个非常僻静的角落，并不十分浓密的树丛，把不远处公路上车水马龙的喧闹声阻挡得干干净净，几米外就是通往昆明湖的引水渠，沿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河堤旁，嫩绿的柳树在春风下婀娜地梳着头。“这好地方你是怎么找到的？这不会是你和菲菲同志谈情说爱的地儿吧？”刘军摇下车窗，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我发现这块风水宝地纯属偶然，有时候我就到这里安安静静地呆会儿。”

“你相信胡平的话吗？”梁子看着窗外蜿蜒远去的河堤，头也不回地问刘军。“我倒真希望他说的全是假的。”刘军把头枕到座椅上说：“自从周则唐那个案

子过后，我以为这辈子再也不用碰比这更邪门儿的事了，万万没想到这么快就又碰上一个。那个案子吧就是周则唐自己一个人装神弄鬼，这个案子倒好，指挥着一群稻草人来杀人，真是见了活鬼了。”

“更让我没想到如今两件大案的‘绳结’却要从三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中寻找线索，真是不可思议。”梁子说：“不破解开三年前的这个秘密，现在的这两个案子恐怕永远是一个死结儿。”“这还要托那位死去的张公子爸爸的福。”刘军说：“要不是他爸爸位高权重，恐怕也不会把一起交通事故立案侦查，而且查得这么细，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有价值的线索。”梁子让刘军继续说：“从当时的笔录看，那天晚上确实进行了道路施工，而且市政工人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已进场，压路车要在施工稍晚的时候才进场施工，所以提前停在附近的胡同中，并在胡同口等多处设置了警示标识，但显然这些都被人做了手脚。”

“所以，可以断定，张公子的行踪恐怕早被人盯了个一清二楚，只等时机一到，就把他送上了路。”梁子说：“所谓的邪门，就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用特定的技能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么，稻草人是怎么杀人的哪？”

“据胡平讲，那晚在胡同中奔驰车一直开着远光灯，为什么看不到停在中间的压路机？”

“我们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明天，我们要去两个地方，一个是胡平家，一个就是那晚出车祸的现场。”梁子不知道从哪搜出一盒烟来：“抽烟吗？”“你也抽上烟了？！”刘军诧异地看着梁子说：“我们的梁大神探也要依赖毒品的刺激破案子了？”“少废话，你抽不抽？”梁了说着就要把烟收回去。“我抽我抽。”刘军赶紧从烟盒里抽出一根。“菲菲同志不是不让你抽烟吗？”刘军点上烟吸了一口说。“她这段时间不是不在国内吗？再说了我不抽烟，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不想抽，最近老是睡不好觉，我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但我实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看着梁子皱着眉头的样子，刘军一下子就想到了那天梦里的情景。“这个案子的对手绝非寻常，而且双方早晚都有见面的那一天，那个时刻，一定凶险

异常。”刘军心中忽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

刘军正琢磨怎么开口和梁子说梦里的事，却见梁子扭过头看着他：“你老色迷迷地盯着我干吗？！”

十五、医院惊魂▶

“那个女孩儿已经完全清醒了。”梁子在跟警队的“小平头”他们说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松了口气。不管这孩子是否能帮助破案，只要能保住她的性命，就是一个好消息。

“这小女孩还有她的小妹妹的亲属找到了吗？”小平头问。“找了快俩月了，只找到一个什么远房亲戚，人家说是家庭困难也不愿意抚养。”梁子说。“那恐怕只有送福利院了。”一位刑警叹了口气说。刘军过来说：“也不一定，我打听了一下，这种情况可以办理领养，但是两个孩子是不是能领养到一个家庭里就难说了。”“这俩孩子命真够苦的。”几位刑警不约而同地摇着头，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到破案的事。

病房里，两个护士正在和女孩聊天说笑着。可能是刚刚恢复的原因，女孩的脸色还略显瘦削苍白，这更让她的一双大眼睛显得格外明亮，像童话里的小公主。“你马上就要出院了，告诉阿姨出院后你最想到哪里玩去？”一个护士摸着女孩柔软的黑发说。“我想回家。”小公主忽闪着长长的眼睫毛说。此语一出，两个小护士都怔在当场。

女孩醒来后，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都小心翼翼地守口如瓶，有关女孩家里的事半字都未提起过，而这个女孩竟然也从来没有主动问过家里的情况，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天然的“默契”。没想到这位小护士一不留神说漏了嘴，另一个护士使劲“白”了她一眼，说错话的小护士自知理亏，心中也在后悔，干脆扭过头装没听见。正在这时，女孩的主治医生王医生领着四五位实习生浩浩荡荡地进来查病房，这才化解了僵局。

“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病例。”王医生在做过常规检查后，开始对着几位实习生侃侃而谈，两个小护士趁机溜出了病房。“说话也不小心点，真把这孩子伤心事勾起来，看你怎么收场！”年龄稍大点的护士站在没人的地方责怪着另一个小护士。“都怪我，我也是可怜这小姑娘，这么小就成了孤儿。”这时，有医生叫两位护士的名字，俩人赶紧直奔值班室而去。当时正是下午四点左右，是住院病房一天中最忙乱的时候。

医院住院部值班平台墙壁上的挂钟在静静地转着圆圈儿，现在时针已经指向了十点，病区楼道内、电梯室、甚至连值班平台上，都已经空无一人，只有紧靠大门的一台电热水器烦躁不安地冒着蒸汽，宣告水箱里的水已经烧开。医院的时钟就像是一个魔法高超的魔术师，一瞬间已把这个嘈杂的世界变得无比安静。

所有病房都已经关了灯，当然也包括小女孩的那间病房。

黑暗的房间内，白色床单、被套等床上用品似乎在向人们说明这是医院的一间病房，“白色”成了医院的标志色彩。据说，白色和米黄色容易令人感到平静，可以消除病人的不安情绪。而此刻，白色却像是黑暗中的精灵正眨着不安地眼睛，它们难道已经预感到有什么危险在靠近？

病床上的小女孩完全蜷缩在雪白的被子中，她看上去睡得很沉，就如同一个藏在云朵里的天使。而雪白的云朵却逐渐变得昏暗，正转变成一朵“乌云”，好像在酝酿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那不是什么乌云压境，而是一个怪异的影子，皎洁的月光把窗外的一个黑影放大，映在女孩病床雪白的被子上。黑影越来越大，离窗口越来越近了，巨大的影子已经覆盖了女孩全身。女孩的病房在六层，而那影子如同从天而降一般，缓缓“降落”到窗外的阳台上，竟然声息全无。

窗外那个高大的黑影看上去很像“人”形，却又比一般成人要高大，手臂也要长出许多，更像个巨大的猿猴，这让人联想到美国影片中的“金刚”。

“金刚”把“脸”贴在了窗口，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向房间内窥视着。过了一会儿，黑影转向了一边，这时一阵轻微的“啾啾”声传来。这只是一间普通的病房，阳台门也不具备什么防盗功能，只是从里面有个门拉手把门关上而已。

而此刻，那个拉手已经被一点点挑开了。“哗啦”，门把手松开的声音在寂静的病房中多少有点刺耳。女孩在病床上也不安地扭动了下身体。窗外的黑影也一下缩在墙角一动不动。

过了好一阵儿，黑影见房间内没有什么动静了，才放心地把身体靠近了阳台的大门。门被悄悄地推开了，窗外的风把窗帘轻轻吹起了一角，又一下子回到了平静。窗帘被慢慢地打开，月光一下子把黑影投射到病房的地板上。

“不许动！”病床上的“女孩”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这时，病房内卫生间的门也被人撞开，房间内的日光灯也同时被打开了，刚才还漆黑的病房突然亮如白昼一般！

病床上躺着的正是刘军，而从卫生间冲出来的是梁子，两个人均手中持枪指向屋内的那个黑影。而黑影居然一动未动，仿佛根本没有听见刘军的命令，也没有看见梁子黑洞洞的枪口，它就站在阳台门那里安静地“看”着他们。

刘军和梁子对视了一眼，双方的眼神中都透着些紧张。梁子做了一个手势后就往前踏上一大步，刘军握紧枪站在原地不动。此时，敞开的阳台门将一阵风送进病房，半开的窗帘更是被风高高地撩了起来。梁子清楚地看到了一张怪异的笑脸，他反而把枪放下了。“妈的，我们让人涮了，你在这里别动，我上去看看！”梁子说完转身跑出病房，把刘军一个人呆呆地晾在那里。

刘军看梁子一阵风似地跑出病房，赶紧走到阳台门一看，不禁倒抽一口凉气：站在自己眼前的竟是一个“稻草人”。此时，稻草人的“脸”上正挂着一丝奇怪的微笑，盯着刘军紧张而诧异的表情，好像在嘲讽着刘军的“失态”。“妈的！”刘军一把扯下戴在稻草人头上的面具。他现在完全明白梁子为什么说“我们被涮了”的含义了。“哐当”，稻草人被刘军猛地一扯，一下子失去了重心，一头摔倒在地上。刘军借着室内的灯光才发现，稻草人的胳膊上腿上拴着密密麻麻的细线，这细线是黑色的，直通向窗外漆黑的夜空，仿佛是从黑暗中“长”出来的，怪不得根本看不到这些机关。刘军费力地仰起头，顺着黑线的方向望去，却发现楼顶上有一个黑影正低头看着他！

刘军大惊，手忙脚乱地想要掏枪时，楼顶上的“黑影”说话了：“是我，梁子。”他来到屋顶的时候，看到梁子正站在楼顶四下张望着。“人早就没影儿了。”梁

子说。刘军发现自己脚下正是女孩的那间病房，原来，这个病区是住院区的一个配楼，只有六层高，与周边十多层的楼相比明显凹下一块，但却是整个病区内最安静的角落。“我刚才查了一下，从手术室那边和急诊室都能通到这里，但要对医院内部地形特别熟才行。”梁子说着就走到楼边说：“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小门，我看了一下，门那边直通手术室的走廊。”梁子曾在“光头客”被杀时在手术室门外等待的时候，透过窗口看到过这个仅有六层高的病区，那时候他还有种想去这边病房看看的冲动，但“光头客”的死让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你知道我刚才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刘军和梁子说：“好像是三年前胡平遇到的一幕。突然穿越时空来到了我的面前，真不可思议！”梁子点着头说：“我也有这种感觉，看来胡平所讲完全是真实的。”梁子走向刚才的位置，他的脚下正是女孩的病房，此时梁子的手上已多了一块木板样的东西。“这是什么？”刘军将木板拿到手上，仔细翻看着。“这是提线木偶，需要专业的技巧和技术来操作，只不过木偶已变成了稻草人。”

“原来如此，有点意思，我来试试。”刘军说着就开始转动手中的提线。

“啊！”脚下突然传来一声惨叫，将楼顶上的刘军和梁子惊出一身冷汗。

病房内，只见一位护士瘫坐在椅子上，另一位护士正低声安慰着。一个小女孩不安地站在一旁，大眼睛里全是泪水。“没事了，警官。”一位护士对慌忙赶过来的梁子和刘军说：“我们这位同事查房，碰上这个小姑娘戴着个吓人的面具，把她给吓得够呛。”

原来，一位刚接了夜班的小护士例行检查，本来交班的护士知道“女孩”换病房的事，而且梁子千叮咛万嘱咐地不让她和任何人说这件事，“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吓得这位护士心惊肉跳地一直躲在值班室里不敢出来。眼看快熬到下班了，她小心翼翼地去了趟洗手间。碰巧接班的护士提前到了，一看值班室没人，就非常敬业地提前查房去了，结果，当她走进女孩的病房时，意外地发现一个面目狰狞的“小怪物”正站在病房中间看着她，而她身后另一个“大怪物”正挣扎着要“站”起来……

刘军立刻明白了，正是因为自己在楼顶上的一通瞎捣鼓，才让房间里这个怪模怪样的稻草人吓倒护士的。别说一个小护士，就是换成自己在不知情时，

目睹如此场景也会吓个“脑残”。想到这里，刘军充满歉意地想把地上摔得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起来。“你别动了，别扎着你。”刚才被吓坏的小护士已经缓过点神来了。刘军这才发现，这位被吓瘫的护士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值班那天与之发生误会的那位护士。

“又是你，碰到你就没好事！”小护士看着刘军咬牙切齿地说。刘军自知有愧，竟然生忍了下来没说话。

“你怎么跑到这间病房里来了？”护士把小女孩叫到值班室问道。“阿姨，我是被小妹妹的哭声惊醒的。”小女孩怯怯的声音不仅让护士、也让一直站在边上的梁子和刘军吃了一惊！在场的三个大人面面相觑，有点不知所措。“孩子，别着急，你慢慢说，这件事一点都不怪你，全怪这位叔叔太淘气！”梁子用手指着刘军说道。刘军一愣，立刻一脸做错事后的懊悔状：“没错，都怪我！”

据小女孩讲，她躺在病床上睡觉时，突然被一阵阵刺耳的哭声惊醒，她睡眼惺忪地从床上下地，顺着哭声来到一间病房，推开门见病房里是空的，地上躺着一个“好玩”的稻草人和一个“小丑”的面具，于是 she 就把面具从地上捡起来戴在了头上，这时，值班护士走了进来。

梁子听完小女孩的讲述，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用眼神示意刘军“跟我来”，出了值班室来到刚才小女孩睡觉时的病房，只见病房内一切如故，只有阳台门打开了一道缝儿。“他已经来过了。”梁子低声说。“不可能，也许是风吹的或者就没关严。”刘军说：“除了我们俩就没有人知道今天晚上的事，难道他能透视我们的大脑。”梁子说：“他虽然不能透视我们的大脑，但是他可能知道了女孩换病房的事，于是就来一个声东击西，这个对手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可怕！”刘军听到这里也沉默了一会儿问道：“那又是谁救了小女孩一命哪？”

梁子和刘军回到值班室的时候，护士已经将女孩送回病房哄睡了。“还有谁知道女孩换病房的事？”刘军轻描淡写地问她。“除了我还有两个护士吧，王医生可能也知道，对了，陪护的赵姐也知道，怎么了？”她警觉起来。“没事，随便问问。”刘军说。“现在这个女孩的病房，就是原来女婴的房间吧？”梁子问道。“对，那个女婴出院后不久，小姑娘就搬过去了。”护士的话证实了梁子的判断。“你们两位可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你说说刚才这小姑娘说的多吓人，

她那个小妹妹都出院半个月了，居然还能梦到她哭，真是亲姐妹，有心灵感应呀，真可怜。”梁子和刘军听着护士喋喋不休地说着，半天都没吭声。

十六、谁是内奸？▶

梁子和刘军看着车窗外的一幢住宅楼，此时在楼外的大门口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正吃力地握着车把，让电动自行车尽量斜着，以便让后座上坐着的男孩能够安全下来。这个季节坐电动自行车还是有些冷的，尤其是像今天这样傍晚的时候，所以后座上的男孩被捂得严严实实，双膝上还套着皮护膝。男孩看上去有七八岁的样子，他下车后，立刻帮着父亲把车扶正，父亲把男孩背上厚厚的书包拿下来背在自己身上。然后，父子俩人一直说着什么上了楼。

这可能是许多居民楼前每天都在发生的一幕，再平常不过了。可这一切看在梁子和刘军眼里，却像是一幅展开的美妙生活画卷，两个人谁都没出声，目送着父子俩消失在视线中。

“就是胡平，有些发福了。”刘军说：“没想到他出院后不久就搬了家，害得我查了三天才找到这儿。”

“他是胡平吗？”梁子突然问。刘军愣了一下，恍然大悟：“不知道。”说完两个人相视一笑，开车远去。

谁还忍心去打搅他们一家人平静的生活？谁还能强迫一个尽职的父亲，再残忍地回到三年前的那个噩梦当中去？

“你的意思是说，”大周谨慎地看了看梁子和刘军后，终于把下面的话说了出来：“有内奸？！”刘军差点上去把大周的嘴捂住。“小点声！你想让地球人都知道。”“现在还不能确定，这只是我的一个推理而已。”梁子接着说：“女孩清醒过后的消息是对外严格保密的，除了医院的部分医生、护士知道外，只有我们大队的人知道。”大周点了点头说：“没错，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在女孩马上就要出院、进行康复治疗的前几天，有人要杀她？这个消息是谁泄露出去

的？”大周听梁子说完后，陷入了沉思。“你的意思是说，小女孩清醒过来后，可能成为破案的重要目击者，而这个消息是我们内部的人泄露给了凶手？”

梁子点了点头说：“是的，但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推断成立，而且即使成立，也不一定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大周说道：“按你们刚才说的医院发生的情况，其实你们早就怀疑有内奸了吧？”梁子佩服地点头说：“不愧是老侦察兵了，什么事都瞒不住你。”梁子说：“其实，我们也是刚刚有这种想法，就是上回光头被杀的那天，我就想过，凶手为什么要除掉他？我们怕打草惊蛇，所以只是发布了内容的通告，光头其实已经成为我们破案的唯一暗线，但是随着他被杀，这条线索也断掉了，案子又成了无头案，那个时候我就怀疑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看到大周和刘军一直在认真地听着，梁子清了清嗓子又继续说：“如果这个凶手假定就是田斌的话，这就很难讲了，大家都知道他在警界的人脉是非常广的。”大周听梁子讲到这儿，有点坐不住了，他看了看刘军后说：“梁子你什么意思，你不会是怀疑我给田斌通的信儿吧？”“瞧你说的，要是怀疑你，我还跟你说这些干吗？”梁子说：“田斌也不只认识你一个人，他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拿到自己想得到的内部情报。比如说 he 可以从警方内部知道协查通报的是谁，而透露给他的人并不一定知道他是嫌疑人。”

“你的意思是说，他完全可以装作不经意地得到这个情报，然后再杀人灭口。”大周说：“这个可能性的确存在，但恐怕难以查清。”

梁子和刘军同时点了点头。

“后天晚上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梁子问大周。“后天？可能够呛。”大周想了想说：“明天下午我们几个还要出一趟河北的苦差，就是会上领导说的那个女孩被杀的案子可能有目击者。”梁子皱了皱眉头无奈地说：“那就算了吧，本来想让你帮个忙来着。”“什么事？非让我去不可？”大周纳闷地问。“也没什么大事，前些日子我在洗浴中心找到了一个人的毛发，昨天法医鉴定出来了，现在想找到田斌的私人物品进行比对，恐怕非常难，所以想通过你的渠道帮忙找一下，再有我们想再把洗浴中心那块搜一遍，看能不能找到他的指纹，好和他的指纹记录对比一下。”

“明白了，你小子够有心计的，怕这事让人知道会透露给田斌，自己悄悄

地干？”大周指着梁子说。“我也不想这样，还是稳点好，等对上再说呗。”梁子苦笑着说：“现在这事只有咱们仨人知道，我谁都没说。”

“没问题，你们那边先查着，我回来就办这事，保证不耽误事。”大周说完就站起身，走出了梁子办公室。

梁子敲开门的时候，屋里面正传来一阵阵婴儿尖锐的哭声。“嫂子好！我来看看您来了。”梁子冲着这位五十来岁的妇女说着，一看就是熟人。“快进来，快进来，你哪是看我呀，是来看孩子的吧？”门在梁子进屋后关上了。

开门的中年妇女不是别人，正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那口子”，由于副队姓何，所以大队里的很多人都叫她“何嫂”。梁子和何队也算是师徒关系了，当初把梁子从分局调过来也是何队的主意，所以，梁子从来都是直接叫“嫂子”，而且也没少到何队家“蹭饭”。

话要说回来，当初女婴的病情稳定后，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这就面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这孩子不能整天在医院呆着，产生的这些费用不好结算不说，让一个健康的孩子老在医院里呆着也不是回事。当时，寻找孩子亲属的工作还正在进行，而把这么小的孩子送到社会福利机构去，大家又不忍心（这里没有贬低的意思）。于是大家想了各种主意，有的说，带回大队来大家轮流照顾。这“主意”刚一说出来，就遭到了否决，这大队里几乎都是清一色大老爷们，哪能照顾得了孩子？把刑警队当托儿所了？

最后，还是何队拍了板：先把孩子搁我们家，让我们那口子带，我的一儿一女都长大成人了，家里平时也没人，省得我们那口子闷得慌。此言一出，大家都觉得这是最靠谱的办法了。可真把孩子领家去也费了不少劲。因为，这孩子虽小，可也是一个大活人，不是说领哪儿去就领哪儿去的，要为此负责任不说，还要先征求领导的意见和相关部门的同意，最后定性为临时性地寄养到何队家，等找到孩子的亲属和抚养人必须“原物归还”。如果想要领养的话，还要等女孩没有抚养人后的情况下，再办理相应的手续。总之，麻烦事一大堆，看来这做好事也不容易。

“何队出去了吧？”梁子进屋后直奔里间放孩子那屋。“这个你比我清楚，

他一个月能在家呆几天呀？”何嫂是个标准的“热心肠”，说话也是直来直去。

“这孩子是不是特爱哭啊？”梁子低头看着躺在婴儿床上正手脚乱蹬、脸红得跟关公似的女婴。“还行，就是这几天有点闹。”何嫂进来看了看表说：“八成又是饿了，我给她热奶去！”说完转身又出去了。“我带来几桶奶粉，也试试怎么样，我也不懂这个，反正超市的人说是最好的。”梁子说。

“这个牌子的特别贵，你说你买这么贵的干吗？傻孩子，超市的人当然愿意让你买贵的，上回队里给买的奶粉还没喝完哪。”屋外传来何嫂的唠叨声和倒热水的声音。

女婴好像是明白了何嫂已经为自己准备午餐了，居然“懂事”地不哭了。她用无邪的眼神好奇地打量着梁子。

“奶来了，宝贝！”何嫂手里举着奶瓶走进屋，她把奶瓶里的奶水挤了一点在手背上试了试温度，这才把奶嘴塞入女婴的嘴中。

“嫂子，前天晚上，这个孩子是不是哭来着？”何嫂听梁子这么一问笑了：“这么小的孩子哪天不哭上几回？瞧你这话问的。”梁子赶紧补充：“不是这意思嫂子，我是说，这么说吧，前天晚上大约十点半左右这孩子是不是哭来着？”“前天晚上？还十点半？”她想了想后突然说：“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这孩子哭得哇哇的，怎么哄都没用。”何嫂说，那会儿何队回来了，说是晚饭还没吃哪，让自己煮点面条吃。何嫂二话没说赶紧就下了厨房，一会儿面熟了，还摊了几个鸡蛋，等把饭菜热腾腾都端上桌，酒也给斟上了，还没等屁股挨上椅子哪，那孩子在里屋“嗷”一嗓子嚎上了。何嫂抬头一看表，已经晚上十点半了，小孩子都是“觉”多，一般晚上不到九点就睡着了，头两三个钟头是睡得最“瓷实”的。哄过小孩儿的人都知道，孩子熟睡的时候，放炮都吵不醒。“今天晚上这孩子是怎么了？”何嫂没办法，只好到里屋去哄孩子。没想到这一哄就哄了半个多钟头，她连唱带摇的什么招都用上了，孩子就是跟杀猪似地哭个昏天黑地。

“我看你水平退步挺厉害。”何队进了屋，二话没说就把孩子从何嫂怀里给接过来了。“宝子，我明白了，你这是欢迎我回家对吧？”何队抱着孩子在屋里转了一圈，嘴里念念有词的，没等何嫂反应过来哪，这孩子竟然不哭了！何

队抱着孩子呆了一会儿，直到她睡着了，才把她放回床上。

“你说这事多神吧，为这事那天老何挤兑了我一晚上，一会儿说我业务荒废了，一会儿说我水平退步了。”何嫂这话匣子一打开，那可是没完没了。

十七、杀破天之：神秘笑脸▶

听着何嫂的絮叨，梁子低头陷入了沉思。前天晚上在病房中小女孩的话仿佛就在耳边：“我是被小妹妹的哭声惊醒的。”他不禁抬头从窗口看向医院的方向。这里距医院虽然不远，但也足有四五公里之遥，即使在寂静的深夜，小孩子的哭声也绝不可能传那么远。

一瓶子奶喝完，女婴鼓鼓的小脸露出了“满足”的笑容，模样非常可爱。“嫂子，这孩子在您这儿呆了才半个多月就胖了一圈，人也变白了。”这个时候，梁子丝毫看不出眼前这个曾让自己心惊肉跳的婴儿，与其他的孩子有任何不同之处。

“瞧你说的，你嫂子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只是我那俩宝贝还都在耍单儿哪，我这也算是提前彩排抱孙女了！”何嫂说着赶紧把奶瓶拿过来，边往厨房边走边说：“而且这孩子能吃好带，我给她的东西都要特别精心，每回喝完奶一定要用热水烫一遍消毒才行，你以后和小菲有了孩子，得跟我多学着点。”

还没等梁子做出反应，厨房那边突然传出“叮铃当啷”的一阵响动，把梁子着实吓了一跳，正在婴儿床上玩耍的女婴也“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梁子也顾不上孩子了，赶紧跑到厨房一看，原来是何嫂打翻了一个热水瓶，弄得满地水和破碎的暖壶胆。“您没烫着吧？！”梁子着急地询问。“没事没事。”何嫂一脸的自责：“这人要是上了岁数，手脚就是不利索了，光顾着跟你说话，手一滑就这样了。”何嫂没有马上去收拾厨房的残局，却颠颠地跑到放孩子那屋，梁子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只好跟着一齐跑了过去。

“别把孩子给吓着了。”何嫂边说边动手脱下女婴穿在小脚上的婴儿鞋：“这小孩子在吃饭时最怕给惊着了。”梁子在一边看着何嫂把一双小小的鞋举在空

中，嘴里还不停地低声说着什么，一会儿把手放在孩子的额头上，一会儿拿着鞋跑到屋子外面对着阳光来回晃着，然后又回到孩子身边，把孩子的小衣服解开，把鞋放在孩子的胸口比划着，然后又跑到屋子外面。

梁子刚开始有点纳闷，还跟着看何嫂要干什么，后来干脆就呆在屋子里等着何嫂把这一系列“神圣”的仪式进行到底。

“老何总是说我这是封建迷信，在我们老家的农村里的老人都这么干，得把孩子吓丢的魂儿找回来。”何嫂忙乎了一通后，又把鞋给孩子穿上了：“你看孩子不哭了吧？”何嫂得意地说。梁子心里想：“这本来就是封建迷信，这么半天了，哭也该哭累了。”

就在何嫂要把女婴解开的衣服扣上时，梁子意外地发现，就在孩子的胸前白嫩的肌肤上有一个暗红色的印记。

“这孩子胸前长的什么东西？”梁子问何嫂。“这是胎记，是孩子打娘胎里带出来的。”何嫂说。“我怎么没记得在医院的时候有这个东西？”梁子努力回忆着当时的情景。“这孩子刚送到家里来的时候，就有这记了，只是没现在这么深。”何嫂说：“这胎记有的孩子刚出来时就有，但以后慢慢就退了，可有的刚出生的时候淡淡的，但越来越深，恐怕是退不下去了。”

“这很正常，没长脸上就不碍事。”何嫂教导着梁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小时村里一起长大的孩子里，就有一个男孩子胸前长了个胎记，跟刻着几个字似的，我们小时候还笑话过他哪，可你猜怎么着？”何嫂故作神秘地告诉梁子：“人家后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妈说，自己儿子胸前那几个字特别像是北京大学！”

听何嫂这么一说，梁子对那个长在女婴胸前的胎记更感好奇了。他仔细看了看那个暗红色的所谓“胎记”。只见胎记呈椭圆，其周边界线与身上的肌肤很模糊，在椭圆形的胎记中心，能隐约看出类似人的眉眼的形状。

梁子大感诧异，想把头凑过去再认真辨认一下，没料到女婴此时又大哭了起来，小身子也跟着一拱一拱地，而她胸前的那个胎记也随着身体的抽动发生了变化：那分明是一张人脸，而刚才看不清楚的五官一下子生动地显现出来，就像是一个陌生人正冲着梁子微笑。

十八、杀破天之：死亡约会▶

从何嫂家里出来后，梁子看了看表：已经1点了。他是跟何嫂说“我还有任务，必须要走”才得以“脱身”，否则何嫂是不会让他在饭点走的。

梁子确确实实还有任务，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足以让他感到不安甚至是恐惧。“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何队他们？我这么做到底对不对？胜算究竟有多大？”梁子不停地在心里问自己，但都没有答案。

离那个重要的“约会”大约还有30个小时，在这之前他还有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做，其中包括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大人，包括留下一份“遗言”。

梁子在心里已经把这份遗言打了N遍草稿，他要做的只是把它写在一张纸上，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

“绝不去打没把握之仗，绝不去拿生命赌胜利。”这个道理他当然懂，但是，他现在就要去这么赌一把，一场生命的豪赌。“我真的是别无选择吗？”梁子又一次自问，依然是没有答案。他第一次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孤独，他以为自己曾经感受过这种孤军奋战的滋味，但现在想起来，那顶多是做一次“孤胆英雄”的冲动而已。想当初自己和周则唐面对面“单挑”的时刻，自己并未感到真正的恐慌。因为那个时候，自己的爱人就在身旁，还有来自背后阿那尔仁神秘力量的支撑。

当然，梁子这次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来自刘军的支持。30个小时过后，他就要和刘军共同奔赴一次约会，一次真正的死亡约会。梁子知道，刘军即使有意大利左后卫的灵魂附体也无济于事。

30个小时，不，现在应该是29个小时零45分了，梁子突然想到：这或许是自己生命的倒计时。

想到这里，他反倒释然了：那就让死亡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十九、笑脸重现▶

京城春日的傍晚，徐徐落山的夕阳就像是一位手艺高超的厨师，把一片片“晚霞”烧烤得红彤彤的，又滑又嫩，挂在远处重叠的西山顶上，好一幅令人垂涎欲滴的美景。“红烧云”多现于京城日照充足的夏秋两季，在民间素有“燕京八景”一称。而这“八景”却又要分上“大小八景”等等，可不管是“大八景中的西山晴雪”，还是“小八景中的银锭观山”，却都与“西山”有关。

现如今，这春季突现在西山云顶的一抹“红烧云”倒给人一种惊艳之美，令一些路人纷纷停下回家的脚步，驻足观赏。而“红烧云”似乎也深知自己美丽时光的短暂，慌忙把这醒目的红色撒到山水之间，也把城里林立的高楼映照成亮亮的红色。

在这无数被照亮的高楼之间，一座低矮的建筑物毫不起眼，由于这座建筑物西侧的高楼大厦之间，巧妙地闪开了一条空档，得以让这耀眼的夕阳直接照到建筑物的外墙上。

而这光从开在西墙上方一扇不大的窗口投射进来，正照在屋内一池平静的水面上。

屋子内非常安静，静得能听到水在池子中“停留”的声音。其实，自从洗浴中心出事，尤其发现有水管漏水的情况后，通向这里的总闸门就已经关死了，而这满满一池子的水就像是地底下直接冒出来的。

这池水一下子就让人回想起洗浴中心被灭门那天的情景，不同的是，那曾经飘荡在池水中的九个人中的八人，不知已魂归何处，而诞生在这池水中的女婴，她的灵魂又在哪里？

透过窗口的日光正一点一点退去，很快就消失了。就如同刚才还红透半边天的火烧云，在失去了暖阳的照耀后，一下子就变得黯淡了一样，整个房间内都昏暗下来。只有一池碧水倒像是吸收了阳光的热量一样，在越来越黑的房间

里，发出淡淡的荧光色。

梁子来到洗浴中心的时候，天已擦黑，他走进大门，昏暗的大厅内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他一步步走到大厅中央，站在水池子边上，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满池子的水在自己眼前一漾一漾地荡开，就如同他此刻的心情。

他走到一侧的房间，随手打开了房间里的灯。灯亮了，发出温暖的光芒，这正是那间发现血痕的房间，里间屋的夹壁墙早已被掀开，露出锈迹斑驳的里墙和掉落了漆皮的水管线，就像是一个被剖开了胸腔袒露出内脏的巨人垂头站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梁子一个人面对着剖开的墙壁，就像是一个面壁思过的孩子，安静而忧郁。谁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他那位并肩战斗的搭档刘军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他的身边？他好像也在等待着什么？

答案难道就在黑暗中？

洗浴中心室内已经完全黑下来，只有梁子所在房间那盏孤灯还倔强地亮着，给漆黑的世界保留着一丝光明。

寂静，还是寂静……

“啪”一声轻微的响动在此刻显得如此沉重，梁子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身体还是跟着一震。“啪”、“啪”又连续传来两声。梁子转过身来，因为声音来自他身后的大厅，离他所在的房间非常接近。梁子慢慢走出房间来到大厅中。

刚才还漆黑一片的大厅里此时已经亮起了灯。只是这灯光不是来自头顶，而是脚下的水池。几束光柱从注满水的池底穿透上来，由于水的作用，灯光就像是被加了厚厚一层柔光纸，变得朦胧而涣散，整个大厅看上去仍相当昏暗，就像压在抽屉深处一张发黄的老相片。

梁子无意中抬头看去，只见满池子的水被灯光投射到高高的屋顶上，屋顶的“水”就如同幻灯一般在不停闪动着。

“扑通”一声巨响，一个黑影从上面落入池中，激起无数水花。梁子被这突然的变故惊得猛地向后一退，但身上仍然被高高溅起的水弄湿了不少。再看池水中已多了一个“人”，此人面朝下趴在水中，四肢夸张地伸开，手心朝上。梁子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死人！而且已死去多时了。

梁子抬头向屋顶处望去，拱形的屋顶空空如也，只有水影倒映在上面，而此刻，被“死人”搅乱的一池死水，却像是活过来一样在屋顶漾开。

梁子紧紧盯着眼前的变化，那池水的影子怎么如此眼熟？好像刚刚在哪里见过？梁子被自己的发现惊得张大了嘴：眼前分明是一张五官分明的“笑脸”，曾出现在女婴胸前的那一张“笑脸”。

二十、谁是死人▶

这是梁子一生中见过的最恐怖的笑脸。

梁子使劲眨了眨眼，头顶的那张脸始终居高临下地冲着自己微笑着，而这笑容随着池水的逐渐恢复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很快就消失不见了。梁子甚至一时搞不清这笑脸是否真实存在过，他把目光投向趴在水池中的那个死人身上。

“死人”对于梁子来说，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干咱们这行，就是跟两种人打交道。”梁子还记得大周在一次外出抓捕行动中说过的一句话。“男人和女人？”小平头接着话茬说。大周摇了摇头。“好人和坏人？”刘军接着话头。大周又摇摇头说：“活人和死人。”

死人或者说是死亡对于梁子最早的记忆还是在自已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家那个时候住平房，邻居有一位“刘姥姥”经常和他们家走动，梁子还记得刘姥姥腌的黄瓜和白菜非常好吃，她一敲他们家门准有泡菜吃。当然，梁子之所以至今还记得她，主要得益于红楼梦里那个著名的“刘姥姥”。

那是某年夏天，梁子像平常一样放学回家，快到家门口时，发现一件令他很意外的事：刘姥姥家门外围着几个大人，而且屋里也挤着不少人。他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父母也不在家。后来，母亲从刘姥姥那回来时，脸上居然还挂着泪痕。那天的晚饭吃得也比平时要晚得多。

然而更令梁子意外的还是半夜把自己惊醒的哭声。那种声音实在太令人难忘了，而梁子一下子就听出来，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哀嚎，居然是平常总是笑

呵呵的刘姥姥发出的。他大感诧异，于是就问父母是怎么回事。母亲一看也瞒不住了，就告诉他：你还记得去年夏天在咱们院子里跳皮筋的两个小姐姐吗？梁子当然不会忘记那两只在院子里上下飞舞的“花蝴蝶”，正是有了她们的存在，才令那个酷热的夏日有了一丝凉爽。

其实，更让梁子感到惊奇的是，这两个小姐姐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梳着一模一样的小辫儿，她们冲别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睁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就连她们说话的声音都一样的好听。梁子还是从父母那里知道，这两个小姐姐是一对双胞胎。

“这世界上居然还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梁子当时觉得这事情太奇妙了。这对姐妹花正是刘姥姥住在外地的外孙女。

然而，一场意外让这一对双胞胎同时离开了这世界，就如同她们同时降临这个世界一样。

梁子已经记不住那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意外”了，他只记得父母在告诉他“两个小姐姐死了”的时候悲伤的样子，而梁子自己也完全惊呆了。这是梁子对“死亡”最早的记忆。

而刘姥姥的哭声一度成为梁子最恐怖的回忆。因为，每天半夜这哭声就准时响起，穿透了黑夜，让院子里所有人都胆战心惊。

时间一长，大家已经从同情转变成了另一种情绪，毕竟生活还是要继续。于是，刘姥姥这个“邻居”突然在梁子某一天放学时不见了，他曾经问过父母“刘姥姥去哪里了？”但他从没有得到过答案。

时间久了，梁子也就淡忘了此事，只是那曾经美味的泡菜和悲怆的夜半哭声，至今还停留在他的舌尖和耳边。

梁子的回忆只在一瞬间就打了个来回，而他眼前的死人还在水里静静地飘着，好像要带他回到什么地方，想要告诉他什么秘密。

那么，这个死人是谁哪？

那个在水中飘荡的死人显然是个男人，而且是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这让梁子想起那些摆在商场里的“服装模特”，它们穿着时尚的衣服，却永远板着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做着不会改变的动作。眼前的“这位”不仅穿得和“模

特”一样体面，而且同样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死人。

梁子突然特别想看看他的脸，看他是不是也和模特是一样的表情。可这无疑是一件难办的事情，因为他要进入水池中才能将他趴在水中的身体搬过来，而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于是，他开始四下寻找长棍儿类的工具，梁子的运气看来还不错，他没花多少时间就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根长竹竿儿，他猜想这可能是洗浴中心的主人用来晾衣服的，但好像没这必要这么原始吧？他也顾不上想那么多了，反正洗浴中心准备这个东西不是为了他眼下这个用处：用手中的长竹竿儿去扒拉池水中的死人。

没想到这个死人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沉一些，梁子用竹竿儿扒拉了几下，居然没弄过来。那个死人在水池中央原地转了几个圈，就是不往梁子这边靠，好像存心和他捉迷藏似的。这个时候他不禁想念起在分局的大刚来了。大刚在辖区派出所呆了不少年，什么杂活儿都干过，其中捞“河飘儿”是大刚的一个绝活儿。

“河飘儿”是警察对飘在河里的“浮尸”的“业内”（总不能是昵称吧？）叫法。北京虽然长年缺水，但是护城河、引水渠环城水系挺多。一到夏天，时不时会从哪段河道里冒出几个“河飘儿”来。大多数还是市民打来报警电话，由辖区派出所的警察负责把浮尸打捞上岸，而且查明真相。

其实，河里的浮尸大多是在夏天贪凉的业余游泳爱好者，仗着自己会游泳，不管是不是禁游区就一猛子扎下去，有可能再浮上来时就成了“河飘”了。每年政府相关部门都要再三警告不让野游，可每年都有不少勇于献身的，而且绝大多数是中青年男性。警察都知道，这“趴”在水里的一般都是男尸，而“躺”在水里都是女尸，一旦捞上来个女的，那八成就是案子了。

可不管是淹死的还是别的原因死的，只要是成了“河飘”那指不定在水底下沉了多少天又在水面上飘了多久了。再加上天一热，那个味道那个惨状就别提了，而且捞上来还得查明死因，所以，警察们都从心里挺怵捞“河飘儿”这活，甚至出现过两个辖区的警察互相推“河飘儿”的事情。

这推“河飘儿”也分“暗推”和“明推”两种。明推就是一看“河飘儿”就要到别的辖区的管界了，就弄根竹竿干脆把浮尸给推到别的辖区拉倒。暗推是眼看着“河飘儿”快飘离自己的管片儿了，就故意拖延出警时间，等环城的

护城河水把浮尸“过”过去就行了。当然，这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都要具备一个条件：“河飘儿”必须在两个辖区的分界线附近，要是当当正正就在您的管片里飘着哪，那就废话少说，赶紧拿起工具捞人去。

这捞人也有讲究，您要是拿一个大棍子乱捅，那肯定捞不上来，要是在根子头上拴一个铁钩子啥的，那就更麻烦了，那尸体都在水里泡发了，铁勾子一扒非把肉给扒下来不可！大刚捞“河飘儿”都是两根棍子同时用，绑上“勾儿”，这边是用的挝出来的“圆勾”。总之是几下子准捞上来，而且绝不会破坏“河飘儿”的“质量”。

梁子一看不好捞干脆把死尸往对面捅过去，可捅了几次，趴在水里这位就是原地打转不往对面走，把梁子的汗都急下来了。

他把手里的长竹竿儿插到死者腰间的裤子勾上用力一推，没想到，死尸竟然从水里翻了过来。

梁子看着池子中央“自己”翻过来的死尸直犯愣。他实在没想到死尸居然这么“仗义”，他更没想到的是，他认识死者。

死者正是田斌。

他和田斌早年在学校期间就已认识，那时他们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后来在办案过程中他们也多次打过交道。虽然彼此并没有合作过，但早已熟知对方，梁子也一直很敬重这位比自己大了近10岁的田老师。

他已经几年没见过田斌了，而此前他也一直在苦苦打听和寻找田斌的下落，但田斌就像是这个世界蒸发了一样，没留下蛛丝马迹。可万万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以这种方式见面。

梁子手中的竹竿掉落到水池中，他一时还不能接受面前发生的事实。田斌如果死了，那么案件幕后的凶手是谁？那又是谁杀死了田斌？

而正在此时，水池中又有了惊人的变化：刚才已经翻过身来的田斌的尸体突然“自己”从水中慢慢地站了起来！他身上的西服因为被水沾透了，不停地随着身体的直立而“哗哗”地往下淌着水，就像从水里捞起一块超大的抹布。

与其说田斌是站起来的，不如说“升”起来的，他的身体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线从水里吊了起来，四肢低垂着，没有丝毫的生命体征。而他的头却怪异

地直起冲着前方，他毫无血色的脸上，沾满了水珠，头发贴在额头上，双眼微睁，似乎漠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梁子站在水池边上，表情木然地注视着田斌从自己眼前越升越高，他一下子就想到夏医生讲过的胡平不可思议的经历。那次经历过后，胡平的人生险些被彻底摧毁，他的生活轨迹一度偏离了正常的方向，但幸运的是他碰到了像夏医生这样的“领路人”，得以让自己在黑暗的精神世界中顽强地走了出来，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梁子知道，那个隐藏在黑暗深处的对手正是要摧垮自己的意志，把自己从精神上彻底打倒。

他心里明白，这出恐怖大戏才刚刚拉开序幕，他无法预料后面等待着自己的还会有什么令人匪夷所思的噩梦。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住这地狱般的考验。

梁子抬头望着已升到半空中的田斌，从田斌身上不断滴落的水，正洒在水池中和他面前的地板上，他突然觉得这个洗浴中心竟然像极了一座坟墓。

二十一、惊魂一刻▶

气势恢弘的大厅内，座无虚席。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舞台中央身着五彩服装、正在翩翩起舞的演员和他们做出的每一个优美动作上。

梁子就在这些人中间，他的位置非常好，是在剧场二楼的包厢之中，这个位置欣赏“芭蕾”就像是在眼皮子底下打开一幅优美的画卷，真可谓是得天独厚。当然这么好的位置是崔菲留给他的。自从和崔菲好上以后，他看过的芭蕾舞演出比他之前的加在一起都多。舞台上，聚光灯下，优美的音乐声中，一群翩翩起舞的天鹅里，最美丽的那一个就是崔菲，因为她服装的色彩区别于其他群舞的演员，这可能就是主角至上的荣誉吧？

音乐声、掌声、绚丽的布景、宽大的幕布——在梁子脑子里一闪而过。这是

坟墓还是舞台？此刻，他觉得自己像极了一个演员，一个独自站在舞台上的演员，下一幕会发生什么他完全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出大戏一旦演不好，哪怕只要一点点的失误，那么，这个“舞台”瞬间就会成为埋葬自己的坟墓。

那么，下一个粉墨登场的会是谁？梁子静静地等待着，只有悬在他头顶，田斌尸体上滴落到池水中的“嗒嗒”声，就像是秒针在孤独地走着。

侧前方的黑暗处，似乎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梁子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黑漆漆的地方，那里应该是一扇大门，是通往洗浴中心工作区域的唯一通道，现在看上去倒是像极了连接舞台和后台的通道，还没等梁子看清楚怎么回事，下一位主角已经出现在他的眼前：是三个人——三个稻草人。

这是梁子第二次见到传说中的“稻草人”。第一次是不久前在医院的病房中，那次他和刘军都被一个吊线木偶给耍了。而这次，一下子就出现了三个，而且是三个一模一样的稻草人。一样的身高，戴着一样表情的面具，甚至连它们走路的姿势都一模一样。

三人稻草人高扬着手臂迈着“正步”走到离梁子十多米的水池子边上停下，与梁子隔池相望。

梁子仔细打量着面前的三个稻草人，只见它们都是一副啼笑皆非的“表情”，头上都戴着一顶咖啡色的尖帽子，这让梁子一下子想起了扑克牌里的“大猫儿”的样子。唯一不同的是眼前的这三位身上都没穿什么衣服，虽然是“裸奔”但也无伤大雅，因为他们身体上密密扎扎的稻草就是一件“纯天然”的衣服。

梁子认真地观察着三个稻草人的周围（尤其是上方），发现居然没有任何吊线类的机关与它们相连，这让他心里不由一惊！不过，他转念一想，可能由于光线或是吊线太细的原因他没有看见吧？

“我知道你是谁。”梁子的声音不大，却字字如千斤般在大厅内回响。他环顾四周说道：“你敢不敢出来，我们面对面过过招儿，别躲在后面用这些哄小孩子的玩意儿吓唬人！”

梁子的声音消失在大厅中，四周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只有池子对面三个怪模怪样的稻草人安静地呆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梁子，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看到自己的“激将法”未见任何反应，梁子心想干脆主动杀上门去，就先拿这

三个稻草人开刀。“我倒要领教一下稻草人当中到底能有什么玄机。”想到这儿，他迈步向稻草人走去。

就在梁子刚刚朝着稻草人走了几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此前一直呆望着他的稻草人“动”了一下。准确地说，是其中的一个稻草人平放在空中的胳膊忽然动了。梁子立刻停下了脚步，谨慎地与稻草人保持着一定距离，继续观察着它的动作。

稻草人缓慢地把胳膊伸到自己的脸上，一点点把罩在头上的面具摘了下来，露出了一张苍白而衰老的“人脸”。

“阿大爷！”梁子不禁叫出声来，身体本能地倒退一大步，脚下一滑差点落入水池中。

阿那尔仁的后事是由梁子办的，虽然他和阿那尔仁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太长，但是俩人却有着不解之缘。梁子自打小时候就对这个“阿大爷”印象颇深，阿和梁家也算是世交，即使两个人中间多年未见，但一见面，阿那尔仁就对梁子最终破案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阿那尔仁就不可能破解周则唐的那一起“迷案”。再有，就是两人短暂的师徒之缘。

所以，阿老爷子的后事就是梁子给操办的，骨灰也是梁子亲自在北京找的墓地，因为阿那尔仁的家人已经很难找到下落了，骨灰也不可能送回老家，更不可能按照老家那边的风俗来处理。

所以，当梁子看见阿那尔仁的那张熟悉的“脸”时，才如此惊异。

“人死当然不能复生。”梁子很快就恢复了冷静：“看来对手不但精心布局，而且就在我们调查他的时候，他也在摸我们的底细，真是用心良苦啊！”

二十二、沸腾的池水▶

但眼前这个稻草版的阿那尔仁又是怎么回事哪？

梁子清了清嗓子说：“老爷子你在那边呆得怎么样？怎么又让人给请回

来了？”

对面的“阿那尔仁”就像是没听见一样，对梁子的提问毫无反应。

“恐怕是有人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才把你老人家给搬出来的吧？”梁子声音越来越高，他边说边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周围的动静，好像他说话是给另一个人听的。“我看你还是自己站出来吧，别在这里装神弄鬼了。”

梁子话音刚落，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孩子你烧得我好痛呀！”

此前一直一动不动的阿那尔仁居然开口讲话了。梁子听到对面的“阿大爷”这么一说，心里顿时如惊雷般炸开：“您老人家看来是真的怪我了。”梁子面露惊色并不奇怪。因为按照阿那尔仁所在民族的下葬方式，一般是不火葬的，可阿大爷第一是走得太突然，第二是他老人家很多年都是独来独往，就连梁子的父亲都找不到他亲人的下落。可这尸首不能耽误下葬，于是，梁子只能按照当地的方式给老爷子火葬，在北京找了个墓地，把老爷子的后事给办了。

按说梁子能做到如此已经仁至义尽了，但他心里老是有些愧疚感。因为他知道，阿大爷所信奉的宗教及他那些“邪门”的能耐，注定对人的死亡和下葬方式有着特殊的要求，对这方面一定尤其看重。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交代这些就撒手而去，让梁子抱憾不已！

现在，眼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阿那尔仁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就如同在梁子心里突然插上一把刀，不由得让他心神俱震，一时间有些不能自制。

而此时，对面的阿大爷好像已觉察出了梁子的失态，他突然上前一步说道：“你这一烧可真让我魂飞魄散，孩子我死不瞑目，现在就是回来找你的。”

梁子愣在原地呆呆地望着“阿那尔仁”，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口。“老爷子别怪他，这都是我的主意。”梁子身后的黑暗处不知何时已走出一人。

只见来人一步步走到水池边上，站在梁子和稻草人之间。此人头戴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在昏暗的室内根本看不清他的脸。

“大哥，你看看我是谁？”说着此人把头上的帽子随手摘了下来，露出一个光光的脑袋。

“光头”一露出，本来已走上前的三个稻草人竟然同时倒退了几步，回到了刚才“出场”时站的地方。很显然，“光头”的出现让对面的稻草人吃惊不小。

“光头客”也同时让梁子的身体猛地一震，仿佛从另一个世界苏醒了过来，神色也恢复了一些平静。

“别再藏在面具后面了，大哥，你真不应该害我呀！”“光头客”说着又把手里的帽子重新戴回到头上。

“你没死？！”从对面传来一声低沉的声音，但根本分不清是哪一个稻草人说的。

“死了又如何？没死又怎么样？”“光头客”的声音透着一丝惨然：“这两年我为大哥亲手杀过多少人？我眼皮子眨过一下吗？到头来，你发现我已经暴露了，你竟然杀了我灭口？大哥你够狠！”

“光头客”话音刚落，对面的三个稻草人身体上的稻草竟有些瑟瑟发抖，本来就密密扎扎的草尖发出“啦啦”的怪声，听到人耳朵里浑身直发麻。

“不可能，我亲眼见过你的尸首躺在冰柜里。”仨稻草人说完同时把手一扬说道：“不管你是人是鬼，今天正好送你们去地狱！”只见一个物体“扑通”一声落入水池中。

“光头客”和梁子都把目光投向水池。

而一直平静的水池突然起了变化。

由于池壁的色彩映照，池子里的水一直汪着淡淡的蓝色，静静地像镜子一般平整。

可随着“扑通”一声过后，这面“镜子”突然起了皱纹儿，先是池子中间开始“咕噜咕噜”地冒起水泡，就如同烧开了锅一般。淡蓝的池水也开始变成淡淡的红，并越变越深，只一会儿工夫，整池子水竟然完全变成了血红色。而此刻，这一池子水也完全沸腾了，红色的池水呼啦啦地翻滚着，冒起一阵阵粉橙橙的热气，刹那间就弥漫开来，整个大厅都笼罩在一片“血光”之中！

水池如同一个撕裂开的大血口子，而这满池子“血水”让梁子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第一次到这里出凶杀现场时的情景：溺死在这个池水中的8个死人里，一个临产的孕妇突然生产，把一池碧水染成了淡红色。

“那只是一个人的鲜血，如果要是八个人的血都洒在这儿，是不是就是现在这个颜色？”梁子看着眼前“沸腾”着的血色池水，脑袋里和胃里也在不受

控制地翻着个儿。

而正在这时，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一只脚好像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他下意识地甩了两下没甩开，他赶忙低头一看，只见一只干枯的手臂从池水中伸出来，正死死地拉住自己的左脚。

梁子顿时大吃一惊。他赶紧用力挣脱着，想从这邪恶的掌握中摆脱出来。可还没等他的左脚挣扎出来，他的右脚却被另一只从池水中伸出的怪手紧紧抓住了！

由于水池边的地板本就被沸腾的水溅得很湿滑，再被这么突然一拉，梁子重心没控制住，一下子跌入了血色翻滚的池水中！

“啊！”梁子不由得大叫了一声，但他很快就把嘴紧紧闭上了。因为，这满池子水竟然散发着一股股刺鼻的怪臭。他知道，只要自己呛进哪怕只有一口水，恐怕就性命难保。

这时，水深火热中的梁子才看到，刚才拉住自己双腿的原来是两个湿漉漉的“稻草人”。不过与他此前见过的都不一样，他们的头部更尖更小，根本没有任何面具也没有所谓的脸，如果说还能看出他们有“五官”的话，那就是位于头部上端的两个贯穿的“空洞”。

现在，两个稻草人四只如骷髅般的“眼睛”正“空洞”地看着他，而他的双手此时也被紧紧抓住，他的身体“平躺”在水中动弹不得。

这也让梁子突然想到了在度假村中那个跌入冰河的薛道长，他的尸体被从河水中打捞出来时，眼珠就神秘消失了，脸上空余一双黑洞。

梁子明显感到一股力量正从身下的池底传导上来，他的身体向水下沉去，而围绕在他四周的呛人味道几乎让他无法喘息，他感到生命正随着体力的消失悄悄离开自己的身体。这时的他前所未有地升腾起一种“松弛”感，他感到自己正要回到母亲温暖的子宫，回到那个生命萌芽的地方，回归生命最原始的状态。他甚至听到耳边传来一阵阵轻柔的呼唤声，呼唤让他完全放弃抵抗。

就在梁子的身体即将沉入水中的时候，他努力瞪大被呛得几乎无法睁开的双眼，看到田斌的身体还被吊起在半空中，而穹形的屋顶上一个模糊的影子正变得清晰起来：一张正冲他微笑的脸。

这是梁子在几天内第三次看到同样的笑脸，这张神秘“笑脸”的背后似乎隐藏着巨大的力量，让梁子从浑噩的状态中猛然惊醒！

二十三、“爸爸”▶

梁子憋足一口气，猛地蹬开双腿上的束缚，因为池水并不深，他的双腿一沾到池底，就借力挣脱开双手拼命“游”向池边。

他的手撑到池边奋力跃出水池，那股令人窒息的味道也一下子缓和了很多，他一边趴在池子边上大口喘着粗气，一边抬头看着正冲他快速而来的稻草人。三个稻草人齐刷刷地踩着步点，直冲趴在地上的梁子而来，梁子咬着牙站了起来，“嗡”的一声，他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起来，差点一头栽倒。

“今天看来凶多吉少，真要把命搭在这儿了。”梁子虽然早知道今天晚上必是一场恶战，但没想到到头来，恶战变成了噩梦，自己竟然连放手一搏的机会都没有。

梁子咬紧牙把心一横：“大活人还能怕稻草人不成，拼了！”就当梁子已做好最坏打算的时候，一个身影突然挡在了梁子和稻草人中间。

“大哥，咱俩的事还没说清楚哪。”挡住去路的正是“光头客”。稻草人见“光头客”挡在前面说了一句：“你根本就不是老三！”说完稻草人就猛地上前，也没看清楚究竟是哪个稻草人动的手，就听“光头客”闷哼一声倒在地上不动了，有鲜血染红了帽子，流过面颊。

梁子心里更是一惊！他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扛住稻草人这神出鬼没的一招。他知道，即使自己在体力充沛的时候也处于劣势。因为对方虚虚实实在暗处，而自己一目了然在明处，如果一击不中，恐怕就不会有第二次出手的机会了。他的眼睛死死盯住三个正冲上来的稻草人，想要看出对方的破绽。

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稻草人突然停在距离梁子四五步的地方一动不动了。三个人，三张面孔，两副表情。一个是“阿那尔仁”死气沉沉的表情，

另两个稻草人都戴着同一副啼笑皆非的面具，从来就没摘下来过。这两张面具的后面到底埋藏着什么玄机？或许，这就是今天晚上发生所有秘密的答案。

不知道为什么，梁子从那两副铁打不动的面具上似乎“看”出了一丝惊恐！

是什么令这些“不人不鬼”的稻草人感到了恐惧？梁子心里非常清楚，那绝对不是自己这一副浑身染透血水的“落汤鸡”的模样把对方吓成这样。他慢慢扭过头去，看到自己身后不远处一个人正缓缓走来。

准确地说，走过来的是一个小女孩儿，一个穿着花衣服的小女孩儿。

女孩儿瘦小的身体裹在一件单薄的花衣服里，那件花衣服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了，但穿在小女孩儿的身上却非常合身。她从黑暗的角落中缓缓而来，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未知的神秘世界。

小女孩儿轻轻走到距梁子大约两米远的地方停下，梁子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女孩乌黑的齐眉短发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此时这双眼睛凝视着站在对面的稻草人，梁子在她眼里似乎是透明的一般，根本没有往梁子这边看一眼。

稻草人的身体随着小女孩的迫近，竟然往后连退了两步。在池底光柱的映照下，稻草人身上金黄色的稻草好像突然间耸立了起来，而更为神奇的是，梁子脚下刚才还沸腾着的池水也平静了下来，闭上了一直咆哮着的血盆大口。那几个游弋在池水中的稻草人也突然失去了控制，浮在水面上如同死去多时的“河飘儿”。

大厅内又恢复了最开始的沉寂。梁子屏住呼吸，生怕发出一点点声音就会打破这可怕的“平衡”。

“苗苗？！”一个颤抖的声音在大厅内响起。声音不大，却震得梁子耳朵“嗡嗡”直痛。

小女孩对这声呼唤置若罔闻，仍然站在原地直直地盯着稻草人一动不动。

稻草人见小女孩毫无反应，似乎略微松了一口气：“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这里？”

“爸爸……”一声稚嫩的童音在大厅内回响着，如利刃般穿透人心，把满池子的血水震得泛起一圈圈涟漪。

三个稻草人如同被巨石击中一般，险些瘫倒在地上，浑身的稻草都在瑟瑟

发抖。而更令梁子感到惊异的是，小女孩张口说话时，口中竟然吐出阵阵白色“呵气”，好像带着一身的冰霜，刚刚从一个寒冷的世界归来。

三年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人的一生当中可谓弹指一挥间，而一千多天对于承受丧女之痛的人来讲，就好比穿越一个侏罗纪般煎熬，就如同每天都在自己心头“刻”下一个血痕！

这一声“爸爸”穿越三年的光阴，险些将稻草人的身体在瞬间撕成碎片。

“爸爸。”小女孩的声音又一次在大厅内响起，可不知为什么，这稚气的童音略带着战栗：“爸爸我好冷啊！你为什么要让我在那么冷的地方呆这么久？！”

梁子看着已完全瘫倒在地上的稻草人，这时，他突然发现，小女孩的眉毛上、发梢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结上了一层淡淡的白霜，而且还在越结越厚，小小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仿佛整个人正在慢慢地被冰冻上。这一发现令他惊愕不已！

“孩子！”瘫倒在地上的稻草人一声哀号，从地上一跃而起，向小女孩这边直冲了过来。梁子紧盯着稻草人的动作，似乎已看出了其中一些破绽。就在三个稻草人即将从自己身前跑过时，梁子猛地飞身踹向稻草人的交合部。“咔嚓”一声脆响过后，稻草人竟然一分为二，摔倒在地上！

这一摔也似乎让稻草人清醒了过来，只见他们从地上翻身爬了起来，梁子赶紧做好戒备，迎接来自对方的致命一击。而稻草人看了看正在发抖的小女孩，突然一转身消失在黑暗处。

他们的离去显然出乎梁子的预料，他稍稍愣了一会儿。这时，他身后的小女孩也晃了晃倒了下去。梁子扑过去一把将小女孩搂在怀里，她的身体似乎已经冻僵一般冰冷。梁子的衣服全被红色的“血水”浸透了，根本无法给小女孩取暖。“孩子，孩子你坚持住！”梁子急得哇哇直叫，眼泪都下来了。

这时，趴在不远处的“光头客”发出一声轻哼，扬了扬胳膊，头也往起抬了抬，好像已经苏醒了过来。“刘军！刘军！快点把你的衣服脱下来！”梁子冲着地上的人大叫着。

“光头客”被梁子的叫声吓了一跳，看到梁子怀里正抱着一个人，大声地冲着自己喊。他使劲摇了摇头，一下子清醒了许多，跌跌撞撞地爬起来，边向

梁子这边跑边把上衣脱了下来。

梁子用衣服紧紧裹住小女孩瘦弱的身体，冲“光头客”大声说：“赶紧出去开车，咱们上医院，你的头也得包扎一下！”“光头客”说：“那这个现场怎么办？要不叫队里来人？”梁子一听就急了：“你跟队里说什么？就说刚才有一堆稻草人要杀我们？他们肯定不会再回来了，先救命要紧！走。”

“光头客”迅速跑出了洗浴中心，梁子正要走，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回头看了看倒在地上一一直没站起来的那个稻草人。只见他（“阿那尔仁”）颓无生气，那张阴森森的脸在黑暗中发出一丝惨白的光芒，似乎正要对着梁子说些什么。

二十四、画皮脸▶

梁子在急救室门外急得团团转，而方圆几十米内“荒无人烟”，就连急救室里见过“大场面”的医生和护士也都绕着他走。而梁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有多“惊世骇俗”：浑身血红，短发根根直立，加上他充血的眼球，就如传说中的“小鬼”活脱脱地从阴间重返人间一般！其实他刚才从车上抱着孩子冲进来时，就已经把好几位刚看完急诊的病人吓得又抬回了救护车。

好在这里的大夫都还熟，要不医院非报警不可。于是医生护士忙成一团，使劲按着梁子往床上躺，生怕他因失血过多“死”在过道里。梁子解释了半天说不明白，还是在光头刘军的解释下，才让他留在急救室门外，之后刘军才跑到急诊室紧急包扎去了。

“梁子，梁子你过来一下！”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站在门口大喊。梁子一看是王医生，赶紧跑了过去，一把拉住他雪白的衣服急切地问：“思思怎么样了？！”王医生低头看了看梁子留在自己袖子上的血手印儿，宽容地说：“思思还在观察，应该没大碍，你赶紧跟我到办公室换件衣服去！”

梁子再出现在楼道时，已经披着一身白大褂，脸和头也洗过了，俨然一位医生打扮。

“何嫂，您怎么在这？”梁子意外发现坐在急诊室候诊处椅子上的何嫂。何嫂看着梁子的打扮，一时没反应过来。“我是梁子，您怎么到这里来了，何队病了？”何嫂一看是梁子这才叹了一口气，眼泪都下来了：“孩子病了，烧得挺严重。”“哪个孩子病了？”梁子问。

“还能是哪个？就是那个小的呗！那两个都长成大人了还用得着我操心。”何嫂焦急地说。

听何嫂这么一讲，梁子心里突然一紧，连忙问怎么回事。原来，孩子从下午起就弄着不睡觉，后来孩子哭着哭着可能是累了就睡着了，晚饭也没吃。何嫂一看孩子睡了，开始还挺踏实，正好自己也可以歇口气儿。没成想到晚上十点多了，这孩子一口气睡了都四五小时了，连个动静都没有，何嫂有点奇怪，进屋一摸孩子的脑袋滚烫，急得自己抱着孩子打车就跑医院看急诊来了。没想到一进急诊室，大夫就把孩子衣服扒了个精光，又是缚冰带又是擦酒精，把何嫂吓了个半死，现在正在急救室抢救哪。

梁子的头“嗡”的一声就大了。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两个孩子竟然同时回到“医院”——这个她们共同度过生命极限的地方，难道这仅仅是巧合？他来不及安慰何嫂，就赶紧奔急诊室而去，仗着自己身上这件白大褂他没遇到任何阻拦就找到了女婴。

女婴已经浑身赤裸地躺在病床上，被几个医生护士团团围住。他怕影响医生抢救只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这时，一位护士转身出了病房，梁子正好可以看到女婴赤裸的身体。梁子猛然张大了嘴巴：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女婴胸前那个暗红色的胎记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梁子慢慢走到女婴面前，惊恐地看着眼前小小的身体，被医生按在病床上苦苦地挣扎，女婴大声啼哭着，好像已感受到什么不安和恐惧的来临，拼命想要摆脱宿命的控制。梁子的突然出现，令女婴尖锐的哭声一下子低了下去，人也安静了下来。这让所有在场被吵得快要崩溃了的医生护士们松了一口气。他们全都把敬佩的目光投向这位陌生的“同事”。而此刻盯着梁子看的还有病床上的女婴，只有她的目光才能牢牢吸引梁子的眼球。

女婴“深深”地看了梁子一眼后，平静地闭上了双眼。

梁子和刘军“奔驰”在深夜的长安街上，两个人自从上车后一句话也没说。刘军的光头已被厚厚的绷带包上了，颧骨处的外伤还渗着些血丝，他紧绷着的嘴唇已经干得起了皮，而他的目光却更是“干”得疹人。

警车“吱”的一声停在某个小区门口，由于已是后半夜了，小区的大门已经关闭，大门那边就是笼罩在黑暗中一幢幢的居民楼。“开一下门，保安同志！”梁子下车后拍着大铁门旁的治安岗亭的窗户。

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传了出来：“谁呀？”梁子耐着性子说道：“我是警察，要执行任务，你赶紧给开一下门。”一个黑影从岗亭中慢慢晃了出来：“警察？让我看一下证件。”梁子咬着牙把证件打开，放在那位小区保安的眼皮子底下：“赶快开门，我有公务！”谁知那位保安就像故意和梁子做对似的，还是不开门：“这么黑，我可不清楚这证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保安的话还没说完，就觉得头顶飞下一个黑影，脖子被铁钳般的手掐住，双脚差点离开地面！原来是梁子从两米多高的大铁门纵身跃了过来。“快点拿钥匙！”

刘军仰着头再一次确认房间位置无误后，冲梁子点了点头。梁子双手扒着楼外墙和住户阳台的铁护栏，如猿猴般毫无声息几下子就蹿上了六楼的阳台窗户。刘军手里握着枪紧盯着六楼那两扇黑乎乎的窗户，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喘。黑夜中，只见梁子几下拨开了阳台的窗户，他冲刘军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让刘军赶紧从楼道上到六层的这间房门外，与梁子“里外会合”。这也是他们之前商量好的方案，刘军眼看着梁子的身影消失后丝毫不敢怠慢，撒腿就往楼梯方向跑，等他“蹬蹬”几下爬到六层门外后，先平息了狂跳的心脏，才慢慢用手拧了一下防盗门的拉手，没有拧动，门还是锁上的，并没有从屋里打开。刘军刚刚平缓下来的心又悬了起来，握枪的手心里直出冷汗！

按时间来推算，如果梁子进入房间后一切顺利，应该首先从里面打开房门，这个速度要比自己跑上来快得多。由于特殊的原因，他们并不能使用手持电台，所以采用这种原始的行动方式。

“我到底怎么办？是原地等待还是破门而入？这结实的防盗门不可能在短

时间打开，要不我也从楼外面爬上去？可要是有人从房门这边逃脱怎么办？”正在刘军胡思乱想、举棋不定的时候，房间的门“咔嚓”一声从里面打开了。

刘军一看到开门的梁子心里就踏实了，这说明屋里安全。

“房间里我已经查过一遍了。”梁子轻声告诉刘军：“除了这一间。”梁子用枪指了指一间紧闭的房门。刘军已经适应了屋子里的黑暗，他飞速地将整个房间打量了一个来回。这是一间老的两居室，估计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客厅还比较小，一间南房一间北房，一阴一阳。房间里的布置非常简单，整间房就没有什么家具，除了客厅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卧室里有一张单人床以外别无他物，所以房间的情况一目了然。

现在，正是那间位于阴面的房门紧紧关闭着。刘军立刻明白了，梁子进屋后肯定是把几个没有关门的房间过了一遍，但没敢贸然打开这间房门的原因就在于它看上去有点“邪”。

首先是房门上贴着一些奇怪的东西，既不是门神也不是福字也不像是春联，总之刘军从来没见过这些画着神秘纹路的条幅。面前这扇怪里怪气的木门紧紧关闭着，就像坚守着一个未知的秘密。

梁子和刘军交换了一下眼神，梁子在前，刘军断后，俩人都持枪在手。梁子左手轻轻地放在门把手上，推了一推，没推动，门是锁上的。看来只有破门强攻了！

刘军把手里的枪用力握了握，侧身于房门旁，梁子退后一大步，深吸了一口气，抬腿一脚踹向房门，“咚”的一声后，房门竟然没有踹开！梁子和刘军不禁愣在那里。

刘军对梁子这一脚的实力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无论是多结实的门和锁，梁子一脚上去必开无疑，难道这是一扇铁门？

梁子和刘军侧耳听了听房间内没有什么动静，梁子第二脚抡圆后力拨千斤，“咣当”一声终于把门踹开了。

房间里一片漆黑，似乎连个窗户都没有，门开处一股腐朽的气味儿扑面而来。梁子和刘军一前一后小心地进入房间，刘军用手摸索着墙壁上的电灯开关。“啪”，开关打开了，但屋子里并没有想当然地一下子就亮起来，只是在房间的角落处

亮起一盏落地灯，就如燃起一支飘忽的烛光，把整个房间闪烁得昏黄不安。

就在落地灯旁边的一条长桌上，整齐地码放着一排“人头”。

刘军头皮一麻，他所在的角度只能看到一个个“人头”正看着自己，由于屋里太暗看不清脸部。

“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梁子冲身后的刘军大叫。刘军返身把每个房间里的灯都打开了，客厅里的灯光照了进来，房间里一下子亮堂了许多。这时，梁子和刘军才看到，这间怪屋里邪门儿的事还不只一件。

屋子大约有十五平左右，是两间卧室中比较小的一间。里边空空如也，顶着墙摆着一张长桌子，几乎占据整面墙的长度，桌子上摆着一排“人头”，一个个死气沉沉地放在桌子上。刘军数了数大约有十多个的样子。这些人头有的长发如雪，有的就是秃头。光线亮后，刘军已经看出这些人头不像是真的，倒是专业化妆室中的石膏模型。刘军本来就对人体解剖和结构非常内行，他又是绘画高手，所以一眼就看出了这里的门道。

而令人惊异的远不止这些人头道具，就在房间两面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木偶模型和稻草人，竟有数十个之多，这些“傀儡人”有的戴着奇怪的面具，有的头上光秃秃的，一个个正俯视着闯进门来的不速之客。梁子和刘军刚刚领教过他们的威力，见到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稻草人，俩人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刘军伸手摸了摸挂在墙上的稻草人，确认都是些没有生命的假人之后，才稍稍松了口气。

“你没觉得这屋子少了点什么吗？”梁子看着满墙的稻草人问刘军。“好像是有点别扭。”刘军环视着房间说。梁子走到对着房门的墙壁处看了看，又伸手在墙上反复敲了敲说：“这里本来应该有扇窗户的，这是后来给封上了。”听梁子这么一说，刘军恍然大悟：“没错，哪有房间里没窗户的，我说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哪。”

这时，梁子和刘军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搁在房间另一侧的大冰柜上。由于这个冰柜在靠门的一侧，他们进屋后是背冲着他俩的方向，所以他们的视线最后才落到这个“家”里唯一的电器上。

这是一个超大的电冰柜，躺在角落里就像个正在睡觉的矮胖子。冰柜的外形很像现在超市里的那种，只不过冰柜的门不是从上方打开的，而是像电冰箱一样需要从一边拉开。梁子实在想不起来，现在哪里还能买到这样奇怪的冰柜。“嗡……”正在这时，冰柜突然启动了，发出一阵压缩机工作的声音，把梁子和刘军吓得一哆嗦。

俩人慢慢向冰柜靠拢，一左一右在两边站好，一个负责开门，一个持枪严阵以待。梁子把手放在了冰柜门的扣手上，他和刘军对视了一眼后，猛地向一边拉开。梁子能听到血液在自己心脏中紧张流动的声音，他所在的角度看不到冰柜里的情况，他只能从刘军的表情上判断里边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

冰柜大门打开后，里面的灯光和寒气“扑”到了刘军的脸上，照在刘军一下子瞪圆的眼睛和慢慢张大的嘴上，他好像被施了什么魔法一样，对面梁子多次挤眉弄眼的示意他也视而不见。梁子也不管那么多了，自己跑到冰柜一边往里一瞧，却见里边躺着一个人——一个小女孩，应该说是个穿着花衣服的稻草人。这并不令人惊奇，就今天而言，梁子和刘军见过的稻草人几乎比“大活人”还要多，可眼皮子底下躺着的这个稻草人，却和他们之前见过的有很大不同。

这个稻草人身材并不高大，与六七岁孩子的身高相仿，穿着一件整整齐齐的花衣服，从衣服裸露的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出稻草人的四肢和身躯，稻草人头上戴着一顶漂亮的小红帽，帽子下面却长着一张真实的“人脸”！一张栩栩如生的女孩儿脸。

“是——苗苗！”刘军的声音像是从心脏里挤出来的。梁子和刘军曾专门到学校查过苗苗的照片，并做过仔细研究，所以他们一眼就看出这个稻草人长着一张苗苗的“脸”。

冰柜里的温度非常低，梁子和刘军可以感到一阵阵逼人的寒气，不断撞到自己的眼睛、鼻子和嘴里，他俩从里到外似乎都被冻僵了，浑身颤抖着站在冰柜前，直勾勾地看着躺在冰柜里的人脸稻草人。

梁子忽然将手伸进冰柜，这一举动将刘军吓了一跳，但他没阻止梁子的动作，而是看着梁子把手伸到女孩的头部，小心地摘下了戴在她头上的红帽子。

帽子从女孩儿头上被摘下的一刻，刘军的呼吸几乎完全停止了，他眼睁睁

地看着小红帽从“稻草苗苗”的头上摘了下来，然后，露出一头乌黑的长发！

梁子的瞳孔在一瞬间凝固了。他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实：稻草人的头上长的不是稻草而是头发。这似乎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这个稻草人的头是真的，也就是说，苗苗的头颅并没有随着她的身体一起火化埋葬，而是被人割下后安在了稻草人的头上，并放在了冰柜里。

梁子此前认真调查过苗苗下葬的经过，当时许多亲友曾亲眼目睹苗苗的尸体，在火化前完好地躺在火葬场的小床上。难道那个头是假的？

梁子和刘军对视了一眼，双方都从对方的眼神中印证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他们又仔细地查看了一遍，结果却令他们错愕不已：稻草苗苗的头并不是真的人头，倒像是一个逼真的头型模具，这个模型到底是什么质地的，一时还无法确认，可令人不解的是，她的头发倒像是新长出来的。因为他们发现那头发并没有梳理整齐，更没有用发卡和头绳固定住，这是很不符合常理的，这些头发乱蓬蓬的，很像是新长出来的样子。

而更匪夷所思的是，梁子和刘军发现包裹在稻草人头型模具外的，竟像极了人皮！

难道苗苗头上的皮肤被人剥下来，包在了稻草人头上？这个念头让梁子从心里打了一个冷颤。他下意识地将视线转移到室内长条桌子上摆放着的“人头”上，此时，这些表情各异的“人头”正盯着他和刘军的一举一动，好像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也好像要让梁子和刘军帮他们找回失去的生命。“难道这些人头上的都是人皮？”

梁子开始环顾四周，重新打量起屋内的环境和陈设，他心里豁然一亮：这里多像是一座“地宫”，大门上神秘的咒符和完全封闭的门窗，还有墙壁上高悬的稻草人，以及桌子上摆放着的画皮人头，就如同守护亡陵的地狱使者和殉葬品。而眼下的冰柜岂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冰棺？

他回想起阿那尔仁生前曾跟自己讲过的一种古老而神秘的“人皮还魂术”，由于过分残酷而被各个部族视为邪术遭到驱逐。“难道这就是失传的那种残忍邪术？”

他的视线突然被挂在冰柜正前方的一个稻草人所吸引，因为这个稻草人的

双手双腿都被扭到身后，脖子上拴着一根绳子，就像吊死在墙壁上，样子非常怪异。“你看那是谁的脸？”梁子指着对面的稻草人问刘军。刘军仔细辨认着：“难道是那个张老板？！”

“就是他，那个三年前死于离奇车祸中的张老板。”梁子想起案件资料中“驾车者当场死亡，头部血肉模糊”的记载。“真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他了。”

二十五、吊死鬼▶

梁子和刘军“杀回”洗浴中心的时候，一切如故。“阿那尔仁”还歪倒在池边，田斌依旧吊在池子上面。满池子的“血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在干涸的池底残留着几根稻草，那几个曾“兴风作浪”的稻草人，好像已在水中溶化了。

刘军和梁子赶紧把吊在半空中的田斌尸体放了下来，很显然，他早已死去多时了。他的尸体甚至被掏空了内脏，只剩一个臭皮囊而已。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梁子和刘军也不得而知，也许是为了保证尸体不腐败，或是还有其他用途吧？

梁子从倒在地上的稻草人头上摘下一副逼真的画皮脸，这很有可能是某个人皮做的面具，但可以断定这不是阿那尔仁的头皮。

“他到底去哪儿了？”刘军有点沮丧地说。“不知道。”梁子从池子边上站了起来：“本以为会在他家里抄到他，可没想到他居然没回家。咱们要是抓不到他本人，那可是一点辙都没有。”刘军叹了一口气说：“是啊，忙乎了整整一晚差点把命搭上，咱们总不能抓几个稻草人回去说是杀人嫌疑犯吧？”

刘军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梁子：“你是怎么知道，长着苗苗脸的那个稻草人被冻在冰柜里的？”梁子苦笑着说：“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我是跟你一起发现的。”刘军惊得张大了嘴：“那思思是怎么知道的？！如果她当时没有说自己被冻得好久的那句话，我们两个人恐怕已经成烈士了，而且到死都没看到是被谁杀的。”

“这件事只能去问思思了。”梁子扭头看着刘军说：“我倒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刘军看着梁子点点头。“我没有记错的话，思思说话的时候，你已经被稻草人打倒在地了，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刘军被梁子的目光逼得低头好一会儿才抬起来说：“梁子你相信我吗？”“废话，我要是怀疑你还会跟你这么说话吗？”梁子说。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刘军的语气中有些说不出的沉闷：“在被打倒时，我眼前突然一片漆黑，就感到身体一直在往下沉，当时我躺在地上，浑身上下一动不能动，我真以为自己要完蛋了。可是我却能模模糊糊地听到外面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努力接收着生命信号的瞎子，在那一时刻，我真的感觉自己已经分裂成了两个人一般。”

梁子一直认真地听着刘军低沉的声音把话讲完。“或许，在那个时候，你的身上就是两个灵魂！”

“你说什么哪？你可别吓唬我。”刘军的脸色有点发白。“没什么，你别紧张。”梁子赶紧安慰刘军说：“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最不了解的人就是——我们自己。”

“你现在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位哲学家，做刑警屈才了。”刘军用崇拜的口吻说道。“你还别说。”梁子顺着刘军的话岔儿接着讲，“其实干咱们这行，常常要面对生死，要面对曲折的甚至是扭曲的命运经历，没有点哲学思维还真不成。”

“有道理。”刘军说：“那么请问梁哲学家，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把尸体拉上车回大队，得把这事的经过跟领导汇报一下了！”梁子看着窗外已经蒙蒙发白的天说。

梁子和刘军回到大队的时候，天虽然完全亮了，但也不过才6点来钟，不但大街上行人稀少，大队里也没几个人。刘军先从车里下来，站在院子里用力伸了一个懒腰，他活动着四肢，头也不回地冲车里的梁子丢下一句：“我去趟厕所！”

刘军去完厕所回来，一个人站在偌大的院子里左右看了看。梁子并不在院子里。他走进大会议室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赶紧又折回头推开梁子的办公室叫了两声：“梁子！梁子！”办公室里也没有人。他奇怪地回到院子里想：“这么一会儿工夫，梁子跑哪去了？不是说好了一块吃早点去吗？”

此时空空荡荡的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眼前的那棵缀满槐树花的大槐树在晨风中微微颤抖着，白色的花朵不断地散发出槐树花特有的浓郁芳香。刘军忽然觉得眼下这一场景、这种感觉甚至这槐树花的味道似乎都在哪里见过和经历过？怎么会如此熟悉？

刘军愣在原地努力回忆着，突然，他的表情变得异常的僵硬：“这岂不就是在自己在噩梦中的场景？那个曾多次让自己惊醒的噩梦？！”

刘军把目光投向盛开着满树白花的大槐树，他一步步地走到槐树下，透过茂密的树枝，他可以模糊地看到树冠上趴着一个黑影。

“这他妈一定又是在做梦！”刘军听到自己心脏剧烈的跳动声：“我一定是在回大队的车里睡着了，现在正在做梦哪，又是这个倒霉的噩梦。”正在这时，几朵槐树花飘落到刘军的脸上，刘军随手拿起一朵花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这也太真实了吧？！这难道真的不是梦？！”

刘军有些绝望地抬头看着树上的黑影，他使劲地咬了咬舌头，疼得他差点叫出声来。而树顶处若隐若现的黑影，似乎一直潜伏在刘军的梦中，好像等待着一个时机，从刘军的噩梦中冲出来变成血淋淋的现实。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槐树下的，神情恍惚地看着头顶的黑影，而黑影好像也在等待着刘军的到来。“忽啦”一声，树上的黑影如约般从树顶坠落！巨大的冲力将无数槐树花打落了一地。

“啊！”刘军惨叫一声，慌忙中一个屁墩儿坐在了地上。

刘军的惨叫声把正在值班室里睡觉的“小平头”吓得一个翻身，跑到屋外，眼前的情景令小平头也惊异不已，站在房前的台阶上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坠落的黑影吊在树下不停地摇晃着，带着槐树的树杈“吱吱”乱响。刘军带着哭声不停地说：“梁子，是梁子，梁子他吊死了！”

刘军的话令小平头更是惊讶不已，他如梦方醒般，赶紧跑到大槐树下。此时，吊在树下的黑影已经慢慢稳定下来，小平头一看，刚才还精神高度紧张的他一下子松了一口气：“你跟梁子没仇吧，刘军，这只是一个稻草人啊！”

刘军听小平头这么一说，也一下子站了起来，他看到那个吊在树上的果真是一个戴着面具的稻草人。

“谁叫我哪！”小平头和刘军同时转身看到梁子从院外拿着一塑料袋走了过来。刘军这才确信那个吊在树上的人不是梁子。

梁子顺着小平头的手指看到大槐树上正吊着一个稻草人。他和刘军对视了一下，已经缓了过来刘军，也注意到这个稻草人头上戴着的古怪面具，正是昨天晚上险些整死自己和梁子的那副面具。

梁子的脸色格外阴沉，他对刘军和小平头做了一个手势，缓缓向吊在树上的黑影靠近。小平头也一下子紧张起来，在刑警大队的大院中的树上，居然莫名其妙地吊着一个戴着古怪面具的盗草人，这本身就已让他感到非比寻常，他下意识地伸手掏出枪。

梁子一步步靠近稻草人，稻草人的脖子上拴着一根打得整整齐齐绳结的粗大绳子，略有低垂的头部随着绳子微微晃动着，那副啼笑皆非的面具一直盯着梁子看，好像有满肚子话要讲。

梁子伸出颤抖的手，把那副追寻了整整一夜的面具摘了下来，面具后露出一张苍白的人脸。

看到这张脸时，在场的三个人同时吸了一口冷气，因为这脸他们再熟悉不过了：正是警队的大周——周建华。

“大周！”这下子轮到小平头吃惊了，“这是怎么回事？！”小平头的声儿都变了。“先把他放下来再说！”梁子和刘军、小平头三个人手忙脚乱地把稻草人放平在地上。

大周早已气绝，他瘦高的身体裹在一件稻草外衣里，脸上挂着一丝“微笑”，似乎要带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二十六、全家福 ▶

春日温暖的阳光洒在浅绿色的青草和树梢上，三三两两的游人在岸边悠闲地散着步，一池清水镶嵌在枯黄的芦苇丛中，不时有蝴蝶在盛开的野花中飞来

飞去，远处有几只游船已经不甘寂寞地在水面上游荡了。

“你说那些离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们，看见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在公园里约会会有什么反应？”刘军坐在岸边的草地上，问坐在一旁的梁子。

梁子根本没接刘军的话茬儿，他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布袋。“你够浪漫的，还带了吃的是吗？正好我还没吃早饭哪。”刘军说着赶紧凑了上来。布袋一层层打开后，露出几块白花花的石块，石块大小不一，最大的有巴掌大小，小的也就跟乒乓球相仿。“你这是干什么？”刘军一下子有点晕了。

梁子随手拿起一块石头，朝眼前的水池中丢去，刘军目送石块“咚”的一声溅起一阵水花。“你要……”还没等刘军把话问完，水池中就起了惊人的变化。石块落处的水面上就如同开了锅一般，“咕嘟咕嘟”往上冒起水花，并伴随着阵阵白色的轻烟升起。“扑通”“扑通”……梁子紧接着把几个白石块投入水中，每个石块落水处都是水花滚滚。刘军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变化，这时一股子呛鼻的味道传来。“这味道好像很熟悉？”刘军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洗浴中心闻到过！”当时，洗浴中心池水沸腾的场面令他惊悚不已，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他也曾为这事问过梁子，梁子总是笑而不答，没想到今天来了一个“现场说法”。

“说实话，那天晚上我也被池水沸腾的场面惊得够呛。”梁子说道：“正因为我掉下水池子后才发现了两个疑点，第一是池水虽然热，但远没到沸腾的程度，第二就是我闻到了一股子生石灰特有的味道。”“也是，真要沸腾了你早成水煮鱼了，但是你怎么知道生石灰什么味道？”刘军不解地问。“是这样，我小时候出生在京郊的农村，后来快上学时才和父母进的城，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厂子就有这种生石灰石，我也不知他们生产这干什么用的，但是厂子边上就有成堆儿的石头，那些年纪比较大的男孩就带我们去偷，然后就往鱼塘里一扔，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了，觉得特别神秘和好玩，为这事也没少让人告状。”

“我知道了。”刘军说：“这生石灰的化学成分是氧化钙，在石窑中经高温煅烧而成，遇凉水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就如同开锅一般。”刘军叹了一口气。

气说：“多亏那天是你掉进池子里去了，要是我估计就跟这石头一样了。”刘军说着把剩下的最大一块生石灰石扔入水中。

“你们在干什么那！破坏生态环境！”这时几位公园的工作人员在一位老大妈的带领下向这边赶来，边走那位大妈还说着：“我盯这两小子半天了，尤其那个头上缠绷带的一看就不像好人！”刘军和梁子吓得站起身撒腿就跑。“这人民群众的警惕性也忒高了吧？！像你这样的坏人一个也跑不掉！”刘军笑着对梁子说。

快跑到公园门口了，俩人才把脚步放慢，找了一个长椅坐下歇口气儿。“池水沸腾之迷解开了，想让一池子的水变红也不是太难的事，可生石灰石是什么时候放到水池中的呢？”刘军喘着粗气问道。

“你还记得田斌的尸体落入水池中的事吧？”梁子说：“一开始我以为对方这么做无非是想让我们知难而退，田斌一死这个案子也就成了无头案了，可后来我想起这里还有更深的用意。”看着刘军认真听的样子，梁子接着讲：“我曾用竹竿捅过田斌浮在水面上的尸体，感觉相当沉，可后来咱们把他的尸体放下来时却发现他的内脏已经被清了，尸体并不沉重，这就意味着，对方很有可能把生石灰石藏在了田斌的尸体中，并且用特殊的包装延缓了生石灰与水的反应时间，而他后来向水池中扔的东西很有可能是红色的染料。”

刘军听后频频点头：“真是精心布局，你说大周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他为何不干脆出手杀了我们算了，干吗非要费这么多心思设下这个局？”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觉得有三个原因让大周布下这个谜局。”梁子说：“第一是他并不想把这个迷案变成明案，他还要继续保持这个案子的神秘和可怕。”梁子清了清嗓子继续说：“第二是他也摸不清咱们的底牌，怕中了咱们的圈套，这第三点吗……”梁子沉吟着。“第三点是什么？你还卖关子不成？”刘军着急地问。“那倒不是，我也不是说评书的。”梁子笑道：“这第三点我认为大周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满足他极度自负的心理，还有就是他恐怕一开始并不想杀我们，只是想让我们知难而退吧！”

“其实，在我们调查他的资料和三年前的那件案子时，他已经有所察觉，他也在摸我们的底细，包括他查到了阿那尔仁与我的那段不平常的经历。”说

到这里梁子的表情有些黯然：“上次出浴池凶杀案现场时，他已经看出了我们惊恐，所以他在水池子里做文章也是想打击我们内心最薄弱的环节。”

听梁子说到这儿，刘军的眼前又浮现出洗浴中心那晚“血水沸腾”的可怕场面，他不禁又打了一冷颤说道：“如果不是思思的出现，恐怕我俩真的中了道儿。”刘军话锋一转又问道：“你为什么会怀疑到大周的头上？虽说怀疑一切是刑警的本能吧，可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你知道吗？你刚告诉我要查大周的时候我有多震惊！难道你能掐会算不成？”

“其实说穿了一点也不奇怪。”梁子说：“从这个两案子一开始，我就从来没怀疑过大周，更没把这两个案子并案考虑。在奔驰抢劫案中，作案人绝不留活口，这说明此人不是心狠手辣的老手，就是深知此道的行家，而恰好大周当时给我提供了田斌的情况，也一度让我把侦破方向集中在田斌身上。另外，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凶手只抢一个品牌一个型号的车，这就注定此案绝不仅仅是劫财那么简单，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所在。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想破了头也没有想出一点头绪，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这张电话卡。”梁子把身体尽量靠向椅背，好像要充分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闲。

“什么电话卡？你怎么从来没说过？”刘军问道。“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梁子把手机递给了刘军。刘军疑惑地接过手机一看，只见那屏幕上显示着三个字：周建华。

“这是尸检时在光头客胃里发现的，我没让刘医生写在尸检报告里。”梁子轻描淡写地说。“你小子这是对组织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啊！这可是大罪。”刘军调高了嗓门。“没错，你就是我的同谋！咱俩谁也跑不了！”梁子看着刘军不动声色地说。“当然了，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嘛。”刘军声调一下子又降了下来：“这个光头明明是大周的死党，可他为什么要出卖大周哪？”

“这就要牵扯到另外两起凶杀案了。”梁子的话让刘军有点犯晕：“哪两起？”

原来，梁子刚看到电话卡中的短信息后也非常震惊，但他当时还不能排除对方有意栽赃陷害的可能性。但这足以说明，浴池灭门案与奔驰抢劫案是同一伙人所为，应该并案侦查，这为他打开了思路，在苦无头绪的破案迷途

中找到了方向。

正在这时，洗浴中心房间内的“血墙”中的血查结果出来了，虽然样本受到了严重污染，这还要感谢高科技手段在案件侦破中的应用，法医还是在污染的样本中准确检测出了AB血型，而且大致推定了死亡时间。由于此前梁子已经在调查田斌的资料，所以他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与田斌的血型相符。中国人中AB血型的群体较少，直觉告诉梁子这绝不仅仅是巧合。梁子的推断得到了另一个人的证实，这个人就是——思思。

思思清醒后，梁子就第一时间找到她了解案情。他想通过思思摸清洗浴中心案件的第一现场的情况，但是却让他大失所望。思思只记得那天晚上突发高烧，“妈妈”正要带她去急会诊时，发觉有人闯进了洗浴中心，“妈妈”已然知道大祸临头了，情急之下把还没来得及穿衣服的思思塞进了更衣柜里面。“思思，无论发生什么事你绝不要出声！”这是思思听到“妈妈”的最后一句话，然后，思思就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对现场的情况浑身不知。

在大失所望之际，梁子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思思通过梁子带来的图片辨认出了光头客、田斌还有大周。这让梁子喜出望外之余又震惊不已！

思思的讲述又让另一起发生在洗浴中心的凶杀案浮出水面。

思思认出这几个人是因为他们不止一次在洗浴中心出现过，而且就在案发前几天，她还见过这三个人同时出现在洗浴中心里。思思之所以对当天的情景记忆深刻，是因为她曾亲耳听到在三个人所在房间内爆发过激烈的争吵和摔打声。当时听到争吵声的还有“爸爸”和值班的表姐。

第二天，思思偶然间偷听到了爸爸、妈妈和表姐之间神色紧张的对话，大概意思是说表姐看到了房间里的血痕，并注意到后半夜有人把一大包东西抬上了车，可能有人被杀死了。“妈妈，杀死人是怎么回事呀？！”思思的猛然出现和提问，惊得三个成年人瞠目结舌！思思清楚地记得妈妈扑上来捂住了自己的嘴，爸爸和表姐惊慌的眼神让思思幼小的心灵冒出一个念头：“大人们一定有个大秘密在瞒着她。”

紧接着洗浴中心停业一周，开始装修房间。这次所谓的“装修”完全是思思的家里人自己动手秘密进行的，参与装修的都是思思的家里人——一共八口。

梁子特意找到理发站的李师傅确认过，洗浴中心确实在出事前些天停业过一周，至于什么原因他还问过冯老板，结果冯老板支支吾吾地也没说清楚。李师傅的话证实了思思的讲述是真实的。而死亡时间也恰好对应上了法医推断的血液喷溅时间。检测报告中显示，如此大面积的喷溅血痕应该是钝器击打致命部位留下的，被打者应该已经死亡。梁子由此大胆地推断：那个如同人间蒸发了的田斌已经被杀死在洗浴中心。

至于为什么要杀死田斌，梁子并没有找到答案，但可以断定这是一起突发事件，并不是预谋好的。双方可能因为涉案的敏感问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冲动之下才将田斌杀死，这才导致露出了这么大的破绽。而冷静之后，大周等人或许试探甚至收买过冯老板，冯老板也确实没说出那天的情况。但以大周的行事风格，绝不会把这么大的雷顶在脑袋上，因为此事一旦败露，后果将是满盘皆输！

冯老板一家到头来也没有逃过被灭门的惨剧。

“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思思竟侥幸活了下来。”刘军听完梁子的话，感慨道：“大周没有对思思下手，是因为她一直昏迷不醒没必要为此冒险吧。”梁子点头表示赞同。“接下来的情况我差不多知道了。”刘军接着说：“咱们当时通过各种渠道查到大周那段丧女经历和三年前的那个车祸迷案时，你已经认定大周就是凶手了吧？”

“还有一根头发。”梁子说：“你还记得在洗浴中心碰到我的事吗？”刘军立刻回答：“当然记得，我以为碰到鬼了哪。”梁子一笑接着说：“那你一定还记得我在水池底下发现一枚钻戒上面有一根头发的事吧？”刘军点头说：“那根头发是大周的？”“对，当然这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这足以让我断定大周就是主凶。”梁子接着说：“在学校的那个女孩遇害后，大周曾跟我说田斌是左撇子，但通过调查我发现，田斌是左撇子不假，而大周也是左撇子。”刘军诧异地问：“不会吧？我看大周平常吃饭写字都是右手呀？”“通过我的调查发现，三年以前大周吃饭写字还都用左手。”梁子说：“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他也许是想与三年前的自己完全决裂，也许是为了掩盖真相，但不管为什么，他完成了不可能的转变，但是在亲自动手杀死一个如花少女时，他还是下意识地用了左手，这是他无法控制的。”

“我明白了。”刘军说：“大周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手下‘光头’会被理发店的李师傅盯上了，还绘了图进行通缉，恐怕那个时候他就起了杀心，所以在光头被李师傅再次盯上时，大周就毫不犹豫地杀了他灭口，但他万万没想到，光头已经有所察觉，并在临死前把电话卡吞了下去。”看到梁子赞同地点头，刘军又说道：“咱们在调查三年前那起车祸时，你曾经特别注意到当年案发现场在车的前雨刷器上挂着一条黑色布条的细节，这是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梁子说：“我此前对田斌进行了详细地调查，此人在部队当侦察兵时就多才多艺，他复员后先是去了一家电影制片厂当置景，在摄影棚画天片是一绝。”看到刘军不解的眼神，梁子赶忙解释：“你知道拍电影时要拍外景和内景吧，内景就是在摄影棚内拍摄，内部都要搭建一种天蓝色大幕布作为镜头的延伸背景，而这幕布上要画上树木山水再配合镜头近景的实物，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那个背景的幕布就是天片，你现在看到的很多电影尤其是老一点的影片都是这么拍摄的。”看到刘军听明白了，梁子接着说：“这位田斌就是画天片的高手，这是一种特殊的手艺，不是一般的美工干得了的，有时甚至要用长竹竿绑上毛刷子蘸上色料在天片上画，画得既要逼真还要会使那个劲儿，而田斌画这个是一绝。”

刘军听得入了神，赶紧催梁子：“接着说，这和车祸那个案子有什么关系？”梁子说道：“这个田斌到电影厂工作时是按临时工招进来的，由于各种原因，在厂里工作了两年多还是没能转正，住房户口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所以很是郁闷，还是干刑警的大周托关系让田斌穿上了警服，当然田斌也确实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大周对田斌有知遇之恩。”

“我听明白了。”刘军打断了梁子的话头：“出车祸那天晚上，大周和田斌一起设了个局，由田斌找来了电影厂做天片的幕布涂成黑色，这种幕布连车灯也透不过去，然后两个人在这个真实的黑色幕布前上演了一出稻草人杀真人的大戏！”

“可他们又是如何来操纵稻草人的？那些稻草人看起来真像有了生命一般。而且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残忍地用人皮来做稻草人面具，那些人皮又是哪儿来的？”刘军困惑地说。

梁子接着刘军的话茬儿说：“大周出生于陕西合阳，而田斌的老家是福建泉州，合阳和泉州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却都是提线木偶的故乡，这种古老的提线木偶剧在民间称为傀儡戏，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很多技法和手艺已然失传，现在看来，这大周和田斌俩人不但都是此道高手，而且还南北合璧赋予这些傀儡新的灵魂！”

“我知道，这种传了上千年的傀儡戏是丧葬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历史早期曾有许多方式，包括真人木偶，历史上也有过巨型木偶攻城的传说，这倒让我想起了木马屠城的故事。”梁子说道：“最原始的东西并不一定最美，人类文明的起源几乎都伴随着一段血淋淋的秘史。个别极具生命力的原始文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以延续至今，这些文明记录着人类祖先的原始基因，同时也吸收了社会发展中的营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也有可能是历史浩劫的怪胎。我曾听阿老爷子讲过，在古老的还魂术中有一门是要剥下死者面皮甚至毛发以留住死者的灵魂，因为他们认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都要重新做人，不需要皮肤和脸这些臭皮囊的，而这张脸是死者重回人间的通行证，否则没有人会认得他，但这种做法因为残酷已然失传多年。”

梁子幽幽的声音让刘军又想起在大周家看到的骇人一幕：桌子上整齐摆放着的一个个头模模具上都包裹着人皮面具，包括张公子的脸皮也被剥下来装在一个不朽的稻草人身上，三年以来一直在为苗苗“守陵”。

“那些人皮是怎么来的，我也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每一张人皮背后都是一个逝去的生命。”梁子说。

“傀儡的傀字本来就是有人和鬼合起来在搞怪，我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想问你。”刘军的声音突然变得郑重起来：“我知道你从阿那尔仁那里学了许多邪门的东西，就像这次你用光头客的毛发做成笔，让我扮成他生前的模样吓唬大周，这个风险我愿意承担，但你究竟在思思身上做了什么？能让她做出如此举动，说出那样奇怪的话来。”

听刘军这么一问，梁子的脸色一变，头也低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在此之前我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用上阿老爷子的邪招儿，因为我怕自己也会变成阿那尔仁和周则唐那样，人不人鬼不鬼，

但这次我还是决定冒一下风险。”梁子的眼神变得“可怕”起来：“在给光头做尸检时我就留了他的毛发，只是思思的加入完全是我临时决定的，我承认这是一场赌博，而且绝不能输，我为此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其实，早在女婴满月那一天，梁子亲手给她剃的胎毛并制成了笔。他从见着女婴那一刻起就知道这个孩子注定不一般。父母离奇的死亡，自己离奇的降生，还有曾让梁子感到摄人心魄的眼神，这种种特殊的遭遇全部发生在这个女婴身上，这不得不让梁子对她另眼相看。

“这枝笔应该画在谁的脸上，应该寄托了谁的灵魂？”梁子苦思不得其解。

直到梁子和大周下了“战书”后，才想到了思思。苗苗出事那年正好与思思同岁，能否把思思扮成苗苗？这个大胆的想法令梁子兴奋不已，他四处收集苗苗的相片，其中有一张从苗苗学校找来的相片上，那位穿着花格衣服大眼睛的女孩像更令梁子坚定了信心。虽然两个女孩毫不相关，却都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可没高兴多久，梁子又几乎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关键就在于如何征得思思的同意，他当然知道借笔还魂只有仁人之间“心意”相通才有可能成功，否则即使是双胞胎姐妹也不行。怎么才能让一个不到七岁的孩子明白其中的玄机哪？他对此毫无把握，甚至认为这想法十分荒唐。

为此，梁子下意识地来到何嫂家，他想从女婴那里得到某种暗示。当他看到女婴胸前的那个奇怪的“笑脸”时，终于下定了决心：用怪婴的胎毛画在思思脸上还原成苗苗的样子！

接下来的进展出乎意料的顺利，当梁子对思思说“把你扮成一个去了很远很远地方的小姐姐的样子，去见她的爸爸”时，思思竟然一口答应了。梁子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只要叫一声“爸爸！我想你了”就行。没想到思思稚嫩的童音告诉他：“我知道，小姐姐太想自己的爸爸了，可她离这里太远回不来。思思也想爸爸妈妈了，我知道他们也去了很远的地方回不来。”

梁子当时完全愣住了，他听医院的护士说过，思思从清醒后就从来没问过爸爸妈妈哪去了，没想到她幼小的心里装着这么多东西。

梁子的眼泪，是在走出医院以后伴着迎面吹过的风才顺着脸淌下来的。

刘军和苗苗的“化妆”工作是在洗浴中心对面的理发店里悄悄进行的。当时刘军就对思思的出现感到十分意外，更对思思到苗苗的转变震惊不已。但在那生死攸关的场合下，刘军选择了沉默和服从。

“原来是那个超级女婴的胎毛做的笔？太不可思议了。”刘军的话刚一出口，就发现“超级女婴”这个词还是当初大周在警队调侃时说的，不禁有些黯然。心想自己和大周同事一年，却从来不知道他曾经历过丧女之痛，周围的同事好像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大周给人的印象总是乐呵呵的、不急不火，想不到他会有如此之深的心机。更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超级女婴”要了大周的命。

“我曾经问过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想不明白，思思怎么可能知道长着苗苗脸的稻草人会被冻在冰柜里？”

梁子并没有直接回应刘军的提问，他反问刘军：“这个问题我正要问你，当那枝笔在你脸上勾画的时候，当你从心里转变成光头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刘军的脸上泛起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还没等他说话，梁子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何队的电话。”梁子说完赶紧接起。刘军发现梁子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下来，心中立刻有种不好的预感。“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刘军着急地问。“赶紧去医院！”

俩人赶到医院的时候，何队正皱着眉头忙着安慰满脸泪水的何嫂。见梁子他们过来了，何队把梁子和刘军拉到一边低声说：“那个孩子没抢救过来，已经死了，我已经通知相关部门了，可能还挺麻烦的，这倒没关系，就是你嫂子难受得够呛！”

应该说，女婴的死亡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自从那天晚上她发高烧被何嫂送到医院后，就昏迷不醒留院观察了。但听到这个消息，梁子和刘军还是不由得感到震惊。

“真有意思，案子刚一了结，这个女婴就像完成了使命似的走了。”刘军冲靠在医院走廊里的梁子说。

梁子低头不语，他的头脑里反复地响着王医生的那句话：“她本应是个死在娘胎里的婴儿！”

“大周姓什么？”在回警队的车里，梁子突然问了一句。“你受刺激了吧你？”

说胡话哪，大周当然姓周啊？！”刘军边开车边莫名其妙地看了梁子一眼。“那你还知道哪个姓周的？说说。”梁子不顾刘军“鄙视”的目光接着问。“周华健、周树仁还有周扒皮……周则唐？！”警车“吱”的一声停在了路边上。

“你不会怀疑大周和周则唐有什么关系吧？”刘军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通红。“我不知道，我总觉得在洗浴中心那个晚上，大周不太可能一个人控制住局面，他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帮手？总之，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没有找到答案，大周既然已经给女儿报了仇为什么还要杀人越货？他为什么扒了那么多人的皮？这些死去的人都是谁？思思是如何知道冰柜里的秘密的？他们为什么杀了田斌？”

连梁子自己也没想到，揭开这些谜底的人正是——大周，周建华。

二十四小时以后，在梁子所住小区。他刚走进楼区就听到传达室里有人喊：“您是四门的梁先生吧，这有您的快递。”

五分钟后，梁子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中了，他小心地撕开快递特有的大信封。之前他已经仔细看过了，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信封，拿在手上轻飘飘的。

信封撕开后，露出里边两张A4大小的纸，像是一封信。梁子把纸拿出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个大字：梁子，你好！他飞快地扫了一眼信后的落款，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周建华。时间正是两天前那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梁子迫不及待地把信看了一遍，然后坐在沙发里半天没动。

信中，周建华把梁子的疑问一一作了回答，就像早就预料到梁子的想法一样。

原来，这封快递正是周建华在洗浴中心“决战”前发出的，大概的意思是说，如果梁子看到这封信的话，说明自己已不在人世，有几件事要和梁子交代清楚。

首先，大周坦白了三年前的那个车祸正是自己所为。他本想报仇以后回归正常生活，但令其始料不及的是，他已经回不去了。

“你知道每天都被同一个噩梦惊醒的痛苦吗？我本以为时间可以让我淡忘一切，可事实正相反，我的痛苦丝毫没有衰减，反而与日俱增。

“痛恨所有开同一个型号车的人，每抢一辆车每杀一个人才能让我平静地睡一个晚上，但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我又开始为自己的行为懊悔！可过不了

多少时间我又会主动寻找下一个目标。你知道我在大街上发现一个目标时激动得发抖吗？我知道你一定会说我是心理变态，可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你知道当你主宰一个人命运时的感觉吗？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上帝，当上帝是会上瘾的！”

其次，大周也说明了为什么会杀死田斌。

“杀死田斌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两件事情之一，另一件就是不应该让苗苗自己在楼下玩。田斌是一个好警察，真的，是我连累了他，他过去从不喝酒，可自从跟我做了几起案子后他开始酗酒，并最终为此脱了警服。他多次劝我洗手不干了，为此我们争吵了很多回。直到在洗浴中心那天，他又喝了不少酒，他大声叫着说要把我们的事都抖出去，争吵中我失手杀了他！而这一切被洗浴中心的一家人发觉了，没办法，他们也只有死。

说到这儿我会告诉你一个秘密，那就是我们一共抢了五十辆大奔，而不是你知道的十五辆，其中有十个人的皮被我剥了，至于为什么，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就当是我留给你的思考题吧！”

大周在信件的最后表示了对梁子的敬重：你是一个好警察！本来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好警察的。

“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到底是怎么发现我的？不过我永远听不到你的答案了。”

后面的一页纸是满满的被抢车主名单及车牌号码等信息，还有具体的销赃渠道和手下的一伙小喽啰的姓名。

梁子草草地算了算，就以一辆车三十万的低价出手的话，大周他们的所得也在一千五百万以上！怪不得田斌和光头客早想退出不干了，这些钱足够他们解甲归田安享清福了。因为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么干下去早晚会的。

一个月后，五十辆大奔全部找回，在市中心某个广场举行了退还仪式。

当然，这个抢、销一条龙的犯罪团伙也被一锅端了。不过，在被抓的犯罪嫌疑人名单里，并没有田斌和周建华的名字。

梁子这几天很忙，但并不是忙着破案，而是忙着收拾东西。思思的一位南方亲戚在得知思思家的悲剧后主动要求收养她。据说，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相

当不错，又没有孩子，应该说是一个理想的结果。所以，梁子这两天非常高兴，他甚至少见地哼起了歌。其实，如果思思再找不到归宿的话，梁子已有了收养她的打算，他内心总是觉得对思思负有一份责任，他相信自己会是一个好爸爸。

梁子把思思家的东西逐一清理完毕，打包整理好。“哗啦”，他一不小心失手打碎了一个镜框，洒了一地的碎玻璃渣子。“碎碎平安！”梁子弯腰捡起掉落在地上的相片，他是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它是标准的全家福，照片中一家三口正冲着镜头露出会心的笑。

梁子的脸一下子僵住了：在这张全家福中，他发现了一张熟悉的笑脸——那是思思母亲的，它竟和梁子在女婴胸前和洗浴中心里看到的那张笑脸一模一样！

二十七、池满月光▶

一轮满月高挂夜空，万籁俱寂。一天当中，只有这宝贵的个把钟头，才能使这座喧嚣的大城市沉睡过去。

皎洁的月光穿透一扇天窗，笔直地照到大厅内的一池清水当中。池水中八个人一律倒背双手头朝下栽在水中，已经停止了垂死挣扎的他们在池水中静静地漂浮着，好像是一幅不停变化浮动的“怪图”。

就在一具女尸飘到池水中间的位置时，被水面折射到大厅顶部的月光慢慢荡开了一张波光粼粼的笑脸。—

这笑脸只一晃，就消失不见了……

[敬请期待《X 罪案》第二部！]



世界上最让人绝望的杀人回忆！ 在自毁者眼中：杀人，是一门技艺！

这是一个杀手的自白：虽然阴阳两隔，但我仍会给你最疯狂的爱！每落下一刀，是为了更爱你！

他用最匪夷所思的手段，最缜密诡谲的计谋，将自己的手下一个个干掉，把最聪明的刑警引入重重迷障与陷阱。他常常在黑夜里“觅食”，像一头嗜血的野兽，眼里总藏着一抹刀光……而他所做的一切，却只是因为爱！

如果你看了三分之一，以为自己能洞穿真相，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最可怕的，其实才刚刚开始！书里的每一个字节，都藏着暗黑的力量，真实记录这一场最顶级的犯罪、最具争议的杀戮！



上架建议◎畅销书|长篇小说

ISBN 978-7-80220-569-7



9 787802 205697 >

定价：23.8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你不该翻看的X罪案

SS号=12674511